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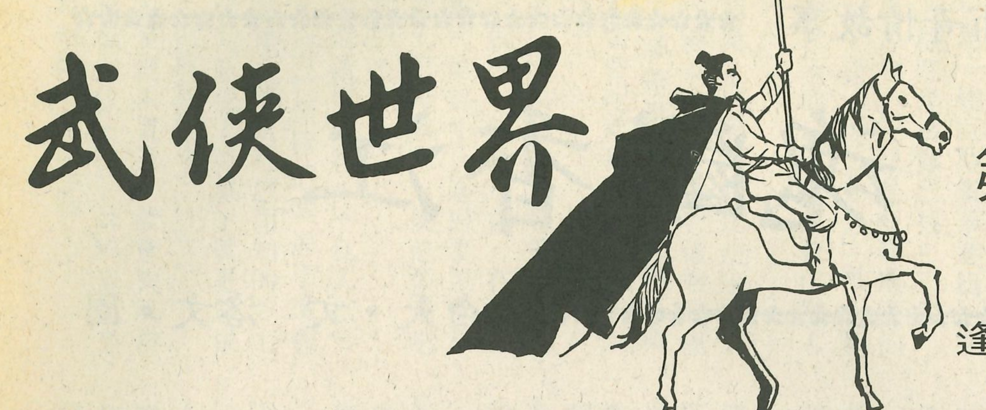
名作家白天新著幫會小說

「魂斷香江」

第38年

47

$20.00



第38年
第47期
（總號195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7年1月13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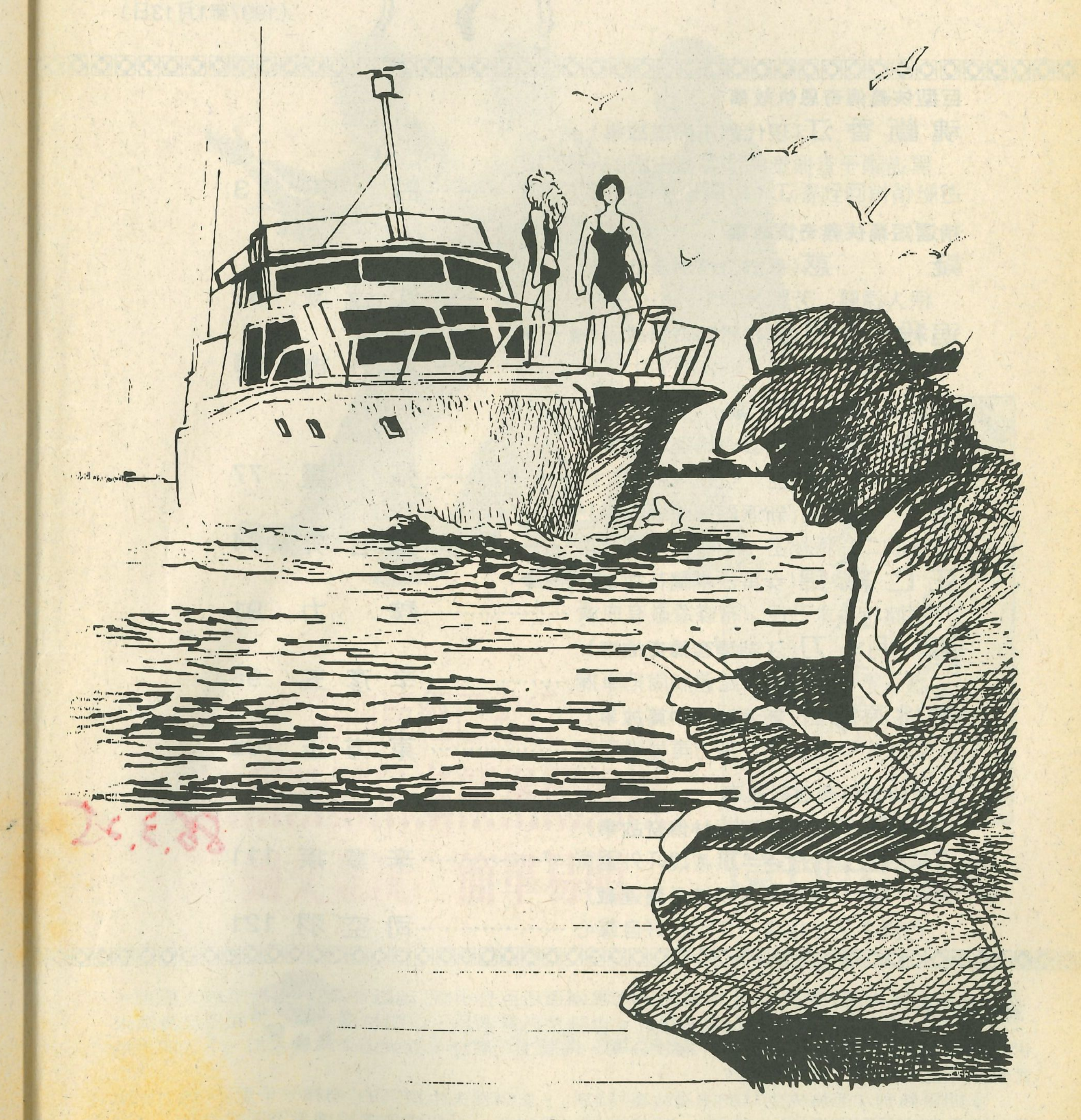
編者話　本期選刊白天先生撰寫的近代黑道復仇巨型小說「魂斷香江」。查振泰被人陷害，其遺孀魯安娜决心替夫報仇。也許是惡貫滿盈，以關松爲首的三方面黑梟竟然火併起來……白天先生撰著的故事，層次分明，佈局工巧嚴謹，娓娓道來絲絲入扣，令人閱之拍案叫絕，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本期更新刊沈西城先生寫的浪漫故事「疑惑」，史外樓先生撰寫的「追殺一千里」，魏力先生的偵探系列木蘭花故事「死亡織錦」，風格迥異，題材不一，冀望能帶給讀者不同的滿足，請留意欣賞。

現代都市奇情故事

魂斷香江

白天・文　洛文・圖



魯安娜帶着金小燕從「黑天鵝」號下來。

「黑天鵝」號遊艇的突然回到香港，確實是令人感到意外和驚詫。

尤其對港九兩地的黑社會人物，更意味着一種不尋常的意義。

它是一艘巨型豪華遊艇，停泊在九龍旺角碼頭已經三天了，這三天以來，它只是靜靜地停泊在那裏，却始終未見任何人登岸，而三天前「黑天鵝」號已被人發現。

於是，消息不脛而走，立即傳遍了港九的黑社會。這艘遊艇的主人查振泰，當年在港九兩地，曾是個叱咤風雲，不可一世的人物。

由於樹大招風，難免不遭人妬嫉。就在一年多以前，在一個有計劃的陰謀中，查振泰被牽涉在一件大販毒案內，使他蒙冤吃上了官司。

像他這種人物，一旦入獄，無異是把一頭猛虎關進了鐵籠裏，那種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尤其他明知是受人陷害，就更怒恨交迸，耿耿於懷了。

可是被人買通，故意失風被捕的幾個傢伙，竟一口咬定他是那販毒組織的幕後主持人！

而當他的一些心腹手下，企圖全力營救，使他脫罪之際。不料那幾個受人買通的傢伙，竟被人在食物中下毒，悉數毒斃在獄中。

這分明是幕後主使人的殺人滅口，使這件案子死無對證，結果竟成了他授意採取報復行動。

不消說，這使他在販毒的罪名之外，又加上了個教唆殺人的罪名——終於被判了死刑！

他那年輕漂亮的妻子魯安娜，不惜以巨酬聘請了香港幾位著名的律師，更暗中各方面奔走活動，全力爲丈夫洗清這不白之冤而努力。無奈查振泰手下的幾個重要幹部，均已被人私下收買，以致使營救的進行受到了阻撓。

就在魯安娜不遺餘力地仍在作最後努力之際，消息突然傳來，查振泰竟已在獄中服毒自殺身亡！

查振泰在獄中被禁止與任何人接觸，怎麼會獲得毒藥的？

這很明顯的，是與那幾個被人買通的傢伙，在獄中被毒斃的情形同出一轍。所不同的是，看起來好像查振泰是畏罪服毒自殺！

幸好他尚有幾個心腹死黨，連夜趕去把這消息通知魯安娜，並且料到下一步行動將是對付她。

因此，在驚悉噩耗，悲痛欲絕下，經他們作極力勸說，終使她明白了自己的處境相當危急。

於是她當夜就携帶着一大筆現款，由查振泰幾個心腹死黨保護，乘着「黑天鵝」號遊艇，悄然駛離了香港……

從此以後，便沒有人知道這艘遊艇的去向和下落。

＊　＊　＊

如今它突然回到了香港，自然引起了黑社會中的密切注意，同時也引起了一陣騷動。

港九兩地的茶館酒樓，更是把「黑天鵝」號的回到香港當成了話題，議論紛紛，莫衷一是。

大家都在揣測，這艘遊艇爲甚麼突然回到了香港？魯安娜是否也回來了？

帶着姨太太去澳門玩的譚弘，一得到這消息，就立即趕回了香港。

他是九龍城的一霸，在當地擁有相當龐大的惡勢力。

譚弘一回九龍城，馬上就召集了他的幾個結拜弟兄，舉行了一個秘密會議。

老四吳炳全，先把發現「黑天鵝」號，及這三天來暗中監視情形，作了個簡短的報告。

譚弘聽完，不禁詫異地問：「船來了三天，竟會始終沒見任何一個人上岸？」

老二侯世濤接口說：「我們都覺得奇怪，如果姓魯的娘們也回來，她自然是爲了處理查振泰遺留下的那些產業。但他們始終沒一個上岸，這就眞令人高深莫測，不知是在搞甚麼鬼了！」

「我看那娘們是在故弄玄虛！」老三龔富興冒出了一句。他是個大老粗，說話向來是口無遮攔的。

譚弘不以爲然的地說：「她有甚麼玄虛可以故意賣弄的！查振泰一死，那娘們就悄然離開香港，政府已經把他的全部產業下令凍結。她這次回來，即使爲了想處理那些產業，恐怕也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哩！」

「會不會那娘們另有目的？」吳炳全忽然問。

譚弘把眉一皺說：「這點我們最好設法查明，不過，『黑天鵝』號是停泊在旺角碼頭，我們無論採取任何行動，不能不先向龍二

爺打好招呼，可是……」

侯世濤心知他顧忌的是甚麼，不禁笑笑說：「老大，二嫂子跟你，那是她自己心甘情願的，並不是你强迫她，更不是從龍二爺手上硬搶過來的呀！」

譚弘仍然憂形於色說：「話是不錯，但爲了這件事，他跟我之間，總難免有些芥蒂。現在我們要借他的地盤辦事，那不是自己找這個釘子碰？」

龔富興忿聲說：「查振泰的那檔子事，又不是我們搞出來的，大家都有份，何必非我們這方面出頭不可！」

譚弘輕喟了一聲說：「老三，去年那檔子事發生的時候，你正好生病躺在家裏，對於整個的事情還不太清楚……」

正說之間，忽見一個衣衫不整的大漢走進來，向譚弘恭恭敬敬地報告：「譚大爺，小鄧從旺角打電話回來，是發現龍二爺剛才派了兩個人，到『黑天鵝』號上去……」

龔富興不由地把眉一剔說：「怎麼樣，我說的不錯吧？事情大家都有份，總會有人出頭的！」

譚弘沒有理會他，逕向那大漢問：「小鄧還說了些甚麼？」

大漢恭聲回答：「他們還在碼頭附近監視，小鄧一發現登上『黑天鵝』號上的兩個人是龍二爺的手下，立刻就打電話回來，要我向幾位爺們報告。」

「好，我知道了。」譚弘揮揮手，示意那大漢退下，然後臉露詫色地說：「這我倒沒想到，龍海山居然比我還沉不住氣！」

龔富興又說：「那檔子事他也有份，如今『黑天鵝』號突然回來，船又停在旺角碼頭，那是他的地盤，他怎能不聞不問呀！」

侯世濤表示詫異地說：「可是，龍海山這傢伙一向作事都是穩紮穩打的，怎會公然派人到『黑天鵝』號上去？總不會是作賊心虛，怕那娘們回來找他算賬，特地向她表示巴結，以示對她的回來歡迎吧！」

「那倒不可能！」譚弘沉思了一下說：「也許他是故意做給大家看的，因爲『黑天鵝』號突然回來，圈子裏已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船又停泊在旺角碼頭，港九兩地都在議論紛紛，莫衷一是。他要不拿點行動表現出來，豈不怕被人說他是故意裝聾作啞？」

「呃……這倒非常可能！」侯世濤似有同樣的看法。

但是，旺角一帶屬於龍海山的地盤，這只不過是黑社會裏的人物，憑各人在當地的勢力範圍，彼此自行劃分出來的。既不能公開，法律上更不承認它的存在。

那麼龍海山要沒有個藉口，又憑甚麼突然明目張膽地派人到「黑天鵝」號上去？

香港的法律，對私人財產有相當的保障，絕不容許受到侵犯。譬如私闖民宅，即構成了犯法的行爲。

遊艇是屬於私人的財產，在法律上視同住宅。如果龍海山沒有正當的理由，而又未得允許登船，突然派人擅自登「黑天鵝」號，船主就可以向警方報案。

如此一來，他豈不是成了自找麻煩！

經過了一番商討之後，終於決定由龔富興與吳炳全趕到旺角去，暗中設法查明，龍海山派那兩個人登上「黑天鵝」號遊艇，究竟是幹甚麼去。

同時他們更急於弄清楚，魯安娜是否回來了，以及她突然回香港的目的。

龔富興與吳炳全駕車離開九龍城，匆匆趕到旺角碼頭，找到仍在附近暗中監視「黑天鵝」號的那幾個人，一問之下，始知龍海山派去的兩個傢伙，登上遊艇不到五分鐘，就怒氣沖沖地下了船，似乎是挾怒而去了。

他們哥倆一商量，立即在碼頭上打了個電話回去，把這裏的情形告訴譚弘，並且請示下一個步驟。

譚弘在他們走後，已與侯世濤商定了對策，一接到電話，便當機立斷，龔富興繼續留在旺角碼頭，派吳炳全立即過海去香港通知關松。

關松這傢伙是香港的一個大流氓頭子，不但心狠手辣，而且狂妄自大。不說別的，就看他取的這個名字吧，居然恬不知耻，想掠武聖關老爺之美「松」去掉「木」字旁，豈不是個「公」字！

吳炳全奉命過海去了，龔富興與原來的幾個人，仍然留在旺角碼頭，繼續暗中監視着「黑天鵝」號遊艇。

他們不久便發現，監視這艘豪華遊艇的，並不只是他們九龍城這方面的人，尚有其他方面的人物，甚至還包括警方的便衣人員在內。

或許就是因爲有警方人員在碼頭上，無形中使這艘遊艇獲得了保障，所以龍海山方面才有所顧忌，不敢貿然對它採取行動吧？

就在龔富興覺得無聊已極的時候，一名身穿短打扮的中年漢子，忽從背後走到了他身旁，伸手在他肩上輕輕一拍，出其不意地使他猛可吃了一驚。

轉過頭來一看，認出是龍海山的手下趙强，這才强自一笑說：「老趙，是你呀……」

趙强皮笑肉不笑地說：「龔三爺來了旺角，怎麼也不通知我們一聲，回頭讓龍二爺知道了，豈不要怪我們失禮嗎？」

龔富興是個老粗，根本聽不出對方的話裡帶刺，言下之意，分明是在諷刺他們的鬼鬼祟祟，不夠光明磊落。

他竟不知思索地坦然說：「抱歉，兄弟只是來這裏看看動靜的，並沒打算幹，所以沒有必要去驚動龍二爺！」

「龔三爺的目標是不是那條船？」趙强用手遙向那艘遊艇一指。

龔富興把頭一點說：「你們的目標大概也是它吧！」

趙强詭譎地笑了笑說：「敢情大家都是爲它而來的，這情形，這兩天各路英雄都將來到旺角，那可眞熱鬧哩！」

龔富興打趣說：「那不成了羣英會！」

「好一個羣英會！哈哈……」趙强敞聲大笑起來。

龔富興忽然忍不住問：「聽說龔二爺派人上船去過了？」

趙强收住了笑聲，正色說：「那班傢伙根本沒把龍二爺看在眼裏，龍二爺剛才派人到船上去，非但沒見到那娘們，反而碰了船上的人一個大釘子！」

「姓魯的娘們究竟回來沒有？」龔富興追問了一句。

趙强聳聳肩，把兩手一攤說：「誰知道！除非她不在船上，否則，既回了香港，早晚總得露面的吧！」

就在這時候，遙見那艘豪華遊艇上，從艙裡走出兩個衣著時髦，風姿綽約的女人，由幾名大漢前呼後擁着。

距離太遠，無法看清這兩個女人中，是否有魯安娜在內。但這是「黑天鵝」號停泊在碼頭旁的三天中，第一次有女人出現，而且看情形她們是準備登岸的。

於是，所有在碼頭附近暗中監視的各方面人物，無不爲之驚訝，暗地裡引起了一陣騷動。

大家不約而同地均以這艘豪華遊艇爲目標，目不稍瞬地密切注視着船上的動靜。

只見那兩個女人由四名大漢隨護，從船舷梯口搭向碼頭上的跳板走了下來。

她們一登岸，一名大漢立即搶步上前，召來一部停在碼頭上等生意的「的士」。

這大漢對兩個女人執禮甚恭，先替她們打開車門，讓她們上了車，才與另一大漢登車擠坐在司機的身旁，似乎不敢與她們同坐後座，以免有失尊敬。

其他兩名大漢，則目送車駛離了碼頭，始回到船上去。

龔富興看在眼裡，急向剛才站在身邊的趙强說：「老趙……」可是一轉頭，却發現趙强早已不知去向。

大概趁他全神貫注在遊艇上之際，那傢伙已不聲不響地溜走了，而他竟渾然未覺。毫無疑問，趙强必然是眼看那兩個女人已準備登岸，忙不迭去打電話向龍海山請示了。

龔富興與那敢怠慢，也趕緊召來附近的兩名大漢，登車去跟踪那部「的士」。

果然不出所料，除了龔富興駕駛的這部車子之外，同時還有好幾部車，也尾隨着那部「的士」離開了碼頭。

這一連串的大跟踪，極易被前面「的士」上的人發覺，因此誰也不便跟得太緊，必需保持一段相當距離。

跟踪的這些人之中，自然包括警方人員在內，因此使大家都不敢明目張膽採取行動。主要的是想知道，那兩個女人乘了「的士」去甚麼地方。

因爲「黑天鵝」號回到香港已經三天，始終停泊在旺角碼頭，既無動靜，也未見任何人登岸。現在突然有兩個女人下了船，其中一個很可能就是魯安娜，各方面的人那能不弄清楚她們上岸的去向及目的。

「的士」開的速度很快，順着碼頭轉入亞皆老街後，便一路往下疾馳，去的方向竟是九龍城！

從旺角到九龍城，由亞皆老街一直去，是最捷徑的一條路。

這時最感到意外和驚詫的，莫過於龔富與了，他實在想不通(其實憑他這老粗的腦筋，不想也

罷），那兩個女的爲甚麼突然會去九龍城？

難道她們是專誠去拜訪譚弘？那就未免太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了吧！

然而，九龍城裡除了譚弘之外，又有誰有這麼大的面子，値得她們勞駕親自出馬呢？

一陣疾馳，「的士」果然駛進了九龍城。

九龍城是譚弘的地盤，在他的勢力範圍之內，使得跟踪的人不能不有所顧忌。有兩方面的人比較怕事，便知難而退，未敢貿然再跟踪了。

這倒不是譚弘比龍海山的來頭大，也不是他的惡勢力更雄厚，而是由於旺角和九龍城的情形不同。

旺角是個大碼頭，只要不與龍海山發生利害衝突，或者在他的地盤上鬧事，他自然無權禁止任何人到這地區來。

九龍城就不同了，這裡雖只不過是彈丸之地的一個小地區，却是整個香港最雜亂，藏汚納垢，甚麼九流三教人物都有的地方。

當然，譚弘也同樣無權禁止任何人來九龍城，可是憑他在地方上的惡勢力，一旦發生事故，他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用武力對付，心目中根本沒有法律的存在！

因此黑社會裡的人，都把九龍城視作是非之地，除非是迫不得已，就儘可能以不涉足這地區爲妙，以免惹上不必要的痲煩。

從旺角一路跟來的車子，原有七八輛之多，現在除了龔富興他們的這一部車，硬着頭皮跟進九龍城的，只剩下了四五輛，仍然保持原來的距離尾隨着。

結果大出龔富興的意料之外，那兩個女人並不是前往獅子石道去拜會譚弘，「的士」一直駛向了沙浦道。

它駛入一條小巷，終於停在了一幢門禁森嚴，附近有幾個衣衫不整的人物在宅前把風的房子。

而這幢舊宅，只要是在黑社會中混的，就幾乎無人不知，它是由那綽號叫「玩命三郎」的職業殺手頭子朱武，所領導的一個恐怖組織的秘密大本營。

想不到那兩個女人來九龍城，竟然是來找這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

朱武這傢伙手下有一批亡命之徒，專幹殺人的勾當，只要價錢出得令他滿意，任何身份的人他都敢去下手。

他幹這種論價殺人的買賣，與譚弘方面並不發生利害衝突。因爲譚弘這幫人在九龍城裡，是以經營賭場和艷窟爲主，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而且雙方都有所顧忌，一方面是殺人不眨眼的職業殺手，一方面在九龍城擁有龐大的惡勢力，誰也犯不着樹立强敵。

譚弘一得到消息，獲悉「黑天鵝」號上的兩個女人，來九龍城去找朱武，不禁大爲吃驚。

這消息不脛而走，很快就從九龍城傳開，傳遍了港九兩地。

大家都感到意外和驚詫，同時大家紛紛揣測，她們突然去找那職業殺手頭子幹嘛呢？

難道她們打算買兇殺人？

下手的對象又將是誰？毫無疑問，必然是去年共同參與其事，設計陷害查振泰那批人！

於是，各方面均爲這消息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起來……

就在當天晚上，龔富興奉命在旺角碼頭，加强對「黑天鵝」號暗中密切監視着。忽見船上走下來一個大漢，似乎早已後現他在附近窺探，一直走到他身邊，打了個招呼問道：「請問這位是龔三爺嗎？」

龔富興暗自一怔，既被識出了身份，只好承認說：「兄弟就是龔富興！」

那大漢不動聲色地說：「那就請龔三爺到我們船上來一下吧！」

「到你們船上去？」龔富興詫然問。

那大漢回答說：「魯女士有話想跟龔三爺談談，如果三爺認爲不方便，那也不勉强！」

龔富興暗想：龍海山派人上船去，非但沒見到魯安娜，反而碰了他們個大釘子。現在自己竟被邀上船，這個機會豈能輕易錯過。

猶豫之下，他終於當機立斷說：「好吧！」

那大漢喜出望外，振奮說：「三爺請跟我來！」

龔富興此刻也顧不得附近尚有其他方面的人在暗中監視了，硬着頭皮隨同那大漢匆匆上了「黑天鵝」號遊艇。

大漢把他帶進艙廳，只見廳內佈置華麗，美侖美奐，一隅並設有個小型酒吧。

這是艘巨型豪華遊艇，艙廳頗爲寬敞，裏面尚有四個房間，每間均附設衛生設備，確實相當氣派，不是普通遊艇所能相比的。

偌大的艙廳裡，此刻只有一個年輕女郎，坐在那裡靜靜欣賞着電唱機播放的音樂，手持高脚酒杯，一派自得其樂的安逸之情。

她見大漢把龔富興帶進廳來，只把嘴向裡面的房門一呶，意思是要他們自己去敲門。

大漢會意地走到房門口，擧手在門上輕敲兩下，遂說：「魯女士，龔三爺請到啦！」

「好！」房裡的魯安娜吩咐：「請他進來吧！」

大漢恭應了一聲，隨即回身向龔富興說：「魯女士請你自己進去！」

龔富興雖是大老粗，也不免覺得有些奇怪，這女人有話爲甚麼不出來在艙廳談，却要他進房裡去？

但他既已上了船，只得抱着既來之，則安之，客隨主便的心理，逕自開門進了房裏。

進房一看，只見一個女人背向着房門，正側身坐在床邊，淸點着擺在床上的一叠叠鈔票，放進一口小皮箱裏。

龔富興輕咳了一聲，她才把鈔票急急裝進小皮箱，關上箱蓋，站起回轉身來。

這女人上身穿的是一襲薄如蟬翼的連身睡袍，簡直如同透明，使裡面的粉紅色乳罩，和那迷你式的窄小三角褲，完全一目瞭然！

她的體態相當成熟而豐滿，高聳而挺實的雙峯，柔美的纖腰，渾圓而微隆的小腹，豐滿的臀部，以及修長而均勻的兩條美腿，充份顯示出她渾身的誘惑和魅力——她是屬於那種性感型的女人。

龔富興頓覺眼前一亮，不禁神魂飄然起來。

尤其自己衣衫不整，其貌不揚，與面前這女人相形之下，頗有自慚形穢的感覺，使他突然產生了一種自卑感，幾乎不敢向這女人正視。

「你就是九龍城的龔三爺？」

魯安娜落落大方地問。

龔富興吶吶地回答：「是，是的……」

魯安娜開門見山地說：「龔三爺心裏一定在奇怪，我爲甚麼突然請你到船上來吧？我不喜歡拐彎抹角，有話最好是痛痛快快些說，因爲今晚我要去香港見一個人，但恐怕人家不肯見我，所以想請你陪我去一趟。」

突回香港　意圖難明

「妳要見的是誰？」

魯安娜直截了當地說：「就是去年承辦查老大那件案子的薛律師！」

龔富興暗自一怔，因爲承辦那件案子的幾位律師中，是以薛光甫爲主的。但在緊要關頭，這位律師却突然撒手不管了，並且躱了起來避不見魯安娜的面。

這情形自然是他受了某種壓力和威脅，甚至是被人威逼利誘，才不得不明哲保身的。

現在魯安娜居然要求龔富興，要這老粗陪她去見薛光甫，以他的身份和立場，怎麼可能答應這女人的要求？

萬一被其他方面的人知道，甚至自己的幾個弟兄，恐怕也不會諒解哩！

可是面對這充滿誘惑的女人，他又不便斷然拒絕，只得强自一笑說：「薛律師住在『鴻禧大厦』，憑我這身打扮，就是陪妳去了，只怕看門的也不會讓我進去哩！」

魯安娜笑笑說：「那不成問題，船上有現成的西裝，找一套合你身材的就行了，問題是你願不願意幫我這個忙？」

龔富興不置可否地說：「這……這實在有些不方便，除非魯女士能先告訴我，妳急於要見他是爲甚麼？」

魯安娜忽然一本正經說：「查老大留在香港的產業，我總得設法處理呀！薛律師最淸楚，我不找他要找誰？」

龔富興趁機問：「妳這次回來，就是爲了處理那些產業？」

魯安娜正色說：「當然！不然我跑回來幹嗎？」

龔富興仍然猶豫不決說：「這……這……」他的眼光已不受大腦控制，不由自主地盯住這女人豐滿挺實的雙峯，彷彿那對肉球俱有莫大的誘惑力，令他無從抗拒。

魯安娜却處之泰然，根本若無其事，任由他以貪婪眼光看個飽，看個夠。

反正看看又少不了一塊肉的，何況她自己派了人去邀龔富興上船來，却故意穿着這身打扮

見他，那不是分明存心吊這老粗的胃口？

「龔三爺，」她風情萬種地嫣然一笑說：「如果你肯陪我去見薛律師，我絕不會讓你白跑一趟的。無論你有甚麼條件，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接受！」

龔富興面有難色地說：「這點小事，不過是舉手之勞罷了，那能談得上甚麼條件，可是……」

魯安娜輕描淡寫地說：「是不是怕被人知道你陪我去，有些不方便？其實這有甚麼關係，過去你們又不是不認識查老大，說到交情嘛，雖然不深，總還有那麼一點。如今查老大已死了，我是個寡婦，你就算幫我個忙，又有誰能說你的不是？除非……」

沒等她說下去，龔富興已當機立斷，勉為其難地說：「好吧，如果妳去找薛律師，眞是爲了處理產業，我就陪妳去一趟吧！」

魯安娜喜出望外，欣然笑着說：「這個你放心，難道我還會爲他去年的突然撒手不管，去找他興師問罪不成？龔三爺，浴室裡有熱水，你可以先洗個澡，我去替你找件合適的衣服……」

龔富興剛說了聲：「澡倒不必洗了……」

可是魯安娜已匆匆走出了房，根本未加理會。

實際上他自己也覺出，今天從下午來到旺角碼頭，負責監視這艘遊艇，又駕車跟踪那兩個女人去九龍城，再跟着她們回旺角來，繼續在碼頭上暗中監視，早已是出了滿身大汗。

尤其這種大熱天，更是又臭又膩，連自己聞着都不好受，回頭陪魯安娜去「鴻禧大廈」那種地方。即使換上一身西裝革履，讓人聞出滿身臭汗的氣味，別人不噁心，自己也感覺丟人吧！

於是，他逕自走進了那精緻的浴室。

嘿！好一個漂亮的浴室，整個浴室都是香艷的粉紅色，四壁是一塊塊粉紅色的小瓷磚砌成。抽水馬桶、盥洗盆、浴缸，全部都是粉紅色的。

這種設備在陸地上，並不足爲奇，而它却是在一艘遊艇上啊！

龔富興經常幾天不洗澡，那已不是新聞。他有生以來，恐怕還沒在這樣精緻的浴室裏洗過澡，今晚總算開了個洋葷。

他就好像肚子並不太餓的人，突然發現滿桌佳餚，盡是從未嚐過的山珍海味，還能無動於衷？

一時受了好奇心的驅使，他忙不迭關上門，開了水龍頭，很快把那一身幾乎汗濕透了的短裝脫了。

當浴缸裏的水已放了半缸，他剛脫光了衣服，正跨進浴缸尚未坐下之際，突見剛才獨自在艙聽欣賞音樂的女郎推門而入，逕自闖了進來！

龔富興雖是個老粗，也不禁吃一驚，本能地急將毛巾抓起，掩住了下體，又窘又急地失聲大叫：「妳？」

女郎却毫不在乎，若無其事地走近浴缸邊，笑笑說：「別緊張，我來替你擦背呀！」

「不！不要……」龔富興嚇得魂不附體。

但那女郎却一面脫開衣服，一面說。

「魯女士吩咐我來服侍你洗澡的，不管你要不要，我可得聽她的！」

龔富興未及阻止，事實上他也無法光着身子，跳出浴缸來動手阻止。那女郎已很快脫下身上的迷你裝，隨手掛在壁上的掛鈎上。

這女郎比魯安娜年輕，身材不但豐滿動人，而且相當健美。因此她憑着「本錢」足，竟然不戴奶罩，迷你裝一脫掉，全身僅剩下條形同透明的窄小迷你式三角褲，上身則整個赤裸！

面對這麼個幾乎全裸的動人女郎，頓時把龔富興這老粗窘得張惶失措，無所適從起來。

浴缸只有那麼大的地方，要避也無法可避開，而她竟當眞要動手替龔富興擦背了。

龔富興驚得趕緊坐下，雙手緊緊抓住毛巾，掩擋着下體。

偏偏這女郎毫不在乎，居然連臉都不紅，站在浴缸邊，立即以那雙柔若無骨的纖纖玉手，動手替他擦起了背來。

龔富興急欲阻止，不料一抬眼，正好接觸這女郎彎着腰的赤裸上身，一對豐滿挺實的誘人肉峯，距離他的臉部不及一尺，使他看在眼裏，不禁神魂蕩漾，心跳突然加快起來。

「小姐！妳……」他幾乎想跳出浴缸，逃出浴室去。但他全身脫得精光，一絲不掛，光着身子怎好意思站得起身？

他並不是沒有見過女人，或者不近女色的魯男子。譚弘在九

龍城經營着好幾處艷窟，他們幾個哥們，只要有興趣，隨時可以去找點樂子。

憑他們是譚大老闆的結拜兄弟，非但不花錢白玩，那裏的女人還得大獻慇懃，儘量巴結，惟恐侍候不週到咧！

可是現在他竟窘迫萬狀，被那女人弄得面紅耳赤。

這是他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在碼頭上監視「黑天鵝」號的動靜，原是件吃力不見得討好的差事，否則好事也不會落到他頭上來。

結果沒想到上了遊艇，竟會受到如此的待遇，居然還有這麼個年輕漂亮，而且幾乎全身盡裸的女郎侍候他洗澡，簡直使他有點受寵若驚，不知這是交上了那門子的桃花運！

龔富興是窘迫交加，那女郎則不然，她赤裸着誘人的胴體。全身上下僅保留着一條又窄又小，形同透明的迷你式三角褲。

以那雙白嫩柔荑的玉手，替這半身露體浸在浴缸裏的陌生男人擦背，好像根本毫不在乎似的。

她非但毫無忸怩之態，有時還故意在他背上撫摸，或在他脅下輕搔，極盡挑逗之能事！

如果是在譚弘所經營的任何一處艷窟裏，龔富興此刻早已按捺不住，絕不會如此老實了。

可是現在他不但不敢輕舉妄動，甚至有種「逆來順受」的感覺。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已無法拒絕或阻止，只有一言不發，低着頭任憑這女郎的擺佈。

誰知越怕出洋相，偏偏就出了洋相。經不起這女郎的一陣挑逗，使他突覺心跳加快，週身血液沸騰，彷彿有一股熱力，逐漸集中向身體的某一部份……

當他眼光瞥向遮掩着下體的毛巾時，發現毛巾竟像個撐起的露營帳篷！

就在這時候，那女郎趁他一個沒留神，突然用力以雙手向他兩肩一按。由於缸底非常光滑，使他滑躺下了。

龔富興驚呼一聲：「啊！」下意識地急以雙肘撐住缸邊，不使整個身體倒躺下去。

不料他的兩手剛一放開毛巾，那女郎竟故意促狹，出其不意地一伸手，搶去了他遮掩在腹下，彷彿小帳篷的毛巾！

龔富興一時情急，竟然忘了自己全身一絲不掛，雙手一撐缸邊，赤裸裸地站起身來，一把捉住那女郎的手，打算奪回被她搶去的毛巾。

但她非常刁鑽，將毛巾往後一甩，使他非但未能奪到手，反而成了將她攔腰一抱的姿態。

「你要幹嗎？」她故作嬌嗔地問，臉上泛起了一片紅暈。

「我，我……」

龔富興頓時面紅耳赤，窘迫萬狀，正在手足失措，她却雙臂一張，突然將他緊緊擁抱住了。

他只是個老粗，並不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那經得起這種肌膚相觸的誘惑。一股熱力的衝動，使他已情不自禁，猛可將這女郎一把摟進懷裏，低下頭去，就在她的香唇上一陣狂吻不已。

女郎並不推拒，任由他狂吻，並且主動將香吻輕吐，伸進對方的口內，如同一條活泥鰍似的，不住地活動着……

龔富興這種老粗，根本不懂調情那一套，每次去找女人，純粹是慾的發洩，直截了當地衝殺一陣就算完事，只求發洩出那一股慾火，毫無床上的情趣可言。

此刻他所受到的，是那女郎的雙峯緊貼在他胸前，故意輕輕扭動嬌軀，使那對豐滿而極彈性的挺實肉球，不停地揉着，撩得他心裏慾火狂熾，同時引起生理上無法壓制的亢奮！

女郎那會感覺不出，龔富興形同瘋狂地把嘴移向她的雙峯上狂吻之際，她忽然吃吃地笑着說：「你又不是嬰兒，難道這麼大了，還想吃奶不成！」

龔富興根本充耳不聞，只顧在她雙峯上狂吻。

「龔三爺，你究竟想幹嗎？是不是……」女郎故意慫恿說：「如果你眞想……站在這裏總不行呀！」

龔富興這次可聽得一字不漏，清清楚楚，忙不迭抬起頭來問：「那麼……」

女郎毫無顧忌，直截了當地說：「房間裏有床！」

龔富興吶吶地說：「可是魯女士……」

女郎笑笑說：「你放心，她既吩咐我來侍候你，就不會突然闖進房來大煞風景的！」

龔富興喜出望外，迫不及待的說：「那我們就到床上去！」

女郎「噗嗤」一笑說：「你身上還是濕的，怎麼能上床，快把身上擦乾吧！」

「是！」龔富興如奉綸音，趕緊放開她，讓她先走出了浴室。

他這時已把甚麼都拋置在腦後，很快擦乾了身體，用大浴巾圍在腰上，急急走出浴室一看，只見那女郎已玉體橫陳地躺在床上。

大概她已將最後防線，全身僅留的迷出三角褲除掉，所以不得不拉開毛巾被，蓋覆着赤裸的胴體，向他春意盈然地微微笑着。

在他眼中看來，這個畫面簡直誘人已極。

多麼迷人的笑意！

多麼誘惑的睡態呵！

可是，就在他意亂情迷中，突然想到了「色」字頭上一把刀的古訓。

魯安娜這次回香港，雖然她剛才已說明，表示是為了處理查振泰遺留下的龐大產業。

但她們下午已去過九龍城，找過那職業殺手頭子朱武，現在又邀他上船來，不惜以這女郎的姿色和肉體相誘，究竟是安的甚麼心呢？

他既不是小白臉，又不是風流倜儻的玩家，這女郎絕不可能看上他。由此可見，她們必然另有目的！

念及於此，龔富興不禁有些猶豫，站在浴室門口，趦趄不前起來。

躺在床上的女郎，忽然把雙臂向他一伸，嬌聲說：「來呀！」

龔富興再也無法拒抗這女郎的誘惑了，他突然衝過去，撲在她的嬌軀上，伸手掀開毛巾被一看，果然她已全身赤裸，一絲不掛！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是鋼鐵，也會被這團慾火熔化，何況他只是個血肉之軀，遠不及鋼鐵經得起熔煉。

於是，他被狂熾的慾火整個熔化，被火焰吞噬了……

＊　＊　＊

船已開動了，但龔富興渾然未覺，一點也不知道。

他更不知道當自己一登上「黑天鵝」號後，所有在旺角碼頭附近，暗中監視這艘遊艇的各方面，就已引起了騷動，紛紛急將這消息通知了他們的己方。

譚弘接到電話，不禁又驚又怒，立即派侯世濤與吳炳全雙雙趕去。

可是等他們趕到旺角，「黑天鵝」號在幾分鐘之前，已然駛離了碼頭。

誰也判斷不出它的去向，以及龔富興為甚麼留在船上不下來。

大家有目共睹，龔富興並不是被强迫，而是跟着那大漢登上「黑天鵝」號的。

他為甚麼會上船去，連守在附近的那幾個人也不知道，其他方面的人就更不清楚了。

旺角畢竟是屬於龍海山的地盤，還是趙强有辦法，他打着龍二爺的旗號，在碼頭上相當吃得開，立即借用了一艘小型快艇，親自帶着幾名大漢，向海上跟蹤而去。

其他方面的人，包括匆匆趕來的侯世濤和吳炳全，只好眼睜睜地望洋興嘆。

侯世濤和吳炳全是又急又氣，他們簡直想不出任何理由，能解釋龔富興突然莫名其妙登上「黑天鵝」號，而且隨船離開旺角碼頭的原因。

據在場目擊的那幾個人說，是「黑天鵝」號上派人來，把龔富興找上船去的。

他既不是被强迫登船，那麼必然是下船來的人以甚麼理由為誘，使這老粗霍然心動，終被說服，否則就不可能輕易冒險上船。

再不然就是下船來找他的傢伙，在接近他的時候，施用了甚麼迷藥之類的玩意，使他喪失了神志，身不由主地跟着那傢伙，糊裡糊塗地登上了「黑天鵝」。

而這種可能性也比較大，除此之外，還有甚麼原因能把龔富興留在船上，船開走了還捨不得下來？

侯世濤和吳炳全是杞人憂天，在為龔富興的安全着急，惟恐他在「黑天鵝」號上遭了毒手，最起碼也是被船上的人劫持。

他們眞成了皇帝不急，急死了太監，那會想到龔富興老粗今晚交上了桃花運，正在「黑天鵝」號上不亦樂乎，大享其飛來艷福哩！

尤其在旺角碼頭監視的，有好幾方面的人，魯安娜為甚麼單單選中了龔富興為目標？

這時候，譚弘正在為無法向朱武方面打聽，那兩個女人找上門去是為甚麼事而發愁。

因為朱武這傢伙幹的是殺人勾當，任何人找上門去，只要條件合適，出的價錢令他滿意，他就來者不拒的。

即使對象是黑社會的扎手人物，如果能付相當代價，他也照殺不誤。

由於他們是一批殺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所以從不跟任何方面的人打交道，更談不上甚麼交情了。甚至像同在九龍城，並且勢力比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譚弘，彼此間也毫無接觸。

雙方所保持的默契，就是彼此井水不犯河水。

同時他們這批職業殺手的規矩，是一旦收了錢，就絕對負責把事辦成，而且保證不洩漏顧主的身份，萬一出了事，一切由他們完全承擔，必要時甚至有人挺身出來頂罪。

因此，儘管警方也知道他們幹的不法勾當，無奈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始終抓不到他們的眞憑實據，只好眼睜睜地看着他們逍遙法外。

不過這行「買賣」的生意並不興隆，畢竟這是文明的社會，必需買兇殺人的情形並不多，所以他們是半年不開張，開張就打算吃半年的。

一旦有顧主上門，他們必然是獅子大開口，完全是砂鍋裡搗蒜，一錘子買賣的作風。

尤其跟這批亡命之徒打交道，萬一被他們抓住把柄，被貪得無厭地勒索，那就無異是自找麻煩了。為了這一層顧忌，除非是迫不得已，這種「買賣」就很少有人願意問津了。

縱然非有求於他們不可，通常顧主都是秘密找到門路，由中間人出面接洽，以免暴露身份。

他們也有個原則，只要條件談妥，錢如數先付一半，另一半交由中間人保管，等事成後再付清。那麼錢一到手，他們就立即計劃行動，然後派人去下手，絕不打聽顧主的底細。

像今天下午，那兩個女人公然親自找上門去，則是從未有過的怪事。

她們明知被人監視，一舉一動都逃不出各方面的耳目，居然毫無顧忌，親自去找那職業殺手，也未免太明目張膽了吧！

各方面都急於想知道，她們去找朱武的目的，以及雙方談判的結果。但誰也無法從那批守口如瓶的職業殺手方面，探聽出任何一點消息和風聲。

譚弘正在為此感到一籌莫展，想不出甚麼方式，才能獲悉那兩個女人去找朱武的企圖，突然又接到侯世濤從旺角碼頭打回來的電話。

聽說「黑天鵝」號已開走，龔富興尚在船上沒下來，不禁驚怒交加地喝問：「老三怎麼會留在船上不下來？」

「誰知道！」侯世濤說：「據我看嘛，八成他是出了事！」

譚弘急問：「你沒問小鄧他們，老三是為甚麼跑到『黑天鵝』號上去的？」

侯世濤把當時目擊者看到的情形說了一遍，加上他個人判斷的兩種可能性，最後並且强調說：「最有可能是他着了人家的門道，被船上下來的傢伙以迷藥粉之類的玩意，使他神志不清，糊裡糊塗跟上船去的，否則的話，他明知『黑天鵝』號是誰的船，又知道碼頭上還有其他方面的人在暗中監視，就絕不會輕易跑上船去，更不可能上了船就不下來，跟着他們的船離開旺角！」

譚弘心知事態嚴重，如果龔富興眞是着了門道，在神志不清的情況下，被人帶上「黑天鵝」號的，那麼這老粗就凶多吉少了。

並且，更嚴重而值得憂慮的，是龔富興被弄上那艘遊艇去，顯然是魯安娜想從這老粗身上，逼問出去年查振泰受害的眞相。

現在「黑天鵝」號已離開旺角碼頭，去向不明，最大的可能是駛向公海上，以酷刑向龔富興逼供。

念及於此，譚弘頓覺心急如焚，急命侯世濤盡速設法找條船，帶一批人追向海上去，必要時不惜動用武力，也得把落在魯安娜手裡的龔富興救出。

他自己決定立即親自出馬，過海去香港見關松，希望那大流氓頭子，對「黑天鵝」號的突然回來，能拿出個對策。

事不宜遲，譚弘把電話一掛，就整裝出發，帶着兩名保鏢隨護，由司機老劉駕車匆匆駛出了九龍城。

如果「黑天鵝」號不是停泊在旺角碼頭，使他們礙於那是屬於龍海山的地盤，不便貿然採取行動的話。憑譚弘手下人多勢衆，對付船上的那批人實在是輕而易舉，根本不必小題大作的。

然而，魯安娜似乎看準了這一點，明知譚弘與龍海山之間，為了爭一個女人的事而發生芥蒂，彼此至今仍然耿耿於懷，却故意把船停泊在旺角碼頭。

魯安娜這次突然回香港，究

竟是甚麼目的，這是各方面都關心和急於想弄清楚的。不管她這三天以來，沒有任何動靜是不是故弄玄虛，畢竟今天已開始行動。

她不但親自去找過那職業殺手頭子，更把龔富興弄上了船。由此可見這女人的突然回來，絕不會僅是爲了處理查振泰遺留下的龐大產業，而是意味出她的來者不善，善者不來，矢志查明眞相和報復的決心！

下午譚弘已經派吳炳全過海來過，但關松對這消息似乎並不重視，居然認爲他們是大驚小怪，不必把魯安娜的回來看得太嚴重。

關松這傢伙一向狂妄自大，他倒說的輕鬆：「連查振泰都栽了觔斗，憑那娘們一個女流之輩，還能成得了甚麼氣候！」

流氓頭子　商討對策

吳炳全碰了個釘子，只好快快告辭，趕回了九龍城向譚弘覆命。

不過這也難怪，當時魯安娜尚未去找過朱武，龔富興也未被弄上「黑天鵝」號去，並不知道這女人會突然來一手驚人之筆。

現在情形可不同了，關松雖不把魯安娜放在心上，但她如果不惜以重酬收買那批職業殺手，問題就不太簡單了吧？

譚弘直接來到了淺水灣，這裡是關松的私人俱樂部，實際上也是他發號施令的地方。

這是一幢華麗的別墅，經過一番佈置，更是美侖美奐。關松幾乎每天都在這裡，以私人俱樂部爲幌子，暗中從事一切不法牟利的勾當。

今晚他正在招待幾位遠道而來的朋友，物以類聚，凡是跟他交往密切的人物，大概都是一丘之貉，不是跟他臭味相投的，就是狼狽爲奸的角色！

他所招待的幾個人，都是遠從東南亞一帶來的，其中除了一個叫葉克强的年輕小伙子是初次見面，對這人的底細和來龍去脈不太清楚之外，其他幾個人跟他的交情都不錯。

由於葉克强是那幾個人帶來的，關松自然一起招待，以盡地主之誼。

此刻廳內非常熱鬧，賓主正在開懷暢飲，由幾個「上空裝」的年輕女郎，裸露着整個上身擔任招待。

私人俱樂部的好處是不受警方干涉，這裡的女郎雖說是「上空裝」，畢竟聊勝於無，即使一絲不掛，也沒有人來過問。

在座的除了葉克强比較拘謹，其他那幾個傢伙根本毫無顧忌，他們放浪形骸地把那些裸露着上身的女郎，抱坐在大腿上吻着，摟在懷裡上下其手，簡直旁若無人。

一名大漢進來，走到關松身旁，向他附耳輕聲說了幾句。祇見他神情微微一怔，隨即起身向在座的幾個人招呼說：「各位請坐一會兒，兄弟有點事，要失陪一下……」

「關老大請便！」

「我們又不是外人，自己會招呼自己的，哈哈……」

關松立即走向裡面的一個小房間，吩咐那進來通報的大漢：「帶譚老大從後面進來！」

「是！」大漢恭應一聲，領命匆匆走了出去。

那大漢把譚弘領到小房間門口，便逕自躬身而退。

譚弘在九龍城裡雖是一霸，見了關松却毫無威風，把兩手一拱說：「抱歉，兄弟來得很冒昧，不知關兄這裡有客，打擾你們了！」

關松腦滿腸肥，年紀祇不過五十剛出頭，却已頭上禿得片毛不留，活像煮熟剝了殼的鴨蛋！

他大剌剌地坐在沙發上，作了個招呼的手勢：「坐！」

譚弘徑自坐了下來，開門見山地說：「兄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關於『黑天鵝』號突然回來的情形，下午我已派老四過海來向關兄……」

關松接口說：「我全知道了，據說姓魯的娘們，還親自去九龍城找過朱武，譚兄今晚大概就是爲此而來的吧？」

譚弘把頭一點，鄭重其事地說：「還有件事也許關兄還不知道，那是一個小時前才發生的。龔富興不知怎麼跑上了『黑天鵝』號，等兄弟得到消息，派老二和老四趕去時，船已離開了旺角碼頭，而老三却沒有下船！」

「哦？」關松詫然問：「他跑到那娘們的船上去幹嗎？」

譚弘正色說：「兄弟躭心的就是這個，據我們判斷，除非老三是着了門道，被人以迷藥之類的玩意使他喪失了神志，不由自主地糊裏糊塗跟上了船。否則就想

不出任何理由，他會突然跑到『黑天鵝』號上去的！」

關松「嗯」了一聲說：「這麼說，龔三爺是落在那娘們的手裏囉？」

譚弘神色凝重地說：「兄弟已派老二他們設法找船去追了，必要時那怕是動用武力，也得把老三救出。不過，兄弟認爲更值得注意和躭心的，還是她去找過了朱武……」

關松哈哈一笑，毫不在乎地說：「譚兄也未免太沉不住氣了，憑朱武那幫人，難道還當眞要錢不要命，敢打我們的歪主意，那他們也太不自量力了！」

譚弘表情尷尬地說：「兄弟倒不是沉不住氣，而是躭心明槍易躲，暗箭難防。朱武他們是一批玩命的角色，祇要有錢，他們是不顧一切的。萬一那娘們不惜代價，使朱武霍然心動，接受了她的要求，那不是令人防不勝防……」

關松仍然輕描淡寫地說：「查振泰的那檔事，她又不知道究竟是誰主謀的，參與其事的各方面人都有。即使她不惜代價買通了朱武，下手的對象又是誰呢？總不能把各方面的人都一一趕盡殺絕吧！」

「那倒不至於。」譚弘說：「憑朱武的能耐，諒他也不敢有這麼大的胃口！不過兄弟倒有個想法，假使能有人出面去找朱武……」

關松哈哈大笑說：「向朱武打聽，那娘們要他們殺的是誰嗎？」

「不！」譚弘鄭重地說：「我的意思是找個人出面去見朱武，乾脆要求他們下手幹掉那娘們，無論他要多少代價，開出來由各方面大家分攤！」

關松冷聲說：「眞要打算幹掉那娘們，還不是舉手之勞，又何必花這個冤枉錢！」

譚弘不以爲然地說：「向她下手是不太困難，問題是誰願意下這個手呢？查振泰的那檔子事，大家都有份，這事就難辦了。常言說得好，一個和尚挑水，兩個和尚抬水，三個和尚就沒水吃！現在無論要那方面挺身而出，恐怕也沒人肯負責向那娘們下手的。而兄弟之所以想到找個人去見朱武，並不是眞要買兇殺人，祇不過是以此爲藉口，也許能探聽出些口氣，說不定朱武就會說出那娘們去找過他了。事有先後，他既接受了那娘們的委託，必然會對我們派去的人加以拒絕。那時我們的人不妨表示願意付更高的代價，這樣一來，不就知道那娘們付多大的代價，想殺的對象是誰了嗎？」

關松不置可否地說：「呃，這辦法嘛……」

話猶未了，忽見一名大漢進來報告：「老闆，阿狗剛才來電話，他們發現『黑天鵝』號停泊在銅鑼灣！」

關松剛「哦」了一聲，譚弘已情不自禁地跳起身來急問：「眞的？他們沒看錯？」

大漢回答說：「那怎麼會看錯，阿狗雖然不認識橫爬的洋文，但船頭上漆的那隻黑色天鵝，誰也認得出呀！」

「他們看見龔三爺下船沒有？」譚弘迫不及待地又追問了一句。

大漢茫然說：「這倒不清楚了，他在電話裏沒說……」

譚弘急向關松把雙手一拱說：「關兄，兄弟先趕到銅鑼灣去看看，有問題我們回頭再研究！」

關松也不挽留，起身送出房門口說：「譚兄既然親自去，兄弟這裏就不必再派人去了，還是聽你的消息吧！」

譚弘立即告辭而去，匆匆帶着兩名保鏢，由老劉駕車趕往銅鑼灣。

關松回到廳內，祇見他手下的狗頭軍師費德才迎過來，向他輕聲說：「老闆，剛才你沒在場，我在一旁注意他們的談話，聽他們的口氣，那個姓葉的，好像是個玩命的狠角色，大概很有兩手哩！」

關松置之一笑說：「那跟我們有甚麼關係，他祇不過是跟他們一起來香港玩玩的……」

費復才正色說：「老闆，你不是一直想物色個把能挑起大樑的嗎，據我看，這姓葉的倒是個可遇而不可求的好手，你最好套套他的口氣，看他有沒有意思留在香港。如果他肯屈就，把他留在我們這裏，一定可以派得上大用場！」

「好吧！回頭我試試看……」

關松微微點了下頭，大搖大擺地走了過去。

* * *

這時一個色迷迷的傢伙，摟了個女郎在懷裏毛手毛腳，一面向葉克强慫恿說：「小葉，我們帶你上關老大這裏來，爲的就是圖個玩得痛快，不必有任何顧忌。

你何必這麼放不開，學學我們才夠勁呀！」

坐在葉克强旁邊的傢伙，立即將坐在自己大腿上的女郎，推向他身上說：「對！你別假正經，我這妞兒不錯，一身細皮白肉，兩隻大饅頭又挺實，又有彈性，你自己摸摸就知道了。」

另一個傢伙也起鬨說：「小妞兒，我們這位葉老弟風流得很，今天是第一次來這裏，大概不好意思，妳可以先上點洋勁呀！」

女郎已被推在葉克强身上，被大家一起鬨，她便就勢雙臂齊張，伸向他的兩肩，彎過去摟住了他的脖子，送上個火辣辣的熱吻。

就在葉克强欲阻不能，被那女郎摟住了狂吻之際，關松走了過來，見狀哈哈一笑說：「這才對啊，來我這裏要是太拘束，那就太見外啦！」說完又是一陣哈哈大笑，隨即坐了下來。

那女郎聽了他這幾句話，爲了要在老闆面前表現她的賣力，更加熱情奔放起來。她完全採取主動，將那條滑膩膩的生花妙舌，伸吐進對方口中，不住地上下翻騰，捲動着。

如果說萬物眞是上帝所創造的，那麼在萬物之中，人類確實是上帝最精心的傑作了——尤其是女人！

女人的每一種主要器官，似乎都具有多種功能，譬如拿眼睛來說吧，眼睛是看東西的，但有的女人就會用眼睛說話，否則怎能「眉目傳情」？當然，這祇可意會，而不能言傳的。

乳房也不僅僅是爲了哺乳而生的，如今很多做母親的爲了保持生育後的體態，乾脆就以奶粉代替母乳，似乎要把那對誘人的玩意，留着另派別的用途。

此刻葉克强懷裏的女郎，就以說話的嘴，和嚐味的舌頭用來接吻，以示她的熱情奔放。

趁着這當口，關松忽向身旁的傢伙問：「徐兄，這位葉老弟這次來香港，是打算長住，還是短留？」

姓徐的回答說：「這倒很難說了，我們這位葉老弟的個性比較好動，一向四海爲家，行踪飄忽不定。今天我們在一起，說不定明天他就一個觔斗翻到了十萬八千里之外，最近我們已經差不多有大半年沒見到他的人影了，這次在吉隆坡無意間遇上，他聽說我們將作香港之行，馬上就決定跟我們一起來啦！」

關松別有用心地又問：「你們這次來香港是……」

姓徐的笑笑說：「我們都是一羣無頭蒼蠅，到處亂飛亂撞。不瞞關兄說，這次我們來香港，玩歸玩，順便也是想看看這裏的情形，有甚麼好幹的找點財路。」

「那麼你們是可去可留囉？」關松笑問。

「那當然得看情形，」姓徐的說：「好在香港是遍地黃金，祇要能動得出腦筋，不愁找不到財路，早晚我們還是得回此地來謀發展的啊！」

關松輕喟一聲說：「其實我們也不如過去好混了，最近這幾年來，警方不斷對黑社會採取行動，經常不遺餘力地大規模掃蕩，使得圈子裏都人心惶惶，感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就連圈子裏稱得上是第一號人物的查振泰，去年一個觔斗栽下來，就整個垮了，還賠上一條命！兄弟要不是穩打穩紮，處處謹愼小心，早已步了他的後塵。照這情形下去，往後我們這行飯就越來越難吃啦！」

「關兄，」姓徐的忽說：「關於查振泰的事，我們也有所風聞。聽說他是樹大招風，被圈子裏的人聯合起來放了他一暗箭，同時警方也趁此機會打擊他，結果使他背了黑鍋，是這麼回事嗎？」

關松置之一笑說：「外邊的傳說很多，甚至有人以爲兄弟也參與其事的哩！其實這眞是無稽之談，完全在捕風捉影，憑兄弟跟查振泰的交情，要眞跟別人聯手起來對付他，那也未免太不顧道義了。實際上大家都弄錯了，誰也沒放他冷箭，而是怪他自己的作風太招搖，又從不把警方看在眼裏。結果去年一出事，那幾個販運『黑貨』的傢伙，原想假冒他的招牌，以爲抬出他的招牌，警方就會放他們個交情，沒想到會弄巧成拙，警方非但不賣賬，反而趁機套上了查振泰，使他有口難辯。這樣一來，誰也不敢替他挺身而出，以免自找麻煩了啊！」

姓徐的點點頭說：「原來是這麼回事，今天要不是關兄當面說明，連我們都對傳說信以爲眞，認爲他是被圈子裏的人所陷害哩！」

關松表情逼眞地說：「這也難怪，別說是你們當時不在香港了，就是此地的圈內朋友，也有很多不明眞相的，以爲兄弟也參

與其事，想把查振泰整垮，好取而代之，其實這眞是天大的寃枉。在他出事以後，眼看樹倒猢猻散，他的手下都走投無路，誰也不敢收容。兄弟完全是看在過去跟他的交情上，義不容辭地把大部份人都收留下來。結果吃力不討好，反而更使人誤會查振泰是被我整垮的了。實際上呢，他的那批人全是派不上用場的，連一個能挑得起大樑的都找不出！」說到這裏，不禁故作感慨地深深嘆了口氣。

「關兄能有今天的局面，總算不錯了呀！」姓徐的不知是羨慕，還是奉承。

關松報以苦笑說：「這祇能說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眞要想有發展，起碼得有幾個能挑起大樑的。可惜這種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兄弟已經物色了很久，却始終沒有發現一個！徐兄經常在各處走動，接觸的人比較多，如果有機會的話，有合適的人手，請不妨介紹給我……」說時又故意瞥了正被那女郎纏得不可開交的葉克强一眼。

姓徐的察言觀色，似已看出他對葉克强的心意，於是湊近了他輕聲問：「關兄是否有意思想羅致這位葉老弟？」

關松正中下懷，但他不動聲色地笑笑說：「如果徐兄能鼎力促成，兄弟自然非常感激，祇是不知他願不願意屈就……」

姓徐的也想巴結關松，自告奮勇說：「這件事包在兄弟身上，回頭我先問問他的意思，假使他打算留在香港，我相信就沒甚麼問題，然後一切細節由你們直接談吧！」

關松剛謝了一聲，忽見一名大漢急急走來，請他親自去接聽電話。

「誰打來的？」他問。

那大漢回答：「是小鄧……」

「小鄧打來的幹嘛大驚小怪？」關松把臉一沉：「讓費德才替我接就行了！」

那大漢向他附耳輕聲嘀咕了幾句，祇見他神色突然一變，立即起身向在座的人告了個便，就匆匆趕去接聽電話。小鄧這個電話是從銅鑼灣打來的，居然要關松親自接聽，難道銅鑼灣方面發生了甚麼嚴重事故？

＊　＊　＊

譚弘帶着兩名保鏢趕到銅鑼灣時，發現龔富興在石堤上正被一羣人圍住，似乎脫身不得。

他不由地暗自一驚，急步奔近時，正聽龔富興忿聲說：「這裏不是旺角，我愛幹甚麼就幹甚麼，你們管不着！」

譚弘排衆而入，一看這羣人爲首的是趙强，不禁詫然怒問：「你們這是想幹嘛？」

趙强嘿然冷笑說：「譚老大來得正好，這兩天大家都在爲『黑天鵝』號的突然回來，弄得鷄犬不寧。剛才龔三爺却陪着姓魯的娘們，跑到『鴻禧大厦』去找薛律師！去年查老大的事，大家都有份，難道兄弟問一聲他陪那娘們去幹嘛，這都不能問？」

譚弘冷哼一聲，轉向龔富興喝問：「老三，我也正要問你，你跑到『黑天鵝』號上去幹甚麼的？」

「我……」龔富興吶吶地說：「是他們派人上岸來，請我上船去見那娘們的……」

譚弘怒斥說：「你就那麼聽話，一點嫌疑不避，當眞上那娘們的船？」

龔富興自圓其說地分辯：「我，我是想借這個機會，弄清楚她回香港的目的呀！」

「你弄清楚了？」譚弘怒問。

龔富興不屑地瞥了趙强一眼，故意賣關子說：「當然弄清楚了，但我沒有義務告訴別人，我們回去再說吧！」

他剛要突圍而出，不料趙强仗着人多勢衆，竟挺身攔住他的去路說：「沒那麼簡單，這是大家的事，你要不說出陪那娘們去找薛律師是幹嘛的，就別想離開銅鑼灣！」

龔富興這老粗剛才是落了單，孤掌難鳴，現在看譚弘及時趕到，心知他帶了人手來，自然比較膽大氣壯了。

「去你媽的！」他怒罵一聲，一把推開了攔住他的趙强。

趙强冷不防被推了個踉蹌，幾乎一跤摔倒。

他帶來的有十來個人，一見龔富興動手，立即齊聲喝打，仗着人多勢衆，不由分說就發動了圍攻。

譚弘的兩名保鏢見狀，惟恐兩位爺們吃虧，趕緊衝入重圍，雙方便大打出手起來了。

趙强有恃無恐，因爲龍海山與譚弘之間早有芥蒂，他並不怕得罪九龍城的這幫人，縱然鬧出事來，龍海山也絕不會怪他，甚至認爲是替他出了口氣哩！

既然如此，他還爲甚麼顧忌，眼看他帶來的那批大漢已動

手，他非但不加阻止，反而把心一橫，親自加入了混戰。

這裏是銅鑼灣「香港遊艇會」的長石堤上，以小型快艇跟踪「黑天鵝」號的趙强等人，原以爲那艘豪華遊艇將出海的，沒想到它竟駛向了銅鑼灣來。

「黑天鵝」號一靠碼頭，便見一男一女相偕登岸，雙雙步行至距離不遠的「鴻禧大廈」。

趙强在另一處上了岸，由於距離較遠，碼頭上天色又黑，加上那男的穿得西裝革履，無法看出是甚麼人，事實上也根本想不到他會是龔富興。

龔老粗從來不習慣穿西裝，今晚突然開了洋葷，誰也不容易認出是他了。常言說：「人要衣裝，佛要金裝。」

可是他雖穿得西裝革履，仍然是鴨子打扮鵝，還是個扁嘴貨。憑他這塊料，就是穿上龍袍也不像皇帝！

趙强沒認出男的是龔富興，却判斷出那女的一定是魯安娜。

爲了去年查振泰的案子，薛光甫突然臨陣退却，在緊要關頭打了退堂鼓，所以黑社會裏的人物，幾乎全知道了住在「鴻禧大廈」的這位律師。

此刻這一男一女去「鴻禧大廈」，難道是爲去年的事，找上門去興師問罪？

銅鑼灣不比旺角，既然不是在龍海山的地盤上，趙强就不敢貿然採取行動。

他祇好不動聲色，把帶來的人散佈在「鴻禧大廈」附近，暗中監視着。

而關松自從獲悉「黑天鵝」突然回到香港的消息後，他表面上雖不動聲色，實際上這接連三天中，他早就派了一批人，分佈在大小各碼頭注意動靜。

這傢伙不愧是個老江湖，他似已算準了，魯安娜絕不可能把船老停泊在旺角碼頭，早晚必然會過海來香港的。

果然不出他所料，今晚「黑天鵝」號終於過海來，停在了銅鑼灣的「香港遊艇會」旁。

小鄧一發現這艘遊艇，立即在碼頭上打了電話回去報告。

當譚弘得到消息匆匆趕來，車尚在途中疾馳時，那一男一女已走出了「鴻禧大廈」。

趙强仍然未認出那男的是誰，祇見他們急步走回碼頭，到了石堤上，駐足交談了幾句，男的便留下，目送女的逕自回到遊艇上，立即離開碼頭向海上飛駛而去。

那男的回身正待走出石堤，趙强已帶着那批大漢飛奔而至，直到這時候，才看清他竟然就是龔富興！

這老粗突然跑上「黑天鵝」號，已使人感到莫名其妙，現在居然又陪着魯安娜到「鴻禧大廈」去找薛光甫，究竟是怎麼回事？

趙强既發現是他，自然得當面問個明白。偏偏龔富興置之不理，雙方一言不合，就在石堤上發生了衝突。

混戰中彈　老三身亡

譚弘匆匆趕來，非但未能排解，反而助長了龔富興的氣焰，結果他一動手，就使得雙方大打出手起來。

小鄧他們在碼頭上只有兩個人，一看這情勢，忙不迭打電話回去告急。

可是，他在電話亭裏，尚未把話向關松說完，石堤上已出了亂子。雙方混戰中，突聽一聲慘叫，龔富興便倒了下去。

不知是誰開的槍，兩發子彈均命中他的致命要害，倒地就不見他再動彈了。

這一下亂子可大了，趙强惟恐鬧出人命，驚動警方趕來就脫不了身。趁着譚弘趨前查看龔富興的傷勢之際，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一聲令下，那批大漢便一齊住手，跟着他倉皇逃回快艇上。使譚弘的兩名保鏢欲阻不及，他們上了船就飛駛而去。

譚弘蹲下一看，龔富興已是奄奄一息，這一驚非同小可。就在這時候，突聞留守在車上的老劉在連連猛揿喇叭，似在向他們發出警告。

一名保鏢急說：「老闆，碼頭那邊有差佬來啦！」

譚弘大吃一驚，急命兩個鼻青臉腫的保鏢，抬起奄奄一息的龔富興，飛步奔回車上，立即風馳電掣而去。

疾馳中，被譚弘扶抱在懷裏的龔富興，以衰弱的聲音說：「老大，我……我……我恐怕不行了……」

譚弘安慰他說：「不會的！我們馬上送你去醫院！」

龔富興强自振作了一下，又說：「那娘們這回來，是，是爲了處理產業……她……」

不料話猶未了，突然從口中

湧出一股鮮血，頭便垂下來，當即氣絕而亡！

「老三！老三！……」譚弘驚呼了兩聲。

但龔富興的心臟和脈搏已停止，死人是不會回應的。

譚弘突然咬牙切齒地恨聲吩咐：「老劉，到淺水灣去！」

＊　＊　＊

關松從小鄧的電話中已獲悉了一切，只是尚不知道龔富興已一命嗚呼。

他不願驚動今晚來這裏作客的那幾個人，更不想被他們知道，去年陷害查振泰的事與他有關。

因此他接完電話，毫不動聲色地回到廳內，吩咐立即以餘興節目歡娛嘉賓。

此地所有的私人俱樂部，幾乎都有共同的特色，除了酒與女人之外，就是豪賭，以及色情大膽的脫衣舞表演。

一般公衆場合中，脫衣舞表演是有限度的，必需在身上的重要部份，保留最低的遮掩物，否則即將遭到取締。

而私人俱樂部不屬公衆場合，不必受法律的約束和限制，即使脫得精光，全身上下一絲不掛，甚至加上大膽色情的表演，也不必躭心警伯來大煞風景。

所以很多樂於此道的朋友，無不千方百計地託人找門路，希望能加入各種私人性質的俱樂部，以達到眞正大飽眼福的目的。

關松是黑社會裏的大流氓頭子，他本人又喜歡這個調調兒，樂此不疲，所以這裏經常都有幾個脫衣舞孃，隨時準備表演。

電唱機的音樂一響，表演立即開始。

這裏沒有舞台，也沒有可以變換成五顏六色的聚光燈，只是把廳內所有的燈掣亮，來個燈火通明，好讓大家看得清楚，看得仔細，更看得過癮！

音樂聲中，從樓梯上緩步走下兩個女郎，她們一個穿粉紅色，一個穿淺青色的薄紗連身睡袍，質料薄若蟬翼，幾乎等於透明，使裏面赤裸着的胴體一目瞭然。

强烈的燈光下，這身睡袍簡直形同虛設，整個身體沒有任何一部份能遮掩。等於一出場就赤裸相見，僅只聊勝於無地披層薄紗，其實完全纖毫畢露！

她們從樓梯上就開始表演，故作一副睡眼惺忪，尚未睡的懶洋洋嬌嫵之態，輕移蓮步走了下來。

一直來到靠壁而設的這組沙發前，面對着由關松親自在座相陪的客人，她們隨着緩慢而沉迷的音樂，先伸了個懶腰，然後把地板當作床，雙雙睡了下去。

這兩個女郎的動作一致，如影隨形，比受過軍事訓練的大兵上操場還整齊。

她們實際上就是一個代表「形」，另一個代表「影」，表演一個懷春的少婦，那種獨守空幃寂寞，苦悶而煩亂的心情。

兩個女郎睡在地板上，作出那種在長夜漫漫中，精神和肉體上均感到無比空虛，輾轉不能成眠的苦惱情態。

她們的一舉一動，無不表演得非常逼眞，而且維妙維肖，淋漓盡致，充份表現出少婦懷春，苦於無法獲得發洩和滿足的情景。

音樂的節奏，逐漸加快了。

她們表現出更煩亂的情緒，在地板上翻滾着，並且又搔首弄姿，以雙手向遍體輕撫，彷彿希望那是雙男人的手，讓自己享受被愛撫的滋味和樂趣。

整個廳內除了音樂的節奏，全都鴉雀無聲，一個個都睜大了眼睛，屏息凝神，全神貫注地靜靜欣賞着。

她們的兩手，逐漸移向了豐滿的雙峯上，由輕撫而變成了用力揉動，好像要拚命把它擠出奶水似的。

同時更把緊緊交疊的兩腿夾着，不住地扭動嬌軀……

這種表演可說是別開生面，極盡挑逗之能事，比脫得精光更引人入勝。令人看在眼裏，簡直意亂情迷，神魂蕩然！

當音樂再一變，由急而緩慢時，她們似已是精疲力盡，嬌慵無力地慢慢的站了起來。

現在她們是面對面而立，一個是在對鏡顧影自憐，另一個則表示是鏡內的俏影。

鏡前的女郎搔首弄姿，鏡內的影子則配合她的動作，表演得絲絲入扣。

於是，表演在鏡前顧影自憐的女郎，以美妙而緩慢的動作，徐徐脫下了身上的睡袍，赤裸裸地站立在「鏡」前，彷彿在欣賞自己誘人的胴體。

她再度以兩手輕撫着豐滿的雙峯，撫摸揉動了一陣，然後移

向修長的纖腰，漸及渾圓的豐臀上，再撫向微微隆起的小腹……

大家的眼光，似乎都在跟着她們的手而移動，正當移向兩個女郎赤裸胴體上的最神秘部位之際，忽聽外面人聲譁然，不知發生了甚麼重大事故。

整個廳內無不爲之一驚，相顧愕然起來，嚇得兩個女郎也停止了表演。

一名大漢氣息敗壞地衝進來，竟忘了這時尚有外人在場，驚聲嚷着：「老闆，不好了，九龍城的三爺被人打死啦！」

關松大吃一驚，剛跳起身來，尚未及怒斥這大漢，只見譚弘已滿面怒容地闖了進來。

他此刻已悲憤痛恨欲絕，根本不管是否有外人在場，闖進來劈頭就說：「關兄，今晚得請你替兄弟主持公道了！」

關松却有所顧忌：「是怎麼回事？譚兄別太激動，有話請到裏面房間來吧……」

譚弘恨聲說：「還有甚麼可說的，老三已經被他們開槍打死！現在兄弟是先來打個招呼，如果關兄能出面主持公道，讓龍海山出來交代則罷。否則的話，只好以武力解決，縱然拚個兩敗俱傷，甚至同歸於盡，兄弟也在所不惜！」

關松在電話裏已聽小鄧說了，知道他們雙方已大打出手，並且龔富興受了傷，但却不知已鬧出了人命。

「龍海山的人居然動起了眞刀眞槍？」他驚詫地問。

譚弘怒不可遏地說：「老三的屍體在車上，馬上就抬進來，關兄如果不相信，可以親自查看，是不是兩槍均命中要害！」

正說之間，那兩個保鏢居然當眞把屍體抬進了廳裏來！

關松不由地把臉一沉，忿聲說：「譚兄，你也未免太過份了，兄弟這裏還有客人呀！」

譚弘毫不在乎的說：「那怕甚麼，反正這檔子事是紙包不住火的，既由關兄親自接待的，就不會是外人，我們根本不必隱瞞！」

關松一氣之下，索性也不再顧忌了，怒形於色地說：「好吧！既然承譚兄看得起，要兄弟出面主持公道，兄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不過，譚兄最好把一切說明，讓我心裏先有個底子。否則龍海山萬一問起龔老三爲甚麼跑到『黑天鵝』號上去，又親自陪那娘們去找薛光甫，教我拿甚麼話回他？」

譚弘理直氣壯地說：「老三在車上臨斷氣前告訴我，是那娘們派人請他上船去的，他爲了想趁機查明那娘們這次回來的目的，所以才決定上船去見那娘們！」

「他查明了？」關松問。

「當然！」譚弘說：「老三臨死才說出，那娘們回香港是爲了處理查振泰留下的產業，可惜他未及說明詳情，就已經斷了氣！」

關松毫不保留地追問：「那麼他又憑甚麼理由，居然不避嫌疑，親自陪那娘們去找薛光甫？」

譚弘代爲分辯說：「這很明顯，一定是老三知道那娘們回來，只是爲了處理產業，並沒有其他企圖，才會答應她的要求，陪她一起去找薛光甫，希望在場看他們談的是不是這碼事……」

「不見得吧？」關松不以爲然的反駁：「如果她眞爲了處理產業才回香港，也沒有必要龔三爺陪她去找薛光甫，更不必親自去九龍城找朱武！」

譚弘已惱羞成怒，正待發作，忽見葉克强起身走了過來問：「你們所說的那女人，是不是叫魯安娜？」

「葉克認識她？」關松頗覺意外地怔了怔。

葉兄强洒然一笑說：「可以說不認識，不過我在馬尼拉時，倒是聽人談起過她。」

「哦？」關松急問：「葉兄聽到些甚麼？」

葉克强從容不迫地說：「據說這女人交遊很廣，結交的都是一班江湖朋友，並且手頭很有幾文。凡是在金錢上需要幫助的朋友，只要去找她，幾乎是有求必應。前兩個月吧，有個在東南亞一帶很活躍的女飛賊金小燕，在馬尼拉做案失風被捕，就是由她花錢活動保釋出來的。其實她們之間的交情並不算深厚，只不過見過兩次面而已。所以當地圈內的朋友知道這件事後，無不覺得這女人非常夠意思……」

譚弘接口說：「那麼跟她一起來的，一定就是姓金的女飛賊了！」

「大概是她吧，」葉克强說：「金小燕自從被保釋出來後，她們就一直在一起，影形不離。」

「葉兄在馬尼拉怎會沒跟她結交過？」關松好奇地問。

葉克强笑笑說：「不瞞關老大說，我就是爲了慕名，趕到馬尼拉去想見見她的，偏偏不巧，我

去的時候『黑天鵝』號已離開馬尼拉。聽說她們是駕着遊艇在海上遨遊，而我還有其他的事，等了一個星期尚未見船回來，我就去了吉隆坡。」

姓徐的忽然走過來，哈哈一笑說：「關兄，葉老弟是個出名的風流人物，他大概是聽說那女人是個年輕漂亮的小寡婦，不但交遊廣，而且褲帶很鬆，所以不辭辛勞地趕到馬尼拉去，結果却緣慳一面，沒見到那女人。這次說不定就是聽說那女人來了香港，才跟我們一起來的哩！」

葉克强矢口否認：「胡扯！那有這回事……」

譚弘這時已按捺不住，忽說：「關兄，那娘們的事暫且先擱在一邊，老三不能白白死在龍海山的人手裏，這檔子事你看怎麼辦？」

關松沉思了一下說：「我先跟龍海山通個電話再說吧！」

譚弘無可奈何，只好勉强同意。

於是，大家一起跟過去，由關松親自撥了個電話給旺角的龍二爺。

誰知龍海山一聽說龔富興在混戰中不知被誰開槍擊斃後，竟推得一乾二淨。他說：「趙强他們剛回來，已經把一切向兄弟報告了。不錯，他們身上是帶着武器的，不過先動手的是龔三爺，迫使他們不得不還手，至於龔老三捱了槍，兄弟不但問過所有人，也親自檢查過，確實沒有任何人開過槍！」

關松沉聲說：「但龔老三是被槍打死的，這是事實，並且屍體就在兄弟這裏呀！」

龍海山斷然否認說：「那與兄弟無關，關兄也大可不必過問！」說完，他那邊就掛斷了電話。

關松勃然大怒，重重擱下話筒，怒形於色說：「媽的！他非但不認賬，還要我不必過問這碼事！」

「關兄！」譚弘咬牙切齒地恨聲說：「這是他先不仁，就怪不得兄弟不義了！」

「嗯……」關松問：「譚兄是否打算以武力解決？」

譚弘鐵青着臉說：「兄弟得回去跟老二老四商量一下，才能作決定。總之，今晚的事龍海山要沒有個交代，我們絕不會輕易罷休的！」

然後雙手一抱拳說：「各位兄弟，今晚打擾了各位的雅興，實在很抱歉，改日由兄弟設宴專誠致歉……告辭了！」

於是，他以悲憤的心情，吩咐兩名保鏢，把龔富興的屍體抬回車上，挾怒含恨而去。

譚弘把屍體抬進廳內來，確實做得有點過份，也未免太大煞風景了。經他這麼一來，大家那還有心情繼續尋歡作樂。

事情雖然與關松沒有直接關係，只是龍海山方面與譚弘方面發生的衝突，實際上他們之間早有芥蒂，今晚只不過是借題發揮，把龔富興成了個導火線。

但是，關松並不能完全置身事外，這件事畢竟是由於魯安娜的突然回來而引起。而去年查振泰的那檔子事，却是大家都有份的。

幾位客人看出他要商謀對策，於是不便留在這裏礙事，暗地一咬耳朵，便齊向主人告辭了。

關松假意挽留了一陣，最後見他們去意甚堅，才表示歉意地說：「今晚眞抱歉，沒能使各位盡興，好在你們目前還沒離開香港，改天再找機會大家痛快地聚一聚吧！」

在送他們出門時，關松又特地向姓徐的咬了個耳朵，希望他回頭代爲探聽葉克强的意思，看他是否願意投効在自己旗下。

他們這一行幾人，都住在「百樂門大飯店」。

回到旅館，各自回到自己的房間，有兩個似乎意猶未盡，商量另外再找地方尋歡作樂。

反正香港是不夜天，只要有錢，時間再晚也有銷魂的去處。

如果懶得外出，乾脆讓侍者去叫幾個女人來，燕瘦環肥，各種國籍的女人都有。

姓徐的趁着他們尚在商量如何玩法，獨自跑到葉克强的房間來，他是受了關松之託，打算私下跟葉克强談談的。誰知捺了半天電鈴，竟沒有人應門。

他不會是一回來，進房躺上床就睡着了吧？

經向侍者一問，始知葉克强回房不到五分鐘，就已獨自悄然溜了出去。

這時候已經是深夜一點多鐘，葉克强連招呼都不向他們打一聲，居然一個人單獨行動，實在有點不夠意思。

但這麼晚了，他獨自溜出去，是上甚麼地方去了呢？

＊　＊　＊

夜已深沉，旺角龍海山的住宅附近，突然出現了一條人影。

以一般男人的體形爲標準，他的身材似乎很瘦小，但行動却相當敏捷，大概身手也不凡吧。

他穿一身深色短打扮，戴一頂鴨舌帽，並且在臉上帶着一條對摺三角形的黑巾，完全是一副「樑上君子」的模樣。

今夜龍海山這裏門禁森嚴，宅內各處均在嚴加防範，如臨大敵似地戒備着。

由於關松在電話中說出，龔富興在雙方大打出手時，混戰中被擊斃，並且指出是趙强帶去的那批人開的槍。

龍海山倒不是撒謊，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事實上當趙强他們回去時，他一聽龔富興捱了兩槍，儘管尚不知道那老粗未及往醫院急救，就在途中死在車上，他也已覺出了事態的嚴重。

經他親自嚴加質詢，結果沒有一個承認開了槍。再令所有身懷武器的，一一將槍拿出來檢查，證實沒有任何一支槍在今夜曾經發射過。

這一來，又證實擊斃龔富興的，並不是趙强他們放的冷槍，龍海山自然不承認這筆賬。但是，龔富興在混戰中被擊斃是事實，除非是被譚弘或他的兩個保鏢，拔槍射擊時所誤傷，又會是誰放的冷槍呢？

趙强斷然指出：「當時我們的人手衆多，一定是他們知道寡不敵衆，怕吃眼前虧，想鳴槍示威，以便脫身逃走，結果誤傷了龔老三，却把事情推在我們身上！」

龍海山雖覺這種判斷非常可能，但他心知譚弘方面絕不會輕易甘休，因此下令嚴加防範和戒備，惟恐九龍城的人不顧一切大舉來犯，向他們興師問罪。

就在如此嚴密的防範和戒備下，那人居然憑着矯捷的身手，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宅內來，確實令人佩服他的神通廣大！

龍海山住在樓上的正房，落地窗外的陽台上，可以看到整個花園，也正對着大門。

他的妻子早年已病故，現在的太太是續弦，這傢伙大概缺德事做得太多，結婚十多年，先後兩個老婆，竟連蛋也沒下一個。

前幾年他妻子的肚子裏忽然有了動靜，一天一天鼓了起來，使他喜出望外，以爲終於皇天不負有心人，總算讓他解除了無人傳宗接代的恐懼。

不料妻子的身體感不適，而且日漸消瘦，起初以爲是懷孕的必然現象，等到她病倒了，再送往醫院診斷，才發現是肚子裏長了瘤，而不是懷孕！

龍海山大失所望，一氣之下，把妻子留在了醫院醫治，從此連去探望也提不起精神和興趣。

一病月餘，最後證實瘤是惡性的，而她又患有嚴重心臟病，無法開刀動手術將瘤割除，終於拖了不到兩星期，就死在醫院裏。

龍海山只當了半年不到的鰥夫，很快就續了弦，憑他的財勢，娶了個年輕漂亮的紅舞女。

爲了自己年紀已不小，尚沒有個子女，繼承他龍家的香火，使他不得不倍加努力，希望能使這位年輕漂亮的太太懷孕。只要不再是生瘤，落個空歡喜一場，縱然弄璋不成，有片「瓦」弄弄也是好的！

可是，儘管他在觀音菩薩前許下了願，只要能獲得一子半女，他就從此改邪歸正，專做修橋補路的積德善事，不幹那損人利己的喪心病狂勾當。

儘管他打針吃藥，以免在太太身上消耗過度，而成了外强中乾，那時雖想努力，也會力不從心了。

結果直到現在，太太的肚子仍然毫無動靜。

不過這傢伙倒是個死心眼，他仍不放棄希望，連今夜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他還是不餘遺力地，繼續爲傳宗接代的希望而努力。

他彷彿是只顧耕耘，而不問收穫，明知在沙地上播下不適於這種地質生長的種子，而形同一種浪費，毫無「藍田種玉」的希望，居然照播不誤，大概是在等待奇蹟出現吧！

此刻已是風消雲散，他正摟着那虛有女人其表，而無做母親的天賦之實的太太，精疲力盡地呼呼大睡。

睡夢中，那女人突然被輕微的聲響驚醒，睜眼一看，發現床前赫然站着個手握短槍的蒙面怪客！

「啊……」她情不自禁地失聲驚呼起來。

蒙面人情急之下，舉槍就射，他的槍管上套裝着滅音器，只聽得「噗！」一聲輕響，那女人又發出慘叫，使得熟睡中的龍海山突被驚醒。

這傢伙不愧是老江湖，睜眼一看就情知不妙，猛可一個翻身滾下了床去。

但蒙面人卻眼急手快，連連扣動扳機，「噗噗」兩響，兩發子彈疾射而出。

龍海山雖夠機警，可是行動畢竟比不上那人扣動扳機來得快，未及全身向床邊的地板上伏下，肩上已捱了一槍。

「哇！」他殺猪般一聲怪叫，突然一咬牙，伸手急向枕頭下去摸槍。

* * *

這時整個宅內已被驚動，蒙面人聽得人聲譁然，驚亂成一片，心知龍海山養在宅內的大批保鏢和打手，即將趕來就不易脫身了。

反正他已得手，此時不走，更待何時？

他無暇再躭擱，立即返身奔出落地窗，來到陽臺上一看，擔任戒備和防範的那些傢伙，正從各處飛奔而來衝進了客廳，看情形是打算衝上樓來，查看龍海山的房間裏出了甚麼事。

這蒙面人剛才潛入宅內，所有的人均渾然未覺，根本沒想到他俱有飛簷走壁的身手，居然是利用陽臺上去，潛入龍海山房間下手的。

夜襲二爺　挑起禍端

一看那批保鏢和打手衝進客廳，他趁機從陽臺上縱身躍下，彷彿飛燕落地般輕盈。

他剛一落地，却被尚未進入客廳的幾個人瞥見，立即齊聲大叫：「人在那裏！」

「快抓住，別讓他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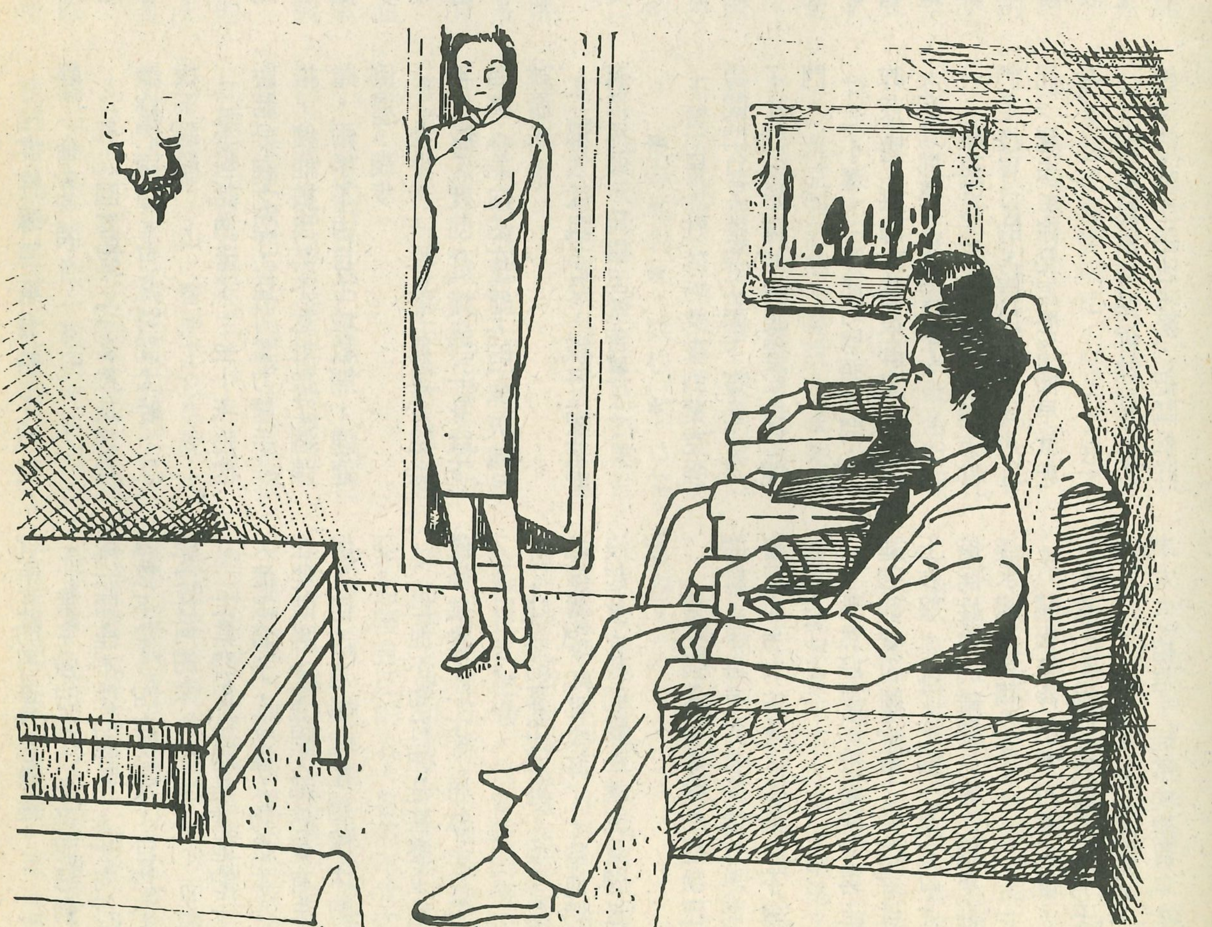
蒙面人急向圍牆邊下奔去，迅速攀上一株大樹，雙手用力扳彎一枝橫出的樹枝，利用它彈回之力，竟全身凌空飛起，落身在牆外了。

等宅內的人開了大門追出，早已不見他的人影。

他一口氣奔到楡樹街附近，回頭未見後面有人追來，這才駐足喘息了一陣，然後繼續奔向大角咀。

碼頭上一片靜寂，而在不遠的海面上，港內泊着一艘不久前才駛來的豪華遊艇，它就是「黑天鵝」號！

蒙面人走下碼頭堤旁的石



金小燕盤問葉克强，此際魯安娜從艙房走出來。

墩，找了個隱蔽處，正待脫開身上的短裝，突然警覺堤上有急促的脚步聲，使他不由地暗自一驚，立即停止脫衣，拔出別在腰間的短槍戒備。

不料猛一抬頭，發現堤邊上已站了個人，正在彎着腰，居高臨下向下查看。

他以爲是被龍海山的人追縱而至，正舉槍欲射，那人已蹤身躍下，將他撲住。

蒙面人連扣扳機，但兩發子彈均射向了天空。

那人勃然大怒，抓住他的右腕用勁力扭，祇聽他輕發一聲痛呼：「哎喲！」槍便脫手掉落地上。

那人聞聲不禁一怔，詫然問：「咦？妳是個女的？」

蒙面人情急之下，奮力掙扎，使那人不得不緊緊將她抱住。由於用力過猛，以致她的上衣前襟竟被扯開，頓時露出了裏面穿的游裝。

她雖以寬布帶將胸部勒緊，仍然可以看出雙峯相當豐滿！

那人終於恍然大悟，似已猜出這女扮男裝的蒙面人身份，遂問：「妳大概就是金小燕吧？」

她暗自一驚，突然把心一橫說：「是又怎樣？」

那人微微一笑說：「那很好，敝人對金小姐慕名已久，可惜始終沒有機會認識。今夜這個場合雖不太適合，總算讓我們見了面，這大概是命運的安排吧！」

「你是甚麼人？」她驚詫地嬌聲喝問。

那人謙虛地笑笑說：「我是個無名小卒，不能與金小姐相比，所以不告訴妳也罷。不過妳放心，我絕不是龍海山手下的爪牙！」

女郎更覺詫異地問：「那你怎麼會知道我的？」

那人仍然抱住她不放手，又笑了笑說：「憑金小姐在東南亞一帶的名氣，誰還會不知道？也許妳會覺得奇怪，我們從未見過面，怎會一發覺妳是女扮男裝，就認出是妳來了，對嗎？其實說穿了就不足爲奇啦，因爲我正好在碼頭上察看「黑天鵝」號上的動靜，發現妳奔向這裏來，剛才是由於好奇，追過來想看看妳是幹甚麼的。沒想到妳是女扮男裝，大概是準備游水回到「黑天鵝」號上去。而那艘遊艇上祇有兩個女人，妳既不是魯安娜，那麼不是金小燕還會是誰呢！」

「你幹嘛要察看船上的動靜？」金小燕問。

那人回答說：「當然是想拜識妳們兩位，可是時間太晚，又找不到船……」

不料話猶未了，金小燕趁他說話分神之際，猛可奮力雙手一推，使他被出其不意地推了個跟蹌，兩手不由自主地放開，連連倒退了幾步。

金小燕一脫身，竟連衣服也不及脫，就回身「噗通」一身跳下海裏，急向泊在海上的「黑天鵝」號游去。

那人欲阻不及，祇好站在那裏搖搖頭，發出沮然苦笑……

*　*　*

一早，姓徐的就來到葉克强房間門口，連捺了兩下電鈴，等了片刻，始見他睡眼惺忪地來開門。

「小葉，」姓徐的劈頭就問：「昨夜兩三點鐘你還沒回來，一個人溜到那裏去快活了？」

葉克强笑笑說：「那種地方你們是沒胃口的，所以我不便邀你們一起去。徐兄怎麼這樣早就起身了？」

「我有點事要跟你談談……」姓徐的這才坐了下來，把關松昨夜所託的那番意思轉達。

葉克强的個性豪爽而好動，像一頭拴不住的野馬，一向行蹤飄忽不定，四海爲家，自然不可能受任何約束。

尤其關松不過是當地的一個大流氓頭子，這種人物根本不看在他眼裏，連結交都感覺有失身份，何況是屈就在這傢伙的手下。

但他不知打的是甚麼主意，僅僅猶豫了一下，居然一口答應了。

姓徐的喜出望外，迫不及待地振奮說：「那太好了，趁他們還沒起身，我們現在就去見關老大吧！」

葉克强看出姓徐的極欲巴結關松，不好意思當面揭穿，而他自己也另有主意，否則也不會一拍即合了。

既然好夢已被驚醒，再上床睡回籠覺也睡不着了，他索性穿上衣服，洗了把臉，漱完口，便偕同姓徐的離開旅館，僱車前往淺水灣去見關松。

關松至今仍然打着光棍，無拘無束。不過他過的並非是「王老五」生活，每晚都有個臨時的「客串太太」相陪，經常換換胃口，反

而不亦樂乎。

淺水灣這個掛羊頭賣狗肉的私人俱樂部，實際上就是他的大本營，所以他不但每天在這裏坐鎭，發號施令，也住在這裏。

昨夜爲了龔富興的被殺，使他知道事態很嚴重，如果譚弘方面不肯輕易罷休，不顧一切後果地採取報復行動，勢必把事態更鬧大。

因此幾位客人走了之後，他與那狗頭軍師費德才，一直商談到深夜才睡。

今天一早，九龍方面又傳來消息，費德才接的電話，聽說旺角昨夜出了事情，龍海山的家裏被人侵入，使他夫婦幾乎雙雙被槍殺。

結果龍海山肩上捱了一槍，他太太的傷勢則比較嚴重，而下手的人却跑了，未能抓住。

費德才得到這消息，不禁大吃一驚，他那敢怠慢，忙不迭趕到樓上，一陣緊促的敲門聲，把擁着個年輕女郎熟睡的關松從酣夢中驚醒。

「誰？」關松喝問。

費德才氣急敗壞地在門外應着：「是我，老闆快起來，旺角龍二爺那邊出了事！」

關松祇好起身披上晨褸，開門出來驚問：「龍海山那裏出了甚麼事？」

費德才當即輕聲說出接獲的電話，並且判斷說：「我看下手的人，一定是譚老大方面派去的！」

關松這一驚非同小可，不禁驚怒交加地忿聲說：「媽的！譚弘這傢伙做事也太衝動了，簡直不考慮後果，他這麼一來，豈不是存心……」

正在他怒不可遏，怪譚弘做事太絕之際，忽見一名大漢匆匆奔上樓來報告：「老闆，昨夜來的那位徐爺和姓葉的來了，他們二位在樓下等着要見你。」

關松聽說姓徐的把葉克强帶來，心知事情有希望了，不禁喜出望外。立即收起怒容，偕同費德才一起下了樓。

來到廳內，祇見姓徐的滿面春風，喜形於色地笑着說：「抱歉抱歉，這麼一早就來，驚擾了關兄的好夢吧？」

關松哈哈一笑說：「哪裏的話，兄弟這裏隨時歡迎朋友們光臨，二位不見外，這才稱得上是眞正的朋友啊！」

姓徐的眉飛色舞說：「關兄昨夜交託的事，兄弟總算不負所託，跟葉老弟已經談妥了。所以等不及地就帶他來這裏，好讓你們當面把事情敲定，兄弟才好了却一樁心事呀！」

關松喜出望外說：「那太好了，兄弟能有葉兄相助，今後就可以放手大展鴻圖啦！祇是對葉兄來說，未免大才小用，實在太委屈了些……」

葉克强洒然一笑說：「承蒙關老大抬愛，我別無他求，祇希望關老大答應這一件事，目前當然不提，就是以後的去留……」

沒等他說完，關松已一口答應：「不成問題，以後葉兄如果另有高就，兄弟絕不強留，免影響葉兄的前途！」

雙方都很乾脆，三言兩語就把事情敲定，這就是江湖人物的豪爽作風，凡事都不喜歡拖泥帶水。

姓徐的任務已達成，心知他們之間可能尚有細節有待商討，自己不便夾在當中礙事，於是很知趣地先行告辭而去。

等他一走，費德才忽然說：「老闆，現在葉兄已經是我們自己人了，不必見外，剛才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不妨一起研究研究，也許葉兄可以提供一些高見……」

「你想到了甚麼事？」關松問。

費德才一臉老謀深算的神氣說：「我在想，『黑天鵝』號回來之後，接連三天毫無動靜，昨天下午那娘們一下船，去過了九龍城一趟，事情就接連發生。其他的不談，首先是龔老三在混戰中被槍打死，接着在深夜又有人潛入龍二爺家裏下手，開槍擊傷了他們兩口子。所以我很懷疑，說不定這是那娘們從中搞的鬼哩！」

「哦？」關松詫異地問：「何以見得？」

費德才鄭重其事地說：「龍二爺在電話裏不是矢口否認，說不是他的人開槍打死龔老三的嗎？昨夜我就想過，以當時的情況判斷，有兩種可能，一種是他手下開的槍，他知道出了人命，不得不袒護自己的人，自然不肯認這筆賬。另一種可能，就是譚老大方面自己開的槍，結果不幸誤傷了龔老三，他當然要一口咬定是龍二爺的人開槍了。現在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他們那方面開的槍，但龔老三被槍打死的事實，昨夜龍二爺夫婦被人槍殺，這也是事實。所以我想先弄清楚，是不是譚老大爲了報復，派人潛入

下手的。如果譚老大承認這件事，那麼就證實龔老三確實是被龍二爺的人開槍打死。否則的話，不但當時雙方都沒有開槍，恐怕連去向龍二爺下手的，都是那娘們暗中玩的把戲哩！」

葉克强聽到這裏，心裏不禁霍然一動，似已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但他絲毫不動聲色，也不表示任何意見。

關松沉思了一下說：「呃……你的意思，是不是認爲龔老三的被打死，及龍海山夫婦昨夜被人潛入家中暗算，都是那娘們暗中派人幹的？」

費德才點點頭說：「這很可能是那娘們的陰謀，目的是想引起我們這幾方面的衝突，甚至發生火併。現在譚老大方面是首當其衝，接着是龍二爺方面險遭毒手，下一個目標，說不定就輪到我們這方面了啊！」

「這……這不可能吧？」關松自負地說：「那娘們如果敢在我們太歲頭上動土，那是她自找死路！」

費德才正色說：「老闆，我的看法是這樣，昨夜龔老三被打死，是在他陪那娘們去找過薛光甫之後，在回到銅鑼灣，等她回到『黑天鵝』號上開走了，他獨自準備離開石堤時，被龍二爺的人攔住，以致發生了衝突的。這很明顯，那娘們明知龔老三的身份和立場，絕不應該跟他搞在一起，却故意要龔老三陪她去『鴻禧大厦』，這不是存心要讓別人對龔老三產生懷疑，而龍二爺的人開了船在後面跟踪，她絕不可能渾然不覺，也許早就發現了，所以才要龔老三陪她去找薛光甫的。她大概算準了，等她回到船上一開走，龔老三落了單，勢必被趙强他們那批人攔住，查問他爲甚麼陪那娘們去找薛光甫。而龔老三是個大老粗，脾氣一向很暴躁，一定會跟那批人發生衝突，假使事先已有人藏在石堤附近伺機下手，等他們雙方一動起手來，就暗中施放冷槍射擊龔老三。這樣一來，譚老大必然不會輕易罷休，如果不顧一切地向龍二爺方面採取報復行動，豈不是中了那娘們的詭計！」

這狗頭軍師果然不簡單，居然分析得頭頭是道，使關松聽得不住地點頭，最後忍不住說：「那麼去向龍海山下手的，一定是譚老大派去的囉？」

「不見得，」費德才說：「眞要是爲了報復的話，那人既然能在防範森嚴下，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宅內，而且登堂入室地進了龍二爺的房間，身手確實不凡。既然他要下手，爲甚麼不把龍二爺打死？所以嘛，如果不出我所料，那傢伙很可能是那娘們派去的，故意祇擊他們兩口子，而讓龍二爺以爲是譚老大採取的報復行動，這樣才能促成他們雙方的火併呀！」

關松想了想說：「那很簡單，我馬上打個電話給譚老大，一切就明白了！」

他是說做就做的，當即親自打了個電話到九龍城。

譚弘整夜到現在尚未睡，接到關松的電話，未等對方開口，他就直截了當地說：「關兄這麼一早就打電話來，大概是聽到龍海山被刺的消息，認爲是兄弟幹的吧？老實說吧，兄弟也是剛得到消息的！」

關松一聽他的口氣，不禁詫異地問：「那麼不是譚兄派去的人囉？」

譚弘冷哼一聲說：「如果是兄弟派人去下手，就絕不會讓姓龍的活着！」

關松不再問，掛斷了電話，神色凝重地說：「老費，八成被你猜中了，很可能是那娘們搞的把戲！」

他倒不是怕譚弘與龍海山雙方中計，而是躭心下一個將輪到了自己頭上來。

現在事態已漸趨明朗，魯安娜這次突然回香港來，顯然並不是完全爲了處理產業，而是決心要向各方面報復！

去年參與其事的，是以關松、龍海山與譚弘這三方面爲主，尚有香港其他幾方面的人。龔富與是首當其衝，接着龍海山夫婦又被暗算，關松又怎能不爲自己處境感到憂慮？

憑龍海山那邊的防範和戒備，居然被人潛入下手，足見那人的神通廣大，身手不凡，確實令人防不勝防。

而且照這情形看，很可能就是朱武手下的那批職業殺手所爲，否則誰敢在老虎嘴上去拔毛？

關松心知事態嚴重，必需事先防患未然，才不致事到臨頭措手不及，因此當即吩咐費德才，迅速通知香港其他幾方面的人，來這裏共同急謀對策。

於是……

* * *

「黑天鵝」號整天不知去向，直到傍晚，才又回到大角咀，仍然停泊在昨夜的原處，並不靠在碼頭上。

天色已逐漸昏暗下來，一艘小舢板，載着個西裝革履的小伙子，載沉載浮地緩緩搖近了這艘豪華遊艇。

舢板尚未靠近，早已被船上的人發現。

等它剛一近船邊，船舷站的幾名大漢，就喝令船夫把舢板搖開。

坐在船板上的小伙子却大聲說：「我是特地來送還東西給金小姐的！」說時把手裏的一個紙包，高高舉了起來，表示他並非撒謊。

船上一名大漢把手一伸說：「交給我吧！」

小伙子却拒絕說：「對不起，我得交還給金小姐本人！」

那大漢剛要出口傷人，一個身穿鮮艷喇叭褲裝的女郎，已趕到了船舷，探頭向下一張，遂問：「你有甚麼東西要交給我？」

小伙子笑笑說：「金小姐眞健忘，難道忘了昨夜在堤下，丟掉了甚麼東西嗎？」

「是你？」金小姐暗自一怔，隨即吩咐船上的大漢：「放下梯子，讓他上船吧！」

那些大漢對她執禮甚恭，唯唯應命地應了一聲，便把船舷旁梯口的活動扶梯放下了。

小伙子付了船資，逕自從扶梯攀登上遊艇，祇見金小姐向他打量了兩眼，才毫無表情地說：「難爲你這麼好心，居然還把我丟掉的東西，親自送還給我！」

小伙子把紙包遞給她說：「這玩意上留有金小姐的指紋，萬一……」

金小燕接在手上，憑這紙包的重量，再一揑它的形狀，果然就是她昨夜脫手掉的那把手槍，祇是滅音器已被取下，包在了一起。

「有話到艙廳裡來說吧！」她作了個請讓的手勢。

小伙子毫不猶豫，跟着她走下了艙廳。

廳內不見一個人影，金小燕把他帶進來，也不招呼他坐下，突然冷聲問：「你這傢伙究竟想打甚麼歪主意？」

小伙子洒然一笑說：「金小姐這是甚麼話，我不是已經說明，是特地來把這紙包裹的東西送還給妳嗎？」

金小燕冷哼一聲，不屑地說：「黃鼠狼向鷄拜年，還會安甚麼好心！你剛才說槍上留有指紋，是甚麼意思？」

小伙子又笑了笑說：「金小姐，我們還是心照不宣吧！」

金小燕霍地把臉一沉，怒形於色說：「哼！『黑天鵝』號不是隨便讓人要來就來，要去就去的，今天你要不把這話說清楚，就別想活着離開這條船！」

「金小姐何必把事情看得太嚴重，我祇不過是慕名已久，始終沒有機會拜識。今天就算我是以送還東西爲藉口，那也沒有惡意呀！」

金小燕把眼皮一翻說：「有惡意我也不在乎，祇是我得先弄清楚，你究竟是幹甚麼的，起碼你總有個姓名！」

小伙子聳聳肩說：「昨夜我已經告訴過妳了，我是個無名小卒，即使我把眞名實姓說出來，也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角色……」

金小燕斷然說：「不管你是大角色小角色，現在你是在『黑天鵝』號上，我問你甚麼，你就得回答甚麼！」

「好吧，」小伙子作了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說：「敝姓葉，叫葉克强。金小姐還有甚麼要問的，是否要我說出年齡、籍貫、職業，以及已婚還是未婚……」

金小燕幾乎忍不住笑了出來，但她一咬舌尖，畢竟忍住了，一本正經說：「你在我面前，最好少油腔滑調的，我最討厭的就是貧嘴的男人！」

「是！」葉克强故作唯命是從地說：「其實我說的是老實話，金小姐既要盤問我的底細，我自然把一切和盤托出呀！」

「葉克强這名字我好像聽過，呃……」金小燕想了想說：「對了，我記起來了，你是不是經常在東南亞一帶活動的？」

「活動倒談不上，」葉克强說：「我祇是生性好動，經常喜歡各處跑跑……」

金小燕接口說：「外帶喜歡管別人閒事！」

葉克强對她的諷刺，置之一笑說：「管閒事跟惹是生非不同，有時管別人的閒事，是爲打抱不平，或者息事寧人。惹是生非却是興風作浪，製造事端啊！」

「你是在說我惹事生非？」金小燕怒問。

葉克强急加否認說：「金小姐

別誤會，我祇不過是打個比喻……」

他的話猶未了，忽聽一聲冷哼，魯安娜已從裏面的艙房走了出來。

這女人今晚穿的是一身黑色緊身旗袍，臉上不施脂粉，髮間尚別了一白色毛線做的小花，完全是小寡婦的打扮，但依然掩飾不了她的天生麗質和嬌艷！

她臉上毫無表情，冷若冰霜，走出來冷冷地說：「小燕，不必跟他多費口舌！昨夜妳說的那個人就是他吧？」

金小燕點了下頭，魯安娜又冷聲說：「既然是他，那就問他昨夜在碼頭上窺探我們的動靜，現在又混到船上來，究竟想打甚麼歪主意？」

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

葉克强突然振聲說：「如果妳們一定認爲我在打歪主意，那我就甚麼話也不必多說了，由妳們去胡思亂想吧！」

魯安娜走了過來，怒問：「你說我們是胡思亂想？」

葉克强毫不保留地說：「難道我說的不對？妳們的心目中，一定以爲我是旺角的龍海山，九龍城的譚弘，或者淺水灣的關松這幾方面派來的。實際上他們誰也沒派我來，如果妳們眞是這樣想法，那不是胡思亂想是甚麼？」

魯安娜冷哼一聲說：「想不到你眞聰明，不但對他們這幾塊料很清楚，連我們心裏想的是甚麼都知道，簡直是我們肚子裏的蛔蟲嘛！」

葉克强把肩一聳說：「其實換了我是妳們的話，也同樣會疑神疑鬼的，這就叫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啊！」

「哦？」金小燕作了個不屑的表情問：「這意思你是旁觀者囉？」

葉克强故意說：「當然，去年查老大的事，與我風馬牛不相干。昨夜九龍城的龔老三被殺，也與我無關。龍二爺夫婦的被人潛入宅內下手，更與我無關係。我不過是昨天才到香港，總不至於把這些八槓子挨不着邊的事，全扯到了我身上來吧？」

「哼！你知道的事眞不少哩！」魯安娜把臉一沉。

葉克强笑笑說：「這就因爲我不是當局者，只是旁觀者，所以對一切看得特別清楚！」

魯安娜忿聲問：「那你還知道些甚麼？」

葉克强忽然賣起了關子來，他說：「本來我倒想巴結妳們的，可是妳們對我的態度既然如此不友善，我又何必自討沒趣，否則豈不成了剃頭擔子一頭熱！」

金小燕不知甚麼時候打開紙包，突然握槍在手，聲色俱厲地說：「姓葉的！你少在我們面前耍花槍，最好放老實些，別自討苦吃！」

葉克强哈哈一笑說：「金小姐，妳的槍法並不見得高明，否則龍海山夫婦昨夜就不會只受點傷了，我看妳還是把這玩意收起來吧。小心走了火，萬一誤傷了魯女士，那可不是鬧着玩的！」

金小燕和魯安娜不約而同地一怔，相顧愕然起來。

「姓葉的！」金小燕驚怒交加地喝問：「這麼說，你已經知道是我去向龍海山下手的了？」

葉克强輕描淡寫地說：「我是局外人，就算知道也無所謂，妳們總不至於爲我今晚是爲此而來，打歪主意想敲詐一票吧！」

魯安娜畢竟不是個頭腦簡單的女人，她察言觀色，似已看出葉克强非但有恃無恐，而且是個不易對付的角色，於是改變了態度，嫣然一笑說：「葉先生，你既然一切都知道，自然也了解我的處境和立場。我們跟你是素昧平生，對你的動機，難免不發生懷疑，這點相信你一定會諒解吧？」

葉克强處之泰然地說：「那當然，常言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以魯女士這次突然回香港的處境，那能不處處謹愼小心呵！」

魯安娜暗向金小燕使了一個眼色，示意她將手裏的槍放下，然後又笑容可掬地說着：「葉先生，剛才我們是出於誤會，多有冒犯，請不必介意，現在我們既然把話說開了，那麼我們交個朋友，你看如何？」

葉克强自謙地說：「那我不是高攀了嗎？」

魯安娜正色說：「只要葉先生不嫌棄，我們就交個朋友吧！」

葉克强笑問：「魯女士是眞心交個朋友呢，還是想從我口中探聽甚麼？」

「這……」魯安娜怔了怔，終於坦然說：「信不信由你，只要你不是他們那幾方面的人，我絕對出於眞心交你這個朋友。當然更希望你有甚麼話，能夠坦白告訴

我們！」

金小燕更會見風轉舵，隨機應變，立即倒了杯酒端過來，歉然一笑說：「葉先生，爲了昨夜和剛才對你的不友善，現在我鄭重向你致歉！」

葉克强從她手裏接過酒杯，笑着說：「妳們別對我太客氣，否則我不但受寵若驚，更要以爲是黃鼠狼向鷄拜年，沒安好心啦！哈哈……」

金小燕明知他是以牙還牙，趁機報復自己剛才對他的諷刺，只好强自一笑，自以爲很俏皮地說：「你又不是『童子鷄』，難道還怕我們把你吃了不成！」這兩句話不是她自己杜撰的，而是從別處聽來的。

「妳怎麼知道我不是『童子雞』？」葉克强笑問。

金小燕原想揶揄他兩句，沒想到被他這一問，頓時面紅耳赤，窘迫萬狀起來。

魯安娜忍俊不住，「噗嗤」一笑說：「葉先生，我們有話坐下來談吧！」

葉克强點到爲止，不願使金小燕過份的受窘，於是在靠壁的沙發上坐了下來，遂說：「不瞞二位說，我對妳們早已聽說了，尤其對魯女士的豪爽作風和好友，更是衷心仰慕，可惜始終沒有機會拜識。大概在兩個月前，我曾專誠慕名趕到馬尼拉去，偏偏妳們駕『黑天鵝』號出遊了，使我大失所望，等了一個星期，妳們仍然沒有回航，我因爲有事要去吉隆坡，只好離開了馬尼拉……」

「眞抱歉，」魯安娜說：「那次是爲了金小姐被保釋出來，爲了等風聲平息後再回馬尼拉，我們在海上逗留了十多天。如果提前幾天回去，也許就認識葉先生啦！」

葉克强接着又說：「我這個人是死心眼，任何事都一樣，是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最近我在吉隆坡聽到消息，聽說妳們離開了馬尼拉，很可能是回香港了。前幾天正好有幾個朋友要來香港一遊，我就趕辦了手續，跟他們結伴同行，一起來了……」

「你眞是爲了要認識我們才來香港的？」金小燕好奇地追問。

葉克强點點頭說：「一點不錯，實際上關於去年查老大被人陷害的那檔子事，我也早就聽到了些風風雨雨，但却不清楚實情。直到昨晚在關松那裏，親眼看到譚弘把龔老三的屍體抬去，又聽他們一番爭論。最後我又由於好奇，親自過海到旺角，順着碼頭找到大角咀，發現『黑天鵝』號停泊在海中。當時因爲時間太晚，附近又找不到舢板，使我無法在深更半夜冒昧登船作個不速之客。正在那時候，忽然瞥見一條人影奔來……」

當時的情形金小燕回到船上已說了，魯安娜不禁佩服地說：「葉先生眞不簡單，居然發覺金小姐是女扮男裝，立即就猜出了她是誰！」

葉克强接下去說：「當時我雖猜出金小姐的身份，却不知道她是幹甚麼去的。直到今天一早，一位姓徐的朋友帶我去見關松，聽說昨夜龍海山夫婦被人潛入行刺，雙雙受了槍傷，我才恍然大悟，想到是金小姐女扮男裝去下的手！」

「你們一早去見關松幹嗎？」魯安娜詫異地問。

葉克强並不隱瞞，坦然回答說：「關松託姓徐的拉攏我，希望我留在香港助他一臂之力……」

金小燕迫不及待地追問：「你答應了他沒有？」

葉克强正色說：「本來我是不屑與這種人爲伍的，但是爲了想知道他們準備怎樣對付魯女士，所以決定答應加入他們，這樣才能對他們的一切瞭若指掌呵！」

魯安娜急問：「他們打算怎樣對付我？」

葉克强回答說：「目前正由關松召集了香港幾方面的人，派他們分頭去說服譚弘和龍海山，希望他們雙方不要中了妳的詭計……」

「中我的詭計？」魯安娜暗自一怔。

葉克强直率地說：「魯女士，關松身邊有個姓費的狗頭軍師，妳大概知道這麼個人吧？這傢伙可不簡單，他除了沒想到是金小姐女扮男裝，已判斷出龔老三的被殺，及龍海山夫婦的遇刺，都是妳這方面下的手，目的是要促使他們雙方發生火併哩！」

魯安娜大吃一驚，沉不住氣地說：「那他們是打算合力來對付我囉？」

葉克强微微把頭一點說：「其實他們都是一丘之貉，早就是一個鼻孔出氣的。現在譚弘和龍海山這兩方面對關松所說的還不太相信，要他加以證實。否則就認爲他是想把事情壓下來，故意把一切推在妳身上，使大家以妳爲

目標。而關松也有一層顧忌，沒想到是金小姐親自出馬，以爲是『玩命三郎』朱武手下幹的，所以暫時不便貿然採取行動。」

金小燕表示懷疑地說：「你今天早上才答應加入他們，關松居然對你這麼信任，把一切都告訴了你？」

葉克強瞥了她一眼說：「信不信由妳，今晚就是他派我來見妳們的！」

「他派你來見我們？」魯安娜與金小燕異口同聲地驚問，她們似乎都大感意外。

葉克強鄭重地說：「這主意就是那狗頭軍師出的，他聽說我曾慕名趕到馬尼拉去，可惜沒見到妳們。又知道我這次來香港，也是爲了想找機會認識妳們而來，所以靈機一動，建議關松不妨派我出馬，以慕名想結識妳們爲藉口，好混到船上來臥底，替他們暗中查明一切，及下一步準備如何對付關松……」

金小燕似乎生性多疑，「哦？」了一聲說：「你却把他們的一切告訴了我們，這是爲甚麼呢？」

葉克強直截了當地說：「如果妳們一定要問我理由，那只有一個，就是我一向嫉惡如仇，看不得他們那麼多人對付妳們！」

「你說的是眞心話？」魯安娜嫵媚地瞟了他一眼。

葉克強認眞地說：「我要不是想暗助妳們，根本就不必跟關松虛與委蛇，更不會把他們的一切全抖了出來！」

兩個女人互相交換了一下眼色，魯安娜沉思了片刻，忽問：「那麼你回頭打算怎樣向關松交代？」

葉克強胸有成竹地說：「那還不簡單，他只派人在暗中監視我上船，無法知道我在船上的情形。我可以告訴他，雖然見到了妳們，向妳們表達了我是慕名而來，專誠想結識妳們的。甚至說妳們願意交我這個朋友，可是妳們對我存有戒心，絕口不提這次回香港的眞正目的。我當然不便貿然追問，他總不能怪我辦事不力，枉費心機白來到船上一趟吧！」

魯安娜露出感激的眼光，嫣然一笑說：「萬一他對你發生懷疑，那不是等於我們害了你？」

葉克強毫不在乎地說：「大不了是被關松看不起，認爲我是個好色之徒，見了女人就失魂落魄，辦不了正經事的飯桶。充其量是攆我走路，不要我加入了，除此之外還能把我怎樣？」

金小燕却不以爲然地說：「我看沒這麼簡單，你已經知道了他們的一切，他們能隨便讓你一走了之？如果防你向我們討好，洩漏出他們的秘密，說不定會殺你滅口哩！」

「那還不至於吧！」葉克強一笑置之。

魯安娜忽說：「這麼吧，既然葉先生不屑跟關松那種人爲伍，與其冒險回去，倒不如乾脆留在我們船上，讓我們也好對你聊表一番謝意！葉先生，你看如何？」

葉克強苦笑說：「恭敬不如從命，何況能蒙妳們留在船上，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可是，這樣一來的話，關松就立刻知道，我是倒向了妳們，自然已把他們的一切抖了出來。那麼他不但將改變原定對付妳們的計劃，甚至提前採取行動，那就反而對妳們不利啦！」

「呃……」魯安娜想了想說：「這話也對。但葉先生既然上船來了，又仗義暗助我們，總不能來也匆匆，去也匆匆，至少得讓我們招待招待吧！」

葉克強正中下懷，哈哈一笑說：「那我就却之不恭，受之有愧，恭敬不如從命了！」

魯安娜這才發覺自己是一身素服，當即起身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今晚葉先生會到船上來，穿了這一身……小燕，請妳先替我招呼一下，我去換身衣服……」

等她匆匆進了房去換衣服，始終站着的金小燕，逕自倒了杯酒走到葉克強面前，笑問：「你說對我慕名已久，聽人說我些甚麼？」

葉克強不加思索地說：「當然不外乎是妳既年輕，又漂亮，而且身手不凡……大概就是這些吧。」

金小燕仍然站在他面前說：「你爲甚麼盡檢好聽的說，我知道人家對我也有很多不好的批評，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說出來？」

葉克強否認說：「不，不是的，我根本沒聽到甚麼不好的批評……」

「不見得吧，」金小燕說：「你只是不好意思當面說出口罷了！」

葉克強認眞地說：「我眞的沒聽人對妳有不好的批評呀！否則我怎會慕名希望結識妳……」

金小燕「哦？」了一聲說：「難

道你沒聽人說我作風大膽，放浪不羈，而且喜歡玩弄感情，在男人面前毫無顧忌，甚至當衆把衣服脫個精光都敢作得出！相信你既然聽人談起我，不會沒聽到這些吧？」

葉克強吶吶地說：「聽是聽過一些，不過男人聚在一起談女人，總喜歡誇張一些，不是無中生有，就是喜歡添油加醋，亂說一通的……」

不料金小燕却坦然承認說：「其實一點不誇張，我就是這麼個任何事都毫不在乎的作風！」

「眞的？」葉克強故意問：「他們說妳敢當衆把衣服脫個精光，眞有這回事？」

金小燕輕描淡寫地說：「你不相信？現在我就可以證實給你看！」

葉克強以爲她是開玩笑的，絕不可能當眞，所以未加阻止，隨口說了聲：「那我倒眞有點不相信了。」

誰知金小燕竟名不虛傳，當眞作風大膽無比，放下了手裏端着的酒杯，居然站在他面前，毫不猶豫地動手脫起了衣服來！

「金小姐！妳……」葉克強這時再想阻止，已經來不及了。

金小燕雙手齊動，以極快的動作脫開了上衣。而她是習慣不戴乳罩的，上衣一脫掉，頓時使得整個上身赤裸。她却絲毫無窘羞之態，站在葉克強的面前，任由他大飽眼福！

葉克強這雙眼睛，不知欣賞過多少赤裸的女人，包括花錢的，以及免費的，甚至還有主動以胴體展露在他面前施以誘惑的。

尤其像昨夜在關松那裏看到的表演，更是司空見慣，已不足爲奇。

然而，像此刻這種情形，金小燕既不是表演脫衣舞的女郎，又不是出賣肉體的女人，更不是在爲某種目的向他施以誘惑，而是個身手不凡，並且年輕漂亮的女飛賊。

縱然傳說她是作風大膽，有時放浪形骸到駭人聽聞的程度，但那畢竟是傳聞，倘非親眼目覩，誰也不會相信。

葉克強昨夜並未見到她的廬山眞面目，今晚算是眞正初次見面，這女飛賊竟當眞毫不在乎，眞要站在他面前脫個精光不成？

現在她已脫掉上衣，把它隨手一丟，像風飄落葉似地飄了開去。而她的動作並未停止，仍在繼續脫喇叭褲……

魯安娜在艙房裏，已用對講話機，通知了開船。

當葉克強對金小燕的大膽作風，感到非常驚訝和意外時，船已緩緩開動，而他竟渾然未覺。

金小燕大概是有「暴露狂」，專喜歡在男人面前展露她得天獨厚的動人胴體，彷彿不讓人盡情欣賞，等於是「暴殄天物」似的。

她已脫下了鮮艷的喇叭褲，整個身上僅保留着一條如同女用小手帕對摺成三角形，又緊又窄，面積小得不能再小，而且是淺湖色，幾乎是透明的迷你式三角褲。

一眼看去，如果以整個身體的比例來算，她全身上下起碼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赤裸的，這條保留的三角褲僅佔百分之五弱，而且形同透明，幾乎纖毫畢露！

葉克強置身這個意想不到的場面中，雖不致意亂情迷，心搖搖如懸旌，也不禁漸覺侷促不安起來。

他眞不敢相信，這女郎連最後的這點玩意，也想毫不保留地把它脫掉。

金小燕則是若無其事，簡直旁若無人，就好像葉克強根本沒坐在那裏，而是關在浴室裏準備脫光衣服洗澡那麼自然，絲毫不感到忸怩或窘迫。

她的兩手大拇指已插進褲腰，正要向下褪脫，忽然停止了，彷彿存心吊他胃口似地故意問：「你猜我敢不敢把這個脫掉？」

葉克強只好强自一笑說：「我算服了妳，不但相信妳敢脫掉，甚至相信沒有任何事妳不敢做的！」

「你呢？」金小燕反問他。

「我？」葉克強茫然說：「妳是指甚麼？」

金小燕「嗤嗤」一笑說：「我不是要你也脫光衣服，只是問你有沒有不敢做的事？」

葉克強吶吶地說：「那，那得看情形，譬如說，無緣無故地要我去殺人放火，我不是不敢，而是不願去做。如果像關松他們聯合起來對付妳們，別人或許不敢挺身而出，我却非管一管這個閒事不可！」

金小燕神情肅然地說：「那麼今夜我打算去向關松的狗頭軍師下手，你敢不敢作內應，助我一臂之力？」

葉克强未置可否，怔怔地問：「妳是怕被那傢伙識破妳們的圖謀？」

金小燕冷聲說：「除此之外，我更要使關松認定是朱武手下幹的！」

葉克强面有難色地說：「這……這爲甚麼要我作內應？龍海山那裏，比關松的地方更防範森嚴，妳尚且可以來去自如……」

金小燕突然向前一撲，來了個飛燕投懷，出其不意地把整個嬌軀撲進他懷裏，向他撒起嬌來：「你答不答應嘛！」

葉克强是知己者，莫如自己，深知自己沒有柳下惠那種坐懷不亂的「涵養」功夫，倒有呂布那種英雄難過美人關的勇氣和精神。

而且他一直認爲，柳下惠之所以能坐懷不亂，可能是生理上有某種缺陷，以致心有餘而力不足，只好故作無動於衷！

再不然就是那坐在懷中的女人，根本使人不動心，所以引不起柳下惠的衝動。

如果現在換了是柳下惠，懷裏是這形同全裸的女郎，除非他眞是力不從心，否則還能坐懷不亂——才怪！

葉克强這時才看出，金小燕不惜展露動人的胴體，原來是別有居心的。可是他不明白，憑這女飛賊的身手，連龍海山家裏昨夜那麼戒備森嚴，她都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入宅內，登堂入室闖進樓上房間去下手。難道向費德才下手反而比較困難，必需求助於他作內應？

化敵爲友　抖出內情

「妳能告訴我，爲甚麼一定要我作內應嗎？」他極力保持着冷靜。

金小燕依偎在他懷裏，以那雙嬌嫩的纖纖玉手，輕撫着他的臉頰說：「其實對你來說，不過是舉手之勞，如果我下手的對象是關松，那就不需要多此一舉了。但他是關松的狗頭軍師，假使沒有人作內應，不知道他晚上睡那一間房間。要是一個個房間去找，不但費時費事，也容易驚動別人。所以我希望你幫個忙，就是當我去下手的時候，能告訴我那傢伙的房間，這不難吧？」

「確實不難，」葉克强說：「但妳爲甚麼向他下手，反而放過關松？」

金小燕眼光閃動着說：「關松一死，他那方面就羣龍無首，這臺戲就唱不起來了。所以必需暫時留他的命多活幾天，最後才輪到他頭上！」

「這是妳們早就計劃好的？」葉克强問。

金小燕猶未及回答，忽見魯安娜走了出來，使葉克强頓時大窘，忙不迭要把懷裏的女郎推起，她却賴在他身上推也推不動。

魯安娜換了一身薄綢碎花的兩件頭唐裝，曲線畢露，體態輕盈。她對這個大膽的熱情場面視若無睹，走近他們，始一本正經地說：「小燕，妳犯不着冒險去向姓費的下手，那狗頭軍師雖然識破了我們的計謀，但不足以影響我們整個的計劃。同時我們現在是眞心要跟葉先生交個朋友，別讓他認爲我們是在想利用他，那就失去意義了。」

金小燕仍不甘心地說：「可是那狗軍師已經猜到是我們幹的了，萬一……」

魯安娜胸有成竹地笑笑說：「妳不用躭心，剛才我在房裏換衣服的時候，已想出了個更好的主意，在這一兩天之內，如果他們沒有動靜，我自有辦法讓他們起內訌！」

金小燕聽她說得如此有把握，祇好放棄自己的主張，轉向葉克强嫵媚地笑着說：「現在不要你作內應了，你總該放心了吧！」

葉克强生澀地笑了笑說：「我本來就沒有躭心呀！」

「那你幹嘛把我看成了黃鼠狼向鷄拜年呢？」金小燕笑問。

葉克强已領教了這女郎的大膽作風，不敢再用俏皮話逗她。因爲她無風已起三尺浪了，一撩她，豈不使她成了跛子拜年——就地一歪？

金小燕看他笑而不答，竟毫不放鬆地追問：「你爲甚麼不回答？」

葉克强這時眞是窘迫萬狀，如果是與金小燕單獨相處，他也不甘示弱的。而現在尚有個魯安娜在場，這女人雖不是虎視在側，但這種場面讓她在一旁參觀，畢竟有點不像話。

魯安娜對金小燕放蕩不羈的大膽作風，似已司空見慣，並且更瞭解她的心理有些不正常，因此非但不加制止，反而向葉克强故意慫恿說：「葉先生，金小姐最喜歡作弄人，你在她面前越是一

本正經，她就越帶勁了。所以你最好拿出男子氣概來，她就不敢胡鬧啦！」

這無異是一種挑釁，使葉克强終於不甘示弱，突然把懷裏的金小燕托抱着站了起來說：「魯女士，那就恕我放肆了，請借個房間給我暫用吧！」

這一來，果然使金小燕嚇得直叫：「你，你想幹嘛呀？」

葉克强哈哈大笑說：「魯女士要我拿出男子氣概來，這就是我的男子氣概！」

不料船身一傾，大概是在轉彎，頓使葉克强站不穩，抱着金小燕又倒在沙發上。

金小燕正好撲在他胸前，彼此面對面，嘴與嘴之間相距不足一英吋。

他們相對凝視了一下，突然之間，情不自禁地擁吻了在一起。

這一對青年男女，似已忘了尚有魯安娜在場，熱烈地吻着，使彼此的熱情交流，彷彿火山的突然爆發，又像是洪水的氾濫，一發不可收拾……

魯安娜暗自感傷地深深嘆了口氣，似乎這場面對她引起了無比的感觸，更勾引起了無限的哀傷和惆悵。

她不聲不響地，悄然走出了艙廳。

來到甲板上，被海上的晚風一吹，才使她從渾噩中清醒，煩亂的情緒也隨着平靜下來。

這時船已駛出防波堤，正向夜色朦朧的海上駛去。

一名水手打扮的大漢走了過來，向她報告：「有兩艘小型快艇，我們一開船就在後面跟着……」

魯安娜毫不在乎地說了聲：「讓他們跟着吧！」便逕向前面的駕駛室走去。

駕駛室裏這時祇有一人在掌舵，另一個副手在旁協助，一見魯安娜進來，忙不迭執禮甚恭地招呼着。

「老魏，」她向掌舵的說：「我們兜個圈子，兩小時後回銅鑼灣！」

老魏恭應了聲「是！」遂問：「你還打算去找姓薛的？」

魯安娜臉上毫無表情，冷若冰霜地說：「他一聽說我突然回香港的消息，就躲了起來不敢露面，找也找不到他的。反正我已經知道，究竟有那些人參與其事，包括薛光甫在內！」

老魏忿聲說：「既然姓薛的也有份，我們就絕不能輕易放過他！」

「當然！」魯安娜冷冷地說：「最後等我放出空氣，說那張名單是他給我的，不需要我們對付他，就自會有人收拾他了！」

「那我們回頭把船開去銅鑼灣幹嘛？」老魏問。

魯安娜仍然毫無表情地說：「送姓葉的回去！」

老魏忍不住問：「我看那小子很有問題，他是幹甚麼的？」

魯安娜很有把握地說：「對他用不着躭心，祇要略施手段，就可以把他控制住。不過，據他說，關松方面已經識破我們的計謀，已派人分別去說服譚弘和龍海山，極力阻止他們雙方發生衝突。換句話說，如果他們相信事情是我們搞出來的，很可能就會合力來對付我們。那樣一來，我們不僅枉費心機，反而弄巧成拙了！」

老魏沉不住氣地說：「既然已經知道參與其事的是那些人，我們何不乾脆一個個地下手……」

「不！」魯安娜搖搖頭說：「去年他們聯合起來陷害查老大，不但把他置於死地，還使我們整個垮臺，無法在香港立足。現在我們既然決心找他們算賬，就得連本帶利一起算上！」

老魏臉有難色地說：「這恐怕不簡單吧？」

魯安娜冷哼一聲說：「有甚麼簡單不簡單，事在人爲！我們第一步是突然回香港，故意把船停泊在旺角碼頭，由小兪他們先搭乘飛機回來，負責在暗中觀察，看有那些人會去監視我們，就知道那些人是作賊心虛。這個方法不是很靈嗎，現在已知道是那些人參與其事的了，就算第二步計劃被關松方面識破，使我們不能引起譚弘和龍海山的衝突。好在朱武那裏我已佈下了一顆棋子，必要時把那批職業殺手扯進來，到時候就不怕他們不狗咬狗，鬧得天下大亂啦！」

「你是打算把昨夜的事，栽在朱武頭上？」老魏問。

「嗯！」魯安娜說：「這是我早就預留的退步，一方面引起他們各方面的恐懼和猜疑，弄不清我去找朱武幹嘛，另一方面就是怕萬一被任何一方面識破，好把朱武扯上。據姓葉的告訴我，關松方面雖然識破是我的計謀，却沒想到是我派金小姐去幹的。所以

現在我讓金小姐在姓葉的身上下功夫，回頭讓他回去故意告訴關松，就說從側面察言觀色，看出昨夜龔老三的被殺，及龍海山夫婦被刺，都可能是我們搞出來的，但下手的却是朱武的人。事實上我們去找過朱武，關松一定會信以爲眞。即使關松不敢惹那批職業殺手，難道我們不能代勞？」

老魏振奮說：「對！等朱武吃了虧，以爲是他們那幫人幹的，就絕不會輕易甘休。那傢伙是誰也不在乎的，一旦他捲入漩渦，可就熱鬧啦！不過，姓葉的小子靠得住嗎？」

魯安娜笑笑說：「我向來看人不會看錯的，他倒很富於正義感，而且嫉惡如仇，根本不屑於與關松這種人爲伍。否則的話，關松就不會極力拉攏他，想把他羅致在手下，派他來刺探我們船上的動靜，結果他反而把關松的一切全抖了出來。由此可見，他是眞心想跟我們結交，必要時甚至可能暗助我們一臂之力哩！」

老魏是查振泰手下心腹，自從去年出事後，他隨同魯安娜悄然離開香港，始終就忠心耿耿地跟着她。在所有人之中，他是主張回來報復最激烈的一個。

這種直心腸的人，都是死心眼的。他對魯安娜的服從和尊敬，一如過去對查振泰一樣，凡事都唯命是從。縱然要他去赴湯蹈火，也義無反顧。

此刻對魯安娜的過於自信，却不禁有些躭心，不由地把眉一皺說：「知人知面不知心，姓葉的來得太突然，而且我們又不清楚他的底細，還是要防他一着……」

魯安娜微微把頭一點說：「我有數……」然後離開了駕駛室。

向甲板上的水手一問，知道那兩艘小型快艇，仍然在遙遙尾隨着。她似乎並不放在心上，關照水手除非發現特殊的緊急情況，就不必驚動她。

回到艙廳來，發覺那對熱吻的青年男女已不在，顯然是轉移陣地到房間去了。

魯安娜逕自倒了杯酒，帶着酒瓶走過去，默默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一種莫名其妙的煩亂，突然襲擊着她，使她感到無比的空虛和迷茫。

自從去年查振泰死在獄中，使她成了個年輕的寡婦，她就一直被精神和肉體上的空虛所苦惱。但爲了死去的丈夫，她不得不忍受這種心靈和生理上的煎熬，盡最大的約束力約束自己。

憑她的姿色，手裏又有着足夠揮霍的金錢，別說是找點慰藉和刺激了，就是想一親芳澤，垂涎欲滴的也大有人在。

可是，她爲了寃死的丈夫，矢志要回香港去報復，寧願折磨自己，而不忍愧對屍骨未寒的查振泰。

她在馬尼拉的交遊廣闊，與其說是好友，倒不如說是藉此塡補精神上的空虛，甚至可說是不甘寂寞，形同一種發洩和解脫。利用整天忙於應酬，使身心感到疲乏，不致晚上獨守空房時，躺在床上輾轉不能成眠。

偏偏自從跟金小燕在一起後，由於那女郎放蕩不羈的大膽作風，跟她的「保守」形成强烈的對比，無形中對她構成了一種刺激，也可以說是一種威脅。

金小姐是來者不拒，她的人生觀是，男人可以尋花問柳，玩的女人越多，越自命風流，女人爲甚麼就不能？

因此她不甘示弱，決心要向男人還以顏色！

她們一個熱情似火，一個冷若冰霜，在一起雖不是水火不相容，但對魯安娜的精神上總是個威脅。尤其金小燕那種放浪形骸的情形看在她眼裏，無異是種挑釁，幾乎能激發她極力抑制的慾火！

魯安娜爲此幾乎忍無可忍，幾次想跟金小燕分手，但這女郎却爲了承她花錢保釋之情，決心感恩圖報，表示要隨同她來香港，相助她一臂之力。

由於這女郎身手不凡，而且天不怕地不怕，任何事都毫不在乎，魯安娜祇好委屈求全，勉爲其難地把金小燕留在船上。

昨夜金小燕果然派上用場，由她親自出馬，潛入龍海山的宅內去下手，雖然未將那對夫婦擊斃，至少證實了這女郎的身手確實不凡。

這次魯安娜回到香港來矢志報復，首先是要找出報復的對象，查明是那些人參與其事的。

果然不出所料，當「黑天鵝」號停泊在旺角碼頭的三天中，凡是與去年陷害查振泰有關的幾方面，無不作賊心虛，派了人在暗中監視這艘遊艇的動靜。

魯安娜事先已派了幾個人，搭乘飛機來香港，住在了旺角碼

頭附近的旅館。他們經過接連兩天的暗中監視，終於列出了一張名單，在深夜從附近潛水游至「黑天鵝」號旁，將裝在小瓶內的名單繫於垂在船邊的繩子上，由船上的人拉上去交給了魯安娜。

根據這張名單，魯安娜便在第三天下午，按照原定計劃，開始了行動。

她偕同金小燕登岸，帶着兩名大漢，僱車前往九龍城找上朱武的門去，其實是故佈疑陣，讓人以爲她是花錢僱那批職業殺手殺人。造成杯弓蛇影，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緊張氣氛。

其實呢，她並未提出下手的對象，祇是要求朱武爲她查明去年陷害她丈夫的是誰，然後爲她報復，而她表示願意不惜任何代價。

朱武對這種「買賣」自然無法接受，因此根本沒有談出結果。

於是，在昨天晚上，她利用望遠鏡向碼頭上察看，發現了龔富興，便決定以這老粗爲對象。因爲他是譚弘的結拜弟兄，正好是最理想的目標。

想不到這老粗求功心切，居然毫不費事在就被誘上了船來。

金小燕不惜以色相誘，爲的是使他意亂情迷，任憑她們擺佈。

其實魯安娜早已知道，薛光甫一得到她突然回香港的消息，就已躲了起來不敢露面。她之所以要求龔富興陪同去「鴻禧大厦」，主要的也是故佈疑陣，同時轉移目標，好讓她的人穿着水衣，背着氧氣筒下海，伏在石堤下伺機下手。

這女人果然料事如神，算準了龔老三陪送她回到碼頭，等她一登船離去，以快艇跟踪的那批人，勢必攔住那老粗追問究竟。

事實上他們去「鴻禧大厦」撲了一空，根本沒見到薛光甫，而龔富興既陪同魯安娜前往，難免不遭人懷疑，雙方勢必發生衝突。

祇有一點是魯安娜沒想到的，就是龔富興當時眼看對方人多勢衆，怕吃眼前虧，不敢貿然動武，潛伏在水中的人自然也不便下手了。

最後譚弘帶了兩名保鏢趕來，龔富興才膽氣一壯，一把推開拉住他的趙强，立即觸發戰端，使得雙方大打出手起來。

混戰中，潛伏在水中的人，這才冒出水面，以裝有滅音器的槍瞄準目標，趁亂放了兩冷槍，擊中龔富興的要害，立即潛水逃之夭夭。

魯安娜這一着，目的是要使譚弘與龍海山正面衝突，甚至由於龔老三的死，引起雙方一場火併。

結果譚弘爲了愼重起見，趕回九龍城去急商對策，當夜並未採取報復行動。

金小燕祇好親自出馬了，她們希望這麼一來，使龍海山以爲是譚弘方面派人去下手的，他夫婦倆捱了槍，不死已算命大，豈會輕易甘休？

如果龔富興眞是被他手下擊斃，那也沒話可說，但他們却是被人嫁禍於身！

一切似乎都很順利，不料她的陰謀會被關松的狗頭軍師識破。萬一引起衆怒，各方面合力來對付她，那不是反而弄巧成拙？

魯安娜獨自坐在沙發上，默默沉思，一面自斟自酌，不知不覺已連喝了好幾杯。

酒入愁腸愁更愁，她已有微微的醉意，更覺心煩意亂起來。

可是她仍不停地喝，不消片刻，竟將一瓶白蘭地喝了個精光，一滴不賸！

她想借酒消愁，沒想到會克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一個勁地猛喝，終於有了幾分醉意。

酒精的成份，開始在她體內作怪了，使她感覺一股熱力升起，散發向全身，隨着血液的加速循環而流竄。

她的臉上泛起了兩片紅暈，顯得嬌嫵無比。眼前的景物開始迷茫，彷彿在轉動、搖晃。而那股奔竄的熱流，簡直就像千萬隻螞蟻，在血管裏爬着，使她不勝其癢，似乎全身每一個細胞都在戰慄，顫抖着……這女人醉了，眞正的醉了！

她搖搖晃晃地勉强站了起來，跟跟蹌蹌地走向房間門口，當她準備開門進去時，却又把伸出的手縮了回來，遲疑了片刻，終於深深嘆了口氣，回身跌跌衝衝地走開。

一個莫名其妙的意念，突然進入她的思維，使他眼前發生了幻覺，彷彿正看着金小燕在面前脫去身上的衣服，逐漸展露那赤裸的誘人胴體……

這是潛意識的作祟，還是酒精的成份在作怪？

她已無法分辨，正被一種强

列的好奇所衝動，使她受着不可抗拒的力量驅使，忽然雙手齊動，解開了衣扣，把身上的花綢唐裝，很快地脫掉。接着除下了乳罩，再脫掉三角褲，終於脫得全身一絲不掛！

正當她赤裸裸地站在那裏之際，船身一傾，頓使她站立不穩，倒了在沙發上……

船已駛回銅鑼灣，正在駛進碼頭……

經過一番狂風暴雨，風息雨止了，火山停止了爆發，洪水也停止了氾濫。

倏然，葉克强與金小燕狀至親暱地摟着從房裏走了出來。

他們的眼光同時掃向沙發上，發現魯安娜赤裸地倒在那裏，不由地吃了一驚！

金小燕驚呼一聲，掙脫葉克强的手，就衝了過去。仔細一看，魯安娜早已爛醉如泥。

「她怎麼了？」葉克强趕過來問。

金小燕莫名其妙說：「好像喝醉了，但她幹嘛自己把衣服脫光……」

葉克强笑笑說：「大概是太熱了吧！」

「去你的！」金小燕嬌嗔地瞪了他一眼，遂說：「別站在那裏欣賞，快幫我抱她進房去！」

這種差事誰都樂於接受，葉克强當即把這赤裸的女人抱起，送進房間裏放在床上。

金小燕跟進來嬌斥說：「你少打她歪主意，沒甚麼好看的。船馬上就靠碼頭了，這裏的事不用你管，你快準備上岸吧！」

葉克强依依不捨地問：「以後我們怎樣聯繫？」

金小燕想了想說：「目前我們最好暫時別再見面，反正這一兩天之內，事情總有個結局的。等魯女士的這檔子事整個告一段落之後，有的是時間，你還怕沒機會跟我見面。」

「好吧！」葉克强說：「如果有特殊的重要消息，我又如何通知妳們呢？」

金小燕正色說：「無論有甚麼消息，你不必冒險通知我們，反正我們在港九兩地都派有人在暗中監視他們的一舉一動，萬一有特殊的動靜，我們很快就會知道。倒是你自己得特別小心，回去別讓姓關的疑心，尤其是那狗頭軍師……」

葉克强胸有成竹地說：「這個妳放心，我自會見機行事，小心應付他們的。如果他們對我懷疑，大不了是來個『拜拜』，我又不稀罕在姓關的手下討生活！」

「那你就快準備上岸吧，」金小燕說：「我不上去送你了，以免有人在碼頭上發現了反而不好，等事情一完，我就會去找你的！」

於是，她又送上了個臨別的熱吻，葉克强才依依不捨地說聲：「再見！」然後匆匆走了出去。

來到甲板上，祇見船已緩緩靠岸。

船上的人既不留難，也不打招呼，任由他自己跳上了碼頭。

他剛走向石堤，便遙見堤的一端，已有幾名大漢在嚴陣以待地等着了。

由於距離較遠，天色又黑，他看不清對方是甚麼人，不由地暗自一怔。

但他既不可能退回「黑天鵝」號上去，祇好硬着頭皮走了過去，同時暗自戒備着。

誰知剛一走近，就聽對方一聲令下，幾名大漢立即衝上前來，不由分說地就動起了手，向他展開圍攻。

葉克强那甘示弱，立即出手迎戰，憑他的一雙鐵拳奮力還擊。

一名體壯如牛的大漢首當其衝，被他迎面一拳擊得踉蹌倒退兩步。

但這傢伙並不退却，仍然奮不顧身地撲來，在又捱了他兩下重拳之後，終於將他攔腰一把抱住。

葉克强正舉拳欲下，忽聽那大漢輕聲說：「葉兄手下輕點，我們是自己的人，這是爲了掩人耳目，作給船上那幫人看的呀！」

葉克强這才手下留情，雖然仍揮拳向那大漢當頭一擊，却已未用全力。

大漢仍然緊緊抱住他不放，又輕聲說：「葉兄不妨假戲眞做，祇要最後被我們制住帶走就成啦！」

葉克强心知這批人是關松派來的，但他想不通爲甚麼要來這一手，難道又是那狗頭軍師出的鬼主意？

他這時已無暇去想，祇躭心「黑天鵝」號上的魯安娜，萬一發現他被圍攻，怕他寡不敵衆，不顧一切地帶人上岸來助陣，那就露出馬腳了。

幸好船上沒有甚麼動靜，一名大漢已從他身後撲來，以槍柄

猛照他狠狠當頭一擊。

這傢伙也未免「表演」太逼眞了，居然手下毫不留情，使葉克强被他一下擊昏了過去！

難道這也是假戲眞做？

等他清醒過來時，發現已置身在關松的私人俱樂部，躺靠在長沙發上。但那流氓頭子並不在場，面前祇有費德才和十幾名大漢，一個個都在虎視眈眈地瞪着他。

葉克强把手一撐，坐正了身子，祇覺頭頂上脹痛欲裂，不禁忿聲說：「你們假戲眞做，也未免表演太逼眞了吧！」

關心則亂　束手就擒

費德才皮笑肉不笑地說：「葉兄一上船就樂不思蜀了，大概跟那兩個娘們打上了交道吧？既然她們讓你嚐足甜頭，捱那麼一下也值得啊！」

「你這話是甚麼意思？」葉克强怒問。

費德才獰笑說：「葉兄何必認眞，我祇不過是開句玩笑罷了！不過，關老大臨走交代兄弟，等葉兄一醒過來，就得問清你在『黑天鵝』號上幾個小時，跟那兩個娘們搞的是甚麼名堂哩！」

葉克强理直氣壯地說：「又不是我要討這個差事，是關老大自己要派我去的呀！」

「不錯，」費德才一臉小人得志的神氣說：「這個主意就是我出的，現在你既已回來，就把上船後的一切情形和結果告訴我吧！」

葉克强忿聲說：「我得先知道，你們剛才在銅鑼灣玩的這一手是甚麼意思？」

費德才自鳴得意地說：「這是爲了要證實一件事，好在今夜便知分曉，到時候看兄弟的判斷究竟對不對，再向你說明也不遲！」

葉克强暗自一怔，突然問想到，難道他們這一手是故意做給「黑天鵝」號上看的。所謂的要證實一件事，大概是讓魯安娜和金小燕看到他被抓回去，今夜是否會派人來查看究竟，甚至冒險來救他吧？

念及於此，他不由地暗吃一驚，因爲金小燕是甚麼事都做得出的，她若發現葉克强被抓回，說不定一時衝動，眞會不顧一切闖來哩！

費德才見他沉思不語，不禁嘿然冷笑說：「怎麼啦？葉兄是否不便說出去見她們的情形？」

葉克强力持鎮定地說：「笑話！這有甚麼不便說出的？姓魯的女人喜歡結交朋友，確實名不虛傳。我上船一表明是慕名而來，專誠從吉隆坡趕到香港來希望認識她，她就對我熱忱招待，並且介紹我認識了一個姓金的妞兒。當然，她們對我的身份，以及在這節骨眼上突然去見，總難免不抱有懷疑的心理。可是當我出示了護照，同時談起上次專誠趕到馬尼拉去，偏偏她們駕艇出遊，以致未能見到的情形後，她們才疑念全消，表示很願意跟我交個朋友……」

「那麼關老大交代你的事呢？」費德才追問。

葉克强不加思索地回答：「我不能讓她們懷疑，看出我去見她們的眞正企圖，祇能從側面探聽。當時聽姓魯的女人口氣，這次回香港完全是爲了處理她丈夫留下的產業。也許她對我這不速之客，縱然不懷疑，也總有些顧忌，不可能對我說話毫不保留的。她既姑妄說之，我自然祇好姑妄聽之，總不能當面揭穿她是說謊呀！」

費德才冷哼一聲說：「有道理！不過，就這麼幾句話，會使你在船上留了三兩個小時？」

葉克强振振有詞地說：「我既是專誠慕名去見她的，總不能三言兩語說完就走吧？何況她們很熱忱地招待我……」

費德才毫不放鬆地追問：「她們怎樣招待你？」

葉克强已忍無可忍，怒形於色說：「這沒有告訴你的必要，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不妨像我一樣，親自到『黑天鵝』上去，就知道她們是怎樣招待了！」

費德才突然惱羞成怒說：「你這小子既然嘴硬，那就怪不得我了。來人呀，把這小子替我綑起來！」

兩名大漢正待上前動手，葉克强霍地跳起身來，使他們出其不意地嚇了一跳。

「你們想幹嘛？」葉克强怒問。

費德才咄咄逼人地說：「我可以不問她怎樣招待你，却不得不弄清楚，你在那兩個娘們面前，爲了巴結她們，究竟把我們這裏的底子抖出了多少！」

葉克强忿聲說：「她們根本不知道我是關老大派去的……」

費德才突然一使眼色，那兩

個被葉克强嚇住的大漢，立即再度動手，企圖一邊一個，把他的兩條胳臂執住，好讓去找繩子的人來把他綑起。

誰知葉克强把心一橫，未等他們抓住胳臂，已猛可雙臂齊分，推得兩個大漢踉蹌跌了開去。

跟着一個箭步竄出，衝到費德才面前，伸手一把將他當胸抓住，彷彿老鷹抓小鷄似的，提近面前喝問：「你是想死？還是想活？」

由於他的行動太快，變生肘腋，虎視在側的那些大漢都措手不及。

費德才更是嚇得手足失措，驚怒交加地大叫：「你們都發甚麼呆，還不快動手！」

那些大漢這才一湧而上，企圖合力搶救這狗頭軍師。

葉克强看他們仗着人多勢衆，一個個都窮凶極惡的，心知倘不全力以赴，今晚非但很難脫身，而且難免要吃他們的眼前虧。

尤其現在是孤掌難鳴，這班傢伙既已動手，就絕不會手下留情的。

在這被迫非動手不可的情勢之下，他已無暇考慮其他的問題，突然將費德才一把推開，回身就是一拳，將一名剛想從背後把他抱住的大漢，擊得齜牙咧嘴地跌了開去。

費德才也幾乎摔倒，幸被兩名大漢趕上來扶住，氣得他拉開破鑼嗓子哇哇怪叫：「好小子，在這裏還有你撒野的，你們快替我抓住這小子狠狠的揍！」

就這一眨眼工夫，又兩名大漢被葉克强擊倒，其他的大漢這才看出他的身手不弱，一個個無不又驚又怒，不得不全力以赴。

葉克强這時已打定主意，犯不着跟這班傢伙逞一時之勇，決心奮力突圍衝出，脫了身再說。

他的雙拳威力無比，一口氣接連擊倒了四五名大漢，正衝向客廳門口，打算奪門而出之際，不料又有幾名大漢湧進廳來，正好擋住了他的去路。

這幾個傢伙之中，有兩個手裏握着槍，使葉克强不敢硬闖。眼看出路被阻，他祇好回身衝向樓梯，企圖衝上樓去另找出路脫身。

誰知費德才竟一聲令下：「開槍！」

那兩名大漢唯命是從，立即舉槍就朝樓梯上連射。

葉克强想不到他們會翻臉不認人，要想拉攏他加入時，簡直把他奉爲上賓。現在一拉破臉，不但羣起而攻，居然動了眞傢伙，完全是決心置他於死地的意思。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將全身撲下，祇聽得「噗噗噗」一連幾響，幾發子彈疾射而至，均射在距離他身體不及一尺處。

剛才動手的那些大漢，這時也有幾個掏出了手槍，就在這情勢緊張萬分，眼看葉克强難逃被亂槍擊斃的厄運之際，幸好外面一聲大嚷：「老闆回來啦！」

舉槍欲射的那幾個傢伙，這才未敢貿然扣動扳機。

費德才一使眼色，他們立即衝出樓梯口，各以槍口對住尚未爬起的葉克强，一個個都虎視眈眈地對他嚴密監視着。

倏而，關松帶着幾個人，匆匆走了進來，一見廳內紊亂的情形，不禁驚怒交加地喝問：「這是怎麼回事？我離開一會兒，這裏就亂成了這樣一團糟？」

費德才忙不迭上前說：「老闆，我猜得一點沒錯，這小子果然跟那兩個娘們勾搭上了，非但沒替我們辦事，說不定爲了向她們討好賣乖，把我們這裏的一切全抖了出來哩！」

「哦！」關松怒問：「你是胡猜的？還是有眞憑實據？」

費德才把眉一剔說：「要甚麼眞憑實據，老闆要不信的話，不妨親自問他。祇要給他吃點苦頭，不怕他不說實話！」

關松大剌剌地朝沙發上一坐，才厲聲吩咐：「把他帶過來！」

葉克强在幾支槍的嚴密監視下，不敢貿然輕舉妄動，祇好自行從樓梯上站起，從容不迫地走了下來。

兩名大漢立即上前，一左一右，執住他的兩條胳臂，推到了關松面前。

關松把臉一沉，怒不可遏地說：「姓葉的，我是看你一表人才，據說身手不錯，才決定把你羅致在手下的。想不到你竟不識抬舉，經不起那兩個女人的誘惑，就連生辰八字都忘了個一乾二淨。現在我並不聽信老費的片面之詞。如果你認爲他說的事實有出入，那麼我給你個分辯的機會，有甚麼話你就自己說吧。但我先警告你，若有半句不實，你

就別想活過今夜！」

葉克强力持鎭定地說：「我該說的都說了，不必再說第二遍，祇要費兄不斷章取義，由他向關老大報告也一樣！」

「甚麼是不該說的呢？」關松追問。

葉克强不屑地瞥了費德才一眼，才回答說：「費兄非要我說出，那兩個女人在船上是怎樣招待我的，那與正題無關，我想沒有告訴他的必要吧！」

費德才怒形於色說：「你他媽的把話說清楚，我幾時逼你告訴我那兩個娘們……」

「老費！」關松作了個制止的手勢，然後繼續向葉克强問：「那你就再說一遍，我交代你的事怎麼樣？」

葉克强直截了當地回答：「毫無收穫，這是我去之前就料到的，換了任何人去也是同樣的結果！」言下之意，表示他並不是自告奮勇要去的，而是費德才自作聰明出的鬼主意。

費德才在一旁聽得自然不是滋味，這分明是把一切責任，全推在了他身上嘛！

「姓葉的，」他忍不住氣憤地說：「我的主意可沒出錯，假使你眞把老闆交代的事放在心上，認眞替我們辦事。縱然她們對你懷有戒心和顧忌，既是表示願意交你這個朋友，你就絕不可能花了兩三小時，結果毫無所獲！」

葉克强反唇相稽說：「早知這樣，也許讓費兄出馬，可能比我去强多了哩！」

費德才勃然大怒，破口大罵起來：「媽的！你這小子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關松聲色俱厲地說：「老費，你用不着急，等我問完話，再交給你處置不遲。現在是我問他，你別打岔！」

「是！」費德才恭應一聲。雖然恨得牙癢癢的，却敢怒而不敢言。

在關松的嚴詞詰詢之下，葉克强仍然不改口，把剛才向費德才說的那番話，照樣重複一遍。

儘管他說來表情逼眞，但這番話連費德才都不滿意，關松自然就更認爲他是掉花槍了。

尤其關松剛才已親自去找過薛光甫，知道昨夜他根本不在「鴻禧大厦」，龔富興陪同魯安娜去找他，結果是撲了個空。

這足以證明，無論龔富興當時是爲甚麼會陪那女人去「鴻禧大厦」的，至少他沒有被龍海山方面下此毒手的理由和「罪名」。

換句話說，龍海山並非袒護自己的手下，事實上他的人根本未曾開槍射殺龔富興。

而昨夜龍海山夫婦被人潛入宅內行刺，譚弘也矢口否認，表示不是他爲龔富興被殺而採取的報復行動。

因此，從種種跡象看來，魯安娜這次回香港，是矢志爲查振泰的事向他們各方面施以報復。而這女人也夠狠的，她不僅是殺幾個人就了事，居然企圖鬧得鷄犬不寧，天下大亂，使他們幾方面自相殘殺！

現在關松已經明白，一切都是魯安娜有計劃的陰謀，打算使譚弘由於龔富興的被殺，認爲是龍海山的人下的手，雙方自然不會輕易甘休。

但龍海山在旺角的勢力相當龐大，譚弘要沒有穩操勝劵的把握，是不敢意氣用事，貿然輕舉妄動的。魯安娜大概是看九龍城方面沒有立即採取報復行動，就派人去向龍海山下手了。

龔富興的事剛發生，接着龍海山夫婦在當夜就被刺，豈不讓人以爲是譚弘採取的報復？

由此可見，事情全是那女人搞出來的，而負責下手的人，恐怕就是朱武派出的那些職業殺手吧！

關松匆匆趕回來，並不是爲了急於知道葉克强去「黑天鵝」號上的結果，反正他已明白了一切，並不需要再由葉克强探出的消息加以證實。

他所躭心的，倒是想到魯安娜的下一個目標很可能是輪到自己，因此準備趕回來商謀對策，打算來個先發制人。趁那女人尚未及對他採取行動，不妨先下手爲强。

既然葉克强表示毫無所獲，關松也無暇再問，一聲令下，吩咐幾名大漢把葉克强押進地下室去關起來，派人嚴加防守，等他跟狗頭軍師商量之後，再決定如何處置。

* * *

夜深人靜，淺水灣這個掛羊頭賣狗肉的私人俱樂部，從未像今夜這樣寧靜過。

整個巨宅內似乎沒有一點動靜，也沒有一點聲息……

突然——

一條人影像飛燕般的輕盈靈巧，從牆頭落身下來。

蹲在牆邊下靜觀了片刻，沒有發現任何動靜，才迅速掩向宅前的臺階下。

夜色朦朧下，依稀可以看出他是一身深色短打扮，頭戴鴨舌帽，把帽沿拉得低低地壓蓋到眉梢上，並且在臉部蒙了條對摺的黑巾。

這副打扮竟完全與昨夜潛入龍宅行刺的人一模一樣，難道又是金小燕出馬了？

一點不錯，除了這天不怕地不怕的女飛賊，誰敢單槍匹馬闖到關松的大本營來？

她不愧是經驗豐富的女飛賊，一看這種情形，非但不敢存僥倖之心，認爲這裏毫無防範和戒備，反而暗自提高了警覺。

如果是一般人家，遇上這種情況，自然是她手下的大好機會。但這裏不同，這是關松的大本營，別說是目前正值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之際，即使是風平浪靜的時候，也絕不可能毫無防範和戒備。

相反的，這無異是表示這裏的防範週密，戒備森嚴！

金小燕情知有異，不禁暗吃一驚，心想：難道這裏的人算準她會闖來，早已佈下了陷阱，在等她來自投羅網不成？

偏偏她是不信邪的，既然闖進來了，那怕這裏佈下了天羅地網，也絕不會知難而退，臨陣退却的。

她先把整個宅內的情勢察看了一遍，選好退路，以便萬一發覺情況不對，必要時可以脫身逃出。

然後她當機立斷，繞至宅後的車庫。

這車庫相當大，足可同時停放四輛轎車，右邊連着兩間房，是供司機休息和睡覺的地方。

金小燕因爲各處不見一個人影，連守夜或巡視的人都沒有，所以決定來這裏看看，打算「摸」一個逼問出實情，瞭解情況後再說。

她從腰間掏出了槍，掩至車庫旁，發現祇停置着一輛轎車，而右邊的兩個房間，也祇有一間的燈亮着。

「難道今夜這裏的人全出動了？」她心裏忽然升起了個問號。

悄然掩至房外，把耳朵貼近門上一聽，房裏正發出輕微的鼾聲，顯然裏面的人已睡熟。

她立即伸手一轉門鈕，輕輕試推一下，並未鎖上，竟然應手而開。

這女郎膽大心細，先小心翼翼地推開條門縫，探頭向裏一張，發現一張雙層床的下鋪，躺着個睡相極難看的赤膊大漢，全身祇穿了條短內褲，而且未蓋被。

她毫不猶豫，躡手躡腳地進了房，走到床前，突然彎下身去，同時以一手按在那熟睡的大漢嘴上，一手以槍管抵住了他的太陽穴。

大漢猛可裏從睡夢中被驚醒，睜眼一看，頓時嚇得魂不附體。由於嘴被按住，才未驚呼出聲。

金小燕輕聲喝令：「不許出聲，否則就要你的命！」

大漢嚇得噤若寒蟬，忙不迭連連點頭。

金小燕這才把按在他嘴上的手放開，迅速退開一步，仍以槍口對着他問：「說實話，這裏今夜爲甚麼這樣安靜，人全上那裏去了？」

大漢還有點迷迷糊糊的沒完全清醒，遲疑了一下，始吶吶地回答說：「他，他們全過海去了，祇留了幾個人在家，還有些女的一早就上樓睡了……」

「今夜在銅鑼灣，被你們抓回的那個姓葉的呢？」金小燕逼問。

大漢似乎不敢隱瞞，忙不迭地說：「那小子被抓回來後，捱了一頓狠揍，被揍得半死，關在地下室裏……」

金小燕暗自一驚，急問：「地下室在那裏？有沒有人看守？」

大漢表情逼眞地說：「地下室的門就在宅後，門從後面鎖着，今夜關老闆把人全帶過海去了，祇留了一個人在地下室裏看守那小子……」

金小燕大喜過望，把槍口一抬，向那大漢逼令：「起來，帶我到地下室去！」

大漢不敢抗命，祇好爬起身來，連鞋也不及穿，就被金小燕以槍逼着走到房外。

他在面前帶路，領着這女扮男裝的女郎，匆匆來到宅後的地下室門口，在槍口的威脅下，他無可奈何地舉手在鐵門上重重連拍了幾下。

倏從裏面發出喝問：「誰？」

「是我，王大成！」大漢說：「小楊，有點事，你出來一下……」

一陣開鎖的聲響後，厚重的鐵門開了，走出個腰間別着短槍的漢子。

他剛走出，冷不防被門旁閃出的金小燕，以槍柄當頭狠狠一擊，使他被攻了個措手不及。

「啊！」祇痛呼了一聲，他便倒在地上，被擊昏了過去。

金小燕喝令那大漢退開，等她上前抽出那大漢腰間的槍，才冷聲說：「你帶路先進去！」

大漢唯命是從，逕自先走進了地下室。

金小燕緊隨在後，跟進去一看，祇見裏面燈光很昏暗，要走下十幾層石階，才到達地面。

「下去！」她以槍管向那大漢背後用力一頂。

大漢一步步走了下去，金小燕亦步亦趨地跟在後面。

走到地面，舉目四下一掃，祇見地下室面積很大，各處凌亂地堆着不少大木箱，舊傢具，車胎及汽車零件等等，却不見被揍得半死的葉克强。

「人呢？」金小燕喝問。

不料話猶未了，「砰」地一聲，上面的鐵門竟關上了，並且被人自外面反鎖起來！

金小燕大吃一驚，猶未及向那大漢出氣，忽聽一陣狂笑，接着地下室裏所有的燈同時齊明。

由昏暗的光線中，突然變成强烈的燈光，使她的眼睛被刺激得幾乎睜不開來。

她心知中了詭計，不禁驚怒交加。

上面的鐵門既被反鎖，而又沒有其他出路，她祇好急將那大漢飛起一腳踹倒，同時自己也撲向地上，就地一滾，滾向了石階旁。

好在手裏有兩支槍，至少可以拚一拚，不致束手就擒吧！

狂笑聲發自一大堆木箱後，笑聲一停，接着響起了個破鑼嗓子說：「朋友，現在唯一的出口已反鎖住了，插了翅膀也飛不出去！雖然你手裏有槍，可是你知道這地下室有多少人嗎？」

金小燕把心一橫說：「哼！我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管你們有多少人在這裏，拚掉一個就夠本，兩個以上就有賺！」

對方不露面的傢伙獰笑說：「這買賣倒幹得，不過，你要是爲葉克强而來，最好就趕快棄械投降。否則的話他人就躺在我們身邊的地上，你祇要開一槍，我們就向他身上射一發子彈，開兩槍，我們也射他兩發子彈，以此類推，直到你子彈射完，相信他身上的彈頭，一定跟你開了多少槍完全相符，不信我們就試試吧！」

金小燕一聽之下，果然被嚇住了。

對方既知她爲葉克强而來，自然也知道她的身份，在這種情勢之下，眞使她左右爲難，無所適從。

如果眞不顧一切地硬拚，對方絕不會是危言聳聽，虛張聲勢，而是說得出作得到的。她怎忍心讓葉克强被一槍一槍射擊，落個凌遲而死？

何況拚到最後，既逃不出去，縱然不致「賠本」，多少能賺兩個，那也犯不着把自己的命跟這班人拚呀！

可是，眞要棄械投降的話，落在了對方手裏，發現她是女扮男裝，知道她的眞正身份後，還會不以酷刑逼她說出魯安娜的一切？

她眞沒想到一時意氣用事，趁着魯安娜爛醉如泥，不顧一切地私自趕來，打算查明葉克强被抓回的情形，必要時設法把他救出。結果人家這裏早已佈下陷阱，在等她來自投羅網，使她非但沒救出葉克强，反而中了這意想不到的詭計！

這時她是既逃不出去，又不能硬拚，更不甘心束手就擒，使她陷於了進退維谷中……

反敗爲勝　冒警搜查

突然，那破鑼似的嗓子又響起：「剛才的話我不說第二遍，現在我派人出來繳械了，你自己看着辦吧！」

話聲剛落，從那堆木箱後，走出了兩名未持任何武器的大漢，一步步朝向金小燕逼近過來……

金小燕已面臨最嚴重的考驗，她無暇再猶豫不決，必需當機立斷。在棄械投降與不顧一切硬拚之間作一決定，毫無其他選擇！

當那兩名大漢逼近到她所伏倒之處，距離只有幾步時，這女郎終於霍地跳起，嚇得他們倒退了兩步。

但她並未舉槍射擊，氣餒地將兩支槍丟在了地上。

兩名大漢這才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立即衝上來，一左一右將她執住。

於是，從不同方向的木箱堆後，很快出現了一二十名大漢，

想不到爲了她一個人，對方竟如臨大敵似的，在地下室裏佈置了這麼多人手。

金小燕暗自一驚，幸好自己沒有衝動，眞拚起來的話，她絕對寡不敵衆啊！

最後出現的，就是那狗頭軍師費德才，他等大家已將金小燕團團圍住，並且有支槍對她嚴密監視着，使這女郎絕不敢輕舉妄動後，始放心大膽地走到她面前。

費德才一聲令下：「替我抓緊她！」

然後上前親自動手，摘下她頭上戴的鴨舌帽，頓時一頭長長的秀髮披散下來。

「是個妞兒！」在場的一二十人，不約而同地發出了驚呼，有兩個輕佻的傢伙，更情不自禁地吹起口哨。

費德才却並不太感到意外，只是微微一怔，隨即自鳴得意地獰笑着說：「嘿嘿！果然不出我所料，你大概就是在東南亞一帶很活躍的金小燕吧！」說着又一伸手，扯下了她臉上蒙的黑布，使她露出了廬山眞面目。

金小燕忿聲說：「是我又怎麼樣？」

費德才置之不理，逕向一名大漢吩咐：「好了，現在通知外邊的人，去請老闆下來吧！」

「是！」大漢恭應一聲，領命而去。

他奔上石階，向鐵門用力拍打幾下，大聲說：「人抓住了，可以請老闆來啦！」

金小燕突然心念一動，知道外面的人去通知關松了，回頭總得開了門，才能讓那傢伙進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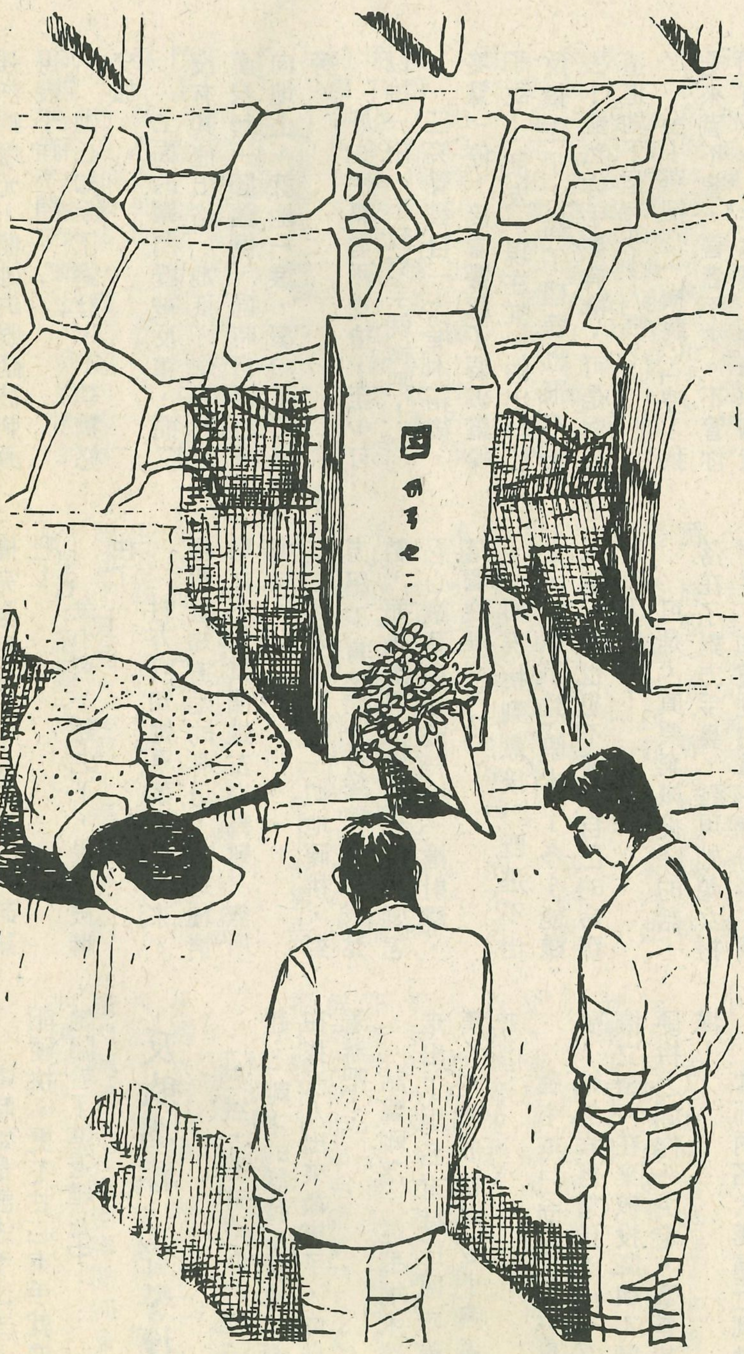
這是唯一能衝出地下室的機會，縱然再冒險，她也必需孤注一擲地試一試，否則就別想脫身逃出了。

然而，此刻她已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是否能脫身逃出這裏還是個問題，若想奢望救出葉克强，恐怕……

念猶未了，費德才已嘿然冷笑說：「金小姐的勇氣、膽識和身手，實在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大概妳是爲了葉克强而來的吧？」

金小燕怒形於色說：「既然知道，你又何必明知故問！」

費德才獰說：「可是我想不到那小子對女人眞有一手，他不過是今天才跟妳們認識，而金小姐爲了發現他被我們抓回，居然會



魯安娜死在丈夫墓前，葉克强來遲了。

當眞不顧一切地闖來，那未免有些犯不着吧！」

金小燕靈機一動說：「哼！你別自作聰明，我早就看出這是苦肉計了，只是有些不服氣，所以才決定來證實一下我的判斷對不對，同時也看看你們跟他在搞甚麼鬼！」

費德才「哦！」了一聲，似乎頗覺意外地說：「難道妳……」

正在這時候，鐵門外發出了一陣開鎖聲。

金小燕突然暗自緊張起來，她極力保持着冷靜和靜定，準備出其不意地發動。

她眼光一掃，發覺在場的一二十人中，只有五六個人手裏執着槍。而自己的位置就在石階旁，如果能出其不意地掙脫緊緊執住她的兩個大漢，趁那些有槍的傢伙在驚亂中不及瞄準目標，不敢貿然開槍的空隙跳上石階，一口氣衝上去，推開正走進來的關松，立即奪門而出……

主意尚未打定，上面鐵門已發出推開的聲響。

時機已到，刻不容緩，她突然把心一橫，猛可裏兩肘全力向外一分，出其不意地撞向兩名大漢腹部。

兩名大漢果然措手不及，被她臂肘狠狠搗中腹部，痛得雙雙不由自主地撒開手，連連倒退了幾步。

金小燕立即回身跳上石階，奮不顧身地衝了上去。

變生肘腋，驚得費德才拉開破鑼嗓子怪叫：「快攔住她！抓住她……」

關松剛走進來，站在最上層的平台，一步尚未跨下石階，乍見這不男不女的金小燕衝上來，使他已欲退不及。

他雖腦滿腸肥，畢竟是亡命之徒出身，刀尖上舔過血，槍口下打過滾的狠角色。眼看金小燕已奮不顧身地衝到面前，他突然雙臂齊張，企圖將她一把緊緊抱住。

不料這女郎已情急拚命，那能讓這傢伙抱住，一看他張臂抱來，急將頭一低，矮了半截。

關松一把抱了個空，突覺腹下兩腿之間一痛，沒想到竟被那女郎在腹下的部位，狠狠擊了一粉拳！

她是全力以赴地一拳擊出，而那部位又是全身最經受不起襲擊的，頓使關松痛得殺豬般一聲怪叫：「哇……」雙手急向腹下捧住，誰知道一彎腰，一脚踏了個空，竟像元寶翻身似地從石階上一直滾跌下來。

正好幾名大漢追上石階，被他撞得連翻帶滾，人仰馬翻地跌作一堆。

金小燕剛衝到門口的平台上，外面的兩名大漢已拔槍衝進來。可是，他們在外面是處於黑暗中，進來突然接觸强烈的燈光，刺激得眼睛幾乎睜不開來。

他們猶未及定神看清裏面的情形，已被金小燕蹲下抱住各人一條腿，猛可裏全力一拖。

兩個大漢頓時站立不穩，仰身便倒，被她掀翻在門口的地上。

金小燕那敢怠慢，跳起身就奪門而去，有個大漢還被她在身上踩了一脚。

一衝出地下室，發現又有幾名大漢飛奔而來，剛才不知全藏匿在甚麼地方，這時都紛紛現身出來了。

她自顧不暇，只好放棄救出葉克强的野心，決定先求脫身再說。

好在她已先選好退路，不必臨時再打主意。

那些大漢尚未奔近，地下室裏的人也被滾跌下去的關松一阻，未及追出，金小燕已奔至圍牆下。

像昨夜從龍海山那裏逃出一樣，她仍然重施故技，如法炮製地利用近牆的一株大樹，憑着她矯捷靈活的身手，飛躍出插滿碎玻璃的牆頭外，迅速消失在夜色朦朧中……

＊　＊　＊

費德才這狗頭軍師確實詭計多端，他極力主張派葉克强去見魯安娜，明知是絕不可能有所收穫的，又爲甚麼偏要多此一舉呢？

原來他是另有用意的，葉克强不過等於是個魚餌，被魚吃去了損失也不大，說不定眞能釣上條大魚哩！

因爲葉克强的身份特殊，他不是任何一方面的人，又具備別人所沒有的條件，那就是他曾慕名趕到馬尼拉，想結識魯安娜的事實。

由他去作這不速之客，如果魯安娜懷疑他另有企圖，不外乎兩種可能，一是拒他於千里之外，根本不讓他登上「黑天鵝」號；另一個可能則是把他誘上船，逼問出眞相，然後把他幹掉。

反正葉克强是剛答應加入他們的，縱然因此送命，對他們也算不上甚麼損失。

而費德才出這個主意的目的，是認爲魯安娜一定想弄淸葉克强的企圖，勢必讓他登船，才好威逼利誘使他就範。

但無論葉克强是守口如瓶，或者經不起兩個女人的誘惑，把關松方面的一切全抖了出來，魯安娜都絕不可能完全聽信。

爲了要加以證實，就不會向葉克强猝下毒手，必然放他回去，再暗中設法查明他的一切。

因此費德才早已打好主意，決定只要葉克强未遭毒手，他們就等他離開「黑天鵝」號時，假戲眞做地把他抓回去，並且故意讓船上的人看到，以便誘使那兩個女人上鈎。

這傢伙果然相當厲害，他已想到昨夜行刺龍海山夫婦的，很可能是金小燕女扮男裝去下手。因爲除了那女飛賊，誰也沒有那種神出鬼沒，來去無踪的身手。

如果魯安娜目擊葉克强被擊昏抓回，除非無動於衷，不聞不問，否則就會派人去查明，而且必然是再度派那女飛賊出馬！

當「黑天鵝」號駛出海時，費德才幾乎以爲葉克强已遭毒手，將被載出海去棄屍。

結果在海上兜了兩個小時的風，居然又駛向了銅鑼灣。

費德才在小型快艇上，判斷遊艇一定是停泊在遊艇碼頭，立即與另一艘快艇搶先趕去，登岸嚴陣以待地守在石堤上，決定一切按照原定計劃進行。

葉克强一上岸，就被他們在石堤上攔住，假戲眞做地大打出手起來。

他被擊昏帶回淺水灣時，關松正約好了去見薛光甫，所以把一切交由這狗頭軍師全權處理。

由於葉克强在「黑天鵝」號上呆了兩三小時，使費德才認定這小伙子已被那兩個女人收買，因此不再以禮相待，馬上就翻臉不認人了。

要不是關松及時趕回來，恐怕葉克强早已死在了亂槍之下哩！

當時費德才也是惱羞成怒，又見葉克强居然敢動手，企圖突圍逃出，才迫不得已下令格殺勿論的。

等到冷靜下來，始想起必需利用葉克强作餌，才能釣得上大魚。

於是，經過關松的同意，當即由他發號施令，佈署了一切，靜候魚兒來自投羅網……

果然不出所料，金小燕似已對葉克强動了眞情，竟然趁着魯安娜爛醉如泥，私自改扮男裝，不顧一切闖了來。

她固然沒想到會中計，幾乎落在了這幫人手裏。費德才更想不到，他佈下了如此的天羅地網，結果仍然枉費心計，被那女飛賊照樣逃了出去！

關松勃然大怒，他認爲金小燕既然爲了葉克强，不顧一切地闖來，未能得手是絕不會輕易罷休的。

因此，與其拿葉克强出氣，倒不如繼續利用他爲餌了。

關松雖然接受了他的意見，但仍然餘怒未消地說：「等我把那兩個娘們解決了，再好好收拾那小子！」

費德才剛要說出他的錦囊妙計，關松忽然把眉一皺，神色凝重地說：「現在還有個比較棘手的問題，就是譚弘和龍海山之間的成見太深。他們雙方對昨夜發生的事，都不相信是魯安娜那娘們搞出來的，始終認爲是我怕他們發生正面衝突，故意把一切推在那娘們身上。據老齊他們回來說，聽龍海山的口氣，好像以爲我自己對付不了魯安娜，所以想使他把譚弘的事暫時擱在一邊，以便爲我出力對付那娘們。甚至說我故意把昨夜的事加在魯安娜身上，是在借刀殺人，打算煽動他採取行動哩！」

「這問題確實很嚴重！」費德才附和了一句，接着懊喪地說：「剛才就差他媽的那一步，要是把姓金的妞兒抓住，讓他們雙方親自來當面問明一切，那就……唉！就差那麼一步，眞他媽的活見鬼，鍋裏煮熟的鴨子居然飛走了！」

關松嘆了一口氣說：「唉！現在說這些有個屁用，聽說九龍城方面已在蠢蠢欲動，譚弘也親自去找過薛光甫了，知道他昨夜根本不在『鴻禧大廈』，所以更不甘心。看情形他們仍然認定龔老三是被龍海山手下開槍打死的，萬一他們眞不顧一切地採取報復行動，就中了那娘們的詭計啦！」

「老闆，你是否親自過海去一趟？」費德才建議。

關松搖搖頭說：「沒有用的，老齊他們已去過，轉達了我的意思，那跟我親自去還不是一樣。

可是他們雙方都很固執，根本不相信，我又何必再去碰這個釘子！」

費德才突然不服氣地說：「媽的！像查振泰這種頭號人物，大家都能對付得了，現在反而對他的老婆束手無策，這不是成了笑話！」

關松感慨地說：「問題就出在去年大家齊心合力，目標一致對付查振泰。如今却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誰也不願挺身而出，所以才讓那娘們有機可乘。尤其譚弘與龍海山之間早有芥蒂，遲早是難免發生正面衝突的。魯安娜就是看準了這一點，故意製造事端，想把這根導火線點着，使他們雙方自相殘殺。其他方面既不能袖手旁觀，最後勢必捲進漩渦，那就熱鬧了。等到港九兩地全被拖下水，都拚得你死我活，她就達到報復的目的啦！」

他的看法非常正確，從種種跡象看來，魯安娜這次回香港所使用的報復手段，就是要使去年參與其事的各方面自相殘殺，而以龔富輿的被槍殺爲導火線！

假使譚弘與龍海山洞悉其陰謀，這女人的詭計非但無法得逞，反而將遭致他們雙方的合力對付，甚至各方面的羣起而攻。

偏偏他們過去爲了爭一個女人，結怨太深，使這個結始終解不開來，一直耿耿於懷。

像昨夜發生的事，先是龔富與在大打出手時，被冷槍擊中致命要害，這在當時的情形看來，任何人都會認爲是趙强他們那批人開的槍，又怎能怪譚弘不分青紅皂白，一口咬定龔老三是被他們擊斃？

當夜龍海山被人潛入宅內下手，夫婦倆雙雙受傷，看起來自然也像是譚弘爲了龔老三的被殺，於心不甘，採取的報復行動了！

關松雖派人分別向雙方勸阻，指出這是魯安娜的陰謀詭計，但他拿不出眞憑實據，他們雙方是絕不會輕易聽信的。因此要避免龍海山與譚弘的一場火併，就必需立即由關松這方面採取行動去對付魯安娜，否則即將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局面。

跟狗頭軍師一直商量到深夜，終於想出一條毒計，就是派人去炸毀「黑天鵝」號，來個一勞永逸，永絕後患，讓大家從此沒有後顧之憂！

事不宜遲，必須爭取時間，以免龍海山或譚弘任何一方面發動了，那就欲阻不及，無法避免這一場勢必兩敗俱傷的火併啦！

費德才立即親自出馬，帶了幾名善於游泳的大漢，各攜潛水鏡及蛙人鞋，乘車去找那暗地出售炸藥的杜老七。準備今夜就動手，讓那幾名大漢潛游至「黑天鵝」號旁，用炸藥將那艘豪華遊艇炸沉。

這傢伙帶了人剛走不到五分鐘，關松忽然接到電話，對方自稱是侯世濤，向他告急說譚弘不聽勸阻，親自帶了大批人馬去旺角，決心不顧一切地找龍海山算賬，希望他能及時趕去阻止這場火併。

關松接到這個電話，頓時大吃一驚，當即決定親自帶了一批人手趕到旺角去。

他怕時間來不及，一方面吩咐把剛才爲了佈下陷阱，故意停在宅外遠處的幾部車子開回。一方面先打了個電話通知龍海山，說明譚弘已傾巢而出，大舉來犯，要他們嚴加防範和戒備，最好按兵不動，等他趕去了再說。

龍海山的槍傷並無大礙，不必像傷勢較重的太太躺在醫院裏，同時也爲了正值風聲鶴唳的緊張情勢下，不得不留在家裏坐鎮，以便隨時親自發號施令。

他在睡夢中被驚醒，接到這個消息，在電話裏就怒不可遏的咆哮如雷：「他媽的！他們昨夜派人來下手還不夠，居然今夜又大舉來犯，也未免欺人太甚了。只要他們眞敢來，我姓龍的絕不在乎！」

關松心知事態嚴重，那敢怠慢，擱下電話就帶了一批手下，分乘三輛轎車出發，急急由海底隧道過海趕去……

＊　＊　＊

不料他們剛離去不久，突有一輛警車來到了淺水灣，停在這掛羊頭賣狗肉的私人俱樂部大門口。

這警車似乎裝備不全，僅只兩邊車門上有英文的警局字樣，車頂上並無紅色閃光燈，也未鳴着警報器。

但車門上的「POLICE」這英文字，即使不識英文的人也對它很熟悉，一看就知道它是甚麼意思。尤其漆在車門上，就不能不承認它是部警車。

這裏無論日夜，平時都派有人輪流值夜和把風，尤其最近幾天是多事之秋，更是嚴加防範和

戒備，絲毫不敢疏忽大意。

金小燕之所以能闖進來，完全是他們設下的陷阱，故意唱的「空城計」，使那女飛賊幾乎落在了他們手裏。

剛才關松親自帶了一批人過海去，這裏除了那些女人早已在樓上睡入夢鄉之外，尚留有十來個人留守。唯恐金小燕再度闖來，所以把地下室鎖住了，門外又派了四名大漢，荷槍實彈地把守着。

現在把風的人一發現門口來了部警車，偏偏關松和費德才都不在，使他們成了羣龍無首，不禁大吃一驚。

警車上下來四個人，其中只有一個穿制服的，另三個是便衣人員。

他們上前捺了一陣電鈴，宅內的人急商之下，不敢對警方人員賞以閉門羹，無可奈何，只好硬着頭皮開了大門，讓他們四人進去。

其中一個穿便衣的，掏出「派司」只在開門的大漢前一晃，根本沒讓他看清楚是甚麼，就很快收回了身上，遂說：「我們是接獲密告，有個逃犯藏匿在這裏，持地奉命來搜查的！這裏的主人在嗎？」

那大漢暗自一驚，力持鎮定地回答：「關老闆有事出去了，沒在家，各位是否可以明天再來……」

便衣人員冷哼一聲說：「哼！明天再來？你們想把那逃犯藏到別處去？」

大漢矢口否認說：「不！不！我們這裏是個私人俱樂部，登記有案的，絕對沒有收藏甚麼逃犯……」

便衣人員一聲令下：「進去搜查！」幾個人便逕自走了進去。

如果關松或費德才在的話，他們必然會要求警方人員出示搜索令，否則就可以拒絕。但留守的這批人，對於法令根本一竅不通，尤其是作賊心虛，那敢跟警方人員據理力爭。

更令人吃驚的，是這幾個自稱奉命來搜查的警方人員，似乎消息非常靈通，並不浪費時間，立即要搜查地下室。

留守的大漢們這一驚非同小可，地下室裏雖沒有藏匿甚麼逃犯，而葉克强却被關在裏面，被警方人員發現了豈不痲煩。

大漢急中生智說：「你們來得眞不巧，關老闆出去了，地下室的門鎖着，鑰匙在他身上……」

便衣人員猶豫了一下說：「那麼我們就等他回來吧，張警員，你去地下室門口守着，在關老闆回來之前，不許任何人開門進去，也不許任何人接近那裏！」

「是！」穿制服的警察恭應了一聲，立即向宅後地下室走去。

那大漢早已暗示一個傢伙，去通知了把守地下室門口的那四個人離開，以免引起警方人員的懷疑。因爲那等於是告訴人，此地無銀三百兩，否則何必派人把守這地下室呢？

現在那便衣人員派這警察去把守，自然是防範裏面藏匿的人逃之夭夭（如果眞有個逃犯藏匿在地下室內）。

大漢只好派個人，陪同那警察守在地下室門口，實際上是等於彼此監視。

然後他們招呼那三個便衣人員，進入了廳內，大獻慇懃地招待着。

便衣人員一臉公事公辦的臉孔，看剛才那警察對他唯命是從，執禮甚恭的情形，大概是個幫辦吧！

他大剌剌地坐下來，吩咐那大漢把所有的人叫到廳內來，表示要問話。

大漢不敢違命，只好照辦，把宅內的人全部召集到廳內來，連樓上那些女人，也被從睡夢中叫醒，睡眼惺忪地走下樓來。

便衣人員像煞有介事的，立即開始了問話，另一便衣人員更一本正經地掏出小記事簿，把被問者的回答摘要地記下。

所問的不外乎是有關那逃犯的問題，譬如是否見過怎樣的一個人？最近是否有陌生人來這裏？關松今夜去那裏了等等。而且那便衣人員問得非常仔細，不厭其煩地向在場的人，一個個重複問着大同小異的問題，似乎是在故意拖延時間。

花了大約一刻鐘，才只不過問了四五個人，正在繼續詢問，一名便衣人員到廳外去了一趟回來，忽說：「楊幫辦，我看問他們也問不出個所以來，與其在這裏等，我們不如去找姓關的吧！」

那便衣人員猶豫了一下說：「也好，你先用車上的無線電話，通知局裏另派幾個人來守在這裏！」言下之意，彷彿怕他們一走，這裏就可能把那逃犯移往別處去藏匿似的。

於是，三個便衣人員停止了

問話，由那些大漢恭恭敬敬地陪送出去。

走出廳外，便衣人員故意向那大漢鄭重其事地說：「我們先走了，張警員留在這裏，回頭局裏會另派幾個人來的。沒有張警員的允許，任何人不得擅自進出地下室！知道嗎？」

「是！是……」那大漢唯唯應命。

救出人質　尋艇擊敵

一直送到大門口，目送三個便衣人員登車而去，那大漢忙不迭來到宅後，誰知到了地下室門前一看，發現門仍然鎖着，而那警察及陪同把守在這裏的大漢，竟不知他們的去向！

那大漢情知有異，叫了幾聲沒人應答，急命四下找尋，却不見他們的人影。

這一驚非同小可，大漢猛可恍然大悟，心知剛才來的幾個警方人員大有疑問，很可能是冒充的。

既然如此，那就一定是爲葉克强而來的了。

要不是關在地下室裏的葉克强已被他們救出，怎會突然停止問話，也不等關松了，就匆匆離去？而且那警察和陪着守在這裏的大漢，又怎會不知去向？

但鐵門上的大鎖仍然好端端地鎖着，鑰匙在關松自己身上。如果那警察是冒充的，出其不意地制服或擊倒那陪着把守在這裏的大漢並不難，可是門上這把大鐵鎖，沒有鑰匙是弄不開的。他又怎能進得去，神不知鬼不覺地把葉克强從裏面救出，先行逃了出去？

那大漢急欲進入地下室查看，以便證實葉克强是否仍被綑在裏面，可是門鎖着進不去，又沒有誰敢擅自毀鎖破門而入，使得一個個都又驚又急，全都傻了眼，束手無策。

很顯然的，這是個調虎離山之計，使關松被騙趕往旺角去，而這幾個冒充的警方人員便趁虛而入。更故意把全宅的人陷住在廳內，好趁機救出關在地下室裏的葉克强。

可是，誰能弄開門上的鎖呢？

毫無疑問，只有那神通廣大的女飛賊！

* * *

金小燕僥倖脫身逃出之後，居然仍不死心，靈機一動，趕到了搭乘飛機來港的那批人藏身處。

這批人都是查振泰的心腹手下，也就是去年隨護魯安娜，駕遊艇悄然離開香港的那些人。

他們這次一共來了十五個人，分爲好幾組，分別負責在暗中監視各方面的動態。

關松是陷害查振泰的罪魁禍首，他這裏自然也受到嚴密監視。由於附近一帶有人把風，他們特地弄了套警察制服，以便冒充警察在這一帶走動，裝成是巡視的模樣，才不致引起宅內的疑心。

金小燕靈機一動，想出了個主意，立即趕到距離這裏不遠，他們來港後臨時租賃的落脚處去，假傳魯安娜的命令，表示她趕來要他們協助，從關松那裏救出一個人，要他們依計而行。

那幾個人信以爲眞，因爲這女郎是魯安娜身邊的得力助手，誰也不會懷疑她是在自作主張，根本不是奉命行事。

他們當然得聽她的，幾個人立即將來港後購置的一輛二手貨黑色轎車，用油漆在兩邊車門上，漆上了「POLICE」的字樣，把它僞裝成警車。

制服只有一套，其他的人只好冒充便衣人員。

當他們在廳內進行問話時，金小燕趁機翻牆而入，直接來到宅後的地下室門口，與那「警察」雙雙發動，攻了陪同把守在這裏的大漢個措手不及。

那大漢被制住後，金小燕向他一逼問，聽說葉克强確實被關在地下室裏，立即用她帶在身邊的萬能鑰匙，毫不費事地把鎖打開。

進入地下室，果見葉克强蜷臥在一隅，手脚均被綑住，簡直狼狽不堪。

她親自上前爲葉克强鬆綁時，「警察」便向那大漢逼問關松及費德才的去向，始驚悉那狗頭軍師已帶了一批人手，準備去炸毀「黑天鵝」號，使人船同歸於盡！

金小燕一面鬆綁，一面聽着他們一問一答，聽說費德才已帶人去企圖炸毀「黑天鵝」號，這一驚非同小可。因爲魯安娜已爛醉如泥，這時尚不可能清醒過來，而且船還停泊在銅鑼灣，倘不能及時趕去阻止，或者警告船上的人嚴加防範，豈不是將遭到突

擊？

她那敢怠慢，忙不迭鬆開葉克强，也不及說明冒險來救的情形。一使眼色，讓「警察」動手，以槍柄擊昏了那大漢，三人立即出了地下室，仍將鐵門關上鎖了起來。

冒充的便衣人員剛好出來查看，見他們已得手，彼此打了個招呼，等三人翻牆而去後，始回到廳內向正在問話的同伴暗示。

金小燕他們先上了車，伏在車座上，等那三個冒充的便衣人員出來，一登車就飛馳而去。

疾馳中，金小燕始將先後兩次來救葉克强的情形說出，使他既對這女郎不勝感激，更不得不佩服她的膽識和機智！

但他們這時均心急如焚，唯恐不能及時趕到銅鑼灣，那麼一切就完了。

對金小燕和葉克强來說，這與他們並沒有直接關係，可是他們一個曾受魯安娜相助之情，才沒有身陷囹圄，免受一場牢獄之災。一個則是生性嫉惡如仇，而且今晚幾乎被費德才下令，把命送在亂槍之下，使他實在於心不甘。

因此，他們絕不能見死不救，必需及時趕去阻止，或者警告船上的人嚴加防範和戒備。

爲了怕遇上眞警察，他們一面疾馳，一面用舊布倒上汽油，伸手出車窗外，將剛漆上不久的警車標誌擦掉，以免被人識破這部警車是僞裝的。

冒充警察的大漢，由於忘了把衣服帶來，只好仍然穿着制服。

風馳電掣地趕到銅鑼灣，只見碼頭上一片靜寂，沒有任何動靜，但「黑天鵝」號却已不知去向！

金小燕如釋重負地鬆了口氣，這至少證明「黑天鵝」號尚未被炸毀，否則爆炸聲必然驚動碼頭附近一帶，早就驚亂成一片了。

可是她更想到，無論「黑天鵝」號爲甚麼原因，不及等她回船，就突然駛離了銅鑼灣。費德才既帶了人來，決心把它炸毀，就必然會設法找到它下手的。

金小燕這時只有希望「黑天鵝」號的突然離去，是因爲發覺情況不對勁，所以不及等她回船，就駛離了銅鑼灣的。那樣的話，船上自然已有了防範和戒備，用不着她乾着急了。否則既不知那艘遊艇的去向，深更半夜又沒有船可以載着他們去找，那不是只能望洋興嘆，無法挽救它被炸毀的命運啦！

葉克强也想到了這一點，急問：「金小姐，據妳看『黑天鵝』號爲甚麼會突然離開了這裏？」

金小燕憂慮地說：「但願是發覺了那狗頭軍師的企圖，否則一定會等我回船的……不過，也許是臨時發生其他事故，迫不得已離開了銅鑼灣。可是魯女士已醉得不省人事，沒有她的命令，除非是特殊情況，非把船開走不可，他們是不敢擅自作主的呀！」

「現在妳打算怎麼辦？」葉克强問。

金小燕輕喟一聲說：「當然是要設法在被炸毀以前找到它，可是現在這麼深更半夜的，我們又沒有船……」

葉克强向碼頭上眼光一掃，發現在「香港遊艇會」的石堤左邊，泊着幾艘小型遊艇，忽然靈機一動說：「有了！我們車上有位『警察』，不妨試試看，就冒充我們都是警方人員，表示要追一艘可疑的船，臨時找不到船去追，請那邊遊艇上的人協助，也許這個辦法能行得通！」

金小燕連闖松那裏，都敢單槍匹馬闖去，她還有甚麼不敢試的？何況現在是迫在眉睫的緊要關頭，事不宜遲，根本沒有時間多加考慮，事實上也沒有其他的選擇。

她當機立斷，同意了葉克强的這個主意。

五男一女當即下車，選中一艘小型遊艇爲目標。

艇上只有兩三個人留守，早已熟睡，被他們進入艙房裏來從夢中驚醒，一看其中有個穿制服的警察，均暗吃一驚，莫名其妙地目瞪口呆起來，不知是怎麼一回事。

當冒充的警察說明要借用這艘遊艇後，一名船員竟斷然拒絕說：「對不起，這船是私人的，沒有船主的允許，我們不能把船隨便借給你們使用。除非你們向遊艇會的管理員交涉……」

冒牌警察悻然說：「現在這麼晚了，遊艇會那還有人！」

那船員表示愛莫能助地說：「那就沒有辦法了……」

不料話猶未了，女扮男裝的金小燕已按捺不住，突然亮出手槍，怒聲說：「你們是怕碰掉飯碗，還是怕這玩意？」

三個船員頓時大吃一驚，嚇得茫然不知所措起來。

葉克强見她既已拔槍威脅，也不便加以阻止，以免露出馬脚。

這三個船員尚未完全清醒，根本弄不清他們的身份是眞是假，縱然對唯一穿制服的「警察」不賣賬，對手裏握着槍的金小燕却不可理喻。

飯碗固然重要，生命却更可貴，沒有了命，即使金飯碗擺在面前，也不能帶進棺材裏去呀！

於是，在這種毫無選擇餘地的情形下，三個船員終於無可奈何，不得不同意把船借給了他們。

小型遊艇操作非常方便，不需作甚麼準備，如同汽車一樣，可以隨時開走。

幾分鐘後，它已悄然離開銅鑼灣，向海上飛駛而去。

但他們並不知道「黑天鵝」號的去向，也無從判斷它突然離去的眞正原因，這時上那裏去找它？

葉克强與金小燕私下一商量，認爲如果「黑天鵝」號是發覺情況不對，倉促間離開銅鑼灣的，那麼就有兩種可能。一是駛向灣仔停泊，因爲香港警署在灣仔附近，使對方有所顧忌，不敢貿然採取行動。

另一個可能，則是把對方誘至較遠的海上，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乾脆給那批圖謀不軌的傢伙來個迎頭痛擊！

研究的結果，金小燕認爲第二個可能的成份較大，因爲魯安娜已爛醉如泥，無論發生任何緊急情況，她都無法親自指揮應變的。

「黑天鵝」號的突然離去，必然是由老魏代爲發號施令，等不及金小燕回船就把船開走了。

而老魏的個性比較激烈，他是查振泰手下的心腹死黨，爲了查老大去年被人陷害，矢志報復的決心，並不在魯安娜之下，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眞是由他發號施令，那就不可能是逃避，必然是把被發現而企圖不明的那批人，故意誘至較遠的海上；以船上的武力把他們殲滅了。

此刻無法分頭去找「黑天鵝」號，必需當機立斷作一個決定。既然金小燕判斷後者的可能性較大，那就不必再猶豫，索性駛向較遠的海上去碰碰運氣啦！

駕駛這種小型遊艇，並不比開汽車困難，因此他們乾脆喧賓奪主，由其中一名大漢擔任掌舵。而讓在船上留守的三個人，全在引擎間裏操作，並且派那冒充的警察負責監視。

遊艇向東飛駛，逐漸駛離香港本島，朝向夜色朦朧，一片白茫茫夜霧籠罩下的海上進行……

一直到了九針島附近的海面上，仍然毫無發現，使金小燕也不禁暗自憂心如焚起來。她懷疑自己的判斷可能錯誤，萬一「黑天鵝」號是駛向了灣仔，那他們豈不正好是背道而馳。

葉克强則認爲既已來了這裏，就不如繼續搜索下去。反正就算回灣仔，事情要發生已經發生了，趕回去也不及阻止。假使對方爲了有所顧忌，不敢貿然採取行動，那麼就更沒有趕回去警告的必要了。

金小燕覺得他的看法很對，只好吩咐掌舵的大漢，繼續向前飛駛。海上的夜霧瀰漫，白茫茫的一片，能見度極低，十碼以外的視野，幾乎甚麼也看不見。

然而，他們已是欲罷不能，無法放棄搜索，只好抱着把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理，繼續在海上搜索……

突然——

從左前方傳來了密集的槍聲，雖然聽出槍上裝有滅音器，但值此深夜，海上風平浪靜，所以清晰可聞。

並且根據槍聲的判斷，距離他們現在的位置絕不出兩海里之內，似乎就在火石洲小島的附近海上。

金小燕與葉克强不禁又驚又喜，驚的是不知「黑天鵝」號遭到了攻擊，或是在主動攻擊對方。喜的是判斷正確，果然找到了「黑天鵝」號！

掌舵的不待吩咐，已改變航向，循着槍聲改向東北方向飛駛而去。

* * *

這時在火石洲小島外海面上的，果然是「黑天鵝」號。

完全被金小燕料中了，老魏是據報發現有兩艘來歷不明的小型快艇，正從海上向他們繞來，忙不迭要向魯安娜請示，始發覺這女人早已爛醉如泥。

老魏無可奈何，只得當機立斷，由他代爲發號施令，不及等金小燕回船，就下令把「黑天鵝」號駛離了銅鑼灣。

「黑天鵝」號突然離去，使來的兩艘快艇已知道被發覺，居然仍不死心，竟加速緊緊在後面尾隨起來。

老魏見狀，看出他們的來意不善，立即吩咐全船嚴加戒備，同時把「黑天鵝」號朝向外海駛去。

他這時已打定主意，除非那兩艘快艇知難而退，否則一到了較遠的海面上，就給他們個迅雷不及掩耳的迎頭痛擊！

兩艘快艇仍然緊追不捨，似乎跟老魏的想法不謀而合，認爲遠離了香港本島，就可以毫無顧忌，放心大膽地幹了。完全是一不作二不休的玩命作風，好像今夜要不把「黑天鵝」號炸毀，是絕不罷手似的。

近海一帶經常有警方的海上巡邏艇出現，雙方都怕撞上痲煩，始終不敢發動。

一直到了火石洲小島附近的海面上，兩艘快艇才突然加速急起直追，表明了挑釁的態勢。

老魏雖然摸不清對方是甚麼來路，但他早已拿定主意，無論他們是那方面的人，只要敢跟來，他就決心以武力對付，絕不跟他們客氣！

「黑天鵝」號上早已嚴加戒備，所有能參與作戰的人手，全部均在甲板上嚴陣以待着。

兩艘快艇分向「黑天鵝」號的兩側飛駛而來，剛一接近，老魏便一聲令下，先發制人地開了火。

緊追不捨的兩艘快艇上，是以費德才爲首。這狗頭軍師已下令除非必要，絕不浪費一發子彈，主要的是伺機以炸藥攻擊。

「黑天鵝」號上開了火，他們並不還擊，盡量使快艇在遊艇的射程之外，仗着船小速度快，而且非常靈便，開始繞着遊艇兜起圈子來。

老魏親自在船頭上督陣，指揮全船沉着應戰。

可是他們已開了火，却不見對方還擊，使他不禁暗覺詫異起來。兩艘快艇老繞着他們兜圈子，這算搞甚麼名堂，難道是企圖消耗他們的子彈？

那可大錯特錯，這艘遊艇上準備的槍械和彈藥相當充足，別說是迎戰這兩艘快艇了，即使跟港九那幾方面的人火併一場，也綽綽有餘哩！

費德才從杜老七那裏弄來的是黃色炸藥，及十枚土製炸彈。

如果照原定計劃，以快艇向海上繞過去接近「黑天鵝」號時，再由幾名大漢帶着裝在防水塑膠袋裏的炸藥和炸彈，趁黑夜游近那艘遊艇，攀登上去把它炸毀，那是足夠的了。

而現在遊艇上已有戒備，並且以猛烈火力攻擊，使兩艘快艇無法接近，費德才自然必需珍惜這批炸藥和土製炸彈，不敢浪費的。

兩艘快艇繞着「黑天鵝」號兜了幾圈之後，費德才始下令發動攻擊，企圖以密集的火力爲掩護，伺機以高速衝近遊艇，擲出土製炸彈。

他們連試了幾次均無法得逞，費德才果然詭計多端，他靈機一動，急命他這艘快艇上的三名大漢，携帶着炸藥和炸彈悄然下海，決定來個聲東擊西。

快艇當即發動猛烈攻擊，以吸引住遊艇的注意力，而讓那三名大漢趁機游近。

他們三人均戴着潛水鏡，穿着蛙人鞋，是在「黑天鵝」號正前方下海的。因此當遊艇駛近時，他們便很容易地接近了船身。

雙方槍戰正在激烈進行中，突然一聲轟然巨響，爆炸發生在「黑天鵝」號船尾部份。

遊艇的舵頓時被炸毀，右邊的車葉也停止了轉動，使它突然失去了控制，速度也緩了下來。

老魏大吃一驚，急命查看受損的情形，發現後艙已開始進水。

這時魯安娜已被驚醒，使她的酒意清醒了一半，披了件晨褸趕到甲板上一看，只見全船驚亂成一片，一時却弄不清是怎麼回事。

等她瞭解了情況，不禁驚怒交加。但此刻她已無暇責備老魏的自作主張，立即親自發號施令，一面急命全力應戰，一面派人搶救後艙的進水。

費德才一見已得手，雖未將「黑天鵝」號炸沉，至少已使它陷住在那裏，失去了航行的能力。

現在這艘快艇已居於捱打的地位，狗頭軍師大喜若狂，當即發動了全力猛攻。

又是轟然一聲巨響，一枚土製炸彈拋上了遊艇上爆炸開來，使得幾名大漢避之不及，被炸得非死即傷。

魯安娜這才發覺海裏有人在搗鬼，一氣之下，急命幾名大漢穿上潛水衣，並且背上氧氣筒，

躍下海去對付那三個傢伙。

幸好土製炸彈的威力並不太大，否則這艘快艇縱然未被炸沉，起碼也受了重創。儘管如此，艇尾的舵被炸毀，使它失去控制，單靠一部引擎是無法航行的。

並且分出了一部份人手去搶救後艙的進水，又有幾個下海去對付那三個傢伙了，再加上有幾個傷亡。使得「黑天鵝」號上能作戰的，賸下的只有七八個人。

就在這情況極爲危急之際，一艘小型遊艇飛駛而來，以全速迎着一艘小型遊艇衝去。

由於夜色朦朧，海上大霧瀰漫，使那快艇警覺時已欲避不及，被衝撞了個正着。

快艇船身小，操作靈便和速度快是它的優點，可是被這一撞却吃了大虧，只聽得「轟」然一聲巨響，已被撞翻。

船上的幾名大漢全都落海，鬼喊鬼叫地驚亂成一片。

正繞向「黑天鵝」號右側攻擊的那三個傢伙，這時已被奉命下海的幾名大漢，潛游至身邊，突然冒出水面攻了個措手不及。

這幾個人是全部潛水裝備，在海裏佔盡優勢，他們也不用槍，各以鋒利無比的水手刀攻擊，一刀一個，便解決了那三個倉皇不及應變的傢伙。

就在同時，那艘小型遊艇被撞翻，船上的人全部翻身落海。這幾個全身潛水裝備的大漢，雖不知道來的小型遊艇是那方面的，但它既將對方的船撞翻，總不會是敵人吧？

他們反正已下了海，索性就潛游過去，向快艇上落海的那幾個傢伙展開了突襲。

於是，海裏又展開一場肉搏。

費德才在另一艘快艇上，企圖趕來搶救，可是猶未接近，突見那艘小型遊艇正全速迎面衝來。

狗頭軍師見狀大吃一驚，嚇得魂不附體，急命將船偏開，避免被撞翻的命運。

他也弄不清這艘突如其來的小型遊艇，究竟是那方面的人，此刻連他自己在內，快艇上只剩下了四個人。眼看再要發動攻擊已無能爲力，只好決定逃之夭夭，不顧落海的那些人死活，加速飛駛而去……

海上的激戰停止了，海裏的肉搏也告一段落。結果是費德才一共帶來十二個人，連同他自己是十三個，僅只逃回去四人，其他的悉數死在了海裏。

「十三」大概眞是個不祥的數字吧！

「黑天鵝」號上的傷亡不重，僅有兩個被拋上來的炸彈當場炸斃，另有兩個欲避不及被炸傷。

奉命下海去的幾個人，在肉搏中僅有一人受了重傷，其餘的全部安然無恙。

可是「黑天鵝」號本身的情況則比較嚴重，甲板上的爆炸倒無所謂，主要的是舵被炸毀，右邊的車葉也轉不動了，同時後艙尚在不斷進水。在全力搶救之下，雖不致下沉，一時却無法修復。

金小燕在船頭上，大聲表明了身份，把船緩緩靠近後，首先飛身躍上了「黑天鵝」號。

葉克强也隨後跳了過來，魯安娜聽說他們强借了一艘小型遊艇，及時趕來解救了「黑天鵝」號的危急，說不出內心有多感激。

等到金小燕說出對方是關松的人，率領那兩艘快艇，企圖將「黑天鵝」號炸毀的就是那狗頭軍師。魯安娜不禁勃然大怒，咬牙切齒地恨聲說：「好！他們居然起了這個黑心，那就怪不得我要以牙還牙了。走！我們回去找他們算賬！」

老魏正走過來，向魯安娜報告，後艙的進水已被阻住，但舵和車葉却一時無法修復。

魯安娜當機立斷，留下老魏和幾個人手，盡快把船修復後駛返香港。

她則帶着其他的人，登上了這艘小型遊艇離去……

中計混戰　一網成擒

龍海山接到關松的電話警告後，立即下令嚴加戒備，如臨大敵地嚴陣以待着。

可是等了半天，仍然毫無動靜。

突然，在宅外附近把風的發出了暗號，表示發現了情況。龍海山據報，不禁驚怒交迸，想不到譚弘方面果然大擧來犯了！

他勃然大怒，急命全體備戰，決心給對方來個迎頭痛擊，以洩昨夜被刺之恨。

這批人大約有十七八個，從旺角碼頭直朝龍宅飛奔而來，聲勢頗爲浩蕩。

不料剛到龍宅附近，突見四面八方湧現出一大批人，衝上來

不分青紅皂白，就搶先動上了手，大概是想先發制人，給對方個下馬威。

這一帶入夜非常僻靜，附近的幾盞路燈，事先又被龍海山的手下故意將燈泡擊毀，以致陷於一片黑暗。

黑暗中，雙方都無法看清對方是誰，這一動手，就大打出手起來。

突然有人振聲大叫：「住手！我是淺水灣的關老大……」

「老子還是深水灣的土地爺哩！哈哈……」對方顯然不相信，回敬了他一句，接着狂笑起來。

關松一時也弄不清，這批突然出現的人馬，是龍海山的手下把他們誤認為是九龍城方面大舉來犯，還是譚弘的人阻止他們接近龍宅。

但他是趕來勸阻雙方火併的，並無意偏袒或幫助任何一方。那麼對方無論是那方面的人，也不該向他這和事佬動手吧？

他已表明身份，對方非但沒有住手，反而故意反唇相稽，好像認為他是冒充似的。

這也怪不得那批人，黑暗中根本看不清，幾乎連自己人都分辨不出。

而且龍海山接到關松的電話，是警告說譚弘方面將不顧一切大舉來犯，怎會想到來的是他啊！

混戰中，雙方雖未用槍，却是刀棍齊出，展開了一場激烈凶猛的械鬥。

關松腦滿腸肥，行動不便，頗有尾大不掉的樣子，以致在混戰中吃了大虧。

等到一名大漢揮棍攻近，突然認出倒在地上的是他時，他已被揍了個鼻青臉腫。

「大家住手，打錯了，這是淺水灣的關老大呀！」那大漢振臂高呼着。

戰況正激烈，只有附近幾個人聽見，趕過來一看，認出了果然是那流氓頭子。

其中一個是龍海山手下的頭目，忙不迭奔向守在宅前指揮作戰的趙強，氣急敗壞地報告：「趙大哥，糟啦，我打錯了人，這批人是關老大帶來的……」

趙強大吃一驚，趕緊衝過去喝令：「大家住手！」

龍海山這邊的人先住了手，關松帶來的人猶自怒不可遏，在那裏磨拳擦掌，顯然有點於心不甘。

趙強來到關松身邊，忙不迭上前將他扶起說：「這眞是大水冲倒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了，關老大，實在很抱歉……」

關松站了起來，怒哼一聲說：「沒話說，這是我關某人自找的，帶我去見龍海山吧！」

趙強那敢怠慢，執禮甚恭地陪着關松走向龍宅大門，其他的人均留在外面對峙着。似乎剛才打得還不過癮，如果關松進去跟龍海山論理發生衝突，翻了臉出來，還要繼續大打出手哩！

關松在趙強的陪同下，不帶一兵一卒，獨自進了龍宅。

進入客廳，一見手臂用綁帶掛在脖子上的龍海山，關松就鐵青着臉怒聲說：「龍兄要是怪兄弟不該多管閒事，在電話裏就大可說明，何必對我們來這麼一手！」

龍海山暗自一怔，起身迎了上前，莫名其妙地問：「關老大，這是怎麼回事？」

「哼！」關松怒不可遏地說：「你自己問趙強吧！」

龍海山的眼光剛一掃過來，趙強已嚇得打了個寒顫，急說：「剛才突然來了一批人，由於天太黑，我們以為是九龍城譚老大方面的人大舉來犯，所以跟他們動上了手，沒想到是關老大……」

龍海山氣得破口大罵：「他媽的！你們這批飯桶，連來的是甚麼人都沒搞清楚，就動起手來，還不趕快向關老大磕頭賠罪！」

趙強那敢違命，兩腿一屈，當眞跪了下去，向關松連磕了三個響頭，連連賠罪着說：「關老大請多包涵，請多包涵，大人不記小人過，我們實在是沒認出，否則吃了虎心豹膽，也絕不敢……」

龍海山也在一旁打圓場說：「這完全是出於誤會，關老大在電話裏只說譚弘方面將大舉來犯，並未告訴兄弟你自己要過海來。他們突然發現來了大批人馬，自然不會想到是關老大啊！」

關松怒猶未息地說：「這麼論，兄弟怕你們雙方當眞幹起來，中了魯安娜那娘們的離間詭計，特地親自帶了一批人趕來勸阻，難道還來錯了？」

龍海山冷聲說：「兄弟倒沒中那娘們的詭計，只怕我們都中了譚弘他的陰謀詭計哩！」

「哦？」關松茫然不解地問：「龍兄這話是甚麼意思？」

龍海山冷冷地哼了一聲，斷然指出：「事情擺在眼前，很明顯的是他在搞鬼。侯老二故意打電話給關兄，說勸阻不住譚弘，將不顧一切來找兄弟算賬，分明是看準了關兄一定會向兄弟警告的。並且他們更算準了兄弟得到消息，絕對不甘示弱，必然立即嚴陣以待。而關兄既怕我們雙方當眞發生火併，勢必帶人親自趕來調解。結果他們却按兵未動，使我們雙方在黑暗中敵友不分，反而大打出手起來，這不是中了他的陰謀詭計？」

關松詫異地急問：「譚弘方面沒有動靜？」

龍海山嘿然冷笑說：「要有動靜早就有了，絕不會落在關老大之後，連你們都過海趕來了，而他們不致遲遲不發動吧！」

關松沉思之下，勃然大怒說：「媽的！我倒要問問侯世濤，是不是存心整老子的冤枉！」

龍海山火上加油地說：「何必多此一問，縱然他們不是存心整你冤枉，也是打算使關老大與兄弟之間發生衝突，好站在他們一邊，合力來對付兄弟呀！」

關松在混戰中被揍得鼻青臉腫，那肯就此罷休，盛怒之下，決定立即親自到九龍城去，向侯世濤興師問罪，至少得把今夜的事作出個交代。

龍海山正中下懷，非但不加勸阻，反而表示他也於心不甘，願意親自陪同關松去九龍城一趟，大家乾脆把話攤開來說，趁着三方面的人都在，今夜就當面把一切解決。

關松也知道強龍難鬥地頭蛇，他只帶來了十幾個人，而九龍城却是屬於譚弘的地盤。

現在既是找侯世濤論理，無異是種挑釁，也等於是找上門去興師問罪。

萬一對方惱羞成怒，來個翻臉不認人，關松不但是跑去自取其辱，甚至要吃上眼前虧。

因此聽說龍海山也要去，自然不便拒絕，這樣一來，最低限度可以壯壯聲勢吧！

關松這時已顧不得其他問題，即使被譚弘誤以為他在跟龍海山一鼻孔出氣，那也在所不計，誰教他們整他這個冤枉？

可是他與龍海山都沒想到，那個告急電話並不是侯世濤打的。

其實金小燕也並沒打算整他冤枉，只是用這調虎離山計，以便趁虛而入，用計救出葉克強罷了！

偏偏龍海山是伺機報復，而關松又沉不住氣，雙方立即各帶一批人手，由龍海山供應交通工具，分乘幾輛轎車，浩浩蕩蕩地向九龍城風馳電掣而去。

進了九龍城，就直接駛向獅子石道。

關松這時才忽然想到，現在已是深夜，他們雙方突如其來地帶了大批人馬而來，譚弘方面也可能引起誤會，以為是大舉來犯的。

九龍城是譚弘的勢力範圍，如果他這方面也在嚴陣以待，發現來了大批人馬，不分青紅皂白就來個迎頭痛擊，豈不又將發生一場惡鬥。

念及至此，他急命司機停車，準備向另一車上的龍海山說明，最好由他先去見譚弘，以免引起誤會。

不料他的車剛一停，龍海山的車就超車而過，使他只好吩咐司機急起直追。

龍海山在車上早已跟趙強商量好了，決心利用這可遇而不可求的機會，趁對方不明關松與他們同來的目的，突然向譚弘這方面發動迅雷不及掩耳的突襲，使對方措手不及。

這裏是譚弘的大本營，不分日夜，附近都派有人把風。

尤其這幾天情勢緊張，既要防範魯安娜，又擔心龍海山，更怕那批職業殺手伺機而動。

因此不但在附近加派了人把風，同時更加強了戒備，並且有一批人留在宅內隨時待命。

當幾輛轎車浩浩蕩蕩而來，剛駛向獅子石道，宅內就得到警告，立即如臨大敵地嚴陣以待着了。

龍海山的車一馬當先，首先到了宅前停下。他剛一下車，關松的車也隨後趕到，他忙不迭下車上前攔住了說：「龍兄，我忽然想到一個問題……」

他的話猶未了，那幾部車已相繼停在宅前，所有的人均紛紛下了車，雙方的人合起來竟達四五十之眾，聲勢確實相當浩大。

其中大約三分之二是龍海山的人，他一聲令下，除了關松帶來的十幾個人之外，齊向大門攻去。

關松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是被龍海山利用，頓時又驚又怒，眼看已欲阻不及，一氣之下，他只有急命自己的人撤走，以免捲進這個漩渦。

但他們猶未及登車，四面八方已湧現出大批人馬，展開了圍攻。

這情形與剛才在龍宅外完全相似，顯然對方早已作好佈署，以便給來犯的敵方一個迎頭痛擊。

關松見狀大吃一驚，急向湧來的那批人振聲高呼，表明自己的身份：「兄弟是淺水灣的關老大……」

他不表明身份反而好些，對方既知他是關松，而龍海山的人已發動猛攻，莫不以他爲攻擊的目標才怪哩！

十幾名大漢立即以他爲目標，來勢洶洶地揮動着鐵棍和短刀之類的武器衝來。

關松的手下不敢貿然動手，只得挺身護着他們的頭子，以免遭到攻擊。

那批大漢一衝近，就不由分說地揮刀舞棍，毫不客氣地發動猛攻，根本不容關松說明來意。

眼看兩名大漢首當其衝，被鐵棍擊得頭破血流，關松再也無法按兵不動，站在那裏捱打了。

等到他一聲令下，他的手下才彷彿解除了禁令，立即還以顏色，跟對方大打出手起來。

龍海山那邊更是戰況激烈，而且雙方旗鼓相當，勢均力敵，正在展開短兵相接的肉搏，混戰成一團。

大門緊緊關着，使龍海山的人無法攻入，只得回身與四面八方衝來的那些大漢惡鬥。

雙方都是一批玩命的角色，而且由於龍海山與譚弘之間的芥蒂，更加上龔富興被槍殺，以及龍海山夫婦的被刺殺，使他們的手下也受到影響，彷彿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似的。

尤其今夜是龍海山方面大舉來犯，等於欺上門來。譚弘手下這批奉命迎戰的大漢，還能不全力以赴，拿出些顏色來給對方看看？

同樣的，龍海山不發動則已，既已發動，那就必需孤注一擲，否則以後再想找機會報復，那就相當困難了。

因此他們雙方均形同拚命，一個個都奮不顧身，各以短刀或鐵棍爲武器，展開一場你死我活的惡鬥。

這時譚弘已據報，聽說是關松與龍海山雙方聯合來犯，不禁驚怒交迸，龍海山即使是借題發揮，總還要有個借口。譬如昨夜夫婦倆遇刺，一口咬定是譚弘這方面派人去下手的，那至少還師出有名。

關松又憑那一點，居然跟龍海山一個鼻孔出氣，跑來湊這個熱鬧？

侯世濤斷然指出：「關老大準是爲了派老齊來說服我們不成，反而碰了個釘子回去，以致惱羞成怒……」

譚弘怒不可遏地說：「那關他個屁事，龍海山跟我們早晚都避免不了一場火併的，並不一定要由魯安娜那娘們引起。就算我剛愎自用，或者意氣用事，那也犯不着他操心，更不能成爲他跟龍海山搞在一起的藉口呀！」

吳炳全年輕氣盛，忍不住怒聲說：「姓關的既不仁，就怪不得我們不義了。他既是跟龍海山一個鼻孔出氣，公然找上門來，那我們就不必對他客氣！」

譚弘未置可否，急向進來報告的大漢問：「他們來了多少人？」

大漢回答說：「看不清楚，人數可能不少，我們的人好像並沒佔到絕對優勢……」

吳炳全自告奮勇地請纓說：「大哥，乾脆由我帶些人開門迎戰吧！」

譚弘猶豫之下，終於把心一橫說：「好吧！他們實在欺人太甚，不但擊斃了老三，還一口咬定他兩口子是我派人去行刺的。其實也許根本沒這回事，龍海山要眞受了傷，怎會現在親自帶了人找上門來？最氣人的是關松這傢伙，滿嘴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

吳炳全無暇聽他罵下去，逕自奔出了廳外，來到院子裏，召集了在宅內嚴陣以待，以及待命的二十多人，突然開了大門就向外衝。

外面正戰得難分難解，這一股人馬衝出來，頓使譚弘這方面的人聲勢大壯，相形之下，就比對方人多勢衆了。

但來者不善，善者不來，龍海山今夜能帶傷親自出馬，足見他是抱定志在必得的決心，爲了報復幾乎喪命在槍下之恨，他是不惜孤注一擲的。

眼看對方又衝出一批人馬，使得聲勢大增，他不由地暗自一驚，心知今夜要不出奇制勝，非但無法向譚弘報復，反而將吃大虧，落個鎩羽而歸。

龍海山畢竟不是弱者，顧不得右肩的傷勢，左手揮動着一根沉重的短鐵棍，趁着大門一開，竟指揮他的一批手下硬闖了進去。

他們一個個都是玩命的作風，吳炳全率領衝出的雖有二十多人，却未能把他們阻擋得住。

吳炳全正待喝令全體攔阻，冷不防被龍海山竄到身邊，出其不意地當頭狠狠一棍。

這一擊又狠又快，使吳炳全被攻了個措手不及，慘叫一聲：「哇……」頓時頭破血流，昏倒了在大門外。

龍海山已形同瘋狂，揮動手裏的三尺短鐵棍，眞有點銳不可擋，使人不敢輕攖其鋒。

這傢伙既情急拚命，他的手下自然更是奮不顧身，十幾個如狼似虎的大漢，終於突破阻擋的防線，攻進了大門。

他們一直攻進了廳內，發現譚弘與侯世濤，正各執手槍面對門口站着。龍海山把鐵棍丟開，霍地拔槍在手，嘿然冷笑說：「姓譚的，我們的過節，早就該作個了斷啦，今夜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譚弘怒目以對，咬牙切齒地恨聲說：「不錯！現在你我手裏都有槍，就看誰的命大了！」

龍海山獰聲說：「也許是同歸於盡！」

正在這雙方劍拔弩張，火併一觸即發的緊張萬分之際，忽聽一聲嬌滴滴的驚呼：「龍大爺……」

龍海山的眼光循聲轉去，只見從右邊一個房間裏走出個女人，正是如今譚弘的姨太太。他們雙方的芥蒂，就是爲這女人結下的！

不料這一分神，譚弘突然連扣扳機，同時全身撲向了沙發背後。

龍海山一個措手不及，胸前捱了兩槍，只聽他慘叫一聲，踉蹌跌了開去。

這傢伙眞夠狠的，倒在地上仍然咬緊牙關，回敬了對方一槍。但譚弘利用沙發爲掩護，並未射中。

龍海山的手下見狀大驚，急欲上前搶救，他却疾聲喝令：「不要管我，掏出傢伙開火吧！」

他的手下那敢抗命，立即紛紛拔槍射擊，就在廳內展開了火併。

譚弘他們只有四五個人，但吳炳全帶着衝出去的那批大漢，這時已回到院子裏來，使龍海山的手下成了被裏外夾攻。

龍海山已倒地不起，使得他的手下成了羣龍無首，個個都在驚亂中情急拚命起來。他們像是一羣潰敗的亂軍，又像一羣瘋狗，亂喊亂叫着，也不知是齊聲吶喊助威，還是虛張聲勢。

他們不顧譚弘和侯世濤的射擊，被一連擊倒了好幾個，仍然向沙發後衝去，終於把對方這兩個首腦人物制住。

這批傢伙倒不是在爲龍海山賣命，而是急欲突圍逃生，所以決心來個擒賊擒王，把譚弘抓住了，才能從這裏脫身。

譚弘一被制住，一名大漢立即回身衝至門口，向廳外的人馬大聲高呼：「譚老大已被我們抓住，你們趕快退開，誰敢攔阻我們出去，我們就先拿譚老大開刀！」

外面的人似乎尚不相信，直到譚弘被兩名執槍的大漢挾執着，推出到客廳門口，他們才大吃一驚，嚇得目瞪口呆起來。

譚弘這時也是保命要緊，急向他的手下喝令：「你們都退開，不許攔阻他們，通知外面的人立刻住手！」

他們眼看譚弘被制住，那還敢輕舉妄動，忙不迭紛紛退了開去，同時有兩名大漢奔出大門外，通知正在惡鬥的那批人住手。

這時外面早已打得天昏地暗，由於旗鼓相當，勢鈞力敵，以致戰得難分難解。

雙方都有不少人受傷，誰也沒佔到便宜，眞可說是兩敗俱傷。

兩名大漢傳達的停戰命令並未奏效，雙方根本充耳不聞，仍然繼續惡鬥，似乎非拚個你死我活不可！

混戰中，關松已被打得鼻青臉腫，身上尚有好幾處掛了彩，但他也動了肝火，指揮他的手下力戰不懈。

突然一批人湧出了大門外，大家這才發現譚弘與侯世濤均被制住。而緊接着由兩名大漢合力抬出的，却是奄奄一息的龍海山！

正在附近的趙强，頭破血流地奔過來，衝上前驚問：「龍爺！你！你怎麼啦？」

龍海山示意他低下頭來，氣如遊絲地向他輕聲交代了幾句甚麼，只見趙强連連點頭說：「龍爺

放心，我一定照辦！」

龍海山正要再說甚麼，可是嘴一張，一股鮮血湧了出來，當即雙目怒睜地氣絕而亡。趙强一言不發，鐵青着臉走到被制住的譚弘面前，始聲色俱厲地說：「姓譚的，快敎你的人全部退進去，好讓我們離開這裏！」

譚弘不敢拒絕，只好下令他的手下全部退進宅內。

「大家上車吧！」趙强神氣十足地發號施令起來。

現在大家都得聽他的，除了制住譚弘與侯世濤的幾名大漢，其他的人立即紛紛登車，把龍海山的屍體也抬上了車。

譚弘力持鎭定地說：「現在可以放了我們吧……」

不料話猶未了，趙强突然把心一橫，一刀戮進了譚弘的腹部！

「哇！」譚弘慘叫一聲，被趙强用力把刀口向上一挑，頓時肚破腸流，慘不忍睹。

侯世濤見狀，嚇得魂飛天外，但趙强心狠手辣，抽出匕首趕過去就給他當胸一刀！

退進宅內的人馬，立即一湧而出，但已欲救不及。

趙强那敢怠慢，疾喝一聲：「走！」

剛衝至車旁，猶未登車，宅內衝出的大批人馬已開了火，使他被亂槍擊中，倒在了車門下。

其他的人那還顧得了他的死活，開了車就走。

而最先登車逃走的，却是唯恐受到牽連的關松！

他帶着自己手下的十幾名殘兵敗將，擠上兩部轎車，逃出九龍城，就直接風馳電掣地由海底隧道倉皇馳回香港。

今夜他趕過海去，原是打算阻止雙方發生火併，沒想到一念之差，同意讓龍海山一起去九龍城，結果鬧出了這麼大的亂子。

現在他痛定思痛，冷靜地沉思之下，終於恍然大悟；很可能那個告急電話根本不是侯世濤打給他的，說不定連自己都中了魯安娜的詭計！可是，事態已經鬧大，後悔也來不及了，誰敎他胸無城府，沒把事情弄清楚，一接到電話就沉不住氣，親自帶了一批手下趕到旺角去？

如果他有一點頭腦，爲了要證實電話是不是侯世濤打來的，起碼也得打個電話去問問呀！

而這舉手之勞的事他都想不到，否則又怎會掀起這場軒然大波！

回到他的大本營，留守的人便忙不迭向他報告，聽說葉克强可能被幾個冒充的警方人員救走，使他不禁又驚又怒。

打開地下室，進去一看，發現葉克强早已不知去向，地上只躺着個尚未清醒的大漢。

這一來，關松已完全明白，果然不出所料，告急電話根本不是侯世濤打來的，而是中了人家的調虎離山之計！

正在怒不可遏，大發雷霆之際，費德才也鎩羽而歸，狼狽不堪地逃了回來。

他從這裏帶了幾個人出發，又在碼頭臨時召集了幾個人手，一共連他自己是十三個人，結果回來的只剩下了四個人！

等他驚魂甫定地把一切經過報告之後，關松不禁怒問：「這麼說，你們非但沒有把『黑天鵝』號炸毁，反而損失了八九個人！」

費德才沮喪着臉，忿聲說：「要不是突然來了艘來歷不明的小型遊艇，我們只要再送他們兩顆炸彈，就絕對可以得手啦！」

關松沮然長嘆一聲說：「別提了，今夜我們這個觔斗眞算栽到了家。『黑天鵝』號沒炸沉倒是小事情，還有更糟的事哩！」

「甚麼事？」費德才驚問。

關松把中計的情形剛說到一半，忽見一名大漢奔進來，氣急敗壞地報告：「老闆，不好了，外面又來了好幾部警車……」

關松霍地跳起身來，怒不可遏地說：「他媽的！他們還想來這一套，傳令下去。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大漢急說：「可是……」

關松根本不由分說，把眼一瞪，勃然大怒說：「沒甚麼可是不可是的，照我的命令行事就是！」

大漢不敢違命，只好唯唯領命而去。

幾輛警車剛一到大門外，便見裏面衝出一大批人，不分青紅皂白就發動了攻擊，大概是想先發制人，使車上的人措手不及。

可是這回他們弄錯了，這批警察並不是冒充的，而是接獲九龍警方的通知，趕來這裏抓人的！

因爲九龍城的大規模械鬥已經驚動了警方，結果趕去遲了一步，龍海山和關松方面的人早已逃之夭夭。

但現場不及掩飾，而且譚弘與侯世濤遭了毒手，使被擊昏清

醒過來的吳炳全，以及譚弘的手下都於心不甘，索性向警方人員供出了參與械鬥的，是那幾方面的人。

警方獲得資料立即通知香港方面，趕往淺水灣去逮捕關松及他的手下。

偏偏關松以爲又來了一批冒牌貨，居然下令格殺勿論，那不活該他倒霉才怪哩！

警車上的人尚未下車，就遭到了攻擊，這還了得，當即以「烏滋」衝鋒槍朝天鳴槍示威。

「格格格格」地一陣槍聲，才使那批大漢情知有異，驚覺出這批警察不是冒充的了。

「烏滋」衝鋒槍的威力果然驚人，嚇得他們紛紛退開，警方人員便趁機下了車，喝令棄械投降。

那些大漢未及逃進大門，一輛警車已直接衝了進去，終於他們懾於衝鋒槍的威力，紛紛丟下武器，高舉起雙手。

於是……

*　*　*

當關松這方面的人，被一網成擒後，附近突然又出現了一條人影，似在窺探這巨宅的動靜。

可是，當她發現門口停置着兩部警車，並且有幾名武裝警察在把守，只好悄然離去。

她就是金小燕，魯安娜他們已回到香港，派她先來探探虛實，打算對關松派費德才去企圖炸毁「黑天鵝」號，採取報復行動。

金小燕趕回臨時在淺水灣裏租的落脚處，把看到的情形說了一遍，並且强調說：「我看關松那裏一定出了事！」

出了甚麼事呢？她既說不出，大家也無從判斷。

魯安娜雖然於心不甘，但關松那裏已有警方人員把守，又不瞭解情況，怎敢貿然輕舉妄動。

這女人的性子也很急，立即派人分頭通知在各方面暗中擔任監視的人，全部趕到這裏來集合。

直到將近黎明，所有的人才陸續趕到。

根據各人先後的報告，魯安娜始知關松曾親自帶了一批手下過海去旺角，跟龍海山方面發生了衝突。然後又一起去九龍城，與譚弘方面發生大規模械鬥，最後終於引起一場火併。

結果是兩敗俱傷，龍海山、趙强、譚弘及侯世濤均死於非命。幾個重要人物中，僅只吳炳全保住了性命，關松則趁亂逃之夭夭。

但關松那裏既有警方人員把守，顯然他已被捕，他的手下那批亡命之徒也被一網成擒了。

得償夙願　香消玉殞

然而，這場火併是怎樣引起的呢？

大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連魯安娜也覺得有點莫名其妙。

葉克强是旁觀者清，他把一切看得很清楚，因此不得不向魯安娜提醒：「魯女士，現在事態已經鬧大，如果關松是參與九龍城的火併被捕，他很可能向警方供出一切，事由妳起，恐怕妳也脫不了干係吧！」

魯安娜沉思不語，金小燕忽說：「妳要報復的對象，已是死的死，傷的傷，不死不傷的也被逮捕了。葉克强說的不錯，這件事可說是由妳而起，妳是脫不了干係的。反正現在妳的目的已達到，與其留在這裏毫無必要，何不趁警方尚未對妳採取行動之前，趕快帶着大家離開此地呢？」

魯安娜仍然在猶豫不決，葉克强不保留地說：「魯女士，恕我說句不中聽的話，查老大留下的那些產業，恐怕來路不太正當。否則當局就不致把它全部查封或凍結的。如果妳捨不得離開香港，是爲了想處理那批產業，實在不是明智之舉！」

魯安娜終於點點頭，道：「好吧！小燕，妳和葉先生立刻離開這裏，最好設法離開香港，回馬尼拉去等着，我必需等老魏，不能把他們丟下不顧。我會看情形的，必要時我們就租艘船去找他們，不必他們再冒險把『黑天鵝』號修復開回香港了。等我跟老魏他們會合之後，一定盡快趕到馬尼拉來。對你們二位的熱心相助，我無法用言語表達我的感激，見了面再報答二位吧！」

葉克强與金小燕交換了一下眼色，終於同意魯安娜的主意，向這女人依依不捨地告別而去。

天色已微明，這一對年輕男女，彷彿一對熱戀中的情侶，相偕離開了淺水灣……

他們彼此一言不發，保持着沉默。

一直走向海邊靜寂沙灘上，仍然誰也沒有說一句話，彷彿彼

此都感到心情很沉重。

忽然，葉克强終於問了她一句：「妳好像有甚麼心事？」

金小燕深深嘆了口氣說：「唉！有件事我本來不想讓你知道的，可是我這個人有個毛病，假使心裏有話不說出來，就像是有塊骨頭梗在喉嚨裏似的，總覺得怪難受的……」

「是甚麼事？」葉克强問：「我有知道的必要嗎？」

金小燕猶豫了一下，始說：「其實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告訴你的必要，可是這件事除了我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人知道，包括魯女士最親信的老魏，以及對她忠心耿耿的幾個人在內。正因爲這樣！所以我更覺得是心理上和精神上的一種重大壓力，如果沒有人與我分擔，我實在有點承受不了……」

葉克强「哦」了一聲，更覺詫異地問：「那麼究竟是甚麼事呢？」

「唉！」金小燕又嘆了口氣，神色凝重地說：「乾脆讓我告訴你吧，魯女士早在幾個月之前，就時常感到身體不適，經檢查的結果，才發現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是癌？」葉克强頓吃一驚，脫口而出。

金小燕搖搖頭，語氣沉重地說：「不是癌，而是另一種絕症——白血球過多，又叫作敗血症！醫生要她住院盡量休養，但她知道那祇不過是苟延殘喘，並不能獲得治癒的希望。因此她要求醫生坦白告訴她，她的生命最多還能維持多久，結果得到的答覆是最多不超過一年！」

「呃……」葉克强的心情也突然沉重起來，他說：「那麼換句話說，到目前爲止，她的生命已祇剩下了最後的幾個月囉？」

金小燕點點頭，黯然傷神地說：「正因爲她自知活在這世界上的時日已不多，所以這次決心回香港來，了却這樁必需在死之前辦到的大事，才能死而無憾，否則她是死了也不會瞑目的！」

「你是怎麼知道的？」葉克强好奇地追問。

金小燕正色說：「我跟她相處的時間並不算長，不過，自從我們在一起後，就幾乎每天寸步不離，她更對我無話不談。但我發現她在啓程來香港之前，每隔一兩天就要去醫院一次，而且拒絕我陪同前往，當然我也不便追問原因。可是我這個人非常好奇，任何事情不弄清楚，心裏就有個疙瘩。所以有次我趁她不備，把她每天服的藥，從瓶中各樣偸取了一粒，並且把藥瓶上標籤的藥名抄下，私下拿去向藥房裏一查問，才知道那些藥都是專治白血球過多的！」

葉克强黯然無語地輕喟了一聲，金小燕接下去又說：「我對醫藥常識知道的並不多，但據藥房老闆告訴我，白血球過多是種不治之病。到目前爲止，世界上雖然醫學發達，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研究出一種能絕對有效醫治它的方法。跟癌症一樣，醫藥祇能減少患者的痛苦，充其量延長一點生命而已。其實祇是稍盡人事，絕不可能挽救患者的生命！」

葉克强恍然大悟說：「我明白了，魯女士是知道在世的時日已不多，所以不顧一切地回香港來，決定向當初陷害她丈夫的那批人報復，以了却她的心願，對嗎？」

金小燕微微點着頭說：「所以我剛才忽然想到一個問題，如今她的目的已達到，爲甚麼不帶着大家一起離開，却故意要把我們兩個人先遣走？」

葉克强詫異地說：「妳的意思是……」

金小燕忽說：「我是在懷疑，也許她已決心留在香港，根本不打算再去馬尼拉！」

「爲甚麼？」葉克强不解地說：「她的目的既已達到，還有甚麼理由要留在香港？那似乎沒有必要吧！」

金小燕却不以爲然地說：「正因爲她的目的已達到，而自己又明知生命即將結束，活在世上的時日已不多，她再去馬尼拉又有甚麼意義？香港畢竟是她生長的地方，既然不久人世，她總寧願死在此地，而不願作個異鄉之鬼吧！」

「萬一警方要抓她呢？」葉克强說：「難道這一點她會想不到？」

金小燕輕喟一聲說：「她究竟存的甚麼心理，我也無法揣測。但有一點是很明顯的，如果她還打算回馬尼拉，剛才就絕不會先把我們兩個人遣走。這樣做法，明明是不願把我們牽連在內！」

葉克强沉思了一陣，忽說：「金小姐，我們回去看看她，妳看怎麼樣？」

這提議正中金小燕下懷，她

毫不猶豫地振奮說：「好！要去就得快，別讓他們已經離開那裏，那就沒地方去找她啦！」

他們立即離開海邊，急急奔回剛才大家聚會的地方。

可是，他們仍然來遲一步，這裏已是人去樓空，魯安娜及那批人早已不知去向。據金小燕判斷，很可能是他們剛離開這裏，就發現情況緊急。也許是警方已注意到這地方可疑，因此魯安娜把人匆匆帶走了。

否則就是故意先把他們遣走，又怕他們臨時改變主意去而復返，所以乾脆全體離開了這裏。

無論是那一種情況，現在這裏既已沒有人了，他們就不必留在這裏，必需儘快設法去找到魯安娜及那批人。

這時候天剛亮，他們匆匆離開了淺水灣，却是毫無目標，不知上那裏去找。

同時也躭心撞上警方的人，惹出意外的痲煩，那就更變成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了。

葉克强忽然想到，魯安娜很可能租了船，把那些人帶着去了「黑天鵝」號上，以免老魏等人把船修復了再冒險駛返香港。

因此他主張也租了一艘快艇，趕到「黑天鵝」號拋錨的地點去。

金小燕毫無異議，於是他們相偕來到碼頭，在一家專門出租小型快艇的船棚租用了一艘快艇。

他們冒着凌晨海上的濃霧及逆風，駕着快艇駛向了海上……

趕到昨夜發生激戰的地點，果見「黑天鵝」號仍然停泊在那裏，老魏尚在指揮全力搶修。

當小型快艇駛近時，遊艇上已在嚴加戒備，喝令他們不許靠近。

金小燕站上船頭，大聲表明了身份，遊艇上的人始解除備戰，讓快艇逐漸靠攏過去。

他們這才發現，「黑天鵝」號旁靠着一艘中型快艇，看情形魯安娜果然已把那些人帶來了。

不料登上遊艇一問，集中在淺水灣的所有人，已全部乘租用的中型快艇，回到了「黑天鵝」號上，唯獨魯安娜尚留在香港！

「她一個人留在香港幹嗎？」

金小燕詫然急問。

老魏回答說：「他們回來告訴我，說是魯女士要單獨去祭一祭查老大的墓，要我們等到中午，如果不見她趕來，就先把船開走，她自己將搭乘飛機回馬尼拉。」

葉克强情知有異，急問：「查老大的墳墓在那裏？」

「就在跑馬地後面的基督教墳場……」老魏回答。

葉克强急問金小燕說：「金小姐，我們快趕去看看！」

金小燕剛把頭一點，老魏即說：「派兩個人跟你們一起去吧，反正租用的船也得退還，否則人家以爲我們把船開跑了，通知警方追來，那就痲煩啦！」

葉克强與金小燕先下了遊艇，登上快艇就立即發動，加足馬力飛駛而去。

倏而，那艘中型快艇也隨後跟來。

兩艘船同時到達香港，想不到竟是向同一家船棚租用的。

他們退還了船，收回押船金及身份證，立即僱車趕往黃泥涌道。

來到跑馬地的基督教墳場，吩咐司機把車停在路邊等着，四人便下車進入墳場。

那兩名大漢知道查振泰墳墓的位置，帶着葉克强和金小燕直接找去。

不料尚未走近，已遙見那墓碑前倒臥着個一身素服的女人。

葉克强情知不妙，飛步奔近一看，只見墓碑前供着一大束鮮花。而這一身素服，髮間尚別着一朶白花的女人，赫然就是身罹絕症的魯安娜！

一切都已太遲了，她已服毒自殺，死在丈夫的墓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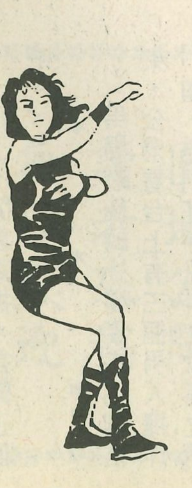
金小燕奔近，見狀不禁大慟，只悲愴地叫了聲：「魯女士……」便情不自禁地撲過去，撲在魯安娜的屍體上，傷心欲絕地痛泣起來。

葉克强感慨萬千，他沮然長嘆一聲，轉頭仰視東方，一輪紅日已冉冉升向天空……

「唉！又是個爽朗的艷陽天！」

然而，魯安娜已香消玉殞，陽光能挽回她失去的生命嗎？

（完）



都市奇情浪漫故事

疑惑

沈西城・文　洛文・圖

阿琦伸手搭住那邢慧香肩，道：「跳舞吧！」

「疑惑」這個故事，早在三年前就想寫的了。材料不多，無法發展成一個兩萬字以上的故事，不過，在這個故事開始之前，有幾點要聲明：

首先是故事的男主人翁，有一半是自己的影子，其餘一半，有虛構和假借的成分。

其次是故事的情節，大半是事實，而主人翁的內心世界的轉變，則是百分之百的眞實。

第三，則是故事還沒有一個理想的結尾，說不定若干年後，會有奇峯突出的結局。

最後還要提醒讀者，「疑惑」不能算是推理小說，它沒有屍體，沒有奇案，但如果從心理學來看，「疑惑」也許是一個屬於心理推理的故事。

心理推理，在日本已很流行，在香港，似乎還未有甚麼發展。我喜歡嘗試，成功與否，並不重要，反之能嘗試，於願已足。

「疑惑」的故事，應該從十四年前，即一九八二年開始，時間約是秋季。

那年我正卅四歲，精力旺盛，白天睡覺，晚上活動。如果不是我的這個品性，「疑惑」的故事，根本不可能發生。

好了，閒言甭提，言歸正傳吧。

* * *

馬場最後的一場賽事剛剛結束，公衆看台上有三個男人擁作一團，他們狂呼亂叫，欣喜之情溢於言表。

導致他們狂喜莫名的，是他們三個人合資買了這場馬的連贏位。每十元派五百七十多塊，一注五十元的投注，爲他們帶來了二千九百塊的盈利，在八十年代初期，這已不算是小數目了。

那個身材矮胖，皮膚黧黑的青年大聲地說：「我們去樂一樂。」

站在他身邊，戴眼鏡的青年還沒說話。手上拿着馬經，穿着整齊西裝的青年已搶先說：「那還用問，我們去夜總會！」

「哪一間？」矮胖青年問。

「第一！」西裝青年想也不想地說。

「夠不夠錢？」矮胖青年問。

「二千九百塊還不夠，要多少才夠？」西裝青年看來是歡場老手：「帶三個小姐出去都夠了。二千九百塊是盈利，我們還有老本呢！」

「我們湊一湊，可夠？」眼鏡青年謹慎地。

「唉！」西裝青年嘆了口氣。

三個人圍了個圈，把身上的錢一齊拿出來湊合。

一點算，有四千五百元。

「哈哈！夠了！」矮胖青年興高采烈地：「閒話少說，出發！」他跳下石級，往出口奔去。三個青年，僱了輛的士，直放灣畔夜總會。

「第一」夜總會，如今已拆卸，變成信和中心了，在當年的灣畔，這是數一數二的一流夜總會，紙醉金迷，不知多少火山孝子葬身其中。

三個青年，結隊出發，到了「第一」。

這三個青年，戴眼鏡的叫阿祥，矮胖的叫阿強，那個穿西裝的叫阿琦。

阿祥、阿強是鐵路局的同事，阿琦則無所事事，躭在一家出版社裏，當個編輯。

三個人跟着知客跨進了「第一」夜總會，阿强大力地吁了口氣：「眞棒！眞棒！不同凡響。」

阿祥也是伸着舌頭，一臉驚奇。祇有阿琦，他是識途老馬，神閒氣定。

三個人坐下來，由阿琦出面，叫了咪咪媽咪。

咪咪是一個胖嘟嘟的媽媽生，鼻樑上架着一副黑邊眼鏡，一見阿琦，立時堆起了笑容。

「琦公子！怎麼這麼久不見你來捧場？」

阿琦笑了笑：「現在不是來了嗎？廢話少說，快替我這兩位好兄弟介紹兩個漂亮的妞兒吧！」

咪咪遞過了名片，又請教了阿祥、阿强的姓名，挺了挺胸：「我現在就去找，放心！」

咪咪去後，阿强有點緊張：「阿琦！這……這裏的小……小姐，是不是眞……眞的很美麗！」

「各花入各眼，但不會太差。」阿琦吃了一片西瓜。

「出街要多少錢？」阿祥問。

「宵夜還是直落？」阿琦問。

「當……當然是那……那回事！」阿祥怯怯地。

「讓我看，連房租在內，一千五百塊左右。」

「這麼貴！」阿祥伸了伸舌頭。

「哈！難道要免費嗎！」阿琦諷刺地。

咪咪扭動着那個肥臀，消失在他們的視綫中。

阿强喝了幾口端上來的啤酒，看得出，他有點緊張。

阿琦抽了根「健牌」，悠然自得。阿祥用毛巾擦着手，生怕自己的手會沾汚了小姐們的玉手。

過了一會，咪咪領着兩個小姐上枱來了。

她安排，她們分坐在阿祥和阿强的左右。

「琦公子，你稍等一會，我替你去張羅。」咪咪先打個招呼。

「隨便！我不急。」阿琦揚了揚手，轉頭去打量那兩個上枱的小姐。坐在阿祥身邊的那個，長得頗高，相貌平庸，除了胸前那兩團肥肉還能稍稍吸引男人的注意力外，再無可取。倒是坐在阿强身邊的那個，有點看頭。

她身形不高，屬嬌小玲瓏型，有一頭爆炸裝的頭髮，配上濃艷的化妝，竟有一種難以抗拒的妖冶之美。

阿琦看了一眼，就再也捨不得把視綫移開了。

他把視綫往下移，到了那小姐的大腿。

穿了高叉的晚禮服，大腿自然而然地從開叉外露了出來。

雪白、肥腴，令阿琦的心跳加速。

那是前所未有的事。

從那刻開始，阿琦決定要將那個小姐據爲己有。

「小姐！你叫甚麼名字？」他問。

「邢慧！」聲音有點沉，正好跟她的外型配合。

「呀！跟邵氏時代的女明星同姓同名呢！」阿琦說。

「我那有她那麼幸運。」邢慧低聲地。

話匣子打開了，阿琦跟邢慧聊個沒完，反而把阿强冷落了。

這時，咪咪又帶了個高頭大馬的小姐走過來。

阿琦一推阿强：「對了，强少喜歡健美型的女人，給他吧！」跟着作了個手勢，示意邢慧坐到自己身邊。

邢慧也沒有推却，一扭臀

部，就坐了過來。

阿琦伸手搭住邢慧的香肩，他覺得有觸電的感覺。

「跳舞吧！」阿琦提議。

「好！」邢慧站了起來，先朝舞池走去。

阿琦看到了邢慧的背影。

那是上帝的傑作，想不到邢慧的背影，居然是那麼動人。

在舞池中，邢慧依偎在阿琦的胸膛上，一步一步地挪動着腳步。

呵氣如蘭。

那種氣，是香的，是醉人的。

阿琦覺得自己是完完全全地迷醉了，那是前所未有的事。

他微側着頭去看懷中的邢慧。

長長的眉毛，高高的鼻子，不大不小的眼睛，微厚的嘴唇，配合起來，正散發着濃烈的女人味。

他手一緊，把邢慧抱得更緊了。「邢慧！」他低低地叫了一聲。

「嗯！」邢慧微抬起頭，那眼光漾着一片霧，朦朦朧朧。

「我……我們去……去吃消夜！」

「好！」邢慧點點頭：「但祇是吃宵夜，沒有其他。」

「對！沒有其他」，阿琦重複着邢慧的話。

阿琦從來沒想過要跟邢慧到那種地方去。

這樣說，並不是說阿琦是一個正派男人，祇是覺得時機未成熟而已。

他的最終目的，還是要哄邢慧上床，以遂一己之慾。

野性美人　嗅之即醉

舞跳完，回到座上，他拍了拍邢慧的香肩：「去！去拿手皮包！」

拿手皮包是歡場術語，那就是「出去」的意思。

阿祥、阿强並沒有找到自己合適的女伴，亦可節省金錢。

阿强說：「你去吧！我跟阿祥到旺角去。」

阿强和阿祥是適合旺角的，那裏有較低等的舞廳，較風騷的舞小姐。

「好吧！」阿琦爽快地應承了：「我們田雞過河，好不好？」

阿强、阿祥一齊點了點頭。

水車屋的佈置，果眞敎人賞心悅目，尤其是店前的那個風車，慢慢轉動，別具風味。

阿琦跟邢慧和施施在喝着日本清酒。

「我要吃刺身！」施施醉意可掬地。

「何種刺身？」阿琦是日本通。

「龍蝦刺身！」施施喊。

「好！」反正口袋裏有錢，阿琦不吝嗇，招手吩咐侍者要了一碟龍蝦刺身。

「我要天婦羅！」邢慧說。

「天婦羅」就是炸蝦。

阿琦要了兩碟。

「還有，神戶牛肉！」施施加了一句。

阿琦都沒有推却。

神戶牛柳在八十年代，是屬於貴族食品。

阿琦贏了馬，自然不介意。

邢慧、施施各要了一客，阿琦看着她們吃得甜甜的，心裏不覺有了一種自豪。

不知怎的，看到了邢慧，他就有一股莫名的興奮，這是以前所不曾有過的。

在「水車屋」，他很想去握邢慧的手。可惜的是有施施在一起，打斷了他的慾望。

這頓消夜，吃了一個多小時才結束。阿琦用的士送了施施和邢慧回家。

回到出版社，已是凌晨四點多了。

阿琦暫寄住在一個朋友的出版社裏，白天幫朋友編書，晚上房間變作睡房。由於房間裏放了一張寫字枱，空間甚多，於是阿琦祇好席地而睡。

生活雖然滿清苦，仍不減阿琦的浪子之心，他一到晚上，即使口袋裏沒錢，也會跟朋友到酒吧喝啤酒聊天。

他喜歡晚上那種獨特的情趣，那種獨特的氣氛。

阿琦坐在椅子上，抽了根烟，回味着四小時之前的種種情景。

邢慧的冷艷，是別樹一格的。那黑而密的鬈髮，令她看來，更多添了一種野性美，再加上她那刻意的濃粧，邢慧好比一瓶醉人的陳年佳釀，令人伶嗅之即醉。

越想越興奮，連香烟燒盡也不自覺。

「呀！」阿琦的指頭覺着了熱，連忙把烟蒂扔進烟灰缸裏。

從這刻開始，他決定要把邢慧追

上手。

第二天，阿琦跑到報館找湯會計，要求預支三個月的稿費。

湯會計臉有難色：「琦哥！報館最多祇能預支一個月，你知道的！」

「我知道，法律不外人情，你通融一下。」

「這個得……得問過老總。」湯會計爲難地。

「我打電話給他。」阿琦拿起電話打給老總。

「有甚麼急用？」老總看來還沒睡醒。

「救命！」

「救命！救妞兒的命，對嗎？」老總笑了起來。

「女人的命不是命嗎？」

「預支三個月，你一天用完，那八十九天的活怎麼過？」老總關心地。

「別管！我有我的辦法，稿子少不了你的。」

「好吧！讓阿湯聽！」

阿琦把電話交給湯會計。

湯會計聽得不住點頭。

「OK！三個月！」湯會計大聲地說。

拿了兩千多塊的稿費，再加上昨天晚上用剩下來的幾百塊，剛好湊成三千塊，今天晚上，又可以上「第一」了。

阿琦決定做獨行俠。

大約是十點鐘，阿琦已成了「第一」的座上客。

咪咪過來招呼。

「邢慧！」阿琦點了名。

咪咪一聽，皺起了眉頭。

「幹甚麼？邢慧沒上班？」

「有有有！」咪咪回答。

「那快叫她來，我買全鐘。」阿琦豪氣地。

咪咪臉有難色。

「琦公子！邢慧給人買了街鐘。」咪咪吶吶地。

「甚麼？這麼早！」阿琦看看錶，才十點三十分。

「眞不好意思！我幫你介紹另一個小姐。」

「不！我要邢慧。」阿琦大聲叫。

「這個……」咪咪吞下了口水：「這個……」

「不然我就走。」阿琦威脅地。

咪咪一屁股坐了下來：「琦哥，你是歡場老手，你知道規矩的。」

「我知道，所以沒有邢慧，我就不坐。」阿琦朗聲地。

「這樣吧！我叫她來打個招呼！」咪咪說：「怎麼樣？」

「這也好。」阿琦退而求其次。

「唉！」咪咪嘆了口氣，離開了阿琦的枱子。

阿琦抽了根「健牌」。

過了一會，一陣香氣迎面而來，邢慧已笑盈盈地站在阿琦的面前。

今天，她穿了一襲湖水藍的晚禮服，裙叉開得頗高，露出了光緻緻的大腿。

阿琦但覺有點眩目。

「坐！」他拍了拍身邊的沙發椅。

邢慧一屁股坐下。

「咪咪說你發脾氣。」

「對！見不到你，心有點亂。」阿琦一邊說，一邊握住了邢慧的手。

軟軟的，像一團棉花。

「現在見了，又怎樣？」

「我們去喝酒。」阿琦一陣興奮。

「我要出街。」邢慧說。

這可令阿琦太失望了。

他鼓起腮：「爲甚麼？」

「有客人買了我街鐘，我要出去。」邢慧解釋。

「甚麼時候回來？」

「人家買了全鐘，我怎麼回來？」

「去哪裏？」阿琦緊張地問。

「你管不着。」邢慧輕咬嘴唇。

「我等你，在這裏。」阿琦低聲地：「你回來，好嗎？」

「我拿不準時間。」

「時間是由人分配的，對嗎？」

「我不懂分配。」邢慧有點怒意。

「這個……」阿琦萬料不到邢慧會如此倔强，一時啞住了口。

「就這樣吧！客人催我了。」邢慧站了起來，想轉身走。

阿琦伸手握住邢慧的手：「別走！」

「你……」邢慧大力一甩，甩開了阿琦的手。

阿琦僵住了，望着邢慧的身影，漸漸地消失在他的視綫中。

「唉！」他嘆了口氣，把面前的啤酒一口喝完。

＊　＊　＊

酒吧裏的燈光並不太暗。

阿琦一個人坐在角落的椅上在喝悶酒。

喝了一會，他站了起來。

「一三八八……阿琦！問機主來不來羅曼廊。」阿琦對住電話喊：「是羅曼廊，在灣仔。」

回到座位上，阿琦還沒坐定，又跑去打電話。

「一三八八有沒有覆機？……甚麼……還沒有，請追CALL。」阿琦大聲地。

「媽的！」阿琦暗罵起來。

一個人喝悶酒，實在沒意思，還是看看女人吧！

離他不遠的一張枱上，坐着一個穿紅裙的少女，裙很短，露出了雪白的大腿。

那女人穿了一雙白色的高踭鞋子，一隻腳擱在另一條腿上，在輕輕地搖。

阿琦吞了幾口口水，又去看酒吧那面，倒沒有甚麼女人，祇有幾個男人在高談闊論。阿琦又要了杯「堅尼斯」，慢慢地喝。又過了半個小時，邢慧仍然沒有回來。

阿琦急了，再去打電話，得到的答覆是「不來了」。

失望籠罩着阿琦的全身，他付了賬，離開了酒吧。一個人走在黑夜的長街上，竟有今宵不知何去的感覺。

＊　＊　＊

第二天，阿琦幹甚麼事都沒心情，祇惦着邢慧。他向出版社的老闆借了一千塊，加上剩下來的五六百塊，決心再去「第一」一趟。華燈初上，阿琦比任何客人都到得早，心想：這回可能會見到邢慧了吧。經理過來招呼，阿琦要咪咪來。

經理說：「呀！咪咪這一組今天休息！」

「爲甚麼休息？」

「她們每星期有一天假期，今天正是假期。」經理說。

「那……那……」阿琦不好意思說「那我不坐了。」硬着頭皮坐了一陣，連忙結賬。下了樓，阿琦站在「第一」門口，依依不捨。

十年來，他從沒有過這樣的心情，祇是遇到了邢慧，他人就變了。

女人難道眞能改變一個男人的命運嗎？

阿琦不禁這樣問自己。

在「第一」的門口守候了一會，阿琦終於離去。

這一晚，他打了十二個傳呼機，留下了出版社的電話，但邢慧都沒有打回來。

看來，在邢慧的心目中，阿琦並不重要。

如果是以前的阿琦，怕再也不會花甚麼心思了。

然而，邢慧是邢慧，絕對不同，阿琦不能棄。

客人太多　分身乏術

第二個晚上，阿琦準九點半到了「第一」。

咪咪剛上班，一見阿琦，堆起似笑非笑的笑容：「呀呀，張公子！這麼早呀！」

「邢慧上班了沒有？」阿琦沒好氣地。

「還沒有。」

「今天晚上她是否上班？」

「上！爲甚麼不上。」咪咪笑着說。

「好！我是替她落鐘，邢慧一來，馬上帶她上枱。」阿琦說。

「好！」咪咪爽快地答應了。阿琦心中一樂，口裏哼起歌來。

這樣等候了十多分鐘，熟悉的幽香撲鼻而來。

呀！邢慧來了。

阿琦朝邢慧一看——

黑衣鑲銀邊的晚禮服，配着銀色的高踭鞋子，看來比以前更明艷。

「你……」阿琦連話也說不上來了。

「這麼早！」邢慧輕笑一下，坐了下來。

「爲甚麼不覆機？」阿琦怪責地。

「爲甚麼要覆機？」邢慧眼睛一瞪。

「我CALL妳呀？」

「哼！你CALL我就要覆機？」邢慧睜着眼睛：「每天那麼多男人CALL我，我都要覆機，那不是忙個半死嗎？」

「……」阿琦啞住了。

邢慧自顧自抽烟。

阿琦訥訥地：「喂！我們出去吧！」

「出去？」邢慧怔了怔。

「我買了妳全鐘。」

「甚麼？我不知道呀！我已約了人。」邢慧說。

「我早已對咪咪說，買妳全鐘。」阿琦朗聲地。

「但我已約了客人上來，咪咪不知道。」

「但咪咪已應承了呀！」

「咪咪應承不等於我應承。」邢慧反唇相稽。

「你這是甚麼意思？」阿琦火了。

「沒甚麼意思，今天本小姐沒空跟你一塊出去。」邢慧說完，霍地站起，頭也不回地走了。

阿琦想不到會有此一着，整個人呆住了。他想了想，叫侍者召咪咪來。

他向咪咪大興問罪之師。

咪咪說：「我！我也沒辦法！我請你喝酒賠罪。」

阿琦眞的火了，他一起火，非同小可，如果不是那些男侍應把他勸住，他準會砸了「第一」的場。

阿琦一肚子的火，無處發洩，一個人拿了兩罐啤酒，跑到避風塘的海邊看海景。

艇妹向他兜搭，阿琦指指自己：「一個人遊艇河！哼！算了。」他開了啤酒，慢慢地喝。

忽然聽到了一把熟悉的嗓音在叫。

祇見離自己身邊不遠處，正有一個男人在拚命拉着一個女人朝艇裏走。那個女人死命地掙扎，而且正在揮動皮包向那個男人身上猛打。

阿琦定睛一看，那女人不是別人，正是邢慧。

邢慧的氣力沒那個男人大，又給拉前了幾步。

邢慧大叫：「我不去！我不去！放開！」

阿琦知道邢慧遇險了，走上前，向住那男人大喝一聲：「停手！」

那男人怔了怔，停了手。

「呀！琦哥！」邢慧像看到救星一樣，撲進阿琦的懷裏。

「甚麼事？」阿琦問。

「他……他喝醉了。」邢慧怯怯地：「要人家陪……陪他。」

那男人走前一步：「你是她甚麼人？」

「朋友。」阿琦冷冷地。

「我不管甚麼朋友，我買了鐘，她就是我的。」說完，那男人又伸手來扯邢慧。阿琦擁住邢慧，倒退一步。

「琦哥！救我！」邢慧低叫。

「放心！」阿琦拍了拍邢慧的香肩：「你想怎樣？老兄！」

「把邢慧還給我，不然，老子揍你。」那醉漢有五呎十吋高，體重約一百六十磅。

阿琦身高五呎九吋，一百三十多磅，身高不差，體重方面却吃了虧。

但阿琦自幼學習螳螂拳，所以一點懼怕都沒有。

醉漢見阿琦不放手，大喝一

阿琦走上前，向那中年人大喝：「住手！」

聲，一拳朝阿琦的臉上打過去。

阿琦伸手一格，化拳爲爪，攫住醉漢的右手腕，輕輕一扭。

醉漢殺豬般的叫了起來。他撩起一腳，朝阿琦下陰踢去。

阿琦一個半側身，避去了那一腳的攻擊，右手用力把醉漢的手往橫邊大力一扭。

「巴」的一聲，那醉漢痛得跪倒地上。

「還要不要打？」阿琦問。

醉漢搖頭，忽然扯住阿琦的褲子：「求求你！幫我接接上吧！」

醉漢扶着那軟軟垂下來的右手。

剛才阿琦用了螳螂拳裏的「扭」字訣，把醉漢的手腕扭歪了。

阿琦不是一個窮兇極惡的人，點了點頭，左手扶住醉漢的右手，右手拿住他的手指，首先把手指扭了幾下，放鬆了醉漢的筋骨，之後，右手拍向左，左手推向右，「勒」地一聲，手腕骨復歸原位。

醉漢大叫一聲，腕上的痛苦消失了。

「行了！」阿琦笑了一下。

「謝謝！謝謝！」醉漢看來酒意已消，望了邢慧一眼：「對不起，邢小姐！我喝醉了。」那醉漢就走了。

阿琦想叫住他，卻爲邢慧所阻。

「由他去吧！」邢慧說。

阿琦點點頭。

「我們去遊艇河！」邢慧提議。

阿琦沒異議。

兩個人下了船。

船放水中流。

在船庮裏，坐着阿琦和邢慧，兩人相對默然。

半晌，邢慧打破了緘默：「謝謝你，沒有你，我不知怎麼辦？」

「應該的，」阿琦說：「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嘛！」

「那你是大俠。」邢慧噗嗤笑了出來。

這樣一笑，僵硬的氣氛就給打破了。

阿琦叫船娘拿酒來，還要了一碟白灼蝦、炒蜆，兩人邊喝邊吃。

「爲甚麼那幾天你不睬我！」阿琦問。

「你想知道？」邢慧眨了眨大眼睛。

「當然，我的求知慾很强。」阿琦抹了抹嘴。

邢慧說：「我沒空，客人太多了，分身不暇，再去惹一個生客，那還了得。」

阿琦說：「人家做小姐，巴不得多幾個客，那有像你這樣的。」

「我很特別！」

「對！十分特別，那有財神臨門，給擋回去的？」

「呀呀！你是財神！」

「我是沒錢的財神。」阿琦打趣地。

邢慧笑了，跟住把面前的啤酒，一呷而盡。

船在海中心停了下來。

從船上，傳來女人的歌聲，那是粵曲「帝女花」。

＊　＊　＊

自從那天以後，阿琦跟邢慧不時見面。

邢慧下班後，便到報社找阿琦，然後兩個人一直聊到天亮，再去喝早茶。

阿琦自以爲是在鬧戀愛了。

連他的朋友也覺得阿琦有了百份之百的轉變。

過了一個月，阿琦覺得有必要知道邢慧的心態，揀了一個黃昏，他邀邢慧到餐廳吃飯。

兩個人點了菜，阿琦就打開天窗說亮話，表達了愛慕之意。

邢慧祇是一味的嬌笑，不肯說實話。

這頓飯又變成毫無意義。

阿琦每趟送邢慧上班後，心情都非常落寞，雖然有時候，會相約在邢慧下班後在酒廊見面，但要排解那段時間，十分不易。

阿琦通常習慣連看兩套電影，九點半、十一點半。一點多散午夜場，阿琦會一個人先去吃一碗麵果腹，然後到酒廊去喝酒。

越跟邢慧相處，阿琦的疑惑就越深，他覺得邢慧是一個謎樣的女人。

首先，她祇給傳呼機號碼，不肯出示家裏電話。

其次則是她從來不讓阿琦知道她住在哪裏。

每趟送邢慧回家，她總是推，有一次阿琦忍不住了，她才說是住在北角附近。還有，有關她自己的身世，她卻一直諱莫如深，這令阿琦的疑惑又加深了一重。

阿琦聽了朋友阿强的忠告，決定作一次徹底的跟踪。

爲了跟踪，他準備了一輛小型電單車。

一次深夜，兩個人喝完酒後，邢慧自己去坐的士。阿琦也不勉强，立刻開了電單車在後頭跟踪。

的士駛上了英皇道，直朝鰂魚涌那邊走去，阿琦跟在她後頭。

的士在一座大廈門前停了下來。

邢慧下了車。

阿琦連忙把電單車泊在一旁，熄了引擎。

邢慧開了大廈的鐵閘走了進去。

阿琦連忙衝上，隔著鐵閘，目送邢慧進了電梯。他呼了一口氣。

終於知道邢慧住在這裏了。

第二天下午兩點鐘，他又來到了這座大廈，先在電話旁打傳呼機，約邢慧到相熟的餐廳見面，跟着，守在大廈門外。

過了半小時，邢慧眞的從那座大廈出來了，匆匆越過馬路去攔小巴。

阿琦立刻走進大廈，直奔管理處。

管理處裏，坐了個阿伯，正在看報紙，阿琦上前跟他搭訕，最後摸出一百元，塞在阿伯手裏。

很快就從阿伯口中，知道了邢慧住在哪一樓。

阿琦上了電梯，直奔那層樓。

按了鈴，半晌，有個男人來應門。

那男人似乎剛從睡床上爬起來，操着嘶啞的聲音問：「找誰？」

阿琦胡亂說了個人名。

「錯了。」男人「砰」的把門關上。

那男人正是邢慧的丈夫。

一切都給弄明白了。邢慧是住在鰂魚涌，並非北角，也非如她所說的是獨居，而係一個有夫之婦。

阿琦並沒有甚麼驚奇，這是意料中事，他祇是不喜歡被人欺騙而已。

下了樓，他趕去那家餐廳。

阿琦趕到餐廳。

邢慧早在等侯，睡眼惺忪，看來剛從被窩裏爬起來。

一想到那個男人的睡眼，阿琦不禁妒火中燒，但他忍着，旁敲側擊。

「邢慧！我們認識了這麼久，還不清楚妳家裏的情況呢！」阿琦故意這樣說。

「我也不清楚你呀！」

「改天帶妳去見我家人好嗎？」

「好。」邢慧爽快地答應。

「那妳呢？」

「甚麼你？」邢慧一怔。

「帶我回家。」

「呀！」邢慧怔了怔，半晌：「幹嘛你這麼想着了解我的家庭？」

「兩情相悅嘛，當然要了解。」阿琦不放鬆：「對嗎？」

「……」邢慧不作聲。

「除非妳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否則……」

「好！我帶你去。」邢慧大聲地。

這卻令阿琦感到意外了。

喝了茶，邢慧要去洗頭，阿琦祇好放她走，卻不甘心。

邢慧截了輛的士，上了車。

阿琦連忙截了一輛，跟在她後面。

的士朝鰂魚涌走去。

呀！邢慧不是去洗頭，而是趕回家去。

過了十分鐘，的士又在那座大厦停下來。

邢慧匆匆地走進去。

阿琦也跟了進去。

阿琦看着電梯上標板的燈號，一個一個地在跳。

一路到「十二」字，停了下來。

阿琦跨進第一輛電梯，按了「十二」字。

電梯在「十二」字停了下來，正想走出去，突然感到不對路了。

那天可不是十二樓呀！

明明是十六樓呀？不對！不對！

阿琦在走廊上走了一會，忽然聽到，有可能那輛電梯除了邢慧，還有別的人。

於是，他又沿住太平梯，衝上了十六樓。

在那道鐵閘前停了下來。

要不要按鐘？

如果按了！開門的是邢慧，那麼甚麼秘密都給自己揭穿了。

後果會怎樣？

沒人知道。萬一……

他想到了如果邢慧反臉，那怎辦？

阿琦猶豫了，他舉棋不定。

想了片刻，阿琦決定放棄。

他不能接受事實。

一個人在馬路上走了良久，

阿琦決定回家去。

一廂情願　芳踪已杳

阿琦沒心思寫稿。

也沒心思喝酒、抽烟。

他腦海裏，全是邢慧的影子。

目前，他祇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是放棄，一條是繼續。

但繼續下去，又如何？會有結果嗎？

一個浪蕩了這麼久的浪子，居然想到了結果。

阿琦決定跟邢慧攤牌。

第二天中午，他約了邢慧喝茶。

邢慧覺得奇怪。

「爲甚麼這麼早？」

「有一件事，我想知道。」

「甚麼事？」邢慧問。

「你喜不喜歡我？」

「喜歡又怎樣？」

「想不想跟我在一起？」

邢慧怔住了：「你……你說甚麼？」

「我想我們生活在一起。」

「你傻了？」邢慧掩住嘴。

「沒有傻，我說眞的。」阿琦認眞地。

「我們結……結婚？」

「對！如果妳不反對。」阿琦逼着她。

邢慧低着頭。

「你有難言之隱嗎？」

「沒……沒有。」邢慧說。

「唉！撒謊！」

阿琦說：「心裏面有甚麼話，不妨說出來。」

「我……」邢慧抬起頭望着阿琦。

「說呀，甚麼我都原諒你。」

半晌，邢慧搖頭：「沒有！我沒有！」

「還不肯說眞話呀！」

邢慧喝了一口茶：「這件事，讓我慢慢考慮一下吧！」

「甚麼時候，給我回音？」

「三天，給我三天時間。」邢慧說。

「好吧！」阿琦答應了。

在這三天裏，阿琦控制着自己不去找邢慧。

他邀了阿强一起喝酒，藉此忘記邢慧。

然而，每當他一個人睡在床上時，腦海裏就浮起了邢慧的倩影。

這三天，無疑會決定了阿琦的命運。

他緊張得難以下嚥。

不知不覺間，三天限期到了。

這一天下午，阿琦傳呼邢慧。

邢慧沒有覆。

他再傳呼。

仍然沒有覆。這樣傳呼了一個小時，邢慧仍沒有覆，阿琦急起來了，跑到那座大厦去。

他已不再理會邢慧的感受，一心祇想知道最後的答案，那管屋子裏的男人在，祇要見到邢慧就行了。

他到了那座大厦，上到了那層樓。

按鐘，沒人應門。

阿琦拍門，沒人應門。

鄰居開了門，是一個老頭。

「找誰？」老頭問。

「找屋裏的人。」阿琦回答。

「呀！搬了！」老頭說。

「甚麼時候搬的？」

「昨天下午。」老頭回答。

「有說搬到哪裏嗎？」

「沒有！」老頭關上門。

晚上，阿琦上「第一」找邢慧，咪咪說邢慧辭職不幹了。

轉眼十多年，直到現在，在阿琦心頭，仍然有着種種的疑惑：爲甚麼邢慧要避我而去？（完）

武林恩怨奇情故事

追殺一千里

史外樓・文
劉偉生・圖

十二月，飄雪。

雪片在拂曉前飄落，此刻將近中午時分，地上積雪尚稀薄，馬匹在驛道上馳騁仍可輕快無阻，此刻正却有二騎人馬，在飄雪之下，不疾不徐緩行而來。

馬背上是二名四十來歲男子，笠帽、披風、佩劍，腮下短鬚，臉有倦容，顯是路上行程非止一日。

眼前是一條清溪小河，河上有石板橋，過了橋，有一家飯店，灰色的牆上寫着幾個大字：石板橋大飯店。

這石板橋大飯店看來很是簡樸，說是大飯店倒也非過份，祇看馬棚中車馬兼容的寬敞，也知不是小飯店了。此刻馬棚中正是車馬濟濟一棚，煙囱騰騰冒煙，足見店內生意興隆，食客雲集。

這二騎人馬不疾不徐來到石板橋大飯店馬棚，下了馬拴了韁，抖了抖身上雪花，摘下笠帽，解下披風，整一整腰間佩劍，然後施施然走向飯店大門。

走在前面的是個瘦削的高個子；走在後面的，是個矮胖子。

其實那高瘦個子也不是怎麼高瘦，祇是與矮胖子走在一起，便顯得高瘦了。那矮胖的也才顯得矮胖了。

二人來到飯店門口，瘦子伸手撩起擋風的草蓆簾子，望內裡一看，祇見十數人散坐五六張桌子，當下便來到一張就近的空桌坐下。

早有店小二笑迎上來，店小二臉孔圓滾滾，身子也圓滾滾，是個年輕的小胖子。

小胖子笑道：「二位路上辛苦啦，要些甚麼酒菜，請吩咐。」

瘦子道：「先湯五斤熱酒，再切一隻白鷄，一盤羊肉，炒一盤大白菜。餘下的，等會兒再勞煩你小哥。」

小胖子笑道：「好說，好說。不過大白菜還不是時候，小白菜倒是有的。」

瘦子道：「那就小白菜好了。」

一萬賞金追跛子

小胖子答應一聲，拉開嗓子，往廚房裡「唱」了進去，忙着又抹桌布筷，口中說道：「天氣寒冷，酒燙熱了便即送來給二位暖肚。」說時，轉身便要離去。

不料那瘦子突然手臂一長，扣住小胖子手腕。

小胖子臉色大變，正想問個究竟，却又忽然間眉開眼笑起來，原那瘦子自懷中取出一錠銀子塞在小胖子手裡。

瘦子道：「我想問一句話。」

小胖子道：「請問，小人知無不言。」

瘦子這才放了手，還放低語聲道：「可曾見過一個鬍子亂七八糟的小伙子？」

小胖子也低聲道：「這裡的年輕人，並不是每天把鬍子剃得乾乾淨淨的。」

瘦子道：「我說的那個小伙子，大約二十四、五歲。」

小胖子道：「這樣的小伙子，我每日不遇上二十，總也一十有多。」

瘦子道：「不過此人與衆不同。」

小胖子道：「哦？怎麼不同？」

「此人左腿受了重傷，大腿至小腿鑲了幾塊夾板，走路要倚賴二根拐杖，是個跛子。」

「走路要用拐杖，是個跛子？」

「對，是個跛子。」

「有，有這樣一個跛子！」

「他在那裡？」

「他就住在河東橋的河東村。」

「是個年輕的跛子？」

「聽說前幾天才二十四歲生日。」

「哦？」

「他還經常不剃鬍子。」

「嗯！」

「不過有時候他不一定倚賴二根拐杖走路。」

「莫非他的傷勢有了好轉？」

「而且他跛的不是左腳。」

「哦？」

「他的毛病出在右腳。」

「你一定看錯了。」

「不會，因爲他右手也不方便。」

「莫非右手也受了傷？」

「不是受傷，聽說是一種毛病。」

「哦？」

「我聽說，小時候他患了一場病，叫做小兒痲痺症甚麼的。」

聽了這句話，瘦子和矮胖子也好像忽然間患上痲痺症似的，癱在椅中說不出話來。因爲他們要找的跛子，與小胖子所說的跛子完全是兩回事。

小胖子眼見他們失望的神色，不知自己說錯了甚麼，心中好生內疚，楞在那裡焦急。

不過那矮胖子似乎並不灰心，他振了振精神，但仍然放低語聲道：「你剛才說的是本地人，我們要打聽的是一位外鄉客。」

「哦？」

「那末，你有否見過一個佩帶鋼刀，那刀鞘灰不溜秋，鋼刀的刀刃上缺口纍纍，幾乎像木匠的鋸子那樣的帶刀漢？」

小胖子道：「木匠用的鋸子是見過的，崩口多如鋸子的鋼刀可就不曾開過眼界。」

矮胖子嘆口氣，道：「那也難怪，他的殘刀本就不輕易出鞘，能夠見過的人實在不多。」

小胖子因爲受了錢銀，眞是知無不言。他道：「若說是外鄉客，刀鞘灰不溜秋的，倒是見過的。」

聽了這話，矮胖子神情大振，他的脖子好像突然拔長幾寸，伸頭過去，語聲更低，一字一字地問：「他在那裡？」

小胖子低聲道：「就在你們後邊，隔了一張桌子，坐着的二人就是了。」

矮子與瘦子聽了這話不由全身一震，二人對望一眼，然後「刷」地長身而起，又「刷」地轉身過去，望向那張桌子。

那張桌子果然坐了兩個人，一個是老頭子，一個是小伙子，老頭子手邊的桌面上，也的確有一把灰不溜秋的帶鞘鋼刀。

老頭子鬚髮灰白，沒有九十也有八十，小伙子臉上寸草不生，而且膚質幼嫩，不是十八，想來也是二十。祇是這小伙子臉上似乎特地抹了些灶灰，以示其風塵僕僕的男兒氣概。

然而在矮子和瘦子眼中看來，這小伙子如果不是皇帝老子身邊的小公公，一定就是小娘兒。祇看滑嫩的玉手便可斷定不是男子漢。

這小娘兒可以扮作男子漢，怎知那老頭子是不是另一個小伙子的化身。尤其是他手邊那把灰不溜秋的刀鞘，刀鞘中可能正是那把缺口纍纍的殘刀。

瘦、矮二人對望一眼，心意相通，知道可能是遇上眞主兒了。

不過這一次他們並沒「刷」一聲掠出，却是面帶笑容緩步而挨近老、少二人的桌面。

老頭子淡然道：「二位兄台想來也非本地人氏吧？」

瘦子道：「前輩說得是，咱哥兒倆尋找一位受了傷的朋友，已經走了七百多里路程。」

「那眞是辛苦了。」

「可惜還是沒有一點頭緒。」

「不要灰心。」

「不過現在好像有點眉目了。」

刀鞘中藏了短劍

「懷友心切，見物思人，原是人之常情。」

「可否看一看你這把刀？」

「當然可以，不過你一定會失望。」

「如果失望，最好不過，我們不希望朋友的兵器已經落在別人手中。」

「如此請便。」

瘦子那裡還客氣，一伸手，早把老頭子放在手邊上的刀鞘抓了過來，而且立即把鞘中的刀「刷」地抽出。

瘦、矮二人一見出鞘的傢伙，不由驚楞。

因爲這不是刀，竟是一把短劍。

刀鞘中不是刀，而是一口劍，而且還是一口短劍，玩甚麼花巧？

瘦、矮二人相視木然，說不出話來。

老頭子却道：「我早就說了，你們一定會失望。」

「並不失望，那表示我們那朋友的刀仍在他手裡。」當即放回了那件兵器。

「這話好像有理，其實不對。你朋友的不在我手中，却有可能落在別人手裡。」

「這話也對，但前輩的刀鞘中藏劍，却是令人費解。」

「兵不厭詐，兵器亦然。」

「妙極妙極，故此我懷疑前輩花白的鬚髮未必便是眞材實料。」

瘦子說話之時更是不客氣，一伸手便即扯住老頭子的一把鬚。老頭子居然不閃不避，由得瘦子得手，祇是「哎唷」一聲呼痛。那瘦子倒也及時放手，因爲一扯之下，知是眞材實料，絕無虛僞。當下訕訕一笑，道：「得罪了，請勿見怪！」

老頭子却也一笑置之，顯是不想多生事端。

不過那邊站在小伙子身旁的矮子，笑着道：「這位小兄弟臉皮白嫩軟滑，半根鬚子不生，莫不是皇帝老子身邊的小公公？」這矮子出手奇快，語聲未落，便即伸手揑摸小伙子臉皮，看看是否眞材實料。

不過就在他伸手的一刹間，那老頭子出手更快，手邊的刀鞘突然揮出，居然後發先至，「啪」的一聲，把矮子的手腕擊了開去。

那矮子實在料不到，這老頭子出手如此敏捷，與剛才給瘦子扯鬍子時的呆鈍截然不同。但轉念一想也明白箇中道理，這小伙子是女兒身，怎可給男人輕薄摸揑？

矮子的手腕給老頭子刀鞘擊開，祇訕訕一笑，並不惱怒，心中却想：這小伙子是女兒身，已是沒有嫌疑，心中反而暗喜。

矮子歉笑道：「咱哥兒倆尋友心切，祇想知道是不是我們要尋找的那朋友罷了。」

老頭子道：「二位已經太過份，我們絕非你們要找尋的朋友。」

「你怎知道？」

「是朋友，怎會相見而不相識的？」

「這話原也有理，不過我們其實是受好友所託，尋找他的那位朋友。」

「此事與我們不相干。」

「却也未必，說不定我們都是同道中人，正在找尋同一個人。」

「你一定誤會了。」

「難道二位不是在追踪我們要追尋的那位朋友？」

「你的話，我越聽越糊塗。」

「我是說，我們可能在追踪同一個人。」

「我不認識二位，更加不認識你們的朋友。」

「不認識咱哥兒倆不打緊，最重要的是知道你我同在追尋的那人下落。」

老頭子不耐煩起來：「我根本不知你所說的那人是誰？」

矮子微笑，然後放低了語聲道：「他叫孫小七，金刀小子孫小七，也有人稱他殘刀小七，難道你二位不是爲他而來？」

老頭子聽了這話不由一楞，但隨即淡然笑道：「不認識，也從未聽聞這人大名。」

矮子觀貌辨色，笑道：「你當然知道他是誰。」

老頭子道：「抱歉，未有所聞。」

矮子不但失望，而且心中老大不悅，覺得這老頭子過於矯柔做作，太不爽快。

站在一旁的瘦子忽然岔口道：「假如你我都在追尋金刀小七，最好彼此聯手，這樣便可事半功倍。孫小七雖然斷腿折骨，他手中的那把金刀還是不輕易應付的。」

老頭子聽到這裡，心中有些明白起來，不禁問道：「二位究竟在尋找這位朋友，還是在追殺孫小七這個敵人？」

瘦子冷笑道：「難道你眞的不知道孫小七的腦袋値一萬兩？他不但是我們的朋友，簡直就如老祖宗。」

「你二位就是要拿取這老祖宗的腦袋？」

「何止我們，還有多路人馬，孫小七的人頭十分搶手。」

「都是爲了一萬賞金？」

「却又未必，有些仇家出錢還出力。」

「此人眞是樹敵太多了。」

「最要命的，還是一批情敵。這些情敵武功雖然平平，財力上却是相當的雄厚。」

「哦？」

「難道你毫不知道金刀小七從風月樓爬出來，然後亡命天涯？」

老頭子嘆口氣道：「難怪二位誤會我們是同道中人了。」

「難道不是爲了一萬兩？」



衆人看見來人腋下拄着二根拐杖，腰間鋼刀……

「賞金這麼可觀，想來此人的武功一定不弱？」

「可是現在他是個殘廢的跛子，誰也不願錯失這樣良機。」

「二位就是在追蹤這個跛腳小子？」

「已經八、九天，七百數里路程。」

「四條腿追蹤一隻脚跛的的跛子？」

瘦子臉色一沉，甚感不快。

矮子接口道：「如果各路人馬加起來，那就不知有多少腿在追蹤這跛子了。不過此人甚爲狡猾，祇在近處繞彎兒，其實去得不遠。」

老頭子道：「不知是那位對頭人，出賞金一萬兩？」

矮子覺得這老頭子也在繞彎兒說話，心中不悅。

瘦子道：「前輩是眞的不知，還是假裝糊塗？」

老頭子嘆口氣道：「孫小七之名，老漢還是頭一趟聽聞。」

「果眞如此，這樣寒冷的雪天，走來這兒作甚？」

「我們不是爲了一萬兩賞金，也不是爲了孫小七腦袋，我們是趕路回家！」

「哦！府上貴處？」

「趙家山莊。」

此語一出，瘦、矮二人不由突地一震，刹時間說不出話來。鄰座食客聽了「趙家山莊」之名，也不禁轉過頭來望向老頭子和小伙子。

這是因爲趙家山莊在江湖上頗有聲望，不過現在，更令人關注的却是十二月十五日，趙家山莊將有一場生死存亡的大決戰！

對手是綠竹島島主袁赤虎！

袁赤虎在十八年前，是赤虎山寨寨主，做其無本買賣行當，過着山大王的日子。後來趙家山莊莊主趙石山聯同一干江湖朋友，把赤虎寨剷平，袁赤虎遠走他方，其後隱居綠竹島。十八年後的今天，袁赤虎以綠竹島島主身份，與趙石山算這筆舊賬！

當年與趙石山上赤虎寨的一干江湖好漢，這數年來已逐個消失，是否袁赤虎令他們消失？雖然未能確定，然而現在，袁赤虎顯然決心要令趙石山消失於人間，並且揚言，要將趙家山莊夷爲平地。祇是趙家山莊和莊主趙石山在江湖上頗有聲譽，袁赤虎自不免要向江湖上作一個交代，故此約定十二月十五日，與趙石山算清這筆舊賬。

袁赤虎有備而來，自是勝數在握。因此在座之人聽得趙家山莊之名，爲之聳然動容。有些人心中思忖：這一老一少多半是奔赴趙家山莊應付這場決戰的家人，又或是趙家山莊請來壓陣的好手，却不知何方人馬？

原來在座的食客之中，有些是爲了孫小七的一萬兩賞金而來，所以不論孫小七或是趙家莊，都是極爲引人關注。

瘦、矮二人是爲孫小七而來，聽得老頭子說是趙家莊的人，心情倒坦然起來。瘦子笑道：「原來是趙家莊莊主的朋友，失敬失敬。不知前輩與趙石山莊主如何稱呼？」

老頭子道：「便是老兒的主人家。」

「啊哈，前輩莫不是董九叔，董總管前輩了？」

「不敢。」

瘦子抱拳道：「剛才多有誤會，九叔勿見怪。」又望向那少年，問道：「這位小兄弟不知是那一位？」

老頭子董九叔道：「正是趙家莊小莊主。」

瘦子「哦」地一聲，道：「小莊主似乎不愛說話。」

董九叔道：「小莊主自小失聲，是以不便說話。」

站在一邊的矮子也「哦」了一聲，心想：她是女兒家，自是不便開口說話，免得露出馬脚，但怎知這中間有沒有訛詐？當下說道：「就我所知，趙石山有二子一女，長子趙家石，次子趙家山，三女趙家玉；聽說趙家玉在白蓮庵追隨一位老師太學劍，却不知這位小莊主排行老幾？」

董九叔笑道：「閣下知道的，好像很不少。」

「我還知道趙家莊正將遭遇一場滅門之災。」

董九叔「嗯」了一聲，心裏却戒備起來，怎知這二人是不是衝着趙家莊而來的，說是追蹤孫小七，或許祇是耍的幌子！

矮子又道：「聽說趙石山在十八年前得罪了一位江湖人物，現在要來跟他算一算十八年前的舊賬。這人叫做袁赤虎，是不是？」

袁赤虎要算舊賬

董九叔却笑道：「你還知道些甚麼？」

矮子哂然一笑道：「其實我們最想知道的，就是孫小七的行蹤。」

「可惜你們問錯人了。」

「二位沿途而來，難道未見此人？」

「或者曾經相遇，可惜不相識，不知誰是孫小七。」

「此人約莫二十四、五歲，兵器是鋼刀，左腿重傷，大腿至小腿夾了幾塊木板，很易辨認。」

董九叔道：「未曾見過此人。」

矮子與瘦子大是失望，但心有不甘，二人對望一眼，心意相通，矮子當即道：「九叔既然如此說，咱們祇好看看小莊主是趙家玉，還是孫小七的化身了！」他語聲未了，已然手臂伸出，抓向小莊主頭臉，以驗明他的眞身。

董九叔見他故技重使，也立即揮出刀鞘阻截。可是這一次却未能從心所欲，因爲站在一旁的瘦子「刷」地抽出長劍壓住了董九叔的手腕。

董九叔受制於人，祇是心裏焦急。

然而那矮子抓向小莊主這一着却也並不順遂，因爲小莊主變應之快竟也非同凡響；眼看矮子伸手抓來，不閃不避，當即舉起酒壺劈向矮子的臉！

那矮子不防有此一着，急忙縮手，但臉上已是「啪」的一聲挨了一巴掌，還給潑了一臉的酒水。

矮子挨了這一巴掌，老羞成怒，沉「哼」一聲，雙掌十指箕張，便望小莊主胸部擊過去。

這矮子其實已知小莊主是女兒之身，偏是攻擊這個部位，出手甚是無賴，但收效則奇高。

小莊主情急之下發出一聲尖叫，急忙起身閃避。

那矮子笑道：「原來你並非失聲，而且嗓音清亮好聽，就如趙家玉。」其實這矮子從未見過趙家玉，遑論聽過她語聲，祇是現在有意揭穿她身份，以確定自己判斷眼光。

此時董九叔已長身而起，怒喝道：「岳老三，休得無禮！」

那矮子微一怔，却含笑道：「原來董總管本就知在下是岳老三的了，如此看，想來也認識我的朋友何富貴吧？」他所指的何富貴便是與他同行的瘦子。

董九叔道：「那又怎樣？」

矮子岳老三道：「其實我們祇想知道一個人的行踪，就是金刀小子孫小七。」

瘦子何富貴道：「假如董九叔

明白趙家危在旦夕，不想多樹外敵，最好告知孫小七的行踪。」

「你這是威脅之言？」

「不敢，但以董九叔的江湖閱歷，一定知道殘刀小七這個人物，若在路上相遇，豈有走眼的。」

董九叔嘆口氣道：「我的確見過類此的一個跛子。」

趙家玉奇道：「九叔眞的見過他？」

董九叔道：「我看，多半錯不了。」

趙家玉道：「那也不必告訴他們。」

董九叔道：「我們趕路要緊，不可節外生枝。」

瘦子何富貴微笑道：「董總管久歷江湖，畢竟是識時務之人。」

趙家玉道：「九叔，趙家莊何曾遭人威迫而屈從的！」

董九叔淡然道：「他們四條腿子追一個跛子，追了數百里路程，還是見不到跛子影踪，也是值得可憐他們的。」

何富貴心中有氣，但還是耐着性子問道：「那末你何處見過跛子？」

「他就住在河東橋的河東村。」

「河東橋跛了右脚的那個跛子？」

「對，就是那一個。」

趙家玉不由笑了起來，因爲董九叔所說那個跛子，正是剛才店小二所說的那個跛子，顯是特地消遣他們。但岳老三與何富貴非但笑不出來，而且臉色一沉，眼中閃動了殺機。因爲這岳老三所言，分明在開他們玩笑。岳老三與何富貴對望一眼，手中的佩劍「刷」地亮出！

便在此時，忽有一人說道：「董總管沒有說錯，他的確在河東村見過我一面。」

眾人一怔，却見門口進來一人。

此人一字鬚，腋下拄了二根拐杖，果然是個跛子。但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他腰帶間居然插了一把光身鋼刀！而且一眼望去，刀刃上崩口纍纍，眞乃有如木匠的鋸子。不過大行家一看就知道，這些崩缺其實出自匠工手跡，絕非長年累月積殘而成。況且這把光身殘刀掛在腰間，似是刻意招搖。在座的行家中，都聽聞過孫小七的殘刀不輕易出鞘，有謂：「殘刀出鞘，必飮人血。」那有這等模樣的？莫非氣數盡了，若非如此，這人多半不是孫小七！

然而此人佩殘刀、瘸腿、拄拐杖，看年紀倒也頗爲相近，沒有十成，倒也有五、六成是殘刀小七。莫非眞主兒到了？

眾人思念及此，大堂中刹時間靜了下來，何富貴與岳老三更是不敢大意，暗裏提口眞氣，握了握兵器，早把董九叔他們擱在一邊。

不過一字鬚的跛子却視若無睹，還是一拄一拐的走了進來。

岳老三道：「你究竟是誰？」

一字鬚跛子道：「我正想問你二位是誰？」

岳老三道：「我又何必告訴你！」

一字鬚跛子居然道：「當然要告訴我。」

岳老三道：「如果你是孫小七，我一定告訴你我是誰，讓你知道誰給你送終。可惜你不像。」

一字鬚跛子道：「我不像孫小七，但像你們的老闆。」

眾人不由一怔。

岳老三奇道：「你是我們老闆？」

「出一萬兩銀子收買孫小七人頭的，就是我。」

「甚麼？難道不是風月樓的風白鳳？」

「我出錢，風白鳳出面，金海山出銀票。」

在座之人不由心中「哦」然一聲，似乎明白了許多，但又好像更加糊塗起來。風白鳳是風月樓老闆，金海山是金山錢莊老闆，怎麼又與這件事扯在一起？這一字鬚跛子眞是語驚四座，竟然把所有人的氣焰都壓了下去！

岳老三道：「原來閣下就是出賞金的老闆。」

「你總算明白了。」

「不過有些人並非爲了賞金追踪孫小七。」

「這一點我極之明白，好像有些人奔赴趙家山莊觀看決鬥，沒有賞金，祇在了却一個心願。」

「甚麼心願？」

「就像我要把孫小七置於死地一樣！」

「請問閣下如何稱呼？」

「張人英。」

聽到「張人英」三字，在座之人爲之大吃一驚，甚至董九叔也感到意外。董九叔對何、岳二人自稱不知孫小七其人，那祇是避忌之言，但若還在江湖上走動的，多半知道孫小七有一個知交

朋友叫做張人英。現在張人英居然出賞金一萬兩收買孫小七的人頭，不是笑話一定是謊話，如果不是謊話，此人一定不是張人英。

岳老三道：「我聽說孫小七有位朋友，也叫張人英，莫非就是閣下？」

「正是。」

「怎會收買朋友的人頭？」

「朋友做得太久，難免反目成仇。」

「閣下與孫小七成了仇家？」

「看我這腿子就知道。」

「不甚明白。」

「是給孫小七敲斷的。」

「孫小七怎會敲斷你的腿？」

「因爲我與風白鳳親熱。」

「風白鳳又爲甚麼要與你親熱？」

「因爲孫小七不跟她親熱。」

眾人聽了，不由哄笑起來，這麼一笑，剛才的殺氣倒也消了大半。

岳老三道：「你當然不是張人英。」

「我不是張人英，是誰？」

「你是神經出了毛病。」

「我不是張人英，是神經病？」

「看你腰間的殘刀，就知你神經病不輕。」

「這是從孫小七那裡奪取的殘刀，我要用他的刀，取他的命！」

「我看不是孫小七的殘刀。」

「你見過他的殘刀？」

「還沒有。」

「那怎知此刀不是他的兵器？」

岳老三冷笑，不再與他糾纏下去，說道：「你已經出了賞金，自己又是跛子，何必親自出馬？」

「我所以親自出馬，一是希望親手了結孫小七；二來，也想看看那些人在追殺孫小七，若是一批酒囊飯袋，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之輩，不免打草驚蛇，少不得還要加以指點一番。但最重要的，我要親眼看着孫小七如何倒下去！」

此時，只見門簾子掀開，忽有一人哈哈大笑，道：「這句話才是最中聽，張兄的確最想知道那些人在追踪孫小七。」

說話之人已從門口走了進來，這人約摸四十來歲，一臉大鬍子，中等身材。他身後還跟了二名隨從，都是三十上下年紀，三人都佩劍。

三人緩步而前，來到張人英一干人不遠處立定。

忽然來了三名不速之客，眾人的目光又轉到這三人身上。尤其是這大鬍子說到張人英的確很想知道那些人在追踪孫小七，這句話似乎有蹊蹺。

那張人英倒也甚爲鎮定：「如此說來，你認爲我的神經並無毛病？」

語驚四座張人英

「是張人英就不會神經有毛病。」

「那末閣下是誰？」

「以張人英見識，當然知道在下是誰？」

「你當然也是爲了一萬兩賞金而來的人。」

「孫小七的人頭，何止一萬兩！」

「難道還有別人肯出更高的賞金？」

「很多。但以阮家堡出的賞金最高。」

「閣下莫不是阮家堡的老大阮長青？」

「張兄果然見多識廣，不愧爲孫小七的朋友。」

「我與孫小七以前是朋友，現在勢不兩立。」

「別人會相信，阮長青絕對不信，不過有一件事情是千眞萬確的。」

「哦？不知甚麼事？」

「孫小七確是傷勢不輕，亡命天涯，而且還有許多殺手尾隨而來，你能護送他多久，多遠？」

張人英「嘿」地一聲冷笑，顯得甚是不屑。然後他柱着拐杖來到董九叔的桌子，拉了一張椅子坐了下來，而且拿起酒壺斟酒滿盅，連盡三盅。

這張人英顯是知道趙家莊好客，不會介意，況且他進門之時聲言與董九叔在河東村見過一面，現在相叙，便顯得理所當然了。

董九叔當然不介意他入座，只是此人已是樹大招風，怕會惹來麻煩，心下不免焦慮，但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張人英三盅下肚，轉過頭來對阮長青道：「我一向很敬重阮家堡，尤其是你阮老大的武功和聲望。不過你剛才說的話，好像比黃鼠狼放的屁還要更加臭氣冲天！」

阮長青臉上的肌肉已經跳動起來，只是此人如今與趙家莊的

董九叔與三小姐同桌，總是不便發難，不由牽動嘴角冷笑。

張人英又道：「誰都知道當日孫小七逃離風月樓之時，簡直就是四肢並用爬出去的，你今日才來說他受傷不輕，豈不放屁！」

阮長青仍然沉得住氣：「可惜我當時未曾親眼目睹，只得現在才確定。」

「這話更加放屁不如，我多日來追踪孫小七這個殺千刀的，可就從未見過阮家堡人的踪影，說甚麼一切都看在眼裡，狗屁不如！」

阮長青冷笑：「你雖然見不到阮家堡的人，阮家堡的人每天都見到你。」

「哦？」

「所以我們知道你並非在追殺孫小七！」

「嗯？」

「你只在護送孫小七逃命。孫小七斷腿折骨，必須掩護他逃離敵人。」

「你認為我在掩護孫小七逃命？」

「而且還牽制他的敵人。」

「果眞如此，我又為甚麼出賞金一萬兩，收買孫小七的人頭？」

「我看沒有誰可以得到一萬兩，因為希望得到你一萬兩的人，多半在追踪孫小七的途中，給你逐個了結。不過出賞金收買孫小七腦袋的買家仍然很多，阮家堡便是其中之一，所以孫小七的人頭還是十分值錢的。」

在座之人聽了阮長青這番話，不由聳然動容，因為其中一些座上客，正是為孫小七頭上的賞金而來，然而阮長青之言是否屬實，或是故作驚人之語，甚或存心挑撥却大有可疑。

張人英哈哈一笑道：「你眞是自作聰明。」

阮長青道：「我最聰明之處，是知道張人英出現的地方，孫小七就在附近，現在你公然現身，祇是擾人耳目，那孫小七想來已去到數十里以外了。」

「你眞的比我還要聰明。」

「不但比你聰明，而且比你精明，我與你糾纏不清之際，其實已經指派人手去追踪孫小七。」

「你帶了多少人手？」

「阮家堡的賞金高，效力的朋友自然多。」

張人英搖頭嘆息：「孫小七的腦袋眞的如此搶手！」

阮長青道：「你的人頭也有很高的行情，但如果孫小七腦袋落地，你這個吃飯的傢伙便一文不值。」

「怎會如此？」

「沒有孫小七，你能幹些甚麼？」

「難怪你認定我要保住孫小七的人頭。」

「不錯。」

「那末，現在我的人頭值多少兩？」

「如果我給價，一千兩。」

「也好，我們買賣成交，請給一千兩，拿下張人英的人頭。」張人英攤開手掌，向阮長青索取一千兩銀子。

眾人看了，驚異得說不出話來，世上那有出賣自己腦袋的人，但張人英却能做到這一點！

阮長青微笑：「難道你不想留着腦袋，看看那些為了一萬兩賞金的人互相殺戮？」

「阮老大，你眞是說笑了。」

「我說的全是實情，不是笑話。一路而來，既有明殺也有暗殺，我看都是張兄的佈局，原因是是希望獨得到一萬兩賞金。這一點，張兄的安排確是天才。」

「你這話，只是挑撥之說！」

「閣下保護孫小七逃命確是不遺餘力，也令我們看到金刀小子亡命天涯的狼狽相，不過現在你似乎沒有了這個價值。」

「那又怎樣？」

「有甚麼身後話便請交代吧。」阮長青說了此話，背負雙手行了開去，他的二名隨從却走了過來，而且長劍在握，隨時送他歸西。

張人英見此情勢，腰骨一軟，頹然癱在椅背上，嘆息道：「請你轉告孫小七，張人英在阮長青劍下完蛋。」

阮長青不由微笑：「為甚麼還要轉告孫小七？」

「我與孫小七既已勢不兩立，彼此的腦袋歸對方所有，給你阮長青取了去，總得向他作一交代。」

阮長青本來已背負雙手行了開去，現在人又給張人英的話引了回來。他道：「這裡見証的江湖朋友甚多，你倒在誰的劍下，孫小七必然知道眞相。」

「這話也是道理。」

「只不過這跛子小七，在得知眞相之前，想來也已到了地府，不如你跟他親自交代好些。」

「也好，不過我還想問一句話。」

「請說。」

「阮家堡與孫小七有甚麼過節，要與我爭奪孫小七的人頭？」

阮長青冷笑，心想：你這話才是眞情畢露，要知道我阮家堡何以追殺孫小七，既然你死到臨頭，說了也不礙事。阮長青道：「阮家堡與孫小七並無甚麼過節，追踪他，受朋友所託而已。」

「這位朋友，莫非就是松山黑狐徐向東？」

阮長青一怔，却道：「阮家堡的朋友太多，我說不完，你也猜不透。」

張人英長嘆一聲：「那就請你出招吧。」說時，雙目一閉，眞是閉目待斃，不作反抗。阮長青二名隨從雙劍舞得呼呼作响，但張人英却聽若無聞，還是閉目待斃。阮長青二名隨從看此情景也不知從何入手，須知阮家堡在江湖上頗有頭面，殺一個閉目待斃之人，殊不光榮，是以那二名劍手一時間竟也束手無策。

阮長青明知張人英以詐死博取公道，却也佩服此人的膽色。當下說道：「此人不除，後患無窮，他不招架，可先廢他四肢經脈！」

二名隨從會意，那是要迫使張人英出手招架，不然令他變成廢人，二人舞動長劍，便向張人英揮舞過來！

却在此時，橫裡寒光閃動，揮出一口長劍，「嗆嗆」二响，將二把擊向張人英的劍震了開去。

出劍之人正是趙家玉！

趙家玉格開二人的劍，又急攻二招，迫退二人，眞乃快如雷電。阮長青二名隨從狼狽後退。

眾人見此突變，無不驚楞失色，甚至董九叔也大感意外，他從未想到趙家三姑娘的劍法已經到了如此火候，這就難怪趙老太要把她接回莊子來助陣了。

不過最吃驚的却是瘦、矮二人的何富貴與岳老三。心想：剛才對她輕薄，若也還之這等快劍，不是人頭不保，便是四肢不全。想到此處，不由抹了一額的冷汗。

阮長青當然也感到吃驚，但神色淡然，他道：「這位小兄弟好劍法，請問小兄弟貴姓大名？」

趙家玉道：「我叫趙家玉。」

阮長青奇道：「趙家玉？」

董九叔接口道：「便是趙家山莊的老三。」

阮長青「哦」地一聲道：「原來是趙石山的三千金。」

董九叔道：「正是我們家的三小姐。」

阮長青對她上下打量一番，見是男裝打扮，倒也不以為奇，因為女子外行，男子行裝較為方便。而且也知道趙家莊將有一場生死存亡的大戰，趙家玉趕赴家門，想來為了此事。當下說道：「是趙家莊的人，想來不是為了一萬兩賞金吧？」

董九叔道：「當然不是。」

阮長青道：「那又何必插手此事。」

趙家玉道：「這位大哥既然坐在咱們趙家莊的桌子喝酒，便是我們的人客，怎可袖手不理，況且他還是一個跛子！」

「說得對，說得對。我也聽過貴莊庇護過不少江湖人物，很有口碑，今日得見三小姐氣度，更是令人心服。」

「前輩過奬了。」

「不過我聽聞趙家山莊大禍臨頭，又何必管這門子閒事？」

「怎能眼見一個閉目待斃之人，喪生在我們飯桌之旁。」

「你可知他是誰？」

「他當然就是張人英。」

「可知道張人英一路而來，已是殺人無數，現在該是他報應的時候了。」

（未完•一）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張靈芸詢問師伯的徒孫曹劍鋒，三位師兄是否去雲南了，但他們華山的人爲何全朝雲南趕，包括她在內亦不明底細……董飄香認出易釵而弁的師姐妹等三人，說起她們奉命下山的事，五師姐謝絳樹才說出在窗下偷聽師父與二師姐賈墨羽的一番話……七師姐妹全到了青女宮，賈墨羽便宣讀師父手諭，內中說明吳文鳳搶了放在太乙宮玉樓之寶書……

張靈芸笑道：「這種人驕狂自大，不給他點苦頭，倒慣了下次。」對阿台喝道：「快滾起來帶路，還想討打不成？」

阿台這時哪裡還敢倔強？只得爬起來翻身上馬，對張靈芸拱手道：「既是這樣，就請兩位上馬吧。」

阿台眼看自己牽來的兩匹馬被林紅梅袁孤鳳牽在手裡，又不敢去討要，只得帶轉馬頭，朝來路上奔去。

張靈芸對卡宛青道：「四師妹，咱們去吧。」卡宛青答應一聲，兩人一提氣，緊緊相隨。

這裡徐春山一心以爲今夜得報父仇，不料查小玉却突然來這麼一手，眼睜睜呆在當地，做聲不得。

那邊袁孤鳳也是懊惱非常，她滿心以爲今晚可以施展自己辛苦學來的劍法，至少也有一場熱鬧可瞧，誰知敵人根本沒有現身，自己又不能跟去，不禁滿懷失望。

且說阿台連連催動坐騎，他生長蒙古草原，騎術本佳，有意伸量張卡二人功力，也可借此挫折一下對方銳氣。不料跑了一程，回頭看時，張卡人仍舊在他背後兩丈左右。

張靈芸道：「喂，你倒是跑快一點呀，這樣望山跑死馬，要跑到幾時？」

阿台又驚又怒，只得把一肚子氣發作在坐馬身上，只見他鞭踢併施，坐下馬匹展開四蹄，如騰雲駕霧一般，耳聽張靈芸在背後笑道：「對了，這種跑法還差不離，像剛才那麼慢吞吞的，眞把人急死啦。」

又有另一個女子聲音笑道：「三師妹說得是，放翁的詩句裡我最愛 傳呼快馬迎新月，却上輕輿趁晚涼 。這兩句，好就好在這輕快二字，把那一份輕鬆得意的心情都寫出來了。」

又有一個聲音笑道：「二師姐，前面這個小子騎的倒是快馬，不過他的心情未必會輕快。」

阿台在前聽得明白，哪裡還敢掉頭看？巴不得早一刻兒趕到才好。

少時前面樹林邊露出圍牆一角，阿台勒住馬，叫聲：「到啦！」一躍下騎，回頭一看，背後却沒人跟來，不覺大奇。忽聽有人喚道：「你是瞎子麼？怎的看不見？」

阿台駭了一跳，轉身看

時，背後却站着三個道姑，那較年長的一個方才自己策馬狂奔時，明明見她倚樹而立，便是第一次回頭看時，也不曾見她踪影，不知是甚麼時候趕上來的，腳程之快，實足以令人咋舌。

原來賈墨羽外號凌波仙子，在青靈門下衆弟子中，輕功以她爲第一，阿合台不知，自然深爲駭異。當時阿合台只得搔頭苦笑道：「剛才說好只來兩人，怎麼又跑出三個來了？」口裡說着話，眼睛却看着張靈芸，他知道這個姑娘脾氣最兇，心裡實在有些怕。

果然張靈芸蛾眉一豎，發話道：「你別管我們兩人三人，快去叫那查小玉出來。」

賈墨羽攔住道：「三師妹火氣好大。」回過頭來對阿合台道：「你進去通報，就說青靈觀賈墨羽、張靈芸、卡宛青三人來拜訪查姑娘。」

阿合台無奈只得嘆口氣道：「不用通報，三位隨我來吧。」

說着將馬牽進廟門，拴在廊下，領着三人往裡走去。

三人這才看清，原來這是一座殘敗不堪的破廟，大約已經荒廢多年，殿塌牆裂，到處堆積着瓦礫灰塵，但范圍却還不小，走了好一程方到院後，便有兩人迎了上來，和阿合台嘰哩咕嚕了幾句，又轉身進內去了，一會工夫，只聽幾聲哨子响，便聽見好些腳步奔走聲，只聽查小玉笑道：「貴客終給請來了。」隨着聲音查小玉滿臉笑容的走出來，張靈芸故意揚着臉兒不理，賈墨羽、卡宛青兩人都打了個稽首。

查小玉看着賈墨羽笑道：「這位是誰？卡姐姐替我引見引見。」

卡宛青替賈墨羽說了名字。

查小玉笑道：「小妹閑常聽家師說起華山三劍和青靈四女的名頭，都恨不能一見，今兒却一下便見到三位，也算我有福氣。」

賈墨羽笑道：「敢問查姑娘，尊師可是紅鷹林老前輩麼？」

查小玉一怔，接着咭咭笑道：「賈姐姐眞聰明，一猜便着，請裡面坐吧，兩位家兄還在恭候哩。」

衆人進得門來，陡覺眼前一亮，這層殿堂和外面大不相同，殿堂頗爲寬大，殿上神像也全都搬去，重新佈置了一番，燈火通明，當中擺着酒席，旁邊坐着兩個大漢，數十個蒙古少年分立兩旁。

四人一進去。那兩個大漢便站起身來，經查小玉一引見，才知這兩人是她兄長，一名查璞一名查瑞。大家說了幾句客套話，查璞便請三人入席。

賈墨羽笑道：「主人盛意，本不當辭，奈何咱姊妹皆是素食，這桌酒席只好心領了。」

查小玉拍着前額道：「我眞糊塗，竟想不到這上頭來。」便命撤席。另外有人捧上香茗來。

賈墨羽笑道：「咱姊妹尚另有要事，查姑娘有甚麼話，就請吩咐吧。」

查小玉眼珠一轉，嬌笑道：「賈姊姊不知道，只因小妹昨日在徐公子府上，見到了卡姊姊的武功，心下着實欽佩，回來和兩個哥哥談起，他們也佩服得不得了，巴望不得能夠見見識，所以今兒特地遣人將幾位姐姐請來見見，略表親近之意，倒沒有別的意思。」

賈墨羽乃是初次和查小玉相識，見她笑語生春，神態舉止之間，不脫少女嬌態，就像幾位小師妹一流的人物，俱是極惹人疼的小姑娘，不知張卡二人怎的對她如此厭惡？

她自來秉性忠厚，對於查小玉不覺有了幾分好感，正要開言，那邊張靈芸已冷冷發話道：「查姑娘！廢話不要多說，今兒在徐府上，查姑娘自己說的兩件事，還記得麼？」

查小玉睜着一雙的眸子笑問：「張姐姐說的甚麼事？我怎麼倒記不得啦？」

張靈芸見她假痴假呆，按不住心頭火起，冷笑道：「第一件事是你答應將敝友梅歸放還，第二件，你親口約我們今夜在江陵南門外較量。如今却又把我們騙到這兒來，你到底打算做甚麼？」張靈芸越說聲音越响，末後竟聲色俱厲起來。

誰知道查小玉却毫不動怒，待張靈芸說完以後，方笑道：「張姐姐別生氣，要見梅公子，也本無不可，但據那梅公子對小妹說，他並不認識諸位哩。」

查小玉這麼一說，張靈芸頓然語塞，心想那梅歸與我確不相識，又不願說出自己代李遇吉徐春山等人出頭的話，倒有些爲難起來。

卡宛青見張靈芸受窘，便微笑道：「相識與否，倒不關緊要，查姑娘，可否請那梅公子出來和我們見上一個面呢？」

查小玉搖頭笑道：「梅公子此

時早入睡鄉，我可不敢吵醒他。」

張靈芸臉上神色已經變了又變，這時再也忍耐不住，霍然站起身道：「查姑娘既然是紅鷹林老前輩門下，異日泰山之會想必也是要參與的了，我且先向你討教幾招。」

查小玉嬌笑道：「泰山有甚麼會？怎麼我從來沒聽說過呢？」

張靈芸見她一味裝憨，幾乎氣炸了肺。四下一看，只見最遠的那叢燈火距自己所站之處約有兩丈遠近。

張靈芸也不開言，身軀一扭，向那燭光虛劈一掌，「呼」的一聲，燭上火焰應手而滅。

避不作答比暗器

張靈芸傲氣逼人，此舉顯已叫陣挑戰，查小玉暗忖對方雖只三人，但却俱是高手，這張靈芸的武功似乎較之卡宛青更高一籌。賈墨羽功夫如何，尚且不知，想來也定非易與，如果單打獨鬥，只怕討不了好去。

卡宛青見她一雙秀目不住亂動，已然猜出她心意，便笑道：「久聞紅鷹林老前輩奇形鷹爪功夫獨步武林，查姑娘想來已盡了眞傳，貧尼想討教幾招。」說着款款站起身來。

賈墨羽急忙道：「四師妹且慢，就是雙方過招研技，也沒有這麼糊里糊塗的。」轉面對查小玉笑道：「這番查姑娘和令兄不遠千里來到中原，不知爲了何事？可否見告呢？」

原來賈墨羽察言觀色，已知今夜難免有一場劇鬥，雙方俱是高人門下，如果激於一時之氣，大家亂打一陣，臨了連人家來龍去脈尚且弄不清楚，豈不被天下人所笑，她身爲一派掌門弟子，可不能這樣亂來。

青靈四女之中，頭數張靈芸性情剛硬暴躁，恰是青靈大師當年影子，卡宛青外貌柔和，內裡却孤芳自賞，差不多的人全沒放在眼裡，對方三人除了查小玉昨日露了爪穿銀壺的鷹爪功夫，卡宛青對她尚有幾分顧忌而外，對於她這兩位哥哥：查璞查瑞却完全不放心上，倒是賈墨羽身負乃師嚴命，處處都小心在意，深怕衆同門稍有差池，回去在師尊面前無法交代，遇事不能不小心，所以先拿話試探。

查小玉想了一想，笑答道：「小妹兄妹三人皆是資質愚魯之輩，恩師的武功我們還沒學到一成。恩師叫我們到中原來見識一些武林高手，也是借此增長一點見識，別無他意。」

賈墨羽見她說話始終不盡不實，心中頗爲不快，不覺默然。

那邊卡宛青却冷笑道：「你到中原來綁架青年公子，也是出自尊師之意麼？」

查小玉臉上倏然變色，也冷笑道：「不知那梅公子是卡姐姐的甚麼人？倒要你如此關懷。」

張靈芸大怒道：「查小玉！這中原地方可不能容你這樣任意橫行，不講別人，頭一個我便容你不得。」說罷進前一步，劈面一掌，只聽嘩喇一聲響，椅背已被打塌。

查小玉却以最快的身法跳到階墀下，仍然笑口吟吟地道：「張姐姐掌力好强，如非我逃得快，只怕已被打死了。」

張靈芸還待動手，却給賈墨羽擋住。

賈墨羽本意只求今夜之事，能夠不傷兩家和氣最好，但她深知這位三師妹一向嫉惡如仇，性如烈火，查小玉既然不允放回梅歸，看來這場劇鬥便無法避免，心下好生躊躇。

卡宛青對張靈芸道：「今兒查姑娘既然邀了我們來，人家自然早有打算，好歹會還我們一個明白，三師姐何必着急呢？」

查小玉暗忖道：「這卡宛青果然厲害，她拿話來擠我。」低頭一想，惡念陡生，嬌笑道：「卡姐姐眞會說話，倒叫我無法回答了。不瞞三位姐姐說，本來小妹有心想討教幾招，但剛才見了張姐姐的劈空掌，又把我給嚇住了，這樣吧，小妹在暗器上向三位姐姐討教幾招，請移步到外面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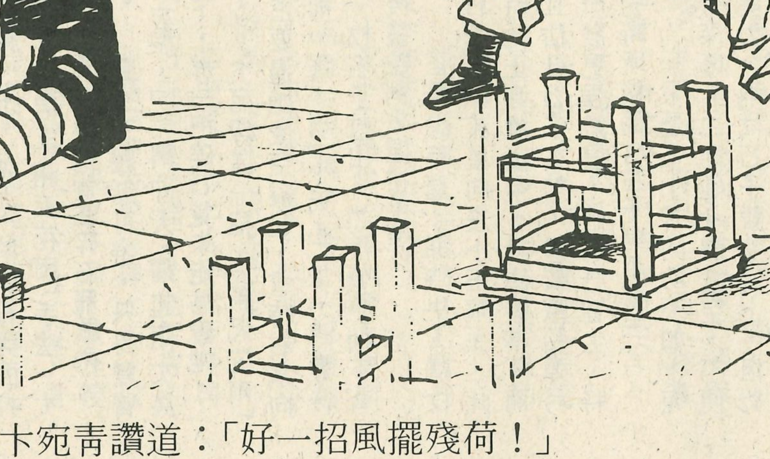
張靈芸心裡暗罵：誰是你姐姐？這小妖精嘴甜心辣，想用暗器來整治我們。便向賈卡二人暗打眼色，移步走到庭院裡。

只見查小玉命人抬來幾張長板欖，每一邊放了三張，俱是欖面向下，欖脚朝天，反放在地上。庭院當中空出三丈來寬的空地。三人心中奇怪，不知她要作甚麼？

查小玉笑道：「哪一位姐姐先賜教？」

賈墨羽目視卡宛青，卡宛青低頭微笑，緩步走出來道：「貧尼向查姑娘討教兩手吧，只不知如何比法。」

查小玉笑道：「卡姊姊外號散



卡宛青讚道：「好一招風擺殘荷！」

花仙子，對於暗器功夫想是最有心得的了。」

張靈芸接口道：「查姑娘快請賜教吧，多說無益。」

查小玉仍然笑盈盈地道：「張姐姐說得是。」說着颯的竄到一根欖脚上站住，身體搖了幾搖，就如快跌倒一般。

卡宛青不由脫口讚道：「好一招風擺殘荷！」

查小玉一伸手笑道：「卡姐姐請站到對面欖脚上去。」

卡宛青笑道：「好！」縱身躍到左側欖脚上，身軀一俯一仰。

查小玉笑道：「好輕功！」又道：「姐姐，這是新柳迎風嗎？」

卡宛青微笑不言。

原來這「風擺殘荷」和「新柳迎風」都是上乘輕功身法之一，非有相當火候不能。

卡宛青對查小玉笑道：「這以後又怎樣呢？」

查小玉道：「這以後便是咱們兩人發暗器互擊，跳躍閃避皆不許離開這十二隻欖脚，誰先下地，便算誰輸。至於發暗器的方式，或是借三還三，或是亂打一氣均無不可，卡姐姐以爲如何？」

卡宛青笑道：「借三還三太斯文了，這種拚鬥，本來就是拚性命的玩意，何必彼此裝客氣，倒亂打一氣爽快些。」

查小玉聽出她語含譏刺，臉上一紅，微笑道：「卡姐姐又說笑話了，這就動手麼？」

旁邊的張靈芸忽然叫道：「且慢。」向卡宛青道：「你身邊帶有暗器麼？」

卡宛青一怔道：「沒有呀。」心中想道：「她用暗器打來，我接住打還她便了，何必要帶有暗器呢？」

張靈芸道：「四師妹快下來，你上了當了。」

卡宛青經張靈芸這一喊，方悟出查小玉使的獨門暗器鐵鷹爪，這種暗器是不能用手接的，便笑對查小玉道：「待我去檢些石子來。」

查小玉搖手道：「不敢勞動。」一揮手，旁邊侍立的蒙古少年們早跑去檢了一堆石子來。

張靈芸接過手一看，有的大如鵝卵，有的却小如香頭，明知是那些少年搗鬼，淨檢些不稱手之物，正想發作。

卡宛青已走了過來，笑道：「不拘甚麼，能對付着用就行了，這回又到那裡去尋飛蝗石呢？」說着揀了兩塊大的扣在左掌心裡，

右手却抓了一把碎石子，仍縱回櫈脚上。

查小玉笑道：「卡姐姐先請！」

卡宛青笑道：「沒有的話，自來强賓不壓主，當然查姑娘先請。」

查小玉道：「有僭！」左手一揚，兩枚鐵鷹爪突然打來，一奔上盤，一奔下盤，卡宛青縱身一躍，竄到左側長櫈櫈脚，身軀剛才落下，單足一點，又凌空縱起，向右邊櫈脚撲去。

果然她身形剛才縱起，嗤嗤數响，三枚鐵鷹爪已經從她脚下飛過。

原來卡宛青也看出查小玉不懷好意，她分明左右掌各扣着三枚鐵鷹爪，一開頭只發出兩枚，這必然是趁對方避讓時作暗襲之用，心中早已提防，果然不出她所料。

查小玉見二枚鐵鷹爪俱落了空，窺得眞切，最後一枚鐵鷹爪脫手打出。這一下時間位置算得恰到好處，任是卡宛青通天本事，也無法躲避。

卡宛青身形尚未站穩，一見鐵鷹爪飛來，右手一揚，一枚石子出來，迎着鐵鷹爪碰去，半空相撞，「磕！」的一聲，鐵鷹爪已被碰飛，石子餘勢未衰，朝查小玉飛去。

查小玉見石子來勢奇勁，急忙單掌平伸，掌心微縮，消去石子來勢，抓在手裡。

卡宛青更不容她緩出手來，柳腰一扭，左手一把碎石劈面打去，正是「滿天花雨」手法。丈許方圓的面積皆在碎石籠罩內。

查小玉避無可避，只得雙臂一振，「一鶴冲天」躍起兩丈高下，那一把碎石竟未能傷着她。

卡宛青這一招「滿天花雨」正要逼她凌空縱起，這時右掌向前一推，用「小天心」掌力將最後一枚石子打出，然後順手抽下背後靈蛇劍來握在手裡。

正是說時遲，那時快，這枚石子疾如流星向查小玉飛去。此時她正身體凌空，無法避讓，而且估計石子來勢，以較鐵胎彈弓所發更强數倍，她人急智生，將先時所接那枚石子劈手擲去。

一來是查小玉內功不如卡宛青深厚，二則她身體凌空，不便發力，兩枚石子雖然碰上，但對方所發石子仍然朝自己斜飛過來，好在準頭已被碰歪，不能傷人，但旁邊的人看得明白，以內力而言，查小玉顯然已經輸了一着。

查小玉自己也明白，但却不肯就此罷休，身體剛落在櫈脚上，左右手連揚，十枚鐵鷹爪齊向對方打去。卡宛青手腕一振，靈蛇劍蕩起萬點寒星，叮叮噹噹一陣响，鐵鷹爪全被撥落。

查小玉情知已無法傷他，便趁此下場，跳到地上，笑道：「這一場咱們誰也沒輸，祇算打個平手，卡姐姐你說是麼？」

卡宛青微微一笑，縱下地來。張靈芸笑道：「看來是我四妹輸了，她功力畢竟比查姑娘差幾分。」

查小玉知她存心譏諷，祇裝不懂，笑道：「張姐姐又說笑話了，咱們有言在先，誰先被逼下櫈脚，便算誰輸，咱們兩人誰也沒被誰迫下來，自然該算平手才是。」

張靈芸點首道：「說得是，你除開在板櫈脚上比暗器之外還有甚麼花樣，再給我們開眼界的？」

查小玉掩着口咯咯嬌笑一陣，方道：「如今我來佈一個陣勢。我權且充任大將軍，兩個哥哥做我的左右偏將。」用手一指那些蒙古少年道：「他們算小卒，三位姐姐來破陣。這在我們那裡有個名堂，叫做取江山，這本是小孩子玩的玩藝，倒也有趣，咱們玩玩怎樣？」

旁邊的查璞忽然接口道：「三妹，你過來，有話和你說。」

賈墨羽笑道：「查姑娘祇管請便。」

查小玉笑着告了罪，便和查璞、查瑞走到一旁，嘀嘀咕咕的商議，後來三人似爭辯起來，祇聽查璞着急地道：「三妹，恩師知道你這麼胡鬧，我可吃罪不起。」

查小玉道：「不干你事，有我呢？」

查氏兄妹佈奇陣

卡宛青心中大疑，低聲道：「三師姐，正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知他們要用甚麼法兒擺佈咱們哩？」

張靈芸微微冷笑，也低聲道：「別管她用甚麼法兒，如果稍有不妥，咱們便先將這妖女廢了，省得留她在這世上害人。」

賈墨羽搖頭道：「凡事要適可而止，咱們祇是小心一點便了。」

張靈芸口裡雖不便爭論，心中却大不以爲然，這時查小玉三人已商量完畢，走了回來。張靈芸笑道：「商量好了沒有？」

查小玉笑道：「也沒有甚麼可以商量的，咱們這就動手吧！」

說話之間那些蒙古少年已慢慢圍過來，查小玉笑道：「今兒來的這三位可不是外人，大家不必拿出兵刃來。」說着將手一揮，衆人已按五方站好。賈墨羽留神一看，除開站在旁邊的不算，來的共是十二人，分做三人一組，一共四組，聯帶查璞、查瑞及查小玉，不多不少，恰是十五人。心中正猜疑，總說武當派劍客與人聯手羣鬥之時，一種「三才五行陣」，莫非便是這個？但紅鷹林士霸與武當派風馬牛不相及，未必也會這個陣法？這時對方各人已然各守各位，將自己三人圍在中央，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便與張、卡二人一打眼色，三人背靠着背的站着，因對方全是空手，也不好先拔寶劍。

三人剛一站好，查小玉笑道：「三位姊姊留意，陣法就要推動了。」

張靈芸忍不住罵道：「打就打吧，誰還怕你們不成？」

查小玉雙掌一拍，衆人便如走馬燈似的轉將起來，越轉越快，猶如旋風一樣，如非三人功力深厚，便連眼睛也轉花了。

其中賈、卡二人平素便深得內家以靜制動之理，尚能沉得住氣。張靈芸便有點脾爆火起，這樣戰又不戰，退又不退，總是繞着跑，倒像拿人開玩笑一般，這種味兒却叫人有些忍耐不得。心想別管他甚麼陣法，我且先出手打倒他一個再說。

剛巧查小玉從她身邊跑過，張靈芸那肯放過她，人未落地，掌已先發。

張靈芸乃青靈觀四大弟子之一，內外功夫俱臻上乘，這一掌竟打了個空，這可是從來沒有見過的事。幸而她目光銳利，感應靈敏，陡覺左側紫影一晃，便知查小玉已從脅下鑽到自己背後，人才落地，急借勢使了一招「怪蟒翻身」橫掌一隔，果然查小玉已一爪抓來，兩下碰個正着，「磕」的一聲响，張靈芸手腕已被查小玉扣住。查、張二人這一交上手，正在推動着的陣法便陡然一變，往內一合，齊向賈、卡二人撲來，賈墨羽雙掌一錯，「懷抱太極」正待出手，忽見原先向自己撲來的三人却斜刺裡拐彎直撲卡宛青，先前作勢向卡宛青攻來的三人却又繞到背後去了。

賈墨羽心內一動，叫道：「四師妹，記住靈蛇劍法第四十九句，別慌在這一時。」

卡宛青是聰慧之人，一聽便領會過來，原來「靈蛇劍法」最末一句也便是「起手勢」，叫做「盤蛇鎮洞」，賈墨羽之意是叫她祇守不攻，先看清對方陣法再說。

當下兩人左隔右架，前遮後擋，使敵人無法近身。如單以武功而論，這些蒙古少年和賈、卡二人不啻天淵之別，純粹仗着陣法怪異，賈、卡二人又祇守不攻，雙方才能拖上一時。

且說張靈芸雖然被查小玉扣住右腕，但她何等功力？丹田一提氣，手掌一按一翻，指尖已搭上查小玉手腕。

華山派混元一炁，隔紙劈石功夫天下無雙。祇要指尖、掌心、掌緣、小天心，四處之中任何一處搭上人身，便能致敵死命，此時張靈芸如要傷她，本來不難，但轉念一想，尚有好些顧忌，祇得忍住。就在這一瞬間，查璞、查瑞已分左右襲到，指屈如鈎，徑朝張靈芸抓來，同時查小玉左手也向她肩上抓下。

張靈芸右臂一伸，運小天心掌力將查小玉右手震脫，同時翻腕將她右手脈門扣住。再用肘擋開她左手一抓。張靈芸右臂這一伸縮之間，已是一招三用，正所謂名家身手，非比等閒，祇這一眨眼的工夫，情勢便突然倒轉，查小玉優勢變成劣勢，手腕反被對方扣住，心裡不由一急，張靈芸更不怠慢，右臂一舉，查小玉這時祇覺肘臂之間一陣劇痛，不由自主的背過身去，張靈芸身軀一蹲一翻，從查小玉脅下穿過，查璞、查瑞二人兩抓落空，雙雙搶入空檔。

張靈芸駢指在查小玉頸後「對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情劍

慕容美・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文東玉帶着陳、馮二鏢師趕到徐州，雙獅兄弟料不到他們會來，文東玉寬慰了二局主之後，從「怒獅」蔡大功手上接下一件可資追查的黃羅香巾……文東玉喬裝成青袍相士，果從一勁裝漢子測字「天」字找到了線索，於是便跟踪其後……黃鎮北集有一名花姓大老爺住在本鎮，花老爺深居簡出，但花府的花二爺三兩天便得出外採買……

中年漢子微感意外道：「這……」

花二爺連忙接下去道：「頭兒前幾天要我去徐州城中配服藥，一時大意少買了一味，頭兒最遲今晚回來，本座不得不趕緊補全。」

中年漢子不安地道：「小的調配起來，也許不能盡合總管之意，到時候裏面如果怪罪下來，豈不害了總管您……」

花二爺急急接口道：「只要你不說本座曾經離開，有誰知道這些東西不是本座買的？本座買的東西除了頭兒誰敢挑剔？」

中年漢子安心點頭道：「那麼……」

花二爺不待鄭姓漢子話完，身子一閃雜入人叢，三拐兩拐倏而消失不見。

同一時候一名抱着一支空扁擔倚在市場一角，作憩息之狀，而一雙眼光始終盯在花二爺身上的紫臉漢子，這時眼見花二爺有悄悄溜開之意，臉上神色一動，立即抱着那支扁擔擠過去緊跟在花二爺後面，如影隨形般也向人叢中鑽去。

* * *

在黃集東北角的土城腳下，有一片雜木林，林中有座香火久絕，殿宇失修的靈官廟。

這座靈官廟早已是人迹罕至，照理說值此殘冬歲末，積雪盈尺，在這種荒蕪所在，應該不會有人前來才對。可是，說來無人肯信，這時，在廟後那排快要傾坍的草房中，其中某一間的門縫中，刻下竟有隱隱約約閃動着一雙晶澈而動人的目光。

迎面矮牆上人影一閃，緊接着一名頭戴皮帽，身穿皮袍的青年漢子自牆頭湧身跳落。

來的這人正是那名聲稱要去爲「頭兒」補足「一味草藥」的「花二爺」！

這時的花二爺，也許是緊張過度的關係，呼吸喘促，臉色發白，值此寒天，額際居然現出汗來。

靈官廟內會情人

只見他四下匆匆一掃，然後快步朝那間門扇突然打開的草房中奔入。

草房門扇迅速關上。草房中那名一身老婦裝束的女人，這時拉下頭上那幅寬大的破舊包布，露出張妖艷的臉孔和一頭如雲秀

日穴」一點，劈手抓住她衣領躍出陣外，三起三落，已撲到牆根下。

這一來陣勢登時大亂，卡宛青搶前一步，一個進步單推掌，將查璞打出一丈以外。查瑞見勢不好，急撮唇一呼，衆蒙古少年紛紛退下。賈墨羽見衆人退後，祇當對方已經服輸，她自來不爲已甚，急招呼卡宛青不要追擊。

不料衆人退後數步，仍按五方站好，查小玉和查璞的位置由另外兩少年補上，查瑞雙手一拍，陣法又推動起來。

賈墨羽才知對方並無意罷手，再一留神觀察，這些蒙古少年進退走位皆十分純熟，似乎平時便研習有素，剛才稍一接觸，已約略窺出這種戰法神妙，想來還有別的變化。

卡宛青一心關注張靈芸，不免頻頻左顧，忽覺賈墨羽用肘尖輕輕觸了自己一下，這才悟出自己心神不專，容易爲敵所乘，當下急收攝心神，專注當前敵人。

這時陣法已越轉越快，似乎已到一觸即發之時，卡宛青暗想：這陣法少了查小玉、查璞兩個硬手，任憑多厲害也容易打發。正在這時，忽聽那邊牆外傳來張靈芸呼叱喝罵聲音，跟着刀劍亂鳴，似和人打將起來。心裡方一驚，却聽一陣笑聲起自身左，聽出是查小玉的聲音，心下大疑，忙掉頭一看。祇見一人紫衣飄然，長髮披肩，不是查小玉是誰？卡宛青方才明明見她被張靈芸點中穴道，擒出陣去，不知怎的她又脫身回來，難道眞會妖法不成麼？

查小玉在陣外笑道：「二位姐姐留神，今回動手可不比先前。」

卡宛青喝聲：「且慢！」戟指查小玉問道：「妳把我三師姐弄到哪兒去了？」

查小玉以袖掩口，笑得如風擺楊柳一般，說道：「卡姐姐故意說倒話麼，明明是張姐姐把我捉了出去，怎麼反來問我呢？」

卡宛青平素溫柔可親，但對於姊妹之情極重，這時一聽她如此說，不覺大怒，嗆郎一响，靈蛇劍出鞘，喝道：「誰和你開玩笑？」

查小玉此時尚未將陣法佈置妥當，一見卡宛青要拔劍拚命，也有些着忙，急忙笑道：「兩位姐姐放心，張姐姐武功蓋世，誰傷得了她？這時正在牆外和人過招研技呢，小妹是回來向兩位姐姐說一聲。」

卡宛青聽她說話似眞似假，倒也有些糊塗起來，忽聽頭頂上忽啦啦一陣拍翼聲响，抬頭一看，却是五隻巨鷹在頭上盤旋。

查小玉鷹已放出，便不再遲疑，撮唇一嘯，五隻巨鷹相繼撲下，同時衆少年紛紛出手，數十枚鐵鷹爪齊向兩人打來。

這一下距離近，動作快，再加以夜色昏暗，敵人又是在轉動中發出暗器，頭上更有巨鷹下擊，賈、卡二人功力再好也施展不及，卡宛青心下一慌，使開靈蛇劍先護賈墨羽，自己左肩却一陣劇痛，原來已中了一枚鐵鷹爪。

再說張靈芸先前施展擒拿手法將查小玉制住，又點了她的穴道，自以爲萬無一失，她躍到牆邊，順手將查小玉向牆外一拋，正待回去助賈、卡二人破陣，忽然牆頭有個女人的聲音喚：「屠龍仙子請留步！」

張靈芸聞聲回顧，却無人影，躍上牆頭一看，外面乃是一座樹林，明月在天，四野寂寂，不但未見敵人，連查小玉也踪迹不見。張靈芸心下驚疑，略爲盤算一下，暗想：憑賈、卡二人功力，對付這干蒙古少年，決可佔盡上風，自己且先將這事查個水落石出再作道理，便索性躍下牆頭，向樹林闖去。

自來江湖中人都講究遇林莫入。皆因林森樹密，極易受人暗算，但張靈芸自恃武藝高强，偏不顧忌這些，昂然而進。剛走了數步，陡覺背後寒風颯然，一劍刺來，張靈芸滑步回身，讓開這一劍，回身一看，祇見這人容貌俊俏，正是昨日徐府上見過一面的夜遊神趙妙峯。

張靈芸生平便是最厭惡這種行爲不檢的江湖敗類，一見是他，不肯和他答話，揉身直上，施展空手入白刃手法去奪他兵刃。

不料這趙妙峯手腳却十分溜滑，展開八仙劍法，一味游鬥，幾個照面一過，激得張靈芸心頭火起，靈蛇劍突然出手，刷刷刷一連幾劍，把趙妙峯殺得手忙腳亂。張靈芸正待一劍結果他性命，忽然聽得背後咭咭一笑，不覺心神微分。就在這時，猛覺身後似有暗器襲到，急使「移步換位」，瞬息繞到趙妙峯身後，耳邊聽得查小玉笑道：「張姐姐，暗器來啦！」

（未完・七）

髮，口喊一聲：「武雄……」張開雙臂，一躍而前，緊緊將「花二爺」脖子一把摟住。

可是，花二爺的反應並不熱烈，他虛應故事地伸手抱住女人腰肢，雙眉微皺，苦着臉道：「淑芬，你這是何苦？」

女人踮起足尖，微喘着道：「你不知道……雄……老鬼……今天不會回來了。」

花二爺一怔道：「眞的？」

女人摟得更緊，顫聲道：「別傻了，雄，不僅是你一個人的性命寶貴……縱然將你騙過去，對奴自己又該怎麼說……早上，三堡方面發來的信鴿說，老鬼昨晚是在三堡過的夜，今天到潘塘，預計明天中午才返宮。」

花二爺輕輕舒了一口氣，神色稍緩，却同時在女人腰間輕輕拍了一下道：「放手，淑芬，我有話跟你說。」

女人不依，佯嗔道：「這樣不能說？」

花二爺嘆了口氣道：「淑芬，你要知道不論我們過去如何要好，那都是過去的事，如今，你已是一名堂堂正正的夫人，而我，祝武雄，不過是宮中一名管事，托天之幸，老鬼始終不知道我們過去的一段，不然，你想想看，今天還會不會有你我二人的命在？」

女人突然鬆開雙手退出一步，秋波一掃道：「依你應該如何？」

被外間誤稱花二爺的那名祝姓漢子，這時不安地望了以前的情人一眼，垂下眼光道：「依……依了我，我說……我們之間，最好從此一刀兩斷，爲了彼此的將來，只有忘掉過去。」

女人「哼」了一聲道：「你有你的將來，我的將來又在那裏？老鬼單本宮就有九個夫人，十個侍妾，那些機會跟夫人一樣多的丫頭們尚不在內。至於外室，名義雖然只有二十七處分宮，而事實上，不論走到那兒，他老鬼又幾曾度過一宵半夜，就是照輪，我這第五夫人一年中又能見到老鬼幾次？」

那名叫祝武雄的漢子萬般無奈地道：「那……那麼依你呢？」

女人臉色驀地一變，沉聲道：「祝武雄，你聽着，我朱淑芬今天明白告訴你：我朱淑芬原非良家婦女，認識你姓祝的，也不是在甚麼上流地方，當初你姓祝的爲了博取我朱淑芬的眞情感，裝得滿像一個人，所以，我朱淑芬雖然給老鬼選來宮中，却仍然無法忘情你姓祝的。姓祝的，你不妨想一想，你原只是一名普通武士，今天這份差事，你是那兒來的。哼哼！沒想到，你姓祝的原來也是一個薄情寡義的東西。甚麼主子甚麼奴，眞是一點不假！現在多話不說，你姓祝的乖乖記取兩件事，第一件那條黃羅巾拿回來。第二件，以後老色鬼一旦離宮通知你在那兒等，便得在那兒等。如果不相信，咱們便走着瞧！」

女人說至此處，手一伸，冷冷的說道：「香巾先拿來！」

祝武雄臉色一變，期期地道：「淑芬，不……不要逼我，我……我當初也是一番眞心，只是如今限於環境，淑芬，你知道的，老賊嗜殺和好色，我祝武雄雖然一萬個不願意，可是，雙方武功差這麼遠，你說，你叫我能怎麼樣？」

女人益發有氣道：「誰叫你去跟老鬼作對了？像現在這樣，他玩他的，我們混我們的，我已說過，出了事，誰也跑不了，爲甚麼就你一個人有着顧忌呢？祝武雄，算了，你近來幹的好事，我朱淑芬不是不清楚！」

祝武雄臉色又是一變，張目道：「你，你這話甚麼意思？」

女人冷冷一笑道：「徐州城外，三姓村附近，長安八達和雙獅兩家鏢局所承保的那趟鏢貨誰劫了？難道你祝武雄還敢賴說不是你跟楊樓十八怪的傑作嗎？」

祝武雄猛然一呆道：「你聽誰說的？」

女人嘿嘿一笑道：「那個你且別管，總之，你姓祝的生死全操在我朱淑芬手裏，你有你的銀子，儘可以到處鬼混，但最好別忘了隨時還得準備伺候另外一個人就行！」

祝武雄忘情脫口道：「啊，對了……」

自知失言，想收口已經不及。

女人微微一笑道：「啊，對了，是蘭花院的金牡丹說出來的，是不是？你大概已認不出她就是我朱淑芬以前那個梳頭的丫頭吧？」

女人說着手又伸出道：「那條香巾拿來呀！」

祝武雄心中發慌，勉強陪笑道：「淑芬，下次見面再還你好不好？我怕帶在身上會遺失，所以藏在箱底，愚兄這份苦心，尚請芬妹體諒。」

女人秋波轉了轉，點頭嫣然一笑道：「下次也不妨，那麼，現在……」

屋頂上那名跟踪而來的紫臉漢子竊聽至此，牙一咬正待下房破門拏人之際，頸子間一涼，伸手摸去，原來是顆小雪球，紫臉漢子大吃一驚，雙掌一按，騰身射去對面牆頭，目光一抬，下面樹林中，赫然站着一名藍衣少年。

藍衣少年站在雪地上，雙手背負，肩倚樹幹，足尖輕拍着，神態悠閒從容之至。

紫臉漢子一躍而下，帶怒沉聲，說道：「是否老弟相戲？」

藍衣少年雙眉一挑，微笑道：「別裝着這麼凶好不好？」

紫臉漢子扳着臉孔道：「在下不善說笑！」

藍衣少年依然笑道：「前在徐州，叫你大相士分幾兩銀子，你大相士不肯，怎麼樣，大相士現在後悔了吧？」

紫臉漢子不自禁摸去自己臉上，退出一步，愕然道：「你居然能夠……」

藍衣少年側臉道：「你以爲你閣下的花樣已經夠多了，是嗎？抱歉，如要小弟下個公正的評語，那將是：『還差得遠』！」

青袍相士、灰衣人、紫臉漢子、文東玉，正是一而四，這時的文東玉驚勝於怒，他已知道眼前這名藍衣少年來歷不凡，但不清楚對方如此緊緊釘在自己身後，究竟是善意還是惡意，這一點，他是必須先弄明白的，於是，他爲了試探對方起見，故意沉下臉來道：「是的，還是你老弟高明，現在既然彼此身份都已暴露，敵我之勢，涇渭分明，朋友不動手，尚有何待？」

藍衣少年微微一笑道：「誰跟你一齊暴露了？文相公。你，文東玉。文相公，我——你知道我是誰？」

文東玉益發吃驚不已，同時也止不住一陣慚愧。他費盡心計，終於找着匪徒，並追來匪徒落脚所在，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却不意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別人跟踪他，竟比他追踪匪徒不知輕鬆多少倍！

如今，別人對他連姓名都摸得一清二楚，其他的，自然更不必說。而他，却對人家一無所知。這種情形之下，想逞強也逞不下去了。

文東玉無法收場，只好繼續冷着臉孔道：「正想請教！」

藍衣少年點頭，笑道：「這樣說還像話些，既然請教，當然要告訴你了。知道嗎？『夏公子，你的救命恩人』！」

文東玉眨着眼皮道：「『夏公子』？我的『救命恩人』？」

藍衣少年用手一指院裏，笑道：「遠的不說，就談目前的這一次吧！你知道柴房中此刻那對賊男女在武林中都是甚麼身份？」

文東玉惑然道：「甚麼身份？」

藍衣少年道：「那個男的雖然算不了甚麼，但如拿你作比，他已不比你差，而那個女的只須提出她的兩道名號，也就夠你嚇一大跳的了。」

文東玉「嘿」了一聲道：「單聽你這麼一說，已夠我文某人嚇一大跳的了！」

藍衣少年並不在意，接着道：「聽說過『毒桃花』這個綽號嗎？唔！可能沒有。因爲雙獅鏢局過去甚少走青徐淮揚一帶的鏢，連那些鏢師都不一定知道這女人的可怕之處，你當然更不會清楚了。沒有關係，現在再提這女人另外一道銜，也就是她目下的身份：『胭脂魔王』的『第五房夫人』……怎麼樣？夠不夠？」

文東玉不禁一呆道：「『胭脂魔王』？『血屠胭脂爪』裏面的『胭脂』？」

藍衣少年哂然一笑道：「不是他是誰？一個胭脂魔就已經不知壞了多少良家婦女的名節，你難道以爲還會有好幾個胭脂魔王不成？」

文東玉仍然不服道：「而她不過……」

藍衣少年頭一點，搶着接下去道：「是的，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是說：房中的不是胭脂魔王本人，而她不過是淫魔九名夫人之中的一個，這又有甚麼了不起是不是？好的，請！他們一時還不會離去，那你就不妨重新進去試一試！」

文東玉年輕氣盛，經此一激，毅然轉身道：「試試又怎樣？」

藍衣少年於身後輕輕一嘆道：「好莽撞……」

文東玉止步回身，有氣道：「話是不是你說的？」

藍衣少年頭一點，承認道：「對，話是我說的！不過，小弟尚

得請問一句：你文老兄今天不辭辛苦，一直將匪人跟蹤到這兒，究竟是爲了鬥氣，還是別有使命？好，現在你衝進去，就算你能憑視死如歸的勇氣，將那對賊男女一擧格斃，底下，那批鏢貨你又準備向誰討？俗云：『宰相肚裡能撐船』。像你老兄這樣，連善意惡意，反話正話都分不清楚，今後你老兄又準備憑甚麼去闖蕩江湖？」

藍衣少年說得不疾不徐，聲音既不高，態度更是溫文和藹，但語氣聽來却極誠摯，文東玉幼讀詩書，明禮知義，雖不能做到聞過則改，然而，勇於悔改的氣度還是有的，當下臉色一整，拱手道：「吾兄良言，字字金玉，尚望有以教我！」

藍衣少年站直身軀，點頭輕聲道：「我們走吧，別去破壞這對狗男女，大家扯破了臉，麻煩尚是小事，要想追回那批鏢貨就費手脚了……」

次日午後，黃集鎮北那座神秘的巨宅之前，忽然出現兩名不速之客，二人均爲書生裝束，年齡都在十六七歲左右，穿青衣者是文東玉，穿藍衣者則爲裙釵身份至今尚未被文東玉識破的「芙蓉仙子」第三徒：「五月花」夏紅雲！

文東玉和夏紅雲一樣，現下出現者，可說都不是本來面目。

在這以前，文東玉因爲僅在長安居易酒樓上，正式見過夏紅雲一次，那次，文東玉心情欠佳，夏紅雲又是一身女裝，如今，事隔多日，夏紅雲一旦易釵而弁，文東玉自然無法辨認。

而文東玉，這尚是第一次在江湖上行走，只須加濃眉，或者稍稍搽改一下膚色，也就不愁被人認出他是誰來了。

昨夜，二人找着一處乾淨地方歇下，煮酒論文，談得很是投機，直至半夜，方才分別就寢。

今晨，夏紅雲獨自離開了一會兒，文東玉知道對方在安排找回鏢貨的事，也就沒有多問，中飯吃過，夏紅雲起身，笑着招招手道：「好了，咱們去設法提運鏢貨吧！」

文東玉大感意外道：「這麼簡單？」

夏紅雲笑了笑道：「手續當然還有好幾道，不過，據小弟猜想，在原則上應該沒有問題才對。」

文東玉跟着站起身來道：「現在就走？」



毒桃花緊緊將花二爺的脖子摟住。

夏紅雲對恢復了原來面目的文東玉端詳了兩眼，點頭道：「你雖然沒有習過易容術，但對易容方面之天賦却頗驚人，這樣就可以了，另外一點需要記住的，你對江湖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少，等會兒，非遇必要，最好少開口，老色鬼在五行十三奇中是個相當難惹人物……」

文東玉吃了一驚道：「去見胭脂魔王？」

夏紅雲傲然一笑道：「有小弟在一起，當今武林中那一號人物見不得？」

文東玉沒有再說甚麼，納罕着一直跟來這座神秘的魔窟之前。

二人剛在莊門前停下，莊內立即走出一名身穿長衣，年約四旬上下，臉色陰沉，目光閃鑠的中年漢子，他朝文、夏，二人分別打量了一眼，冷冰冰的側目問道：「哪兒來的？找誰？」

尋色魔興師問罪

夏紅雲微微一揖，淡淡答道：「找貴主人花雲秋！」

中年漢子倒退半步，顯得既驚且怒，一時之間，竟然無法答話。因爲「花雲秋」三字乃「胭脂魔王」的本名，胭脂魔王以儒俠自居，經常總是自稱「不文」或「寒士」，武林中人畏他淫威，當面喊「花大俠」或「花前輩」，背後則直呼「老色鬼」或者「老淫鬼」。而敢當其下人之面，逕呼其花雲秋本諱者，這在武林中，尚屬前所未聞。

中年漢子呆得一呆，變臉沉聲道：「爾等係屬……」

夏紅雲不待對方語畢，已自懷中摸出一隻精緻小巧的錦盒，這時一聲不響，手指輕輕一按，彈簧震動，盒蓋「嗤」的一聲打開。

文東玉因與夏紅雲並肩而立之故，這時雖然轉過臉去，却依然無法看到盒中所盛之物。

那名中年漢子就不同了，他是站在二人對面，錦盒又是正對着他打開，只須一抬頭，便可一目了然。

那名中年漢子在看清盒中的信符之後，眼光一陣眨動，臉色隨之變化，終於深深躬下身去道：「小人有眼無珠，尚望……」

夏紅雲收起錦盒，揮揮手道：「不必客套了，快快通報吧！」

中年漢子連聲應是，轉身飛步入莊而去。

文東玉偏過臉來，低笑道：「這是甚麼法寶？」

夏紅雲眼望莊內，漫聲說道：「『風前冷艷愁西子，霜後清芳醉貴妃』，另外有個俗名叫做：『無事少開口』！」

最後一句話，當然是責備文東玉在此時此地不該有此一問。那麼前面的兩句呢？文東玉細細咀嚼了一番，惑然默忖道：「一朵芙蓉花？」

文東玉一念未已，那名中年漢子已領着二名青衣女婢走了過來。

中年漢子側身讓去一邊，兩婢上前朝文、夏二人萬福道：「敝主人有請！」

夏紅雲朝文東玉一點頭，領先向莊門中走去。

進入莊門，迎面是座寬廣的庭院，這座庭院除了比一般人家的庭院更具規模之外，庭中景色，並無可疑之處。但是，走完這道院道，一過中門，眼前景象便完全不同了。前院積雪盈尺，這兒却連一片雪花也看不到。大理石鋪就的走廊庭階，密接無縫，光潔如拭。院中假山荷池，修竹涼亭，儼然隱具炎夏氣氛，尤其是那些經過匠心佈置的盆景，雖然在這種嚴寒天氣下，仍然姹紫嫣紅，枝葉扶疏，這些怪異的花花草草，也不知老淫魔是打那兒選來的品種，以及用甚麼特殊方法栽培的，文、夏兩人見了，均不禁爲之暗暗稱奇。

穿越一重院落，又是一重院落。時而向左，時而向右，使人有着如入八陣圖之感。文東玉眞擔心等會兒假如沒有人帶路，他們兩個如何才能跑出來。不過他見夏紅雲步履從容，神色坦然，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最後，兩婢將文、夏兩人領到一座錦幔低垂的暖閣門外，一面挑起錦幔，一面向內面朗聲報道：「兩位少俠駕到！」

裏面一個非常悅耳的男子聲音，接口笑問道：「請進……來的是那兩位賢侄女？」

文東玉一呆，訝忖道：「『賢侄女』？」

文東玉暗暗一「啊」，猛然省悟過來：『夏公子』者，『五月花』夏紅雲也。『一朵芙蓉』者，『芙蓉仙子』之信符也！怪不得一直有眼熟之感，原來竟是當日居易酒樓上那個淘氣的紅衣小妞兒！」

文東玉現在最感難堪的是，老淫魔也將他誤作芙蓉三徒之一。

不過，時間上已不容他去多想這些了。文東玉跟在夏紅雲身後走進去，目光所及，幾疑身入夢幻之境。

暖閣中，窗高室明，四壁木板漆成淺橙色，地上鋪着一層厚軟的波斯氈，室中僅置一榻一几，別無他物。

茶几上放着一壺茶，一壺酒，一盒乾菓，一疊絲巾，一本捲放的綫裝書。

軟榻下，錦褥垂地，香枕高疊，一名看上去年僅二十七八的美青年，正肩披大藍睡袍，倚枕擁衾斜靠着，榻後靜靜站立着二名姿色絕代的美人，看到文、夏二人入室，秀目流轉地朝二人輪盼不已。

榻上這名雙眉入鬢，鼻如玉峯，膚色白皙，神色溫和的青年人，他——他就是所謂「五行十三奇」中的「胭脂魔王」嗎？

假如不是有着先入之見，以及諸般鐵的事實，文東玉是說甚麼也不會相信的。

夏紅雲上前一步，微微欠身道：「參見花前輩！」

只見榻上那位——文東玉始終覺得這樣俊秀的一個人物，冠上胭脂魔這麼一個不雅的混號，實在令人有格格不入之感。胭脂魔王手一擺，呵呵而笑道：「啊，是你丫頭？我還以爲是誰呢？令師近來可好？芬芬和玉梅兩個丫頭可好？你看，日子過得多快，自上次在潼關見到你們師徒幾個，轉眼又是二三年了，唉，人怎會不老啊！」

這完全是一派長者的親切口吻，假如由一個六十歲以上的老人說出來，這番話可說相當感人，可是，發話者年僅二十七八，受話者却有十七八，在旁人看來和聽來，便有點不倫不類，而近乎胡言亂語了。

不過，這也只是文東玉一個人的感覺。此刻，連那名刁蠻成性的夏紅雲，都似乎懷着幾分敬凜之意。

夏紅雲待胭脂魔王一聲嘆畢，再度欠身道：「家師及兩位師姐托前輩之福……」

胭脂魔王似乎突然發覺到站在一旁的文東玉並沒有趨前向他請安問好，眼角一掃，不禁輕輕「咦」了一聲，指着文東玉，轉向夏紅雲問道：「這位老弟是誰？」

夏紅雲連忙介紹道：「他是家師新收記名弟子。」

胭脂魔王詫異道：「令師不是……噢，對了，記名弟子……叫甚麼名字？」

夏紅雲代答道：「聞怨瑜。」

胭脂魔王雙目微張道：「姓文？」

夏紅雲搖頭道：「不！見聞的聞，怨道的怨，瑕不掩瑜的瑜！」

胭脂魔王深深一「噢」，點點頭，好像平白緊張一場，突然鬆下一口氣似的，夏紅雲忙朝文東玉遞眼色道：「瑜哥，這位就是你所渴望一見的花老前輩，怎麼還不過來見禮？」

文東玉無可奈何，只好上前躬身，說道：「參見花前輩！」

胭脂魔王點點頭道：「好，很好，愚叔這次在外邊各處走了一趟，午前剛剛回來，一路勞累得很，也不能下來陪你們了……」

夏紅雲忙說道：「前輩好說。」

胭脂魔王忽然抬臉道：「你們兩個今天是怎麼會想到來這兒的？」

夏紅雲正容答道：「奉家師之命。」

胭脂魔王一怔道：「奉令師之命？難道那幅金谷寶藏圖已有着落，需要我這方面出面支持不成？」

夏紅雲搖頭道：「不是。」

胭脂魔王益發茫然了，重複道：「不是？」

夏紅雲從容回答道：「金谷寶藏圖自持有人雲鶴山莊莊主胡大海暴斃，另一角不明下落之後，大家都懷疑該一角係由瀟湘三奇中的寶癡商老兒取走，惟獨家師以爲不然……」

胭脂魔王瞑目頷首，自語道：「畢竟是芙蓉仙子……」

夏紅雲接下去說道：「同時，家師覺得，現在去苦苦追究寶圖下落的人，可說都是傻瓜。」

胭脂魔王不禁撫掌而笑，大聲道：「妙，妙，英雄所見略同也！」

文東玉暗暗納罕，心想：「妙」在何處？

夏紅雲逕自說下去道：「追逐期間難免互殘，而一旦金谷出現，勢必誰也瞞不了誰，到那時儘可等在家中靜觀變化，坐享其成，家師相信，無論誰先進入金谷，甚至將谷中一下全部搬空，大概也無法少得了她老人家一份！」

胭脂魔王含笑點頭道：「愚叔也這麼想。」

夏紅雲忙道：「當然！」

文東玉明白了：原來，「妙」就「妙」在這種地方！

夏紅雲頓了頓，又道：「所以，家師目前根本不去聞問這件公案，她老人家只叫我們姐妹三個各處隨意走走，得到實訊再作打算。在臨分手時，她老人家交給紅雲一幅素絹，說這兒的五師母精於刺繡，想煩朱五師母爲她在絹上繡點東西留以賞玩。」

胭脂魔王顯得甚爲高興地道：「眞的？我們這位冷大姐消息滿靈呵！行，行，這是你朱五師母的榮幸，也是愚叔的榮幸，待愚叔這就派人去喊她來！」

說着，扭頭向榻後一婢道：「去請五夫人！」

又向另外一婢道：「你去搬張錦墩進來！」

兩婢先後應命而去。兩婢並沒有經過前門，身軀一轉，身後板壁上便自動挪開一道門戶，人跨進去，立又自動合上。夏紅雲全然不以爲奇，文東玉却看得暗暗心驚，這位胭脂魔王果然不是一名簡單人物。

搬取坐椅的女婢先行入室，接着，那名第五夫人出現！

毒桃花聞詩色變

這位以前外號「毒桃花」，現爲胭脂魔王第五夫人的朱淑芬，今天看起來又與昨天在靈官廟後柴房中幽會奸夫祝武雄時之風情大不相同。

昨天這名「毒桃花」，先是渴如奔泉之驥，嗣若索魂夜叉，最後則又騷蕩有似鍊狐。而今天，說來使人難以置信，只見她淡粧素服，擧止端莊文靜，一顰一笑，皆合儀度，儼然一名大家閨秀！

毒桃花、文東玉、夏紅雲三人分別在女婢送來的錦椅中坐下。

胭脂魔王先將芙蓉仙子託女徒携絹求繡的經過向毒桃花說了，毒桃花微笑不語，欣慰中隱帶些微羞澀之態，那種成熟的少婦美，再加上流露自然的少女嬌怯，令人見了，誰也止不住要油然生出憐惜之意。

文東玉暗暗感喟：這名毒桃花名不虛傳，果然是個可怕的女人，還好跟的是胭脂魔王，若換上普通男人，不被她一個個給毁了才怪！

胭脂魔王說完後，轉向夏紅雲問道：「令師想繡點甚麼？」

夏紅雲含笑道：「這個家師沒有指定，隨五師母繡點甚麼好了。」

毒桃花微微一笑道：「怎能隨便！」

微笑着，轉臉望去胭脂魔王。短短四個字，不專不謙，不卑不亢，表示了她對芙蓉仙子的敬重，也表示了自己身爲胭脂魔王第五夫人的身份，吐音如珠含蘊不盡。

胭脂魔王沉吟着道：「是的，繡點甚麼好呢？」

胭脂魔王爲加强思考之故，伸手搔了搔耳夾，肘腕一抬，那件天藍睡袍滑下來，毒桃花立即輕輕爲他拉好，不着一字，柔情自見。

夏紅雲朝文東玉迅速溜了一眼，故意喃道：「繡人物俗，繡花卉，也俗，唔，倒不如……」自語至此，眼光偶然落去茶几上那卷掀開的文集上面，忽然問道：「前輩那是在看一部甚麼書？」

胭脂魔王好似被提醒一般，猛一擊額，道：「對對，來二句雅緻的唐人絕句！」（未完‧五）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死亡織錦

魏力·文　洛文·圖

天氣漸漸熱了，海灘上游泳的人多了起來，穆秀珍可以說是最早試泳的人，她生性好動，各種運動她都喜歡，而她生平最不願意光顧的地方，便是圖書館和博物館。在圖書館中，必需保持寧靜，而在博物館中，似乎也不能大叫大嚷，這是和穆秀珍的性格絕對不合的，所以她幾乎未曾去過這兩處地方。

然而，這一次她却自動地來了。

事情可以說是由於她和「紅衫俱樂部」的匪徒作戰得勝而引起的。

自從著名匪黨「紅衫俱樂部」的頭子馬里坦再度被捕入獄之後，警方內部進行了大整頓，肅清了許多不良的份子。

而「紅衫俱樂部」向東方發展的計劃，當然也受到了阻碍，不但如此，由於馬里坦和屈萊兩人的落網，「紅衫俱樂部」羣龍無首，在西方的活動能力也大大地打了一個折扣，由各國警方聯合組成，對付「紅衫俱樂部」的聯合組織，獎給了木蘭花、穆秀珍和高翔三人一筆相當數量的獎金。

這是他們三人所意想不到的，他們將這筆錢分成了兩份，一份捐給了本市的圖書館，另一份，則贈給了本市的博物院。

而本市警方則撥出了一筆獎金，在他們原來住處的附近，購下了一幢小洋房送給她們，作爲她們被「紅衫俱樂部」炸毀的住所賠償。

這一筆獎金，本來是他們三人出生入死所換來的，可以說是他們三人應該得的報酬，但是他們却一點也不保留地捐給了和公衆有關連的事業，這使得本市報章，對他們爭相稱譽，東方三俠眞的是名副其實的「俠」，絕不是虛傳的。

就是爲了送這兩筆捐欵，穆秀珍那天一早，便到了圖書館中，在館長的感激聲中，她遞上了支票，又在館長的引導之下，參觀了全館的藏書。

那一個多小時，穆秀珍彆住了氣不能大聲言笑，當眞比坐監還慘，好不容易「逃」了出來，又驅車來到了博物院的面前。

本市的博物院是一幢十分古老的英國式建築，正門有七八級石階和幾條粗可合抱的大柱。穆秀珍的車子才一停下，博物院院長已領着職員迎了上來。穆秀珍心中暗自嘆了一口氣，她可能又要「受罪」了！她跨下了車子，接受記者的拍照。

然後，她被介紹與院長，著名的考古學家張伯謙博士相識。張博士年過花甲，但是精神奕奕，就在幾年前，他還曾經在南太平洋的柯克島上，考證過島上巨大的神秘石雕頭像的來歷，他所寫的幾篇論文，都是考古學上的經典之作。

接下來的便是握手、簽名、種種儀式。穆秀珍已經被弄得頭昏腦脹了，好不容易，一切都妥當了，博物院的兩個高級職員道：「穆小姐，請你參觀一下本院的收藏，我們將覺得無上的榮耀。」

「我的媽呀！」穆秀珍心中暗自叫苦。

可是有甚麼辦法呢？穆秀珍對那些石窟和死人骨頭，破銅爛鐵，可以說是一點興趣也沒有，但人家說自己只要肯去參觀，便能感到「無上的榮耀」，那總不成一擰頭就走啊。所以她爲了禮貌，還不得不裝出十分高興的樣子來，道：「那好極了！」

當她這樣回答的時候，她當眞恨不得立時在自己的屁股上踢上兩脚，以懲戒自己的愚蠢！可不是麼，外面的陽光是如此可愛，她却要在那麼陰森的大建築物中看死人骨頭，穆秀珍還有點恨木蘭花派自己來做這樣的「苦」差使了。

穆秀珍站在那兩個博物院高級職員的後面，機械地走着，點着頭，和不時發出讚嘆聲：這太好了，那個實在太奇妙了。

她本來是個天性極其率直的人，可是這時爲了「禮貌」，却不得不講些違心之言。「禮貌」是不是必要，穆秀珍的心中實不無懷疑。

博物院的規模十分大，一共有三層高，一層比一層陰沉，到了第三層的時候，眼前又暗了一暗，穆秀珍首先看到走廊上有一列擺放着的棺木。

那一列十來口棺木，全是金屬鑄成的，陰森詭異的氣氛更是濃厚，穆秀珍的精神也不禁爲之一震，望着了那些棺木。

「那全是埃及歷史上的名人，」一個博物院的職員拍着那些金屬棺說：「如今却全是木乃伊了。那是張博士從埃及帶回來的。」

穆秀珍「嗯」地一聲，她實在想快一些離開這裏。

她想，那兩個文質彬彬的職員是不堪一擊的，自己如果將他們擊昏了過去，那麼便可以不費一言便溜之大吉了。

可是木蘭花將會怎樣責備自己呢？

她有意出些難題給那兩個職員做做，以作報復，她笑着道：「我想看看那具銅棺中的木乃伊，你們能使我如願麼？」

她順手指着一具上面鑄有鷹徽的一具銅棺。

「可以的，當然可以的。」

那兩個職員想不到他們的貴賓會對他們所藏的木乃伊有興趣，大喜過望，連忙合力去抬棺蓋，穆秀珍心中早已打定了主意，等他們抬開棺蓋的時候，說甚麼也要怪叫一聲，將兩個人嚇個半死，以爲是木乃伊復活，誰叫他們對着一塊破石頭也講上半天，說那是甚麼舊石器時代的打獵工具！

驚睹棺中木乃伊

棺蓋慢慢地被移開了。

穆秀珍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準備發出她那驚人的怪叫。

可是，當她看到了棺蓋打開之後，銅棺之內的情形時，她正要發出的那一下叫聲却發不出來了，她只是張大了口，呆呆地望着前面。

那兩個博物院的職員移開了棺蓋之後，回過頭向穆秀珍望來，穆秀珍臉上的神情，先令得他們爲之陡吃了一驚。

而當他們回過頭再去看那具木乃伊時，怪聲尖叫的不是穆秀珍，而是他們兩人了。穆秀珍實是未曾想到，男人原來也會發出那麼尖銳的驚呼聲來的！

然而，棺內的情形實在太驚人了，使得穆秀珍也不忍心去譏笑他們兩人了。

那十來具金屬棺是放在走廊中，而不是在正式的陳列當中的。走廊的光綫異常昏暗，但是眼前的情形却出奇地恐怖。

不錯，銅棺之中是一具木乃伊。

可是那具木乃伊身上的白布條却十分凌亂，像是在包紮的時候，匆匆忙忙手慌脚亂一樣，而更加觸目驚心的，則是在白布條上，有着殷紅的血漬，點點斑斑，光綫雖暗，也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那是鮮血，而木乃伊會流血麼？

那兩個博物院的職員一面叫着，一面臉無人色地奔下樓梯去，陰暗而恐怖的走廊中只剩下了穆秀珍一個人，面對着一具會流血的木乃伊，穆秀珍的心中也不禁感到一股寒意，她向後退了幾步也準備奔下樓去。

可是，也就在此際，一個人似乎是突然之間，從黑暗中冒出一樣，出現在她的面前，仰起頭向她望了過來。

穆秀珍在陡然之間看到面前有人，已嚇了老大一跳，倉猝之間向那人看去，一看之下，她突然尖聲叫了起來！

她實在無法不尖聲叫喚，因爲那仰頭看她的人太可怕了，實在太可怕了！那人的頭頂尖禿，但是在頭頂上却有好幾個紅疤。

那人的左半邊臉拱了起來，成爲一個畸形的赭紅色的肉瘤，他的左耳，可笑地貼在那個腫瘤之上。而因爲左半邊臉上，那個赭紅色怪瘤的關係，那人的五官便扭曲成一種極其可怕的形狀，和普通人五官的安排完全不同。

他的脖子腫大，在後頸似乎還有着一大串和葡萄一樣，紫紅色的肉贅，但由於光綫黑暗，穆秀珍已看不清楚了。

而她所能夠看清楚的一切，

已足夠使她發出尖叫聲了。

隨着穆秀珍的尖叫聲，便是一陣腳步聲，許多人奔上了樓梯來，站在穆秀珍面前的那個人，却只是眨着眼睛望着穆秀珍，向穆秀珍揚了揚他手中的一塊小木牌，木牌上寫着「博物院今日暫停開放」幾個字，他似乎根本未曾聽到穆秀珍的尖叫。

穆秀珍後退了幾步，已鎮定了心神，而七八個博物院中的員工已奔了上來，其中一個揮手令那個醜漢子離去，穆秀珍這才看到那醜漢還是個跛子！

「穆小姐，你別害怕！」那職員轉過身來，「他是博物院中的粗工，又聾又啞，心地很不錯，是個可憐人，就是樣子難看些。」

「我害怕？」穆秀珍不服氣地道：「你們去看看那具流血的木乃伊，看看誰害怕，那木乃伊只怕是復活了！」

幾個職員這時都已看到了那具木乃伊。

有幾個大膽的走向前去，將那具木乃伊拖了出來。

這時張院長也來了，而十幾個女職員聽說三樓出了怪事，嚇得集中在一起，縮在樓梯口，既不敢上去看看也不敢下樓去。

那具木乃伊被人從銅棺中拖出來的時候，便已經使人覺得事情不對頭了，因爲它竟是軟的，而在拖動時，頭上所纏的白布條首先散了開來，先出現頭髮，再出現一個睜大了眼的人臉，穆秀珍已聽得七八個人齊聲叫道：「趙建！是他！」

「趙建是誰？」穆秀珍連忙問。

「他是三樓印加帝國和埃及古物陳列室的管理員。」張院長回答：「快報警，他被人殺死了。唉，他在這裏，那麼那具法老王的木乃伊呢？」

張院長在提到失了踪的木乃伊時，一臉焦急之情。

穆秀珍眞是又好氣又好笑，一個人死了他似乎並不關心，似乎一具木乃伊失踪比一個人死了更來得緊張些。

白布條已被全抖開來，趙建的屍體也顯露了。

他的身上有五處傷口，前胸的兩處傷口是致命的。

穆秀珍伸手在死者的手背上捏了一下，由僵化的程度上，她知道那是今天清晨發生的事情，陰森古老的博物院中發生了命案，死者被人用白布包着，放在銅棺之中冒充木乃伊，却被自己在無意中發現，誰說逛博物院沒有意思？

穆秀珍頓時興高采烈起來，她神氣活現地下命令：先尋找失去的木乃伊！那具木乃伊十分容易便已經被找到了。

就在旁邊的一具銅棺中，塞着兩具木乃伊，因爲棺蓋不攏，所以立即被人發現了，本來，有幾個人心中頗覺得是木乃伊復活殺人的，這時當然也打消了那種荒誕的念頭不提了。

警方的調查人員在十分鐘後到達。

穆秀珍指手劃脚，講着如何發現死者的經過。警探人員聽完了穆秀珍的敘述之後，便開始例行的檢查盤問每一個人。

當然，住在三樓一間小房間中的那個醜怪跛足漢子也是要接受盤問的，當警探聽說那醜怪漢子是聾啞人的時候，他們準備去請專家。

可是聾啞專家並沒有來到博物院，因爲那個聾啞怪人已經不見了，找遍了整個博物院也不見那個聾啞怪人的下落！

三樓的一個高級職員被殺，那個聾啞怪人却在露了一面之後便又失踪，雖然每一個人都說那怪人的心地十分善良，但是殺人的嫌疑便自然而然地落到了那個聾啞怪人的身上了。

* * *

穆秀珍在中午時分回到了家中，她又將自己準備捉弄那兩個博物院的職員，却揭發了一宗命案的事情向木蘭花講了一遍。

穆秀珍的結論也是：一定是那個聾啞怪人殺了人。

木蘭花並不立即回答，過了好一會她才道：「謀殺總不外是兩個原因：金錢、仇恨！那聾啞人爲甚麼要殺人呢？」

穆秀珍呆了一呆，道：「心理變態！」

木蘭花笑了起來，道：「你看那描寫心理變態殺人的偵探小說看得太多了，一個心理變態到竟會殺人的人，在平時是絕不會給人以心地善良的感覺的！」

穆秀珍眨着亮晶晶的眼睛道：「那麼是誰？」

「我怎麼知道，我又不是神仙，」木蘭花攤了攤手，「然而我可以知道，那個聾啞怪人絕對不是兇手，兇手另有其人。」

「你爲甚麼那樣肯定？」

「正如你所說，凶案是在清晨

時分發生的，你想想，那聾啞人要逃，爲甚麼早不逃遲不逃，而要在你們面前露了一面之後才逃走？」

「嗯……嗯……」穆秀珍雖覺得木蘭花的分析無懈可擊，但是她却仍然要找話來反駁，「或許他以爲人家不會發現屍體。」

「你想可能麼？那十來具金屬棺，只被放在走廊中，當然是暫時的，它們會在短期內被搬到陳列室中去，而且要打開棺蓋，讓人參觀木乃伊，屍體怎麼會不被人家發現的呢？」木蘭花微笑着，「好了，我們不必再爲它傷腦筋了，讓警方去處理好了。」

穆秀珍睜大了眼睛無話可說了。

「還有，」木蘭花向電話指了指，「馬超文剛才打電話來找你。」

「這冤氣鬼！」穆秀珍罵着，但是却容光煥發地笑了起來，「他找我有甚麼好事。」她學着馬超文的聲音：「秀珍，一天沒見，想死我了！」

木蘭花被她逗得大笑了起來，道：「有人那麼想你，那還不好麼？」

「蘭花姐，」穆秀珍狡獪地笑

穆秀珍瞪大眼望着棺中木乃伊，一畸形男人走來……

着，「我知道有一個人，也在這樣想你，可是他碰了一次釘子之後，却再也不敢說了。」

木蘭花站了起來轉身過去。

她知道穆秀珍說的是誰，而她的芳心，這時也被穆秀珍的話弄得撩亂無比，她走到了窗口，站定了怔怔地望着窗外。

「蘭花姐，」穆秀珍跳到了她的身後，「你是不是眞的一點也不喜歡他？如果是的，你對我講，我去警告他，不就行了。」

木蘭花仍然默不出聲。

電話鈴在這時候突然響了起來。

「快去聽電話罷，」木蘭花推了推穆秀珍，「你的超文又打電話來了。」

穆秀珍紅着臉，沒好氣地拿起電話來，叫道：「冤氣鬼！你作甚麼？科學家那麼辛苦發明了電話，是給你作這種用途的麼？」

她一面向電話斥責，一面望着木蘭花點頭，表示她絕不稀罕馬超文的電話。可是，電話中傳來的聲音却令得她怔住了。

聾啞人窒息斃命

那不是馬超文的聲音，而是

高翔！

「秀珍，是你？吃了火藥麼？」

穆秀珍吐了吐舌頭，道：「對不起，原來是你，累你捱了一場罵，天地良心，我絕不是想罵你的，你有甚麼事情？」

「秀珍，你在博物院中發現那宗凶案時，是甚麼時候？」高翔的聲音十分嚴肅，像是有甚麼了不起的大事情一樣。

「十點零五分。」

「後來，你又見到了那個跛足、畸形的聾啞工人？」

「是的，我說他是兇手，蘭花姐說不是。」

「他……恐怕不會是兇手……」高翔的話十分遲疑。

「你究竟想說甚麼，快些說吧。」

「我說你當時會不會眼花？」

「胡說，我怎麼會眼花？又不是我一個人看到他的，那傢伙還當我是闖進博物院去的人，舉着一塊木牌，木牌上寫着『今天暫停開放』的字樣，要趕我離開。」穆秀珍一口氣講着：「我難道連這些全會看錯，那太笑話了！」

「那麼你看到的是……是……」

「高翔，你平時也不是不爽快的人，今天怎麼哩？」

「我很難向你解釋，警方已找到了那聾啞人。」

「好啊！你們向他問口供就是了。」

「他已不會回答了——我是說，他已經死了，而經過幾個著名的法醫的鑑定，都證明那聾啞畸形人是死於窒息，他是死在昨天晚上午夜左右的時候的。」

當穆秀珍聽到了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她手中所握的電話筒變得像一塊冰一樣，一股寒意迅即傳遍了她的全身。

她機伶伶地震了一震，道：「這樣說來，我所見到的，竟是……竟是……」她鼓足了勇氣，可是卻無法說出下面一個字來。

那邊的高翔，卻老實不客氣地將那個字講了出來：「秀珍，你在上午十時左右看到的那個，可能是鬼！」

「鬼！」穆秀珍又震了一震，「別胡說！」

「甚麼鬼？」木蘭花也奇怪了起來。

「你自己來聽吧！」看穆秀珍的神情，似乎電話聽筒就是鬼一樣，話一講完便放下了聽筒，急急地逃了開去。

在電話聽筒中傳出高翔的笑聲來。

「我是蘭花，你用鬼在嚇秀珍？」

「倒不完全是嚇她，」高翔止住了笑聲，「事情的確十分怪，秀珍在發現凶案之後，見到的那個怪人早在昨晚便被人扼死了。」

「喔，那麼秀珍見到的是……」

「蘭花姐，」穆秀珍慌忙搖手，「別說我見到了鬼！」

，木蘭花不禁好笑，故意反問道：「那麼你見到的又是甚麼？」

穆秀珍瞪大了眼講不出來。

「蘭花，」高翔的聲音又響了起來：「這件事看來十分蹊蹺，調查謀殺案的人員想穆秀珍來認一認那個聾啞人，又怕請不動她的大駕，所以才叫我打電話來的，你們肯來麼？」

「她一個人來就行了。」木蘭花淡然回答。

「事情還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高翔連忙道：「那便是……」

可是木蘭花不等他講完，便已道：「我一定讓穆秀珍立刻就來，你等着在門口接她好了，可別再用鬼嚇她，說也奇怪，她天不怕，地不怕，可就有些怕鬼。」

「誰說我怕鬼？」穆秀珍不服氣。

「我看你就不怎麼敢去看那個聾啞怪人的屍體，」木蘭花放下了電話，「怎麼樣，如果你不敢去的話，我就回絕高翔了。」

「誰說我不敢！」

電話剛一放下，又響了起來，木蘭花拿起了電話來，是馬超文的聲音，道：「秀珍，秀珍，你有空麼？」

穆秀珍一把搶過了電話。「我沒有空！」

「你在做甚麼？」

「我要去看死人，去看一個鬼！」

穆秀珍的回答令得馬超文好半晌講不出話來，而穆秀珍則早已「啪」地一聲放下了電話，向外面衝了出去。

木蘭花望着穆秀珍的背影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她想要盡量和高翔疏遠些——究竟爲甚麼要那樣，連木蘭花自己也不很明白，感情本來就是極其奇怪的一件事。

所以，她雖然覺得事情十分奇怪，但也沒有聽高翔在電話之中繼續將事情講下去，那也就是她完全不想理這件事。

但是對於奇怪的事她卻總不免要思索一下的。

這時，她一個人靜坐着便是在想着那一系列的事。

不到十分鐘，她已歸納出幾個可疑之點來！

一、一個博物院職員，爲甚麼有人要謀殺他？

二、那個醜怪的怪人，爲何在午夜死去，在上午又露面？

三、死屍被放在棺中，又用白布包紮，似乎有意要造成一種神秘的氣氛，這究竟是爲了甚麼？

木蘭花深信這三個疑點，是凶案的關鍵。

她自己對這件案並沒有興趣，但是她看得出穆秀珍的興趣十分濃厚，她心想讓穆秀珍去單獨鍛鍊一下，也是好的。

木蘭花準備將自己歸納出來的三個疑點供給穆秀珍，讓她去動動腦筋。

不到一小時，穆秀珍便回來了。

她是一個人去的，可是回來的時候高翔卻陪着她。

「蘭花姐，」穆秀珍才一進門，便尖聲道：「眞是他，眞是他！」

「眞是誰？」

「那個怪人……我看了一眼，便絕不會忘記他的，我看到過他，但是我看到他的時候，他早就應該死了，應該是不會動的了。」

「你是說……」木蘭花笑了笑，說：「你見到了……」

「見到了鬼！」穆秀珍一本正經地說。

「你相信有鬼麼？」

「不信也不行啊，我見到了它嘛，」穆秀珍哭喪着臉，「而且博物院還有四個職員，也見到他的，他們嚇得臉青唇白，眞好笑。」

「秀珍，你自己的臉色也不見得好看呢！」木蘭花忍不住笑了起來，「這就是你要高翔陪着回來的原因麼？」

「當然嘛！」穆秀珍大聲抗議。

「還說不服，」高翔羞她，「你不是說過，如果開車開到一半，他忽然在你身邊出現，你就受不了麼？現在又來口硬！」

穆秀珍紅着臉，道：「說了又怎樣，你受得了麼？」

「好了，秀珍，」木蘭花抓住了她的手：「我可以告訴你，你所見到的絕不是鬼而是一個人，一個經過化裝的人，你見到的那個人倒極有可能是兇手，可惜當時誰也未曾想到，所以才被他從容溜走了，這樣的解釋，你滿意了麼？」

「可是，我見到的和那個死了的……」

「走廊中的光綫很暗，而且那個醜漢的特徵太多了，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化裝成他的模樣，我看這是一件蓄謀已久的案件，高翔，警方可知道爲甚麼會發生這件凶案的麼？」木蘭花轉過頭去向正在出神的高翔問道。

織錦失竊有疑點

「噢，剛才我想在電話中告訴你的。」高翔道：「在博物院三樓，印加帝國古物陳列室中，一幅古印加帝國的織錦失踪了。」

「一幅織錦？」

「是的，一幅羊毛編織成的織錦，上面全是圖案，顏色鮮艷，已有兩千年的歷史了，是印加帝國全盛時的物件。」高翔回答着。

「這幅織錦的價值是多少？」

「那很難估計，」高翔來回走着，「據張博士說，這種織錦，世界各地的博物院中收藏的很多，但本市博物院中的這一幅，面積卻相當大，編織的圖案也十分精巧，這類東西，私人收藏絕無所聞，偷了來如果賣給博物院的話，來源也極易發覺，所以殺了兩個人偷這樣一幅織錦的，那是個笨賊。」

「表面上看來，的確如此。」木蘭花應道。

「你是說其中另有曲折？」

木蘭花沉思着並不立即回答，過了好一會，她才道：「我想是的，印加帝國的本身就是一個謎，你自然知道的了。」

「是的，它是南美洲的一個大帝國，但在突然之間消亡了，歷史學家至今還未曾找到這樣龐大的帝國何以會突然消亡的謎。」

「這幅織錦可有圖片麼？」木蘭花已忘記了剛才自己的決心，她是經不起稀奇古怪的事情的引誘的，就像穆秀珍雖然嚷着怕肥，但是卻從來也經不起栗子蛋糕的引誘一樣。她已準備研究一下這件事情了。

「有的，有的。」高翔十分高興。

「請你派人取來讓我看看，」木蘭花站了起來，「我絕不是插手管這件事，只是對那幅失去了的織錦覺得有興趣而已。」

高翔笑道：「那已經夠了。」

他告辭而去，木蘭花只是緩緩地踱着步，半小時後高翔的電話來了，他的聲音十分急促：「蘭花，事情又有變化了，那幅織錦的描本和照片本來是放在博物院三樓的資料室中的，但是等我去找時却已發現不在了，失踪了！」

「嗯，」木蘭花沉着地應道：「還發現了甚麼？」

「到現在爲止，還不曾，蘭花，究竟是爲了甚麼？」

「很難說，印加人是自古以來使用黃金最多的民族，或許在這幅織錦之中，有着指示如何去發掘大量藏金的綫索呢？」木蘭花笑着說：「黃金是最誘人犯罪的。」

「張院長說這幅織錦是他去秘魯探險的時候發現的，上面的圖案，他還可以記得……」高翔才說到這裏，木蘭花陡地問：「你在那裏？」

「我已回警局了。」高翔愕然。

「快，快派人去保護張院長！」

「張院長？」高翔驚愕地問：「怎麼？有人要謀害他？」

「你看不出來麼？有人處心積慮地要盜竊那幅織錦，因之謀害了兩個人，而且有關的資料也被人盜走了，那目的是甚麼？」

「是不想人知道這幅織錦的圖案！」

「是啊，張院長他說記得的，我想你一定叫他就記憶所及，將這幅織錦的圖案畫出來，是不是？」木蘭花連聲逼問。

「是……你是說，他因此有危險？」

「是的，你快去！」

「我馬上就去！」高翔「卡」地收了綫。木蘭花則慢慢地放上了電話。穆秀珍望着木蘭花，但木蘭花却只是沉默地踱着步。

「蘭花姐，事情又有新的變化麼？」秀珍迫切地問。

「現在還不能確定，」木蘭花抬起頭來，「秀珍，我想如果不是湊巧被你在無意中發現了那具屍體的話，事情的演變一定和現在不同了。」

「那麼，還是我的不是了？」穆秀珍嘟起了嘴說。

（未完·一）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沙成山在後山放了一把火，把黑龍堡的人都引去救火，他則從容地救出秦紅，哈玉發現上當，便同顏如玉等四人截擊沙成山，奈何話夠狠功夫不夠……沙成山追上秦紅，二人回沙河小船上，原因是沙成山肩窩上被冉再生的一支飛叉插傷了，所以他祇能等養好傷方能送秦紅回去，以免被秦百年所乘，而秦紅也一直想抓住他的心……

癡癡的，秦紅細心的扶沙成山躺在矮艙中，笑道：「沙大哥，男人要有男人的氣質，哈玉就缺少一種誘惑女人的男性氣質。他太粗獷了，野蠻了，給女人一種可怕的感受，如果同這種男人住在一起，感覺上就如同與獅虎住一塊的味道！」

沙成山已感到輕鬆不少，聞言笑笑，道：「有些女人就是喜歡哈玉那種粗獷勁道，過癮！」

秦紅道：「我不是那種女人，也不會那麼賤，非要被他一陣糟蹋才過癮，哼！」

沙成山道：「秦姑娘當然要書生味濃的男人了！」

秦紅搖搖頭，道：「那種男人看着綿不拉嘰的，多窩囊？說他有女人味吧，却又是個男的，說他是個男子吧，却軟不哩脊的一股子娘娘腔，噁心！」

秦紅的話令沙成山哈哈大笑……

沙成山笑得小船都在搖，秦紅又道：「男人嘛，粗獷有粗獷的儀態，溫柔又不失男子氣概，就像……就像……」

沙成山道：「難，這種男人那裡找？」

秦紅道：「有，眼前就有一個人！」

沙成山指着自己，道：「我？哈……」

秦紅道：「不錯，就是你沙大哥，如果這女人有眼光，便一定爲你而傾心！」

沙成山怔怔的沒開口！

不錯，想想柳仙兒、方小雲、丘蘭兒，如今的秦紅，她們都是美貌姑娘，絕色女子，却一般的對自己產生好感，這不就說明秦紅的話不差？

強忍住內心衝動，沙成山淡淡的道：「可惜我是個不祥之人，秦姑娘，丘蘭兒跟我生下孩子才四五天，她便被人擄去，我連她的影子也找不到了！」

秦紅道：「但我相信丘姐姐一定不會恨你！」

沙成山道：「她應該後悔！」

秦紅道：「不，她更不會後悔！」

嘆口氣，沙成山道：「秦姑娘，妳不是丘蘭兒，妳又如何會知道？」

秦紅嘴角一牽，笑笑，道：「因爲我們都是女人，而且又是江湖中女人，沙大哥，如果是我，我也不會恨你，更不會後悔！」

說着，秦紅竟彎下腰，輕柔

的倒向沙成山，她那一頭幾天來未曾梳洗的亂髮，連沙成山的臉也遮蓋了一大半！

沙成山未曾用手去撫，因爲他的雙手摟住了秦紅的腰，右手尚在秦紅的背上磨蹭着，低聲在秦紅耳畔道：「秦姑娘，妳千萬別做出令妳爹傷心的事情，我……我……是不值得妳的……關愛！」

秦紅順勢倒身在沙成山身邊，道：「其實我爹也不希望我嫁給哈玉！」

沙成山道：「妳爹更不希望有我這麼個不賣他帳的惡女婿！」

秦紅道：「你怎麼知道？」

沙成山一聲苦笑，道：「一個人總得有那麼一點自知之明吧！」

二人相擁在小船上，半晌，沙成山問道：「秦姑娘，妳能告訴我，虎躍山莊的少莊主今在何處？」

猛的挺起上，秦紅道：「你問我哥哥秦楚？」

沙成山點點頭，道：「不錯，怎麼一直未見妳哥哥？他在做些甚麼？」

秦紅眨着大眼，半晌，輕搖搖頭，道：「我不能說！」

沙成山道：「還有龍騰山莊的大公子江少勇，怎麼會一直見不到他的人？」

秦紅又是一楞，道：「你怎麼會想到我哥哥與表哥？他們……」

沙成山道：「我殺了江少强，未見江少勇出面，我闖虎躍山莊，更未見你哥秦楚出來，難道……」

秦紅搖搖頭，道：「別問那麼多，我也不知道！」

想起張長江曾說過的「大計劃」，沙成山道：「聞得張長江曾說過『大計劃』三字，秦姑娘，難道妳也不知道？」

秦紅立刻一哆嗦，道：「沙大哥，我希望你少提這三個字！」

她一頓，又道：「江湖之上有許多事情，越是少知道越好，知道得越多了，有害無益！」

笑笑，沙成山道：「秦姑娘，我知道這中間有問題，妳爹才是眞正的一代梟霸，沙成山絕不敢低估他！」

秦紅急急的道：「我爹對你並沒有太大惡意，難道你不能捐棄成見，與我爹攜手合作？」

沙成山也是全身一緊，淡然的道：「秦姑娘，沙某既不設香壇，也不立堂口，更沒有結社，一向獨來獨往，只要能讓我過得去，我又何必多管閒事？」

笑笑，秦紅道：「有你這句話我就放心不少，沙大哥，在我爹的眼中，你不比任何一個門派稍遜半點，如果你肯點點頭，我帶你上虎躍山莊！」

沙成山輕拍秦紅，道：「歇着吧，以後再說了！」

於是，秦紅小鳥依人的偎在沙成山的身邊！

沙成山不敢心存雜念，心如明燈似的閉起雙眼！

也許，由於沙成山肩上傷得不輕，秦紅連翻動一下身子也是輕輕柔柔的，怕的是把沙成山動醒！

這一夜過得十分平靜，也因爲這樣，沙成山肩上的傷也好了大半──果然張大夫未吹牛，這種靈藥眞管用！

清早的沙河面上是平靜的，沙河岸上的垂柳也靜得紋風不動，沙成山站在小船上鬆動着雙肩，覺得左肩頭已能閃動，心中立刻踏實不少！

船頭上，秦紅取出一包吃的攤開來，笑道：「吃吧，完了我們把小船放到河心去玩！」

接過一塊肘子，沙成山啃了一口，笑道：「不，吃完了我們上路！」

秦紅一驚，道：「沙大哥，你的傷還未好，我們至少也得在此靜住三天，難道你……」

沙成山緩緩坐下來，邊吃邊道：「秦姑娘，我必須快點把妳送回去！」

秦紅黯然神傷的道：「急着去找丘姐姐，是吧？」

沙成山重重的點點頭，道：「秦姑娘，妳不覺得丘蘭兒母子可憐？」

秦紅道：「我同你一齊去找，好嗎？」

沙成山搖搖頭，道：「秦姑娘，祇有把妳送回虎躍山莊，關天水才會告訴我丘蘭兒可能在那裏，到了那時候，祇怕妳就不能跟我走了！」

點點頭，秦紅無奈何的道：「不錯，我爹是不會叫我再輕易離開虎躍山莊了！」

沙成山道：「由於這次哈家父子的作爲，妳爹應該更知道黑龍堡是個甚麼組合了！」

咬咬牙，秦紅道：「我絕不輕易饒過哈玉，如果我爹不加以懲罰，相信有一天我哥也會找上他們！」

沙成山淡淡的道：「那將是一伙預見的慘烈搏殺場面，許多人

都將在這場搏殺中慘死！」

秦紅道：「至少要他們知道我秦紅不是好欺的，虎躍山莊將不惜一戰！」

緩緩的站身來，沙成山道：「趕了兩天的路，又歇了一夜，我的傷也快好了，秦姑娘，我們套車走吧！」

秦紅環視着河面，嘆口氣道：「沙大哥，如果我能陪你在這兒一起生活，那該有多好，祇嘆我的命運不佳，造化弄人……」

已經跳到河岸上，沙成山回頭笑笑，道：「秦姑娘，三五日也許你還過得習慣，日子一久，妳便會覺得此地枯躁無味，一無是處了！」

秦紅跟着跳上岸，笑笑道：「你說的也許對，但如果是同你一起，我絕不會感到枯躁！」

沙成山苦兮兮的道：「跟我一起？別忘了我是個不祥之人，因爲……」

秦紅道：「因爲你連丘姐姐也保護不了，是嗎？」

重重的一嘆，沙成山不再多說，他把兩匹馬拉回來套好車，道：「秦姑娘，上車吧，我送妳回虎躍山莊去！」

跳上篷車，秦紅一把搶過韁繩，笑道：「還是由我駕車，別再動了你的左肩頭上的傷處！」

沙成山一笑，道：「那我就坐在你身邊吧！」

不料秦紅指着車內，道：「沙大哥，你到裏面躺着，我自會把車駕得平穩！」

沙成山不再多說，便低頭鑽入篷車內！

護送秦紅換消息

此刻已是初夏，路上行人匆忙，篷車一連繞過七個山坡彎道，忽見前面也轉出一輛篷車，那篷車緩緩的往這面馳過來，篷車後面尚跟着一個老和尚與兩個大漢，其中一人的左腕上套着個精光閃亮的鋼鈎！

斷臂的大漢背上插着雙刄斧，腰後掛着牛皮盾，另一大漢肩上扛着一把閃閃發亮的雙刄長刀。

那和尚足有六旬上下，但步履穩健，走地有聲，光頭閃亮，白鬍飄胸，一根精鋼禪杖，足有鴨蛋粗細，光景不下七十斤！

就在兩輛篷車快要接近的時候，來車上面一聲低呼：「是她？」

那輛大篷車立刻停下來，趕車的是個壯漢，他回頭向車內，道：「小姐，妳認識趕車的？」

篷車內傳來聲音，道：「虎躍山莊的大小姐，她就是秦百年的女兒，秦紅！」

車內此言一出，車後面的和尚當即暴伸一臂，正巧攔住秦紅的篷車！

秦紅攏住雙馬，怔了一下，道：「大師，你有甚麼事？」

和尚冷冷的道：「妳可是秦百年的女兒？」

點點頭，秦紅道：「不錯！」

立刻，兩個大漢已拔出兵器來便迎上前去，斷腕的大漢已沉聲道：「好嘛，眞是老天有眼，半道上碰見秦百年的女兒！」

另一大漢已高聲道：「大師兄，你有救了！」

篷車內傳來一聲孱弱蒼老的聲音，道：「一切還望師叔做主了！」

這聲音便秦紅也聽得很清楚，不由得一怔，道：「各位，我並不認識你們呀！」

老和尚冷冷的道：「妳是不認識老衲，但你爹識得，老衲乃少林智上，這二人爲老衲師姪，一位叫左長庚，另一位叫熊霸天，姑娘，請跟我們走一趟少林，如何？」

秦紅冷冷搖搖頭，道：「我爲甚麼要跟你們去少林？」

斷腕的熊霸天立刻沉聲喝道：「妳非去不可，有了妳，我大師兄便有救了！」

一怔，秦紅道：「你的大師兄是誰？爲甚麼我去少林寺，他就會有救了？」

老和尚道：「此時不宜多言，老衲誠意請妳少林寺作客數日，如何？」

不錯，老和尚正是方寬厚師叔，智上大師，另二人也是方寬厚的師弟「黑天剛」熊霸天與「一刀穿心」左長庚！

篷車上面，除了方小雲之外，便是萎靡不振的方寬厚，那個駕車的壯漢，乃是方寬厚莊上的二總管任興善。

現在，秦紅有些憤怒了，她冷冷的道：「如果大師與各位說不出個道理出來，我是不會去少林寺的！」

熊霸天雷吼一聲，道：「妳非去不可，丫頭！」

左長庚橫着雙刄長刀，也厲聲道：「都是妳爹做的好事，丫頭，父債子還，天經地義，妳還

秦紅攏住馬道：「大師，有甚麼事？」

是跟我們去少林寺吧，免得我們傷了妳！」

秦紅冷沉的道：「你們想以多欺少，以大壓小？要知道我並不怕你們！」

智上禪師重重的道：「秦姑娘，我們絕對想不到，妳爹秦百年，號稱『武林老爺』，道上的聲望極高，怎會突然迷了心志的做出令人不齒的勾當來！」

秦紅雙目圓睜，憤怒的道：「老和尚，我不許你侮蔑我爹！」

熊霸天咬咬牙，道：「甚麼叫侮蔑，你爹老奸巨猾，如今害得我大師兄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可耻的行爲，令人髮指，還說是侮蔑他？我恨不得一刀劈了他！」

秦紅咬牙怒叱道：「究竟我爹做了甚麼事，令你們如此痛恨他？」

智上大師搖頭一嘆，道：「還是請秦姑娘一齊回到少林寺，也許武林一場浩劫，便因妳的合作而化解掉！」

秦紅仍然搖頭，道：「不，我不能去！」

左長庚咬牙咯崩響，他橫着長刀怒道：「既然妳不合作，便怪不得我們用强了！」

秦紅冷冷道：「怎麼，你們要擄我？」

熊霸天左臂一甩，鋼鈎發出閃耀的冷芒，道：「妳不去，少不得老子們用强了！」說完，伸出右手把雙刃斧壓在秦紅的車轅上面！

智上大師走近秦紅，道：「要委屈秦姑娘了！」

便在這時候，篷車內傳來一聲低叱，道：「好嘛，連出家人也淌起混水來了！」

是的，沙成山終於開口說話了！

智上大師暴退一步，道：「車上那位施主？」

車簾掀起，沙成山傻呼呼似的伸頭一笑，道：「各位，別來無恙？」

連熊霸天也不由得暴閃三步！

左長庚平舉長把刀，吼道：「沙成山，是你？」

對面的篷車上面，車簾也被挑起，方小雲已騰身撲過來，她口中叫道：「沙大俠，眞是你？」

沙成山道：「方姑娘，妳爹……」

那面，方寬厚臉色靑黃，有氣無力的掀着車簾，喘着氣，滿臉痛苦的道：「是……沙……大

俠……」

智上大師口唸佛號：「阿彌陀佛，沙施主怎會同姓秦的姑娘在一起？難道……」

熊霸天粗聲大氣的吼道：「沙成山，原來你投靠『虎躍山莊』，眞的爲虎作倀了！可恨！」

沙成山緩緩走下車，道：「龍騰虎躍，武林世家，秦百年號封『武林老爺』，他德高望重，投靠他有甚麼不好？各位怎麼……」

方小雲驚訝的道：「這麼說來，沙大俠已經投靠姓秦的了？」

沙成山搖搖頭，道：「方姑娘，妳怎麼忘了，沙成山是匹野馬，十年江湖生涯，妳聞聽我投靠過誰？」

他一頓又道：「過去沒有，今日不會，以後更是不可能！」

方小雲喘了口氣，道：「這就放心了！」

左長庚怒道：「沙成山，你既未投靠虎躍山莊，爲何會同秦百年的女兒混在一起？」

沙成山道：「這是我們的事，何用他人動問？」

左長庚一怔，怒道：「如今我們要帶此女去少林，難道還不關我們的事？」

秦紅在車上吼道：「我不去！」

沙成山道：「各位，她說過不去了！」

熊霸天大吼一聲如焦雷，道：「非去不可！」

沙成山淡淡的道：「各位，我如果不說，各位還不知道，如今的秦姑娘與我之間，扯着一樁生意，就算她答應各位去少林，沙某也不會答應！」

左長庚道：「你說甚麼？」

沙成山道：「也罷，爲解開各位心中疑團，我便實情相告！」他走前兩步，看了秦紅一眼，又道：「各位大概聞得丘蘭兒被擄失踪的事了！」

方小雲點點頭，道：「沙大俠，我告訴了師叔他們！」

點點頭，沙成山道：「至今尚未有任何消息！」

熊霸天皮笑肉僵的道：「你活該！」

沙成山臉色陰酷的哼了一聲，道：「是的，我活該，我心中明白，江湖上不少人會暗中拍手叫好！」

熊霸天咬着牙，道：「我們就是叫好的人！」

冷冷一笑，沙成山道：「你們有權叫好，因爲你們的心中存在着一股子對我的怨懟！」

路遇和尚把車攔

沙成山指着車上的秦紅，道：「她被遼北黑龍堡哈氏父子擄去，是她爹出一萬兩銀子找我替他把他的女兒送回去，各位，我這是在辦正事……」

熊霸天怒道：「你就知道爲銀子辦事，難道一點仁義也不顧了？」

沙成山道：「各位應該知道，我尚有一項極爲重要的附帶條件，就是她爹要提供我丘蘭兒的下落！」

智上大師道：「既然你急於要找丘姑娘，何不直接要秦百年告訴你，爲何還要先救他女兒？你可知道，時間越長，丘姑娘必危險加重！」

沙成山冷冷道：「大師，暗中擄走丘姑娘的人，目的是我沙成山，祇要我一天活着，丘蘭兒母子就不會死，我淸楚得很！」

智上大師道：「秦百年會告訴你嗎？老衲懷疑，秦百年又是怎麼會知道的？」

車上面，秦紅道：「老和尚，我爹對江湖上的任何事情，瞭如指掌，甚麼事情，休能瞞過他老人家！」

冷冷一哂，左長庚道：「但他還是防不到妳會被哈氏父子擄進黑龍堡！」

秦紅毫不示弱的道：「但我爹還是肯定我的失踪是哈氏父子幹的，更及時的花銀子請到沙成山出手救回！」

沙成山道：「各位請體諒沙某苦衷，容我把秦姑娘送回獅頭山下再說！」

方小雲沉冷的望了車上秦紅一眼，道：「我爹與你們虎躍山莊有甚麼深仇大恨，爲何妳爹害得他老人家求死不得求生不能？」

車上，秦紅道：「妳說甚麼？」

方小雲怒叱道：「妳還裝蒜？」

秦紅道：「請妳說明白！」

方小雲怒得變了臉色的道：「妳不敢此時承認！」

秦紅一挺上身，道：「就我所知，我爹好意的把半部『百竅神功秘笈』分抄下來，送給你們，這是一部練氣走穴的絕世秘笈，他老人家並未索取你們任何報酬，難道你們會不知情的反過來恨我爹？眞是豈有此理！」

一邊，智上大師搖搖頭，道：「秦姑娘，妳當眞不知道其中內情？」

秦紅道：「我知道甚麼？」

智上大師道：「不錯，老衲也看過那半部秘笈抄本，確是一部寶典，但妳爹却在三月之後送來一種藥物，初時服用，倍增功力，尤其在運功四肢百骸與七百二十一處穴道之時，全身有着欲飛的感受！唉！」

秦紅道：「這也是我爹的好意呀！」

方小雲叱道：「狗屁好意，快要害死人了！」

她此言一出，便一旁的沙成山也是一怔！

熊霸天指向對面篷車，吼道：「秦家大小姐，睜開妳的大眼睛，仔細看看我大師兄，他都皮包骨了！」

秦紅望向對面篷車上的方寬厚，不由也是一驚！

那把白鬍宛似要從方寬厚的嘴巴上掉下來般，雙目深陷，兩腮乾癟，光景祇是皮包骨了！

沙成山道：「上回見面，還是紅光滿臉，這才幾日不見，人就變得如此模樣？」

不料沙成山的話甫落，那面，方寬厚已沉聲喘道：「沙成山……你……爲甚麼……不要我摘……下你的人頭？你……你太可惡了……我……」

變得眞快，剛才還稱沙成山一聲沙大俠，此刻又變得深仇大恨似的一副欲噬人的模樣！

楞了一下，沙成山道：「人頭祇有一個，要的人不祇你一人，方老捕頭，我送給誰才是？」

不料方寬厚雙手平伸，凄叫道：「當然送給我，沙成山，難道你看不出，我是多麼的需要啊！」

方小雲一聲哭叫：「爹！」她已跑上篷車輕輕的扶着方寬厚，道：「爹，你靜下來，千萬別激動！」

喘着氣，方寬厚道：「要想爹的身體復元，便祇有以沙成山的項上人頭去交換了……」

沙成山道：「交換甚麼？」

方寬厚道：「交換我服的靈藥，沙……成山；我知道，我心中明白，我清楚得很，有一千個一萬個對不住你，但形勢所逼，我還能怎麼樣？」

淡淡的，沙成山道：「你以自己的生存，而要我的人頭，方老捕頭，怕你要失望了！」

方寬厚啞着聲音，眼淚鼻涕全掛在鬍子上往下滴，他粗聲的道：「沙成山，你要行行好呀，與其你的人頭被別人取去，何不送給我？」

沙成山道：「到現在我才明白，原來想取我項上人頭之人，竟然是秦百年！」他猛回頭望向秦紅，又道：「竟然是妳爹！」

秦紅道：「這怎麼可能？」

方寬厚立刻猛搖着手，道：「不，不，不，絕不是秦老爺子，我可沒有說是他老人家……你別瞎猜！」

沙成山冷冷的道：「你不是以我的人頭去交換秦百年的藥嗎？」

方寬厚急又道：「也許秦老爺子用你的人頭去向那個眞正要你人頭的人交換甚麼，就如同我一樣！」

咬牙咯崩響，沙成山道：「等着瞧，我早晚會把事情弄個一清二楚！」

智上大師嘆息的道：「沙施主，我這位師姪服了秦百年的藥後，每天必須再服，一天不服就如同大病在身。一旦毒癮來臨，幾至六親不認，望沙施主多多擔待！」

一驚，沙成山道：「這是甚麼藥物，竟然如此厲害？太可怕了！」

方寬厚又再厲吼，道：「沙成山，把你人頭送給我吧，我會感激你的大恩呀！」

這話眞令沙成山啼笑皆非，還有人明敞着索求別人項上人頭的，豈有此理！

智上大師覺得太不成話，猛然回到方寬厚身邊，他出指如風，立刻點向方寬厚七處要穴！

但聞方寬厚「啊」了一聲，立刻軟塌塌的睡了下去！

沙成山道：「大師，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智上大師道：「事情發生在這半個月，秦百年的藥中斷了，害得他如此凄慘，老衲聞報，這才趕來方家集，準備把他帶上少林寺，用『八龍蒸石』大法，爲他袪除身上毒藥！」

一驚，沙成山道：「甚麼叫『八龍蒸石大法』？」

智上大師道：「那是一種療毒大法，不論這人中了甚麼毒，祇要把他放入八層蒸籠最上層，下面燃起大火，在蒸氣的悶熱之下，再施以一定的藥物，令這人全身筋骨盡軟，甚麼樣的劇毒也被逼出體外了！」

沙成山怔了一下，道：「可惡，如今連秦百年也在謀我的項上人頭，哼，他是採的迂迴手段，並不直接謀我……」

他一頓又道：「究竟是誰在暗中要我的人頭？」

秦紅在車上道：「沙大哥，我們走吧，我不希望再同這些人說個沒完沒了！」

沙成山尚未開口，熊霸天已吼道：「想走？沒有那麼容易！」

秦紅道：「你想怎樣？」

熊霸天道：「跟我們回少林！」

左長庚也點頭，道：「對，把妳送上少林寺，不怕妳爹不會帶藥來交換！」

熊霸天又道：「少林寺的『八龍蒸石』大法，萬一解除不了大師兄身上的毒，就必須要用秦百年的藥來維持，秦大小姐，少林寺妳非去不可！」

一邊，沙成山道：「她不能去！」

那面，智上大師走過來，道：「沙施主，可否打個商量？讓我們彼此都過得去？」

沙成山道：「沙某想不出甚麼兩全其美的方法！」

智上大師道：「有！」

沙成山望望焦急的秦紅，道：「大師請講！」

智上大師道：「秦姑娘先去少林寺，老衲陪沙施主走一趟虎躍山莊，以證人的身份，證明沙施主已從黑龍堡救出秦姑娘，你以爲如何？」

沙成山猛的哈哈大笑起來……

智上大師道：「施主同意了？」

沙成山搖頭道：「大師，你的話十分可笑！」

智上大師楞然，惱怒道：「可笑？」

沙成山道：「相當可笑，試想，我是把秦姑娘從黑龍堡救出來的，救出來的人未送回虎躍山莊，反倒又把她送入秦百年的另一個仇人手中，這話說得過去嗎？」

智上大師道：「至少秦姑娘在少林寺沒有生命危險！」

沙成山道：「黑龍堡也不見得會殺了秦姑娘！」

一邊，左長庚厲吼道：「沙成山，是我們師叔找你商量，你他娘的別敬酒不吃吃罰酒！」

沙成山冷酷地道：「我甚麼酒也不吃，三位，我們車走車路炮翻山，各幹各的。」

智上沉聲道：「沙施主，如此做法，你並沒有甚麼損失呀！」

沙成山道：「秦百年不是三歲小孩子，他若不見他的女兒，我的一萬兩銀子事小，丘蘭兒母子的消息事大，各位可曾替我想到？」

智上大師道：「如果秦姑娘在少林寺，秦百年仍然會說出丘蘭兒母子的下落！」

沙成山搖搖頭，道：「你們太小覷秦百年了，而且……」

熊霸天不耐煩的叱道：「而且甚麼？」

沙成山道：「而且對於我的職業上也不名譽，沙成山的買賣，永遠是乾淨俐落而不拖泥帶水！」

左長庚咬咬牙，道：「既然不能善罷干休，我們祇有豁上一拚了！」

智上大師道：「沙施主，但願你再三思！」

沙成山道：「我頭頂着青天，脚踏個理字，各位如果動武，沙成山祇有接下了！」

那面，方小雲叫道：「沙大俠！你……」

沙成山苦澀的一笑，道：「方姑娘，我知道妳比我還苦，但情勢如此，造化弄人，我們都認了吧！」

秦紅在車上道：「沙大哥，他們是想要你的人頭，擄我祇是藉口，你千萬別存婦人之仁！」

方小雲厲聲道：「秦紅，妳還要火上加油？挑潑沙大俠嗎？」

秦紅道：「事實擺在眼前，還用多解釋？」

沙成山慨慨的垂下雙臂，他不再開口了……

不錯，秦紅的話一語中的，一語道破對方的眞正企圖，是的，方寬厚的毒癮發作，人已變得祇餘一口氣。

此番回到少林寺，雖說可以用「八龍蒸石大法」祛除他體內之毒，但也不保險他以後就不會發作。也許取下沙成山的首級，或可換來秦百年的解藥，退一步想，能再換得這種毒藥以維持平常體能，也比現在這副慘狀好得多！

此刻，方寬厚有此想法，而且已是迫不及待！

智上大師又何嘗不作此想？

祇是他是出家人，祇能把這話放在心中，就在方寬厚失去理智的吼叫下，他連忙點了方寬厚的昏穴，以掩飾他們的企圖！

（未完・卅九）

新派武俠 中篇故事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劉偉生・圖



荊山毒叟雙手捧頭，目光凌厲朝四人打量。

上文提要： 南振岳與千毒谷主司無忌十招定輸贏，而不說定勝敗，原因是欲盡量爲將來報仇鋪路，一番奉承話果然說得司無忌心中高興，於是答應十招爲限……司無忌果然勝不過他，申幹臣見有機可乘施暗襲，反被兩股掌風擊中吐血……一行人退走，宮如玉中毒早已醒，因心中愛慕南振岳，因此落後一步，交給艾如瑗兩包藥，可保住南振岳母親六天命……

艾如瑗瞧他們每人身上都帶着劍傷，那是方才和申公豹、火千里動手時掛的彩，心中暗想：「你們還眞不知道大師姐的厲害，區區劍陣，只怕連自己也困不住，那能困得住她？」

一面却含笑道：「謝謝你們咯，我大哥他們呢，都進去了？」

那童子道：「師傅和南少俠都在石室下面，姑娘只管進去，這裡有我們呢！」

艾如瑗朝他們點點頭，匆匆朝石屋中奔去。

* * *

石榻上躺着奄奄一息，陷入昏迷的老尼姑。

石榻前面，站着南振岳、衞勁秋和陸明慧，大家靜悄悄的誰也沒有作聲。

荊山毒叟臉色凝重，一手三個指頭，按在老師太腕脈之上，雙目微闔，正在聚精會神的切脈，他按完左手，接着又按右手。

過了半晌，他右手切完了，又向左腕按去！

眉峯漸漸皺起來了，雖然沒有說話，可是他口中却是輕輕的「嘖」了一聲！

南振岳心頭不期一緊，忍不住要開口問話，但因荊山毒叟還在切脈，張了張口，終於又忍了下去。

荊山毒叟切完左手，再切右手，口中低聲的道：「奇怪呀！」

南振岳再也忍耐不住，着急問道：「老丈，家母怎麼了？」

荊山毒叟仰起頭來，徐徐說道：「令堂病勢，似乎起了變化……」

他似是言有未盡，却住口不說。

南振岳急道：「很危險麼？」

荊山毒叟徐徐說道：「老朽這一門，原以精研毒藥爲主，但藥性和醫道關連密切，因此老朽自幼也就涉獵了許多醫學書籍，雖然不敢自詡高明，總也不至於比時下一般懸壺濟世的醫士差到那裡……」

這幾句話，只是他自詡醫道，和南振岳急於想知道母親病勢，如何起了變化，可說毫不相干，但南振岳還是聚精會神的聽着，不敢插口。

荊山毒叟接着又道：「數日前，少林寺派人護送令堂前來，據百了大師函中所說，令堂似是身中奇毒，囑老朽診治。

「要知用藥一道，必須對症，但經老朽幾日來的診察，令堂既非中毒，又非受傷，始終查不出病源所在，是以一直未敢用藥……」

南振岳似想張口問話，但又忍了下去。

荊山毒叟頓了一頓，又道：「但據老朽的經驗判斷，令堂武功修爲，原極深厚，不知何以會突告耗竭，形成走火入魔……」

南振岳想起艾如瑗被她師傅廢去武功之事，心中一動，問道：「老丈，家母會不會是被人廢了武功？」

荊山毒叟搖搖頭道：「這個完全不同，被人廢去武功，眞氣被破，乃是外來的侵襲，但令堂的眞氣耗竭，則是突然由體內消失。

「好像是一個人把所有的力氣，一旦悉數用完一樣，這就是老朽想不通的地方，一個人的力氣，絕不可能會在一時之間，悉數用完……」

衞勁秋插口道：「晚輩聽說過，有一種慢性毒藥，服了之後，發作十分緩慢，使人眞氣逐漸耗損，也許南兄伯母，服了這種藥。」

荊山毒叟笑了笑道：「老朽原也懷疑是服了某種慢性毒藥，但經細心診斷，却絲毫沒有中毒迹象。」說到這裡，望了南振岳一眼，接下道：「數日來老朽診察的病情，大致如此，老朽因查不出病源，因此只給令堂服了些護心益氣之藥，使她病勢穩定下來，然後再作進一步之探討。

「三日前司無忌派他大弟子前來，說他要登門相訪，司無忌和老朽怨隙頗深，來意自然不善，强敵臨門，老朽只好把令堂的事暫時擱置。

「不過老朽可以斷言，令堂雖然昏迷不醒，病勢沉重，狀類走火入魔，此種病況原可拖延甚

久，不會有甚麼急遽變化，何況又服了老朽的護心丹藥……」

南振岳道：「老丈方才不是說家母病勢有了變化麼？」

荊山毒叟道：「正是如此，老朽才深感意外！」

南振岳道：「不知家母病勢，變化如何？」

荊山毒叟遲疑的道：「這個麼……」話聲沉重，停了一停道：「這變化來得奇性，如果……」

南振岳自然聽得出他的口中語氣，似乎不妙，心頭猛地一沉，問道：「如果甚麼？」

荊山毒叟道：「如果繼續惡化，只怕……唉，老朽實在無能爲力了。」

他似有礙難出口，說來甚是吃力。

南振岳只覺心頭一酸，含淚道：「這麼說來，家母是沒有救了？」

荊山毒叟徐徐站起，沉思有頃，說道：「老朽不敢相瞞，以目前令堂的脈息推斷，只怕……只怕……挨不過今晚子時了……」

「甚麼？」

南振岳突然如聞焦雷，雙目木然直視，望着榻上的母親，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突然，雙膝一屈，噗的朝荊山毒叟前跪了下去，顫聲道：「老丈，你好歹救救家母，南振岳縱是粉身碎骨，也要報答的。」

荊山毒叟慌忙一把扶住，道：「南老弟，你這是幹甚麼？老朽如能盡一分心力，這還用老弟你說？」

南振岳流淚道：「可憐我母親十八年來，茹苦含辛，骨肉分離，我母子見了面，不能說上一句話，至今大仇未報，母親怎能就死？老丈我求求你，想個辦法。」

荊山毒叟急道：「南老弟，你快起來，容老朽再仔細想想……」

衛勁秋忙道：「南兄，伯母病勢雖重，吉人自有天相，荊老前輩醫道高明，此刻時間寶貴，你不可擾他心思，讓他好好想想，也許有救。」

南振岳拭着淚水，站了起來，道：「衛兄說得極是，家母全仗老丈大力挽救了。」

荊山毒叟搓着雙手，道：「令堂若是年歲不大，血氣未虧，老朽索性投以劇毒之藥，也許可以刺激起生命未燼之火，多少或可有望……」

南振岳道：「只要能挽救家母生命，老丈只管用毒。」

荊山毒叟苦笑道：「那是藥性極烈的毒藥，年富力壯之人，才能抵抗得住，但也是生死各半，像令堂眞元已經耗竭，就是普通用藥，尚有顧慮，那能再投以劇毒之劑？」

南振岳失望道：「那是沒有救了？」

荊山毒叟沒有作聲，再次踱近榻前，伸手抓起老師太左腕，足足耗了有一盞熱茶時光，才睜開眼睛，喃喃的道：「六脈俱沉……足太陽經上行有阻……左關肝臟……不對……」

他突然間，好像有了重大發現，擧頭向天，似是在竭力思索着甚麼。

南振岳不敢打擾，祇是怔怔的望着荊山毒叟。

「好歹毒的手段！」荊山毒叟突然滿臉怒容的道：「這分明是方才有人暗中給令堂服了甚麼藥物。」

南振岳心頭狂震，張目道：「老丈是說有人給家母服了毒藥？」

荊山毒叟道：「不錯，此人給令堂服的，雖非毒藥，但究竟是何種藥物，老朽一時也想不出來……」

南振岳突然想起方才宮如玉向荊山毒叟說的話來！

「她身罹重症，諒你也醫治不好，家師才派我來迎接她去。」

分明是宮如玉奉了桃花女之命，給母親服下甚麼藥物！

他祇覺心頭熱血沸騰，目眥欲裂，厲聲道：「該死的妖女，我就去找她……」

荊山毒叟道：「南老弟，你去找誰？」

南振岳回頭道：「宮如玉，這妖女我非把她碎死萬段不可！」

話聲中，人已像一團旋風，朝門外衝去！

但就在此時，另有一條人影，也正好翩然朝裡奔來！

兩人幾乎撞了個滿懷！「啊……」

那是艾如瑗，她尖叫了聲，立即停住身子，奇道：「大哥，你到那裡去？」

南振岳雙目盡赤，問道：「那妖女可是已經走了？」

艾如瑗發現南振岳神色有異，不覺吃驚道：「大哥，誰是妖女？」

南振岳道：「宮如玉。」

艾如瑗道：「大姐已經走啦，你要找她？」

南振岳怒哼一聲道：「任她走得多遠，我也非追上她不可！」

艾如瑗後退一步，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祇是盯着南振岳臉上，問道：「大哥，你找她有甚麼事麼，哦，你怎麼啦？」

南振岳怒沖沖的道：「這妖女在我母親身上下了毒藥，我要把她碎屍萬段！」

艾如瑗吃了一驚，她相信大姐方才說的一番話不會有假，她要自己帶來兩包藥，自然不會再在南大哥的母親身上下毒了！

心念一動，這就叫道：「大哥，你冷靜一下好麼？我正有話和你說呢！」

南振岳道：「有話等回來再說。」

艾如瑗道：「這話很重要咯！」

南振岳道：「妳要說甚麼？」

艾如瑗低聲道：「你過來，我和你說。」

宮如玉留下解藥

她記着大姐臨行時的囑咐，除了大姐，祇有自己和他三個人可以知道。

那知南振岳此刻滿腔怒火，無處發洩，聞言大聲道：「妳有話快說，幹麼吞吞吐吐的？」

艾如瑗道：「那是大姐臨走時要我告訴你的。」

南振岳怒道：「這妖女說些甚麼？」

艾如瑗從沒看過南大哥有這般生氣過，她瞧了室中三人一眼，微怯道：「大姐曾說，伯母……危在旦夕，她臨走時留了兩包藥，要我……」

南振岳沒等她說完，怒哼道：「誰要她甚麼藥？這妖女在我母親身上做了手脚，還嫌不夠，想毒死我母親？我不把她劍劍誅絕，誓不爲人……」

說完，掉頭朝外衝去！

荊山毒叟聽到宮如玉留下兩包藥物，心頭方自一動，眼看南振岳朝外衝去，急忙大聲叫道：「南老弟，快留步！」

南振岳滿臉殺氣，乍然停步道：「老丈，我要在我母親未死之前，去殺了妖女，提頭回來。」

荊山毒叟道：「此刻救令堂要緊，老弟縱然殺了她，也於事無補，老弟不可任性。」

南振岳聽得眼睛一亮，道：「老丈可是想出辦法來了？」

說着，果然回身走來。

荊山毒叟微微一笑道：「宮如玉交給艾如瑗帶來的兩包藥物，如果老朽料得不錯，定可使令堂延續幾天時光。」

南振岳道：「這妖女留下的藥，靠得住麼？」

荊山毒叟道：「據老朽想來，此藥定然可靠。」

南振岳道：「老丈必有高見。」

荊山毒叟笑了笑道：「老朽聽宮如玉的口氣，她自是奉了桃花女之命，主要就是想劫持令堂來的，桃花女既要把令堂弄回桃花源去，自然不會弄個死屍回去。

「令堂病勢突然變化，當然是宮如玉做的手脚無疑，她已經說過令堂病勢，非她師傅莫治，暗使手脚，無非逼使老朽束手無策，她才能把令堂帶走。」

南振岳祇是靜靜的聽着，沒有作聲。

荊山毒叟頓了頓，又道：「從這裡前往桃花源，最快也得三四天時間，因此，宮如玉雖然做了手脚，身邊必有延續令堂病勢不起變化的藥物，才能安抵她們巢穴。

「但後來情勢轉變，司無忌一走，宮如玉也不得不走，可是令堂已被她做了手脚，命在旦夕，她如果不留下藥物，萬一令堂無救，宮如玉在她師傅面前，就無法交代。」

說到這裡，望了艾如瑗一眼，續道：「因此，老朽覺得她留下藥物，雖非對症治病，但至少延續個三四天，該是無可置疑的事。」

他終究多年老江湖了，雖然沒有完全猜對，但也相差無幾。

南振岳還沒作聲，艾如瑗接口道：「老丈，你說的對極了，大姐曾說，這兩包藥，一包可以支持三天，兩包就能支持六天。」

荊山毒叟舒了口氣道：「能有六天時間，老朽總也可以摸出一點頭緒來了！」

艾如瑗從懷中取出兩個紙包，遞到荊山毒叟手上，一面說道：「祇是我大姐說，這兩包藥中，滲有毒藥，她說，好在老丈是精研毒藥的名家，自有解毒之法。」

荊山毒叟奇道：「她居然會告訴妳藥中滲了毒藥？」

艾如瑗暗暗想道：「是啊，這話本來祇能告訴大哥的，再由大哥向他請教，就不會使人起疑了。」

荊山毒叟打開紙包，上寫着「一」的，那包藥物，湊近鼻子，聞了一聞，然後又用小指甲挑了少許，放在舌尖上，嚐着味道，臉上微微變色，接着又點點頭道：「桃花女果然也是用毒能手，此藥之中，不但配有解毒之藥，而且還有劇毒之藥！」

說着又打開寫着「二」字的那一包，也同樣挑了少許，放入口中。

南振岳懷疑道：「那麼這藥到底是毒藥還是解毒之藥？」

荊山毒叟哈哈笑道：「這就是配製之妙了，此藥可說兩者都有，第一包中的解藥，似是專解宮如玉暗下手脚給令堂所服的一種藥物而設，但此藥雖解，第一包中的毒藥，却又發生了作用。因此，三天之後，必須再服第二包，因爲第二包中的解藥，就是針對第一包的毒藥而製，那時第一包之毒雖解，第二包的毒，又在第三天後發作了。

「老朽要做的事，這麼看來，倒有了兩件，六天時間……老朽必須在六天之內，找出兩種對症的藥來，才能化險爲夷，這眞是兩件大難題……」

南振岳道：「怎會有兩件難題了？」

荊山毒叟歎了口氣道：「方才老朽說的兩包之中，有毒藥，也有解毒之藥，其實祇是滲在主藥中的附屬之藥，和令堂的眞正病因，絲毫無關。

「老朽說的兩件難題，第一是必須在六天之內，替令堂解去第二包中的毒藥，唉，難就難在它似毒非毒，根本就不是眞正的毒藥，但却有解除毒藥發作的效果。第二件難題，就是替令堂找出對症之藥，不過這一點，如今總算稍有了眉目。」

南振岳聽得心頭一寬，道：「老丈已有眉目了？」

荊山毒叟道：「說來慚愧，老朽也是從這兩包藥中發現的……」

艾如瑗道：「那是老丈說的這兩包藥中的主藥了？」

荊山毒叟道：「不錯，這兩包藥中的主藥，自然是對症之藥無疑，老朽發現這主藥，好像是緩和某處經絡，和舒散筋骨的藥物，今後在治療上就不難迎刃而解。」

說到這裡，不由哈哈一笑，道：「盡這六天時光，老朽最少也得先找出它那種似毒非毒的解藥來！」

他手上拿着兩包藥粉，大步朝石榻走去，一面回過頭來又道：「目前既有這兩包藥粉，快給令堂服下一包吧！」

南振岳眼看荊山毒叟說得如此肯定，心中雖有疑問，也不好再說。

艾如瑗站在他身邊，因礙着荊山毒叟和衞勁秋、陸明慧三人，自然不能說出大姐臨走時再三囑咐，要南振岳早些把母親送到黃家堡的話來。

心中暗暗忖道：「反正還有五天時間，等到沒有人的時候，再和大哥說吧！」

荊山毒叟取過了一個瓷碗，用水調好藥粉，撥開老師太緊閉的牙關，小心翼翼的把藥灌了下去。

石室中靜得墮針可聞，大家都在等候老師太服藥後的反應，是以誰也沒有作聲。

荊山毒叟灌下藥水，兩道烱烱眼神也是一霎不霎的緊盯在老師太蒼白的臉上，他內心顯然也是極度的緊張！

這樣過了約莫盞茶光景。

荊山毒叟伸過手去，翻起老師太的眼皮，仔細的瞧了一陣，然後又替老師太切了一會脈，放下手腕，輕輕歎了口氣道：「厲害，厲害，桃花女這解藥，當眞神效得很！」

南振岳站在榻前，依然看不出半點朕兆，自己母親和方才服藥之前，根本並無不同，忍不住問道：「老丈，家母好些了麼？」

荊山毒叟笑道：「令堂眞元耗竭，氣機微弱，老弟自然瞧不出來，她此刻藥性已經行開。

「宮如玉給她服的毒藥，業已消解，而這一包中的毒藥，要在三日之後，才會發作，此時已和昨天的情形相同，剩下的祇是原來的病況了。

「如果老朽推測不錯，這包藥中主藥的藥性行開之後，今天子夜過後，令堂的病勢也許可以稍爲好轉，當在第四、第五兩天上，令堂也許可以淸醒過來，那就證明這主藥正是對症之藥了。這對老朽來說，也有莫大幫助，可以找出治療方法來。」

南振岳感激的道：「老丈這份大德，岳振南永銘肺腑，感激不盡。」

荊山毒叟呵呵笑道：「南……哦，老弟你姓岳？」

南振岳道：「南振岳原是在下化名，在下正是岳振南。」

荊山毒叟口中「啊」了一聲，身子突然朝前晃動！

南振岳聽出荊山毒叟「啊」聲有異，忙擧目瞧去！祇見荊山毒叟雙手捧頭，額前青筋暴綻，目光凌厲，朝自己四人一陣打量！

突然目光落在艾如瑗身上，獰笑道：「妳……敢……暗算老夫……」

左手抱頭，右手突然一掌，迎面直劈過去！

南振岳心頭方自一楞，不知荊山毒叟突然間發生了甚麼急症，及見他懷疑艾如瑗對他暗算。

艾如瑗明明站在身邊，連手也沒動一下，正待出聲阻攔，荊山毒叟的掌風已然劈到！

艾如瑗被他突如其來的一擊，不由大吃一驚，慌忙身軀一閃，躲開他掌風，一面急急叫道：「老丈，我沒有暗算你咯，你幫我恢復武功，我感謝你還來不及呢！」

荊山毒叟一掌劈出，口中又哼了一聲，慌忙擧手捧頭，敢情他痛得厲害，身子也彎了下去，口中哼道：「丫頭妳好……」

南振岳吃驚道：「老丈怎麼了？」

荊山毒叟突然淒厲叫道：「痛死我也！」

南振岳瞧得大爲駭異，這斗室之中，祇有自己四人，艾如瑗明明就站在自己身邊，根本連手也沒動一下，自然不會暗算於他。

就是衞勁秋、陸明慧兩人，也祇是靜靜的站在邊上，不可能出手暗算，但石室中除了自己四人，更不可能有人潛入，乘機偷襲。

心念電旋，急忙問道：「老丈怎麼了？」

荊山毒叟如瘋虎

荊山毒叟一掌劈出，口中哼了一聲，雙手捧頭，痛得連身子都彎了下來，淒厲叫道：「痛死我也……」

脚下跟蹌蹌，連退了三步，突然抬起頭來，凌亂目光，向三人臉上掠過，猛地雙手箕張，縱身朝艾如瑗撲來，口中厲喝道：「丫頭……」

這一撲，其勢之猛，宛如負傷之獸！

艾如瑗已驚惶失措，此時一見荊山毒叟向自己撲來，慌忙朝橫裡躍了開去，口中急叫道：「大哥，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南振岳眼見荊山毒叟氣息咻咻，一臉都是獰厲之色，心頭大驚，橫閃一步，擋着艾如瑗身子，說道：「老丈快請住手，有話好說！」

荊山毒叟追撲過來的身子並沒收勢，對南振岳的話聲也彷如未聞，艾如瑗朝橫裡閃開，他的雙掌却閃電般向南振岳胸前拍下！

掌勢奇快，掌風奇重，前所未見！

衞勁秋急忙喝道：「南兄小心！」

南振岳沒想到他會翻臉成仇，不但不理自己勸解，反而乘勢朝自己劈落，心頭大驚，要待閃避，已是不及，遑論封解？

百忙之中，祇好猛吸一口眞氣，提氣護胸，硬接對方雙掌！

祇聽「蓬」然一聲，荊山毒叟的雙掌不偏不倚擊在南振岳胸前！

這一下，瞧得艾如瑗粉臉失色，連衞勁秋、陸明慧也都瞿然一驚！

荊山毒叟這一擊何等凌厲，南振岳縱然仗着身上穿有師傅的金猱衣，也覺如中兩柄巨槌，自己提聚胸前的護身眞氣幾乎被他震散，身不由己的往後連退了幾步，背脊業已貼到石牆之上！

艾如瑗嚇得一顆心快要從口腔裡直跳出來，急忙問道：「大哥，你快運氣試試，受了傷麼？」

南振岳略微調息，微笑道：「還好，沒甚麼。」

荊山毒叟悶哼一聲，身軀翻騰，又向衞勁秋與陸明慧兩人之間摔去。他似已無法支持，身子一歪，蓬然一聲，跌坐了下去。

衞勁秋慌忙出手把他扶住，說道：「老前輩，怎麼了？」

荊山毒叟狂吼一聲，身子從地上彈起，揮手一拳，對準衞勁秋面門直擊過去。

衞勁秋猛吃一驚，上身向左一偏，避開拳勢，駭然道：「老前輩……」

荊山毒叟一拳落空，又是大叫一聲，轉向右側衝去，反手一撩，一記「赤手縛龍」，閃電朝陸明慧的右肩抓去。

他當眞形同瘋虎，見人就撲！

陸明慧武功較差，那能閃得開他這一記擒拿手法，祇覺右臂一緊，骨痛欲裂，口中發出一聲

尖叫！

荊山毒叟右手一把撈住她的右臂，雙目兇光暴熾，左手一掌，閃電朝陸明慧頭頂拍下！

衛勁秋大驚失色，要想救援，已是不及！

就在此時，祇聽南振岳大叫一聲：「老丈使不得！」

一個箭步，搶到荊山毒叟身側，右掌一托，一下托住了他劈下的左掌。

艾如瑗雙肩一晃，出手更快，早已一掌拂在荊山毒叟右肩，一手把陸明慧推開數尺，口中喊道：「大哥，荊老丈好像神智已昏，我們快把他制住了再說！」

南振岳聽得一怔，回頭道：「甚麼，妳說荊老丈神智昏迷……」

這原是電光石火般事。

荊山毒叟右肩被艾如瑗拂中，手臂登時下垂，但他却在此時，口中沉聲咆哮，湧身一躍，右足飛起，踢向南振岳，身形疾轉，右手一揚，劈空朝陸明慧擊去。

他當眞神智已昏，敵友不辨，雙目通紅，勢如瘋虎。

但就在他一掌劈出的同時，忽然腦中一陣劇痛，雙目倏地一黑，揚起的手掌，猛地一顫，右脚堪堪飛起，一個身子「砰」的一聲，朝地上坐去。

不，他一屁股坐到地上，忽然大叫一聲，一個觔斗，翻了出去，頭下脚上，在地上倒立亂轉！

艾如瑗道：「快些制住他，他一定神智不清了。」

衛勁秋道：「不錯，荊老前輩確實不對！」

南振岳眼看荊山毒叟這般情形，不禁皺皺眉頭道：「荊老丈怎會突然神智不清，眞是使人百思不解。」

艾如瑗眼看大哥遲疑不肯出手，說道：「他方才雙手捧頭，好像是一陣頭痛，接着就見人亂撲，分明痛昏了神智，我們點了他穴道，才能查看他的傷勢。」

陸明慧插口道：「這位姐姐說得不錯，荊老前輩對我們有救命之恩，我們自然要查看他到底傷在那裏？」

她說話之時，目光不期朝衛勁秋瞧去。

衛勁秋忙道：「姑娘說得極是。」

隨着話聲，跨上一步，駢指荊山毒叟點去！

荊山毒叟但覺腦中如遭斧劈，痛得他立身不住，誰料衛勁秋一指點來，突然左手支地，雙脚飛舞，連續踢出！

他數十年修爲，武功非凡，此刻神智漸失，認不清人，在垂死掙扎之際，自然發揮出他全部潛在的功能！

這雙脚輪飛，朝四面亂踢，竟然勁風呼嘯，腿影縱橫，誰也無法近身。

南振岳瞧他狀如瘋癲，心頭更急！

自己母親服了宮如玉留下之藥，目前雖可無事，但主要還須荊山毒叟從兩包藥粉中，研究出治療之藥，才能轉危爲安。

如今荊山毒叟突然在緊要關頭，中人暗算，神智昏迷不清，這該如何是好？

他沉吟了下，突然舉步朝荊山毒叟走去，出手如電，一指點落！

這一指，當眞又快又準，艾如瑗、衛勁秋、陸明慧三人，全都看着他走去，但都沒有看清他如何出手的？

南振岳乍進即退，荊山毒叟連哼也沒有哼出聲來，祇見他身子一軟，立即癱瘓倒地。

南振岳抬頭道：「衛兄，對面還有一間石室，我們先去查查他傷在何處，再作道理。」

說完，抱起荊山毒叟身子，直向室外走去。

衛勁秋、艾如瑗、陸明慧三人跟在他身後，走進對面石室，南振岳把荊山毒叟平放在石榻之上，回頭道：「妹子，妳守住門口，不可讓人進來。」

艾如瑗道：「我方才進來之時，早已關上了石板，如果有人進來，就會聽到聲音的。」

她口中說着，人已退到門口，嫣然笑道：「我站在這裏，兩邊石室，都可以照顧到了，大哥祇管放心好了。」

南振岳點點頭，就俯下身去，仔細在荊山毒叟身上察看一遍，那裏找得出半點受傷跡象？

不覺抬目道：「衛兄，荊老丈身上，一點傷也沒有。」

衛勁秋怔了一怔，奇道：「有這等事？」

南振岳攢眉道：「兄弟已經詳細檢查了一遍，實在找不出傷在那裏。」

陸明慧道：「他會不會中了甚麼細小暗器？」

她父親八臂蒼猿，是有名的暗器能手，是以懷疑荊山毒叟中了人家細小暗器。

南振岳搖搖頭道：「沒有，不論任何細小暗器，如被打中，身上多少總會留有血痕，荊老丈似非暗器所傷。」

衛勁秋道：「方才之事，實在奇怪，這地底石室，既沒人進來，荊老前輩怎會中人暗算？」

南振岳道：「兄弟想不通的，也就在此……」

艾如瑗道：「大哥，荊老丈方才雙手抱頭，喊痛不住，我想他一定傷在頭上，你再仔細找找看？」

衛勁秋道：「不錯，我們再仔細看看。」

陸明慧從身邊取出火摺子，點起油燈，擎在手上。衛勁秋幫着南振岳分開荊山毒叟髮際，兩人仔細找了一陣，依然一無所獲。

陸明慧道：「他會不會被千毒谷谷主施了甚麼手脚？」

衛勁秋笑道：「荊老前輩精研毒藥，那會着了司無忌的道！」說到這裏，突然「哦」了一聲，抬頭道：「南兄……」

南振岳道：「衛兄可是想起甚麼來了？」

衛勁秋道：「兄弟曾聽人說過，好像有一種武功，傷人無形，受傷之人，當場一無所覺，而且可以隨施術之人的心意，過了多少時間，才會發作。」

南振岳道：「兄弟沒有聽人說過，衛兄可否說得詳細一些？」

衛勁秋道：「兄弟也祇是聽人所言，詳細情形，也說不出來，祇是荊老前輩傷得奇怪，才想起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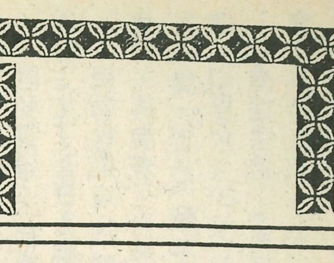
南振岳沉吟道：「今日來人之中，自然要算千毒谷谷主武功最高，但荊老丈的武功，絕不在司無忌之下，不可能爲他所傷……」

突然，他想起了方才宮如玉曾經爲了「毒經」之事，舉掌按在荊山毒叟後心，心中不禁一動，暗想：「月前東海龍王公孫敖也曾傷在她『九轉掌』下，此女武功詭異，莫非荊老丈就是她暗中做的手脚不成？」

心念閃電一轉，接着說道：「荊老丈被兄弟點了睡穴，讓他安息一陣，也許可以好轉，我們且到外面石室，再作詳談。」

大家一齊退到中間石室，南振岳朝艾如瑗問道：「妹子，宮如玉的武功，比妳如何？」

（未完・卅一）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皇甫歸西冒充南京康太守的人前來送賀儀祝壽，三當家關勇帶他前去面見汪重山，他一聲獅子吼，乘衆人一楞間，出手擊殺汪重山……錢上天用六隻船包圍畫舫，欲燒掉水玲瓏的船，雙方展開激鬥，三個番子二人被殺，一被踢入江中……畫舫改裝成遊船，根據消息，汪重山只是重傷，江南三公子奉命藏在遊船裏，繼續追殺送葬的船……

大艙中有個死人。

而且是個女子。

另一面，東方長壽以鐵袖功連殺七人，他掩護曲十一郎往大艙中進去。

果然，曲十一郎進去了。

曲十一郎也一怔，因爲他發現那個死的女子身上有一張字條。

「不忠的下場！」

曲十一郎不認得這女子，便立刻又奔出來。

於是，兩條快船撞過來了。

江淮幫的兩大副幫主，關勇、孫自豪率人衝過來了。

「果然被幫主與先生二位料中，娘的皮，把他們圍緊了，一個活的也不要。」

關勇這話甫出口，皇甫歸西立刻到了他面前。

皇甫歸西冷笑一聲，道：「汪重山在甚麼地方？」

關勇大怒，叱道：「你到陰曹地府去問吧！」

他出刀眞快，因爲他的外號叫「快刀」。

祇不過，皇甫歸西比他更快，「忽」的一聲，旋頭刀已切過關勇握刀手腕。

「哦……」

關勇手腕幾乎被切斷，他閃退開，皇甫歸西就好像在他面前沒動一樣，就在他面前兩尺遠。

「說，說出汪重山在甚麼地方，你或許可以保住另一條手臂。」

到了這時候，關勇才發覺來人太厲害了。

關勇當然不會說出汪重山在甚麼地方，祇見他一聲厲叱，道：「就不信你會追老子下水。」

陡地他的這兩句話，關勇毫不猶豫的倒縱兩丈高下，他跳入江中了。

皇甫歸西也被他這舉動楞住了。

猛翻身，祇見東方長壽一把抓住個大漢反手摔在船板上，那大漢半張臉幾乎已碎了，他挨了一記鐵袖功。

這大漢正是神槍孫自豪。

孫自豪的長槍已折，那是被東方長壽以鐵袖功擊斷的，隨着孫自豪撲上來的另外六名大漢，早被水玲瓏與她的四名殺手攔殺在船頭上。

東方長壽摔下孫自豪，皇甫歸西奔上來了。

皇甫歸西出手疾快，他點了孫自豪的穴道。

「說……汪重山在甚麼地方？」

孫自豪張口說話不清楚，因爲他臉皮一半在漏氣。

東方長壽猛抬頭，大船上仍然有人在拚命，那是七個原是守靈的大漢，他們操刀狂殺，顯然是江淮幫的殺手。

這也是個令人吃驚的圈套。

顯然這個陷阱很周詳，祇不過水玲瓏與皇甫歸西等志在必得，全力出擊，江淮幫這三條船上眞的是死傷纍纍。

那面，曲十一郎追殺五個大漢，直追到船尾，眼看着五個人一頭栽入大江中，他才狂怒的嘿嘿冷笑連聲。

於是，水玲瓏奔到大艙門口，她仔細看那個死了的女子，不由咬牙道：「蓉姐死了！」

水玲瓏不住在拭淚，忽的人影一閃，受了重傷的孫自豪已滾落江中了。

孫自豪還能逃走，實在出人意料，因爲皇甫歸西已點了他的穴道。

一個穴道受制的人還能逃，那實在令人驚訝。

更令皇甫歸西吃驚的，乃是姓孫的逃入江中，這表示姓孫的水中功夫了得。

殺戮已停，水玲瓏咬牙道：「想不到汪重山這頭老狐狸竟還會使出這一招誘咱們上當。」

皇甫歸西道：「姑娘，當前祇有一個字。」

水玲瓏道：「請講！」

皇甫歸西道：「殺！」

水玲瓏正自思忖，曲十一郎道：「我同意皇甫兄的意見，用殺來解決問題。」

水玲瓏看向東方長壽。

「東方公子的意思？」

一聲沉笑，東方長壽道：「大概祇有如此了。」

水玲瓏道：「好，咱們趁着天黑，衝進大槐莊去，殺他們個措手不及。」

曲十一郎道：「我想出個主意，大家聽聽以爲如何？」

幾個人圍過來，就聽曲十一郎比手劃腳的一番解說，聽得幾個人不停的點頭。

於是，水玲瓏立刻吩咐她帶來的人，趕緊把江淮幫船上的那一大包孝衣帶到改裝的船上。

天早已黑了，天黑才好辦事。

天黑辦事不一定都是壞事，天下有許多偉大的事情就是靠黑夜完成的。

* * *

三更天剛過不久，遠處傳來樂聲，祇見黑暗中走來一隊報廟喪的人。

這批人中有男有女，前面開道的是兩個手舉竹子上纏西方極樂幡子的漢子。

江風微微中，也有哭泣聲，牛頭馬面判官大人全有了，這是一隊從鎭江城隍廟來的招魂隊伍。

原來當地有這一項風俗，人死了，必須到城隍廟報個到，應個卯，休得變成孤魂野鬼就永無法超生了。

先是死者家屬全體奔哭到城隍廟，再由廟中送死者回家與家人團聚到五七，這以後就不會再回來了，爲的是等着再投生。

似這樣的習俗，傳言由北方流行到南方，所以各地還設了不少城隍廟。

* * *

現在，那一隊送魂的隊伍中，有笛聲，有琴聲，有簫聲，也有琵琶聲，這樣的樂器搭配，再加上幾個女子的飲泣聲，哭子哭女的悲愴，在這黑夜中聽來，倍感哀傷與恐怖，也令人心驚不已！

* * *

繞過那道彎道，轉而經過一片林子，這批人已走向大槐莊方向來了！

前面林後，這時候忽然跳出五個大漢！

「幹甚麼的？」

樂隊中走出個白衣漢子，道：「咱們是城隍廟來的，咱們送魂回來的，快閃開，休招災！」

那人立刻「呸呸呸」連三呸，道：「霉氣！」

忽又聽一個漢子，道：「叫他們去吧！」

大叫霉氣的漢子道：「可是……」

他話未說完，另一漢子叱道：「不用多說了！」

於是，又是哭聲又是樂聲，一路往大槐莊走去了。

從第二道關卡到莊門下停住，有個漢子過來了，這漢子不是別人，江淮莊上三管事王立是也！

姓王的好像剛自床上爬起來，張口好大的一個呵欠，他雙目一亮，走到莊門下！

「王爺，城隍廟送魂的！」

王立一怔，立刻取了一錠銀



皇甫歸西切斷關勇手腕，東方長壽也……

子，道：「魂送來了，你們回去吧！」

送魂的有個女子道：「符咒在此，需貼在死人臉上，這是很重要的手續！」

王立道：「拿來，我會去貼！」

一笑，那女子道：「管事爺會唸收魂經？」

王立一怔道：「唸甚麼經？我看免了吧！」

那女子哈的一笑，道：「別叫過世的莊主變成孤魂野鬼，你的罪過就大了！」

王立想了一下，道：「我便對你們直言，幫主的靈柩已運往徐州去了，此地總舵祇有靈堂！」

女子道：「那就進入靈堂向靈位唸過經咱們就走！」

王立當前走，一隊送魂男女在後面，吹吹彈彈的帶哭聲，還有兩個唸經的！

兩個人唸的甚麼經？兩個人唸的是索命經！

江湖上不少以唸經過日子的人，他們唸經別人聽，沒有一人聽得懂，唸經的人也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們便是亂七八糟的胡唸一通，也照樣把錢賺，如果給得少，他們便在唸經的時候罵死人！

送魂隊伍來索命

現在來的這一隊人不罵死人，他們來宰「死人」，宰那個死而未死的人！

祇見正廳有靈堂，氣氛冷肅，白幔相連接，正中的桌上供的是牌位！

王立站在一邊，道：「各位，半夜三更天，你們還是快一點，說不定明天我們有得忙！」

他的話甫完，忽的人影一閃，一隻如同鋼鈎的手，狠狠的招住他的脖子！

那人，不錯，他是皇甫歸西！

皇甫歸西把頭上罩的白布抹下來，咬牙道：「姓王的，還認得我嗎？」

王立仔細看，大吃一驚道：「你與石寡婦……」

冷冷一笑，皇甫歸西道：「休提石寡婦，那女人無情，她跑了！」

王立道：「你這是……」他幾乎臉孔通紅！

皇甫歸西道：「汪重山在甚麼地方！」

他咬牙，又道：「我祇問這一句，你若搖頭，你便死吧！」

他的手指用力，指甲已入肉三分了！

王立張大眼睛，道：「你招死我吧！」

皇甫歸西竟然毫不遲疑的反手外勾，「咯」的一聲，王立的喉管已斷，死得直翻白眼！

死得連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對方眞的下手不留情！

有幾個值夜的站在外面看得清，正要奔進來殺人，早被東方長壽以鐵袖神功打死在地上！

這一連串的動作，祇在一瞬間！

水玲瓏一行發覺大槐莊房舍多，地方大，一時間無從下手！

她忽對曲十一郎道：「我們照計行事，我先彈奏魔舞曲，你準備魔音十八殺！」

曲十一郎早已準備好了，他在水玲瓏的指示下，暗自先把內功匯聚丹田，雙目逼視廳門！

水玲瓏帶來的四男四女，便立刻往四個方向躍去！

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拔身在横樑上，一切妥當，水玲瓏已開始撫動七弦琴了！

天魔琴音宛似高山流水，又似乎湖起波，那些原本已沉睡的人們，身不由己的充滿了興奮，挺身而起，木然的，却又精神凜然的走向大廳這邊！

沒有人悲哀，也沒有人興奮，每個人好像夢遊樂園似的目迷一切了！

外面已聚集了兩百人，這時候，春風四女從兩個方向翩翩而出，四美女舞姿撩人，緩緩的還傳出誘人的歌聲來，雖然扣人心弦，却也引得那麼多人開始跳動了！

於是，笛聲響起來了！

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共分三個步驟！

一是誘導，二是攝魂，三是狂殺！

那些原是被魔音魔舞所吸引的漢子們，在琴聲魔舞突然消失中，曲十一郎的笛音已由緩變急，由細變粗，便是奔守四方的四男四女也急忙把耳朵塞住了！

於是，廳外四週傳來低沉的痛苦聲，隨之就見有人抹着口鼻的鮮血往外甩去！

鮮血在滴，人們在互撞，那麼多的漢子們已開始擠擠撞撞的吼叫了！

半夜笛聲傳得遠，大槐莊上一陣亂過一陣，已有人往外奔走了！

就在這時候，忽見一批殺手奔來了！

這些人齊聲吼叫不休，以他們的吼聲，企圖壓過笛聲，直往大廳這面奔殺而來！

那喊殺之聲聲震雲霄，砍刀狂掄中先把中了血笛魔音的漢子們推開到別院！

於是，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分別自前後大廳門內衝殺出來了！

水玲瓏與四男四女也出刀了！

「殺！」

剛舉刀殺來的近百人，那才是大槐莊上的主力殺手，他們由後面奔殺過來，這表示汪重山必藏在莊後面！

狂殺展開了！

東方長壽與皇甫歸西出手便見血肉横飛，他二人專門對付剛剛奔來的江淮幫殺手羣！

這些人才是汪重山的本錢！

來的確是江淮幫的殺手，也是汪重山的近衛血幹團，他們平日不幹活，祇有一項任務，爲汪重山殺人！

祇不過不等這些人殺到大廳上，已自大廳上飛出兩個人來，不，應該說是三個人！

皇甫歸西抖開雙臂，便也抖出兩把旋頭刀來！

他使的是外門兵刃中也極少見的殺人利器，就在他暴吼中，人已衝入人叢中，祇見他一路宛如淌過一片玉米田，衝過之處人倒血濺，横屍一地！

隨之又是那東方長壽，他施展出鐵袖神功，殺得二十多個黑衣勁裝大漢紛紛往外倒閃不迭！

曲十一郎的血笛變成殺人利器，這位錢塘血笛手，原是以魔音十八殺控制一大片人在廳的四週，水玲瓏與她的四男四女正在搏殺中，忽見由後面衝來這些厲害的殺手，曲十一郎出刀了！

這時候魔音霍然而止，那些七孔已見血的人才木然的跌坐在地上，忘了一切的直哎呀！

曲十一郎不要落在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之後，出手便要命！

於是，那些平日跋扈的江淮幫近衛殺手羣，被曲十一郎三人殺得潰不成軍，踩着屍體往後撤，已是不足二十幾個人了！

就在一道大院中，二十幾個黑衣勁裝大漢一聲喊，佈成一道

陣勢，他們不再退了！

那表示此地就是決一死戰的所在！

皇甫歸西雙臂高舉，他滿身血紅的仰天一聲「獅子吼」！

「吼哦！」

立刻間，有人大叫：「娘的老皮，是他刺傷幫主的！」

是的，皇甫歸西的一聲吼，已經表明那天就是他出手殺汪重山！

更表明殺汪重山的人又來了！

東方長壽見對方列開陣勢，正自冷笑，忽的曲十一郎笛聲又起！

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又響徹雲霄！

初時，列陣的二十多人還以爲吹笛的神經病，雙方砍殺他吹笛，不料到了魔音第二階，已有人痛苦得先自流出鼻血來了！

二十多黑衣大漢中，忽有人舉刀一聲吼！

「狠辛啊！」

「衝呀！」

陣勢不要了，大伙舉刀往曲十一郎三人發了瘋般的狂砍過來了！

不顧一切就是瘋狂，瘋狂正是不要命！

就在這時候，突然後屋中傳來「轟」的一聲響！

皇甫歸西猛抬頭，黑暗中好像那屋子快塌了。

他立刻抖起旋頭刀，一路往破房那面殺過去了！

皇甫歸西還厲叫：「東方兄，殺光他們！」

曲十一郎不再吹笛了，敵人衝上來了！

曲十一郎與東方長壽已合而爲一股力量，這二人殺法殘忍，幾個迴旋間，二十幾個人已倒在地上了！

皇甫歸西不見了！

皇甫歸西撲到塌屋地方，祇見有兩個中年人正自拚命的往外爬！

皇甫歸西一把揪出一個來，旋頭刀已貼上那人的脖子！

「說，汪重山在甚麼地方？」

那人嚇得一哆嗦，道：「別……殺我，我是街上回春堂大夫，我與另一大夫被找來爲汪重山治傷的！」

果然，另一人也自瓦礫中爬出來了！

皇甫歸西道：「汪重山呢？」

那大夫道：「從暗道中往江邊去了！」

皇甫歸西一聽，憤怒的道：「他果然沒死！」

那大夫哆嗦的道：「第一天快死了，但經我二人醫治以後，第二天已喝參湯，第三天可以開口說話，第四天已能下床，眞是異常能人！」

另一大夫接道：「汪當家的武功高呀！」

皇甫歸西道：「他已能走動了？」

那大夫指向江邊，道：「他們發動機關，封住洞口，四個大漢守護着江邊地道匆匆的走了！」

皇甫歸西氣得又是一聲獅子吼！

「吼哦！」

兩個大夫嚇一跳，一個大夫吃驚道：「大爺呀，汪重山就是聽了你這一聲吼，他發動機關逃走了！」

祇不過，皇甫歸西這聲吼，也把曲十一郎幾人全部吼過來了！

水玲瓏急問：「汪賊在那裏？」

皇甫歸西道：「由暗道往江邊逃去了！」

水玲瓏憤怒的道：「絕不能再被他逃走！」

曲十一郎道：「咱們去江邊堵他！」

他的意見自是無人反對，立刻間，他們這十二男女便往大槐莊外飛躍而去！

鎭江港灣內停了二十多艘江淮幫的雙桅快船！

江淮幫的大海船祇不過七八艘，他們以雙桅船爲主，往東方便行駛在江淮水面上！

鎭江港中的船未出港，爲的是汪重山遭遇刺殺，一時間他們被留下來了！

汪重山臨危拚命

鎭江南面的大槐莊上，發生那麼大的變故，鎭江港內的船上人還在睡夢中！

四更天過了一大半，從樹林中奔出幾個人來了！

黑暗中仔細看過去，祇見四個大漢抬着一個人急急的往江邊走！

那地方距離鎭江港還有三里半，他們沿着江邊往港的方向走着！

沒有人開口，祇有踩在泥沙地上發出來的沙沙響聲，那是急驟的足音！

於是……從鎭江港的方向堵過來三個人！

是的，皇甫歸西、東方長壽、曲十一郎三人以爲鎭江港是上船逃走的好地方，他們立刻飛撲到鎭江港，發覺那兒無任何可疑的動靜，便由岸邊圍過來了！

水玲瓏與她的四男四女殺手，也急急的由大槐莊附近江岸往鎭江港堵過來！

皇甫歸西迎着來的五人，立刻發覺其中一個大漢背了一個人！

皇甫歸西戟指五人，冷冷道：「逃不掉了，姓汪的，你還不授首！」

一聲厲烈的沉吼：「放我下來！」

背的人把那受傷的人放在地上，四個大漢立刻間分別把地上的傷者圍在中央！

想要殺地上的傷者，那得先把他們四人擺平！

水玲瓏奔過來了！

水玲瓏咬牙叱道：「汪重山，你可惡呀！」

那個傷者正是江淮幫幫主「座山鵰」汪重山！

黑暗中，皇甫歸西也看清了，他正是那天被他刺殺死而未死的汪重山！

地上的汪重山語聲粗濁，顯然他傷得極重！

「你們是龍頭派來刺殺老夫的人了？」

水玲瓏道：「所以你非死不可！」

汪重山道：「我接過龍頭的書信，可是我有我的苦衷，他這樣對付我是不公道的！」

水玲瓏道：「誰叫你投靠魏奸，殘害忠良，你應該知道有一天魏奸就會利用你的江淮幫船團，助他造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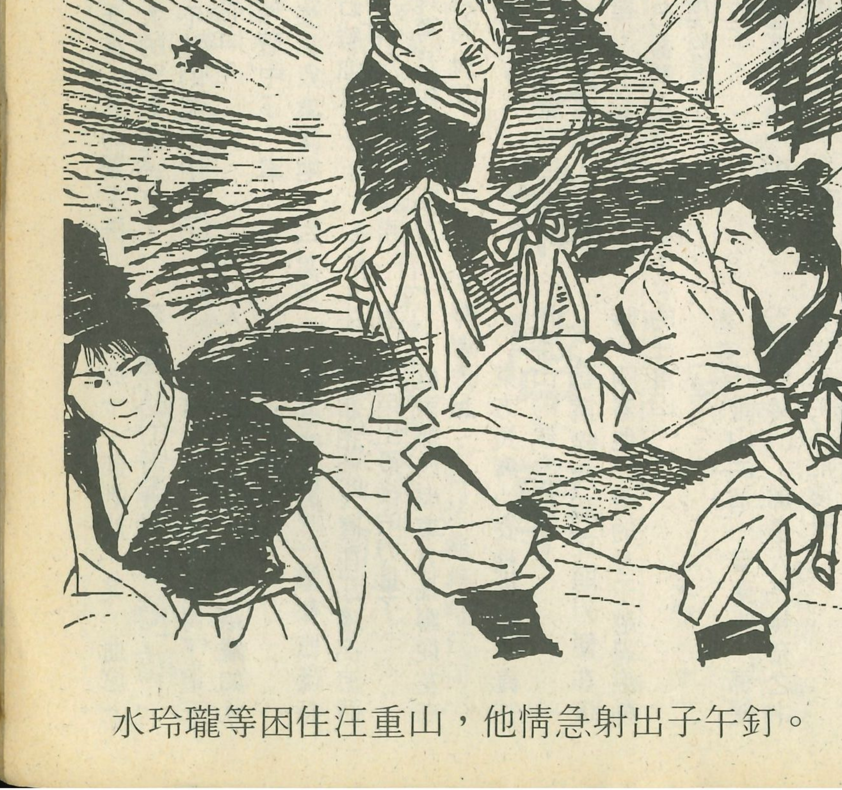
汪重山道：「魏公公提督東廠，可並沒造反呀！」

水玲瓏道：「時間到來，你就後悔莫及，你騎虎難下，你的江淮幫就成了他的工具。」

汪重山道：「我不會造反，我祇是爲我數千兄弟們着想，如今朝中誰敢與魏公公作對，我不想我的江淮幫有損失，我錯了嗎？」

水玲瓏道：「投靠奸黨，就是死罪，姓汪的，你還殺了蓉姐姐，你可惡！」

汪重山咬牙道：「老夫早該想到蓉蓉那女人了，她來自南京，那天的事祇有她知道，她知道老



水玲瓏等困住汪重山，他情急射出子午釘。

夫沒死，她也知道我的計劃，我實不該把她留在身邊。」

他忿忿的又道：「妻貴在忠、在賢，妾圖甚麼，無非是金錢，這可惡的蓉蓉不爲金錢，她是有目的的，當南京方面傳出老夫未死之訊息之後，我能再叫她活嗎？」

水玲瓏吃一驚，道：「龍頭身邊有奸細？我不信。」

汪重山哈哈一笑，道：「江湖上比奸比詐之事太多了，東廠不乏這樣人物。」

水玲瓏道：「好，祇此一件事，我給你留個全屍，你自截脈．我等着回報。」

汪重山黯然一笑，道：「我好像別無選擇了？」

水玲瓏道：「你一點機會也沒有。」

忽有個大漢吼道：「幫主，咱們一拚。」

另外三個大漢也齊聲道：「殺！」

汪重山道：「江淮幫中四大護法，對老夫最是忠心不過，但此刻……」

有個大漢道：「幫主，咱們祇有一拚了。」

有個怒漢雙刀舉展，吼道：「置之死地而後生。」

刀指東方長壽，罵道：「王八蛋，你們還等甚麼？」

東方長壽發動了。

他才不願聽罵，他更不想再拖時間。

他動，皇甫歸西也動，曲十一郎也撲上去了。

水玲瓏沒動，他冷視着面前的那個黑大漢直冷笑。

「嗆」聲與切肉聲傳來，三個黑衣大漢已標着鮮血倒在汪重山的身邊了。

汪重山深深一嘆，他好像閉上眼睛了。

皇甫歸西的旋頭刀自斜刺裡閃過那個全神貫注水玲瓏的大漢，殺得那大漢怪嗥一聲無力的往地上倒去，他死得莫名其妙，他以爲水玲瓏會對他出刀的，但皇甫歸西更快，快得他反應不及。

水玲瓏冷笑，她對地上萎坐的汪重山道：「姓汪的，你是不是……」

她發覺汪重山不動了，便走過去。

水玲瓏要驗明正身，她才會放心的走。

就在她以刀挑向汪重山大腦袋的剎那間，汪重山忽的雙手併舉，好一股强大的罡氣撞過來，便在這股無堅不摧的罡氣中，子午釘三枚分射而出。

「啊！」水玲瓏中了一掌，人便往後飛撞出去，人未落地，已哇哇哇吐出三口鮮血來。

那三枚子午釘分別射向皇甫歸西、東方長壽及曲十一郎三人。

汪重山太貪心了。

汪重山想以他這最後一擊，殺死水玲瓏與皇甫歸西四人，他子午釘餵有劇毒，中之無救。

汪重山早已蓄勢在這一擊之上，他也是勢在必得。

但他却錯估了。

他錯估了皇甫歸西、東方長壽與曲十一郎三人的武功與機智。

似這種高手對搏的一瞬間，如果把對方錯估，實在是危險的事情。

就在水玲瓏往地上摔去的同時，三枚子午釘却已無聲無息的消失了。

皇甫歸西大袖席捲如暴雨中的狂雲。

東方長壽鐵袖抖出一股罡風。

曲十一郎哂然一笑，血笛上發出「叮」的一聲響。

三枚子午釘豈能傷得了這三人，汪重山以爲，雙方距離如此之近，怎麼會……

他有些後悔，便在他後悔中，雙掌拍地，直往江邊疾滾而去，他用出最後的力量了。

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從左右疾堵而上。

東方長壽的衣袖疾振，直往汪重山的頭上罩去。

皇甫歸西的旋頭刀便在這時，隨着他平飛的身子越過滾動的汪重山。

「唉……」

汪重山的這一聲淒叫，那絕不是僞裝的，那是人在無奈之中發出來的本能淒叫。

當皇甫歸西旋身站定，汪重山的身子在扭曲，他雙手抱緊了肚子，肚子上一道血口，有蠕動的東西往外溢。

東方長壽冷冷的躍在河邊，他就是要堵住汪重山的去路，二人這是合作。

當皇甫歸西的臉上有了殘酷的冷笑時候，汪重山的臉皮也在扭曲。

「你……你……」

「殺！」

皇甫歸西忽然再次出招，他非出招不可，他心中難忘上次的刺殺，汪重山竟然不死，大出他所料。

他在得知汪重山死而未死的消息之後，証明了一句話，那就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池中馬蟥雖斷不死」。

皇甫歸西便是在這樣的心念之下，忽的再上，當他越過就快斷氣的汪重山時候，汪重山的頭幾乎落地。

皇甫歸西的旋頭刀收起來了。

他與東方長壽兩人回頭看去，祇見曲十一郎懷中抱着水玲瓏。

二人急急的奔過去，曲十一郎在流淚。

皇甫歸西忙自懷中摸出一粒紅丸投入水玲瓏口內，道：「快，快把咱們的船找來。」

東方長壽指着江面上，道：「快叫船孃把船駛過來。」

水玲瓏氣若游絲

水玲瓏臉色蒼白如紙，她已氣若游絲。

春風四女奔到江邊大聲喊，江面上的船過來了。

祇不過這地方江邊水淺，船在距離岸邊五丈外便停住了，曲十一郎抱住水玲瓏，大吼一聲拔身起，他抱着水玲瓏上了船。

那面，四男女也紛紛上了船。

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沒上船。

二人抬頭看向鎮江北峯山。

東方長壽對皇甫歸西道：「皇甫兄，咱們去見見那位方外的王爺。」

方外王爺就是了凡大師。

皇甫歸西點點頭，道：「正有此意。」

二人向船上揮揮手，回身就走。

皇甫歸西邊走，邊對東方長壽道：「我那粒護心保命丹，擱在身上幾年了，希望能救回水姑娘一命。」

東方長壽道：「以曲世兄的武功，他可以內功爲水姑娘療傷，祇要回到南京，總是有辦法救治的。」

二人邊說邊走，快到甘露寺山半峯的望江亭上時候，忽的傳來一聲：「阿彌陀佛！」

二人抬頭看去，原來是了凡大師在亭內打坐。

這兒還眞是苦練吐納的好地方。

了凡大師不是在此練那吐納之術，他在等人。

了凡大師等的就是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

皇甫歸西上前施禮，道：「大師在此呀！」

了凡大師道：「恭喜二位施主了。」

東方長壽道：「想不到費了大週章。」

皇甫歸西道：「大師，總算把工作完成了。」

了凡大師一笑，道：「祇完成了一小部份。」

皇甫歸西吃驚，道：「汪重山絕對活不成了。」

了凡大師道：「汪重山是死了，但還有幾處東廠爪牙未除，更有那魏奸提督東廠，怎說工作完成了？」

東方長壽道：「大師，難道不想對弈幾盤棋？」

了凡大師道：「勤有功，戲無益，快回南京去吧，太多的工作等着你們去完成了。」

（未完・十一）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㈠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說，都在歡迎之列。

㈡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刊，稿費從優。

㈢故事內容精彩，本刊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蕭乾借找女兒盈盈爲借口找小手，結果雙方動手，加上白如意與小徐仍不行，蕭乾以前藏了拙……盈盈心性大變，四處遊蕩被萬重山等遇到，萬等不相信錦盒盛載的是「四獠」的東西，欲搜她的身，正好被「陰陽雙絕」藍氏昆仲遇到，救了盈盈，她便跟兄弟倆學藝，因她要報復就要成爲高手……盈盈有心誘使藍氏兄弟相殘，於是便與老大藍宇……

「你才說謊，盈盈和我的事是兩廂情願的。」

「你卑鄙！下流！」

「我們二人可有一個是卑鄙下流的……」

「不信把盈盈叫來問問。」

「不必了！我先撂倒你再說。」

兄弟手足，爲了一個女人拚得你死我活。

只有爲了這種事，是不會留下點餘力的。

藍老二稍遜些，但藍老大剛才和盈盈做那事達半個時辰之久，這種事是最消耗體力的。

因此，他們暫時勢均力敵。

巧的是，正好彭眞到較遠處買食物去了。他在此監視也要吃飯。而他却不慣吃些野生動物。二十里外有個村子，村中有一家小館子。

兄弟二人拚了一百二十多招，藍宇還是高一籌。竟把藍老二的左臂砍斷，兄弟畢竟是兄弟，他收了劍道：「老二，快點上藥包紮起來……」

但藍宙紅了眼，根本不聽，且劍劍不離要害。

藍宇被殺得性起，又接了七八招，一劍刺中藍老二的腰部，這是人體相當重要的部份。

藍老二捂着創口退了七八步，倚在牆上，道：「你……你好狠毒……搶了我的女人……還要殺我……」

藍老大喘着氣道：「老二……這不是我的錯……是你無事生非……而且搶我的女人……盈盈眞的是我的女人了……」

「不……我不是……」盈盈出現了，道：「你殺死親兄弟手足……我絕不會輕饒你這禽獸！」

就在此刻，彭眞趕回。

他聽到交談，略知一二，却還不十分清楚。

眼見盈盈向藍老大刺出一劍。

彭眞只看到盈盈和藍老大有一腿。

彭眞並未看到盈盈和藍老二也有一腿。

他弄不清到底誰先誰後，却知道是爲此女而起的。

似乎此女沒有甚麼不對，藍老大不該重傷他的兄弟手足。可嘆的是，彭眞不知眞情。

當然，彭眞此刻也不願插手。

他以爲盈盈是這兄弟二人教的，絕非老大敵手。

這想法就錯了，他怎知藍老大傾囊相授，一招也未留？又怎知兄弟二人拚了將近兩百招？

尤其盈盈只攻不守，藍老大却不忍下煞手。

因此，盈盈的全力攻擊造成了千古遺恨。

一劍戳穿了藍宇的胸腔，應該是胸腹之間處。

這結局使窺伺的彭眞感到絕對意外。

當然，要不是藍宇重情感，總是不忍全力施爲，就算一招不留，就算他已拚了百招，勢不會失手於盈盈。

像他這種絕世高手，也會吃這等虧。

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兄弟隱居這兒多年，由於自卑，甚少下山走動，對江湖人心之險惡，不大清楚。

所以江湖閱歷和經驗，有時比武功更重要。

有些人武功不怎麼高，一生却未栽過。

有些人武功高强，一生中却栽過很多次。

這就是不知何時該忍該退？何時該收手不可躁進的原因。

兄弟二人都已重傷，藍老二先受傷，流血過多，已奄奄一息，道：「大哥，我們上了人家的當。」

「老二，想不到咱們兄弟二人居然也會……」

他打個踉蹌坐在牆邊。

藍宙道：「盈盈，妳……妳一開始就沒安好心？」

盈盈冷漠地笑笑，道：「也可以這麼說……我的遭遇十分不幸，有人把我當玩物，甚至是最下賤的玩物，所以我恨男人……」

藍宇道：「世上的男人你都恨？」

「只有一個男人不恨！」

「是……誰？」

「于靖！」

藍宙道：「是甚麼人玩弄妳？」

反正她相信藍氏兄弟活不成了，她不怕洩密，她冷峻地道：「林羽，一個長得好看，却心比蛇蝎的青年人！」

自她的表情上，可以看出她恨到甚麼程度。

藍宙道：「大哥……我對不起你……我不行了……」

他坐在地上血漬流濺了一大片。

「老二……也不能怪你……這女人用的是美人計！」

「只怪我們兄弟二人……太忠厚太老實了……」

「是的，我們久居深山，少與人來往，不知人心險惡……」

「老大……我要走了……如你能不死……請代我報仇……」

「一定……只怕爲兄也……也不成了……」

盈盈望着他們兄弟二人，是否仍有惻隱之心呢？

這只有她自己知道。

她丟了帶血的長劍，道：「你們二人死了並不屈，至少，你們二人在我身上已得到了甜頭……」

她傲然一笑：「從今日起，我可以在武林中作主！」

她走了幾步又回頭看看二人，老二已死，老大也快了吧？

藍老大也昏了過去，她道：「而且這將是一個永遠的秘密，沒有任何人知道我蕭盈盈的武功是如何得的！」

她走了，彭眞本想攔截，但他以爲救人要緊。

因爲他終於明白了事情的大致經過。

要是他早知此事經過，不幸就不會發生。

至少，藍氏兄弟最多死去一人，另一人不會死。

可是這是他的仇人，對仇人來說，他以爲不施襲就已經夠光明正大的了，怎可協助仇人對付敵人？

尤其敵人的敵人是個看來頗爲動人的年輕女人？

事到如今，彭眞有點內疚。

雖是敵人，也不過是昔年動武輸了招而已。

那不過是學藝不精，經驗缺欠。

實在並不是甚麼深仇大恨。

他不及時插手，良心極爲不安，因而來不及追盈盈了。

他立刻現身救助藍宇。

他知道藍宙已無救，只有全力救助藍老大試試看。

可以說藍老大的活命機會連十分之二三都不到。

因爲那一劍正中胸腹之間。

彭眞抱他上床，首先爲他止血，然後爲他服藥以及外創上藥，然後再運功爲他療傷。他是一點把握也沒有。

棄前仇彭眞援手

但是，經過一天一夜的不斷努力，藍宇居然甦醒過來。

「我……我死了還是苟活着?」

「當然活着，但和死而復活差不多。」

「請問您是……」

「我是彭眞，也就是『嶺南七梟』之一……」

「噢!你是來報仇的……」

「對!」

「這正是好機會……」

「當然，機會是不能再好了!只不過我沒有那麼做。」

「爲甚麼?」

「因爲我還要重視自己的人格。此刻殺你等於殺我的人格。」

「你很了不起……」

「當你和盈盈苟且時我就看到，試想那機會不是已經夠好了?」

「是……是的。那你要如何處置我?」

「你現在還不能確定包活不死，待你的傷勢沒有危險之後再談不遲，來，我再爲你運功療治!」

「你爲甚麼要救我?」

「不要說話!」

又是整整一天，藍宇大有起色。

至少已無生命之憂了，彭眞這才自行調息，因爲他數天數夜救人未眠，足足調息了大半天，才恢復了體力。

「我現在可以回答你的問題了。」彭眞道:「因爲我們之間並沒有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對不?」

「是。」

「最初我並不知道你們之間的交往過程，所以看到你和她苟且，我不便趁人之危……」

「可是她向我們二人挑撥使我們自相殘殺。」

「那時我只以爲你們是爭風吃醋，這種事外人懶得管。」

「其實，那完全是預謀。」

「對，此女心腸陰毒，所謂:最毒不過婦人心。這話今日得到了證明，你們是如何認識她的?」

「一言難盡……」藍老大說了一切。

「這正是所謂恩將仇報!」

「彭大俠能以德報怨，藍某今生必報此恩。」

「那也不必，我必須聲明，你完全康復後，我們還要來一次。」

藍宇道:「這又何必?我只怕已非你的敵手。」

「這是必然的，要不我苦練十餘年爲了何事?」

「此女一旦進入江湖，只怕必爲武林一大禍害。」

「那是當然。」彭眞道:「你不知『九重天』幫會?」

「不知道。」

「當然，你們久居深山，武林中的事知道太少。」

「又出了個『九重天』幫會?」

「是的，十分神秘，個個武功詭異高强。」

「有這等事?我們兄弟眞正是孤陋寡聞。」

「江湖中在這一年來發生了很多大事。」

「甚麼大事?」

彭眞說了「無量壽佛」被殺，引起一連串衝突，且說了于勉可能未死及林雪樓出現殺人之事。

「于勉未死?」

「傳說如此。」彭眞道:「這件事我有點不信。」

藍宇道:「爲甚麼?」

「昔年我們『嶺南七梟』和于勉血戰，我們七死其六，于勉重傷，我當然也受了重傷，但因我的輕功是七人中最高，我逃得一命，但我發現有人向重傷的于勉施襲……」

「聽彭兄的口氣，已不恨于勉了!」

「嗨!昔年我們兄弟的作爲也不值一談，如今想來，心實不安，也不能不承認于勉的正派與偉大。」

「怎見得?」

「當時我們七人，他可以邀人助拳，至少他可以找林雪樓同往，但他沒有，只是林事後聞到風聲，趕了去時，不幸已發生了。」

「是誰向于勉施襲?」

「我只看到一個背影及側影，惜未看到正面。」

「藍兄弟似乎已經不恨于氏夫婦了?」

「非但不恨，還引以爲恥，別人以爲我們兄弟七人死了六個，但我們六兄弟之死，也未必有于勉一人的命大。」

「藍兄是位重義氣的人，由此可以證明。」

「武林中目前武功最高者是誰?」

「這很難說，那個被疑爲于勉的蒙面人很高。」

「怎麼個高法?」

「不過三四十招擊敗『白頭翁』羅烈!」

「果然不凡。」

「另外，當今的盟主也是一把好手，但和這蒙面人相比，誰高

藍氏兄弟爲盈盈而激鬥。

誰低，就不易評估了!」

「如以林雪樓和這二人比的話?」

「難說，應該差不多。」

彭眞道:「若與藍兄相比……」

藍宇道:「這些人的事，我只是耳聞，沒有動過手，這樣猜測是很難準確的。而且也容易把自己高估。」

「不錯，很多人都會多多少少高估自己。」

* * *

小于等人住在胡不愈處，等人的心情是焦灼的。

林、胡二人已走了六個月，還沒有消息。

祇不過小于練功却十分用功，尤其是「夢迴陰陽玄功」。

晚膳三小淺酌着，小徐道:「我估計二位長輩也快回來了!說不定就在十天之內!」

白如意道:「我也這麼想。」

小于道:「就算回來，也帶來了雪鷹，是否能夠立竿見影也大有問題!瞎眼的滋味難以想像。」

白如意道:「阿靖，不要悲觀嘛!」

這時，大門外走進一人，是個中年美婦。

三小都不認識此婦，小徐迎到後院中，道:「這位是……」

「我是『武夷聖母』上官紫。」

三小一震，小徐道:「是不是找家師治病的?」

「不是。」

「那妳有甚麼事?」

「蕭盈盈是你們的朋友是不是?」

「是。」

「她的人呢?」

「以前是朋友，現在不是了!她早已離開了我們。」

「我不信!」

小徐道:「妳不信又如何。」

「我要搜!」

「妳憑甚麼?」

「就憑這塊『武夷聖母』的招牌!」

「那塊招牌也不怎麼樣……」

小徐一出手，不到三招就被砸了出來。

他嚐到了「迴風掌」的厲害，道:「妳這是甚麼邪學?」

小于道:「小徐，你退下來，那不是邪學。」

「不是邪學是甚麼?掌先到勁後到!」

「那是知名的『迴風掌』!」

小于來到院中，白如意和小

徐一交眼色，二人左右齊上，小于道：「不要打了！不行的。」

果然，不到十五招，二人又挨了一掌。

小于道：「盈盈的確已不在此處，這是因爲她和這位姑娘交惡，曾把她踢下絕崖……」

「誰把誰踢下絕崖？」

「盈盈把這位白姑娘踢下絕崖。」

上官紫道：「你就是于靖？」

「不錯。」

「聽說你的『雪飄爪』甚是霸道。」

小徐道：「豈僅是霸道？簡直是天下無雙！」

上官紫道：「我就試試這天下無雙的絕學。」

白如意道：「于大哥雙目失明，以妳的身份來說，這又何必？」

上官紫道：「爲甚麼失明了？」

「被『雷火雙雄』老大焦天的火器炸傷失明的。」

「好，祇要接下我的十招我就走人。」

小于道：「好吧！女俠請出手！」

上官紫道：「以我的身份，還是你先出手吧！」

小于目前已漸漸習慣聽風辨位。

他的「夢迴陰陽玄功」也有了變化。

這變化是夢遊中的功力和清醒中越來越接近。

他攻出三招，上官紫心頭一凜，果然名不虛傳。

她是第一次接「雪飄爪」，體會到此學的厲害。

但是，上官紫是師兄妹三人中技藝最高的一個。

她的「迴風掌」怪異霸道，而且還採補强身。

小于的「雪飄爪」雖然已俱火候，碰上上官紫仍然不成。

祇不過他接下她十招，甚至還超過了十五招。

上官紫可不講甚麼身份。

限定十招，人家已接下她十五招，不由惱怒，攻勢陡變，全力施爲在第五十多招上砸了小于一掌。

小徐道：「這算不了甚麼，小于由於一夜沒睡，體力不濟，要是他有體力，勝負就難分了。」

小于搖搖手，道：「技不如人，少說風涼話！」

上官紫道：「你這小子還算謙虛，我走了！」

她眞的走了。

她以爲三年後小于未必會再輸給她，眞是後生可畏。

但是，她並沒有馬上走開。

她以爲三小也許說謊，可能盈盈仍在此處。

但守候了半天，也進去探過，盈盈果然不在這兒。

於是她離開了這兒。

舊相好狹路重逢

但不過世上眞有巧合的事，她遇上了盈盈。

盈盈來此是找白如意和小于的，遇上她更是意外。

她找白如意是除去眼中釘，找小于是想獲得他。

她現在有充分的信心，想要甚麼大概就能得到甚麼。

「盈盈，我終於找到了妳。」

「是的，妳找到了我。」盈盈很平靜。

上官紫很想不通，盈盈爲何如此沉着？

「小于還說妳不在那兒，八成說謊！」

「我的確不在那兒。」

「盈盈，我好想妳！」

「我也想妳！」

「眞的！我就說嘛！妳不會忘了我的。」

「當然！祇不過妳想我和我想妳的動機不同。」

「走吧！」

「去哪裏？」

「回武夷山。」

「不必，我祇要再和你有一次，而且我是主宰者。」

「啊！誰主宰誰還不是一樣？」

「我在上面，妳懂了嗎？」

上官紫「格格」笑道：「一切依妳！」

「妳似乎是千依百順了？」盈盈打量她一陣道：「上官紫，妳在一生中和幾個女人有過這種勾當？」

「甚麼？妳直呼我的名字上官紫？」

「不錯！」

「連一聲大姐也不叫？」

「你猜我看到你有甚麼感覺？」

「妳……反正和我一樣，心花怒放！」

「屁花！」盈盈道：「我看到你就噁心！」

「妳……妳似乎膽子又大了！」

「對，而且根本不把妳放在眼裏！」

「怎麼？又靠上高手哩？」

盈盈道：「我是妳就馬上滾回武夷山，找個男人嫁掉算了！何必拋頭露面，丟人現眼？」

「妳……妳說甚麼？」

「想想妳的行爲，妳自己也不感覺噁心？」

「賤丫頭！妳敢罵我？」

「妳是個淫婦，我的下賤就是妳一手教的！」

「妳跟不跟我回去？」

「妳作夢！」

上官紫出了手，她有把握十招內撂倒她。

但是，十招剛過，她自己却中了一掌。

是不是自己太自負太大意了些？

她振作精神全力施爲。

在第十七招上，反被一掌砸出五步以外。

上官紫簡直不信這事實，才不過半年左右，就算名師傳了她一些絕學，前後差距也不會有這麼大。

甚至，上官紫並不以爲盈盈出了全力。

盈盈一字字地道：「『聖母』二字，應該從此除名，我給妳改個綽號如何……」

「甚……甚麼綽號？」

上官紫絕對不會以爲對方是僥倖的了。

她有如見了鬼，挨那一下子五內如裂，又受內傷。

盈盈緩緩欺近，道：「『武夷豬母』……」

上官紫此刻眞以爲自己是豬母了。

至少，她已經不夠資格作「聖母」了。

她忽然掉頭狂竄而去，後面傳來了盈盈的狂笑。

敗在盈盈手下，才十七招，作夢都不會有如此荒唐的事。

掉頭狂竄更是今生第一次。

她見聞廣博，却不知盈盈學了誰的武功？

她當然不認識藍氏兄弟的武功。

武林中能認出的人太少了。

「豬母……『武夷豬母』……」她自嘲地調侃自己，一路狂奔，一直奔出十七八里之處。

盈盈下山後首次一試身手，信心大增。

藍氏兄弟果然沒有胡吹。

學了他們的武功，果然可以武噪武林，當家作主了。

她決定去找小于。

祇不過先要除去白如意這女人，這不能明來。

要不，就算能征服小于的人，却征服不了他的心。

她要先在暗中把白如意弄走。

到了胡不愈住處附近，忽然看到了兩個熟人。

居然是林雪樓和胡不愈二人由天山及長白山返回而相遇。

她立刻藏了起來，她此刻雄心萬丈，並不怕他們二人，而是見了面不知說甚麼才好？總之，一個作過虧心事的人，信心瓦解，羞見正大光明的君子。

盈盈想了一下，決定暫時放棄。

反正來日方長，離開這裏，以後再說。

三小見兩位長輩回來十分高興，而且帶回雪鷹。

小于道：「胡前輩，娘，兩位辛苦了！」

胡不愈道：「沒有甚麼，家裏有沒有事？」

小徐道：「也沒有甚麼，『武夷聖母』來過。」

「上官紫？」

「是的，來找盈盈，我們說她不在，上官紫不信。」

胡不愈道：「不信又如何？」

「後來動上手，我和白姑娘都不成，但加上小于，上官紫就不成了！她怎麼會和盈盈在一起？」

胡不愈道：「上官紫不是個正經女人。」

林雪樓道：「此人一直未嫁，昔年和雷天鳴挺近。」

白如意道：「于伯母，是不是馬上可以爲于哥哥治眼睛了？」

林雪樓道：「是的。」

胡不愈道：「既然藥來了，三天內就開始。」

白如意道：「胡前輩，不知有幾成把握？」

胡不愈道：「這個連我也不敢確定。」

林雪樓道：「藥物重要，技術也重要，還有一項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運氣和信心……」

治眼疾三番失敗

治眼這天，是午夜三更正。

大家都抱着戰戰兢兢的心情等待，因爲這關係小于一生幸福，也關係林雪樓及白如意的未

來。

但胡不愈又說，第一次失敗，並不一定永久失敗。

還可以再有第二次，第三次。

但大致不能超過第四次，如第四次失敗了，那就代表永久失敗了！

這三天，眞比三年還長。

大家都說些鼓勵他的話，使他的心情愉快。

祇是小于並不愉快。

他似乎有一種預感，這次不會成功。

爲甚麼會有這想法？他也說不出來。

三天之期到了。

大家的心情都很緊張，尤其是胡不愈。

這關係他的醫譽，和病人未來對他的信心。

打開眼上蒙的白布，這是在漆黑的屋子中，然後打開門窗讓光線射進來，但是，小于眼前還是一片漆黑。

小于不必說一句話，大家也就知道了。

「阿靖……一點也看不見嗎？總有一點吧！」

「一點？嗯……也許祇有一點……」

「不要說謊！」胡不愈大聲道：「看不見就說看不見，甚麼一點不一點地，是不是和原先一樣？」

小于良久才點頭。

「靖兒，別灰心！你胡大叔說，還有幾次機會。」

小于道：「我知道，娘。」

胡不愈道：「你自己的信心很重要，我知道你事先對這次沒有半點信心，放心，還有好幾次機會。」

小于心想，他不會再試第四次機會。

如果第三次失敗了，他就離開這兒……

當然，沒有人知道他在想甚麼，祇知道他在難過。

「小于，你要對家師有信心，畢竟家師是武林中最好的醫生，家師說，信心很重要……」

事後林雪樓和胡不愈研究失敗原因。

胡不愈道：「治療這種失明方法有四種。」

「你選了這一種？」

「是的，還有三種可試。」

「假如，另外三種也不成的話……」

「應該還可以加上一種，那就是綜合使用這四次的藥物。」

「何時施行第二次治療？」

「明天，今天我還要再仔細看看他的眼睛。」

結果第二次又失敗了。

這樣，除了林、胡二人，三小都很頹喪。

他們不能不去想，萬一最後都失敗了怎麼辦？

胡不愈和林雪樓祇能安慰他。

背後林雪樓道：「不愈，如果第三次不成，對他的信心打擊太大，能不能第三次就用綜合治療法？」

「妳不知道，那像下猛藥一樣，有其利也有其弊。」

「有危險性？」

「就像芒硝，大黃一樣，它的毒性很大，治沉疴往往能起死回生，但它的副作用也很大。」

「一定要最後一次才用這方子？」

胡不愈點點頭，喟然道：「雪樓姐，我不是神。」

「我知道！」

「我也是凡人，有很多病是束手無策的。」

「還有幾成希望？」

「我眞的不知道，也許眞要碰運氣。」

「盡你的努力吧！你也不要自負，」林雪樓道：「我也是把你當作凡人，祇是對你有信心而已！」

「謝謝你！雪樓姐，妳知道，我多麼希望能一試成功。」

「我知道你的心情比阿靖還沉重。」

如果第三次失敗，她決定了一件大事。

第三次手術也動過了，大家都內張外弛地等待着。

眞正是度日如年。

大家都希望快到第三天，却又希望第三天慢點來臨。

第三次又失敗了。

胡不愈連安慰小于的話都說不出來了。

林雪樓道：「靖兒，還有第四次，就算第四次也不成，還有最後第五次綜合各種藥物一起的療法。爲人在世，不可能遇不上困難，你一定要有耐心！」

「娘，胡大叔，我知道你們的苦心……」

「這就好，病人合作，才更重要！」

這天深夜，大概是三更過半。

小于忽然聽到輕微的聲音來到床前。

他的屋子在後面，較大也較靜。

「誰？」

來人沒有出聲，却撩起被子進入被窩中。

「妳……妳是如意？妳這是幹甚麼？」

「哥，我知道你的心情不好，小妹爲你解悶來了。」

「去去！以這方式解悶，我不敢接受。」

原來白如意渾身一絲不掛。

在他未失明前，就知道白如意有個美好動人的胴體。

不必用眼睛去看，用身子去觸摸就知道了。

況且，他失明之後，她常常抓住他的手去摸她的身體。

可以說，他對她的胴體是很熟悉的，甚至她的手指和脚指頭都和他自己的一樣清楚。白如意抱住了他道：「哥，你不要我？」

「不一定。」

「如果要，早晚不是一樣？」

「妳是不是熬不住了？」他故意拏這話激她撤退。

一個正派女人是最最不愛聽這句話的。

「是的，哥，在你身邊，我是熬不住了。」

「妳不嫌一個瞎子，我却不能不爲自己想想。」

「爲你自己想甚麼？」

「天長地久，和瞎子在一起的女人終會變心，到那時候，會更痛苦，更痛苦的是我，當然妳也會。」

「我說過不會，永不會，能和你一起我會幸福。」

「不是謊言，就是犯賤，原來妳很風騷。」

「是的，我很風騷！」

她一定要得到他，也就是要他得到她自己。

她知道，燕爾新婚的男女是十分幸福的。

她希望以這種閨房之喜冲淡他的絕望，使他對人生重建希望，所以她摟着他有些動作。

毫無疑問，那是十分惹火的動作。

但不管怎麼惹火，男的不主動，這事就很難成功。

除非女方不是處子，甚至是生育過的女人。

白如意以爲，以這肉袒方式誘之，沒有不成之理。

但在小于却以爲這是憐憫。

此時此刻他最怕的就是憐憫，他是個倔強的年輕人。

他忽然把她推到床下，這一手使白如意的自尊大受傷害。

她是個知書達理的姑娘，出身武林世家。

實在是太喜歡他，作了這最大的犧牲。

甚至她曲意奉承，承認自己是個風騷的女人。

此刻她在床下居然無力爬起來，而小于竟匆匆穿上衣衫，出屋而去。白如意坐在床沿上等了很久不見他回來，不由心頭一驚。

莫非他在絕望之下出走了？

於是她到厠所各處去找，沒有找到，立刻叫醒小徐，小徐也叫醒了林、胡二老一起去找，那有小于的影子。

直到天亮，到外面追趕的都失望而回。

一個會武之人，要是誠心不讓你找到，遠遠聽到聲音就藏起來，是永遠找不到的。

林、胡二人，各人帶一年輕人分頭再外出追尋，林雪樓帶着如意，胡不愈師徒二人同行。

林、白二人追到正午，已是六十里外，入鎭打尖。

在飯間林雪樓道：「昨夜是妳先發現的？」

「是的前輩。」

「妳和他很熟，猜猜看他會去何處？」

「伯母，我也不知道，但由於他此刻十分消極頹廢，很可能會去賭場。」

「眼睛看不見，會去賭場？」

「也不無可能，有一次他以夢遊症賭過，而且贏了。」

「昨夜發生了甚麼事？」

白如意心頭一跳，還是老薑辣，猜想昨夜這位前輩知道他們在一起過，不說實話更不好。

「伯母，也許我錯了。」

「你是個好姑娘，即使錯了也是爲他好。」

「伯母！」白如意淚下道：「雖是爲他好，在他的心目中，我却是個浪女蕩女，而且沒有接受。」

「這……」林雪樓道：「如意，妳用心良苦，我這作母親的也要對妳致最深的謝意，如意，眞難爲妳了。」

「伯母，我不在乎他罵我下賤，我知道他是激我，使我在受辱下知難而退，我祇是躭心他太自卑而走上偏激之路。」

「對，妳這想法很對，他這出走令人躭憂。」

「伯母，我是不是錯了？」

「沒有，妳非但沒錯，還十分偉大，不顧自身名節，一心一意地救他，被他當場侮辱却仍不恨他。」

「伯母，我永遠不會恨他，自當初在台上丟花圈之前看到靖哥，我就深深地喜歡他了。」

「如意，太多情並不是一件好事，不過妳放心，我這作母親的敢預先訂下妳這門親事。」

「謝謝伯母！」

＊　＊　＊

小于是走些不常有人走的路，因而追不上他。

七日後，他身上的銀兩用完。

一個盲人沒有錢可眞是寸步難行了。

白如意猜對了，他進入一間賭場。

眼睛看不見，身上也沒有銀子，他又沒有助手，怎麼賭？

他沒有想這些，他以爲祇要進了這個門，總有辦法。

他雖盲，走路還不用拐杖。

這是武功到了某種程度的特殊功能，那是由自己的第六識加上四周人物的步履動態而測知的。

他知道這賭場很大，光是牌九和骰子這兩種就有十五六桌之多，可以說凡是各種賭都有。

他在各房中走來走去。

這一屋中賭得十分火爆，原因是一個年輕的莊家一天一夜輸了七十萬兩銀子，還加上六十畝良田，外加十六間房子。

十六間房子正好是個四合院。

北方流行的四合房是後正屋五間，前正屋五間，中央東西廂房各三間，形成方型，所以叫着「四合」。

可以說，這人把他所有的全輸光了。

聽觀衆竊竊私語，這年輕人祇剩了不到兩萬兩銀子了，連現銀加上房地產作價，計有一百五十萬兩左右。

小于聽出，這個大輸的年輕人不會超過二十歲。

也聽出，大贏家是末門，大約是個中年人。

最後一把，莊上拏了個五、七點，末門是八、九點中也是通賠，莊家的兩萬多兩全賠出還是不夠。

（未完・十三）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劉偉生
插　圖：劉偉生 洛　文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册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